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九七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詩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九七册



目錄

全宋文卷六七六一

李長民

順濟廟記 一

張 洽

奉命繳進春秋集傳等先次申狀 三

繳春秋集傳等申臨江軍使衙狀 四

韓集考異跋 六

重修永新縣廳記 七

趙崇偁

有宋談君深道墓銘 八

張 澤

縣闕令差官須遵條法奏 九

乞送大理寺從公根勘易國梁案奏 一〇

乞罷去廣州清遠縣田根錢等奏	一〇
乞令監司郡守根括見存田產以催納稅賦奏	一一
乞精選邊郡帥守奏	一二
乞將臣等所奏宣付史館劄子	一二
趙不璽	
乞差趙不闢充濮安懿王園令奏	一三
施濟	
梁谿漫志跋	一四
韓邈	
光宗神穴事奏	一五
乞頒行慶元編類寬恤詔令奏	一五
乞非產茶縣不許人家擅自認租奏	一五
蕭寘	
結界記	一六
彭擇	
上方教院募到檀越置辦點心碑	一七

丁 介

褚氏遺書跋 一八

瑯琊記游題刻 一九

全宋文卷六七六二

李 杞

用易詳解序 二〇

王觀之

西漢年紀跋 二二

王寬中

綿州富樂山題名 二三

趙仲夫

乞以鹽城縣尉兼主簿并於岡門置西尉奏 二四

杜 顥

浮山題名 二四

莫 澤

請禁私役禁軍奏 二五

滕強恕

乞會要二年一具草繳進奏……………二六

州儲倉規約……………二七

平政橋記……………二八

袁州儲倉記……………二九

仰山正祠禱雨文……………三〇

定武真搨蘭亭卷跋……………三一

朱 質

官吏任滿推賞事奏……………三二

劾丘密奏……………三二

跋李刻方言……………三三

修瑞昌縣儒學記……………三三

全宋文卷六七六三

朱 宏

禮編序……………三六

祭用肉論……………三八

釋師溥

崇德廟財庫記跋.....四〇

白叔立

臨別題記.....四一

朱夢龍

莊明府生祠記.....四二

余 嶸

劾王元春奏.....四四

規創平止倉申狀.....四四

平止倉須知.....四五

題名.....四七

錢 簞

倪侍郎思瑞像巖詩跋.....四八

樊 璟

慧日禪院捨度公據.....四九

王 遼

乞令知通同共掌管經總制錢奏 五〇

言修吏部七司條法事奏 五一

省齋集跋 五一

徐 綦

澹巖題名 五二

全宋文卷六七六四

楊長孺

乞許贛州守臣提舉汀州兵甲奏 五三

論先臣楊萬里奏狀 五四

誠齋易傳進書狀 五五

謝除宗正寺簿啓 五五

與白玉蟾劄 五六

石湖詞跋 五七

跋王盧溪手簡 五八

梅花說 五九

桂芳堂記 五九

介然堂記	六〇
吉州州學藏書閣記	六二
吉州吉水縣魁星樓記	六三
吉水縣康王廟記	六四
楊邦乂畫像贊	六六
祭周益公文	六六
林正大	
風雅遺音序	六七
林士謙	
重建祁門縣儒學大成殿記	六九
全宋文卷六七六五	
黃光世	
修古鉢山慈感廟記	七一
黃庠	
重建大成殿記	七二
楊士訓	

蕭里墓誌銘 七四

張次賢

乞戒敕朝士國子舉毋徇人情奏 七四

乞淮西陸運勿得越境借夫奏 七六

乞照舊例許武舉換試文資奏 七六

乞二廣科舉仿京西類試體例奏 七七

劾史彌遠疏 七八

敖仙驛記 七九

張舜臣

乞令九江州郡計置禁軍營舍奏 八〇

趙師邈

三相亭碑記 八一

翟 昀

乞羈管編配之人非恩赦不得放令還鄉奏 八二

范于進

魏城徐邑侯捐置學田記 八三

趙禹善

龍虎巖題名……………八四

趙時逢

宗正寺丞題名記……………八五

贛縣龍虎巖題名……………八六

全宋文卷六七六六

趙師作

乞禁峽路淫巫奏……………八七

張宗愈

乞立循忠烈王家廟奏……………八八

應松湖

賀皇帝冊太子表……………八九

賀皇帝冊皇子表……………八九

代宣司賀復泗州表……………九〇

賀太皇后表……………九一

賀太皇后表……………九一

進嘉泰頌詩表 九二

謝賜曆日表 九二

謝賜玉帶表 九三

知均州到任謝表 九四

知楚州到任謝表 九五

賀元正表 九五

賀薛僉書極賜出身登政府啓 九六

賀郭殿帥知揚州啓 九七

謝忠信

崇德廟財帛庫記 九八

范 莘

與楊誠齋求序父集書 九九

石湖居士集跋 一〇〇

蔣 晫

六瑞堂記 一〇〇

蔣惟曉

江陰開運河記 一〇二

詹父民

歐公本末跋 一〇四

烏石山題名 一〇五

王思勤

王正功乳洞詩跋 一〇六

全宋文卷六七六七

危 稹 一

言擴展宮學講堂齋舍事奏 一〇八

乞許委曾在學聽讀人補試入學奏 一〇八

乞增宗子試終場通放人數奏 一〇九

天旱應詔上疏 一〇九

乞詔大臣議國事疏 一〇九

賀瑞慶聖節表 一一〇

賀誅吳曦表 一一〇

申宗正寺乞增宗學生員取放人數劄子 一一一

漳州到任謝宰相啓……………一二二

賀李參政啓……………一一三

賀錢參政除資學赴經筵啓……………一一四

賀魏右史啓……………一一五

通楊安撫啓……………一一六

除秘書郎謝丞相啓……………一一七

除武諭謝丞相啓……………一一七

賀趙總卿被召啓……………一一八

通王總領啓……………一一九

賀浙西漕啓……………一二〇

全宋文卷六七六八

危 稹 二

賀浙漕程郎中啓……………一二二

賀閩漕王郎中啓……………一二三

通趙漕使啓……………一二三

賀胡檢正除浙西憲啓……………一二四

賀章泉州就除閩憲啓	·····	一二五
代賀豐憲啓	·····	一二六
賀陳郎中改除浙西倉啓	·····	一二六
賀羅倉部除閩倉啓	·····	一二七
通趙倉啓	·····	一二八
通西外趙判宗啓	·····	一二八
通市舶魏提舉啓	·····	一二九
漳守通泉州章郎中啓	·····	一三〇
通汀守趙寺丞啓	·····	一三一
通潮州沈卿啓	·····	一三一
通興化洪監簿啓	·····	一三二
通孫寺丞啓	·····	一三三
回曾倅啓	·····	一三三
回許倅啓	·····	一三四
回趙判官啓	·····	一三五
回鄭推官啓	·····	一三五

回戴知錄啓 一三六

回董司理啓 一三六

回蔡司戶啓 一三七

回龍溪宰啓 一三七

回龍巖陳宰啓 一三八

迓牛宰啓 一三八

回林主簿啓 一三九

全宋文卷六七六九

危 稹 三

回漳浦黃尉啓 一四〇

回寄居陳守啓 一四〇

回趙惠倅啓 一四一

通鄉守林寺簿啓 一四一

回惠州朱郎中啓 一四二

回余判院啓 一四三

回楊宰啓 一四三

回顏知縣啓	一四四
賀汀州趙寺丞冬啓	一四四
回陳教授啓	一四五
回朱教授啓	一四五
文武之道同伏羲論	一四六
爲治顧力行何如論	一四八
仁壽堂記	一五〇
漳州義塚記	一五一
重建瀛洲亭記	一五二

全宋文卷六七七〇

黃 涇

重修劉史君廟記	一五四

黃伯固

小學記	一五六

黃士特

重建長洲簿廳記	一五八

黃中

修史事奏……………一五九

發策……………一六〇

黃庭

陳氏西塾題名記……………一六一

李如圭

儀禮釋宮序……………一六二

漢法酒……………一六三

李燮

言差綱官取押綱馬事奏……………一六四

喻南强

貽陳亮門人書……………一六五

沈實

乞限四十方許攝官奏……………一六六

全宋文卷六七七一

宋鈞

乞於揚州選辟一員措置戶部大軍倉敖奏……………一六七

江 疇

醫說跋……………一六八

馮多福

研山園記……………一六九

馮 椅

厚齋易學自序……………一七一

厚齋易學又序……………一七三

仁聖博施濟衆論……………一七四

周禮盡在魯論……………一七六

上高浮虹橋記……………一七八

宣 縉

寧宗謚冊文……………一八〇

乞將聶子述罷職罷祠奏……………一八二

請日老住青原疏……………一八三

吳 采

乞禁州縣大禮年分科擾民間奏……………一八四

全宋文卷六七七二

施 宿

東坡先生年譜序……………一八六

東坡先生年譜跋……………一八八

石鼓音序……………一八八

大觀帖總釋序……………一八九

題蘇魏公家本蘭亭……………一九〇

顏必先

乞沿邊州郡鋪兵無令缺額奏……………一九〇

釋慶如

松源和尚語錄序……………一九一

樓 昉

宗忠簡公文集序……………一九二

東漢詔令後序……………一九三

陰符經講義序……………一九五

童蒙訓跋……………一九六

僧師瑞銘叙……………一九七

符氏義田碑陰記……………一九七

彭叔夏

文苑英華辨證序……………一九九

彭方

醫說跋……………二〇〇

唐徵君彭公祠堂記……………二〇〇

全宋文卷六七七三

虞剛簡

上永康軍五事奏……………二〇二

乞行保甲之法奏……………二〇三

魏熊夢

澹山巖題名記……………二〇四

蔡驥

古列女傳序……………二〇五

董世雄

乞撥錢修造戰船事狀……………二〇六

董南一

切韻指掌圖後序……………二〇七

董 煇

進救荒活民書表……………二〇八

上救荒活民書序……………二〇九

李 震

澹山巖題名……………二一〇

李大同

乞建內小學置教授奏……………二一一

陳謹獨之戒疏……………二一二

論星變上皇帝疏……………二一二

跋陳東遺稿……………二一二

天錫周君墓誌銘……………二一三

詹 恕

宋洪氏墓記	一二五

全宋文卷六七七四

史彌遠

寧宗哀冊文	一二六

乞責罰失職巡尉及鹽場場官奏	一二九

請誅韓侂冑奏	一二九

乞宮觀劄子	一二九

望製造給賜家廟祭器奏	一二〇

請將濟王追降巴陵縣公奏	一二一

開邊不可輕舉奏	一二一

請修邊備奏	一二二

大光明藏序	一二二

上梁文	一二三

呂祖泰

上論不當立僞學之禁書	一二五

遺言	一二六

嚴 珏

高峰寺古羅漢洞序 一二六

吳 格

皇族庶支改名議 一二七

全宋文卷六七七五

程 秘 一

壬申歲南郊大禮慶成賦 一二〇

仙露溢金盤賦壽皇子 一二一

金華仙伯賦壽喬平章 一二二

秋水賦壽李尚書 一二三

四明洞天賦代壽何中丞 一二四

釣臺賦 一二五

理宗即位大赦文 一二六

諭經筵講讀官詔 一二六

倉部郎官潘樞除大理少卿詔 一二七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一二七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	二三八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	二三九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	二三九
立皇姪貴誠爲皇子詔	·····	二四〇
擬上殿劄子	·····	二四〇
乙亥輪對劄子	·····	二四一
乙亥輪對劄子	·····	二四三
乙亥輪對劄子	·····	二四三

全宋文卷六七七六

程 秘 二

丙子輪對劄子	·····	二四五
丙子輪對劄子	·····	二四六
初開講筵劄子	·····	二四九
甲申上殿劄子	·····	二五〇
甲申上殿劄子	·····	二五二
輪對劄子	·····	二五三

輪對劄子 二	二五五
輪對劄子 三	二五六
輪對劄子 四	二五六
輪對劄子 五	二五八

全宋文卷六七七七

程 秘 三

代上殿劄子 一	二六一
代上殿劄子 二	二六二
代上殿劄子 三	二六三
代上殿劄子 四	二六四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二六五
辭免除秘書丞兼權右司	二六五
辭免除起居舍人	二六六
上皇太后辭免兼侍讀	二六六
上皇帝辭免兼侍讀	二六七
上皇帝辭免除刑部尚書	二六七

上皇太后辭免除刑部尚書	二六八
辭免除翰林學士	二六九
戊子乞祠劄子一	二六九
戊子乞祠劄子二	二七〇
戊子內引劄子一	二七一
戊子內引劄子二	二七二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二七三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宮觀	二七三
乞休致劄子一	二七四
乞休致劄子二	二七四
繳進耕織圖劄子	二七五
再乞祠劄子一	二七五
再乞祠劄子二	二七六
再辭免知福州	二七七
辭免知贛州	二七七
辭免陞修國史實錄院修撰	二七八

全宋文卷六七七八

程 秘 四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二七九
天基聖節賀皇太后表	二七九
賀皇帝表	二八〇
賀元正節表	二八〇
慰皇帝表	二八一
浙西謝表	二八一
讀高宗皇帝寶訓徹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二八二
謝曆日表	二八二
謝除吏部侍郎表	二八三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二八四
謝除禮部尚書表	二八四
建寧府到任謝表	二八五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表	二八六
代賀太皇太后還南內牋	二八七

代賀皇帝表	二八七
代賀皇后牋	二八七
代賀平蜀表	二八八
代母舅黃寺丞處州謝表	二八九
代浙東提刑謝表	二八九
代岳州到任謝表	二九〇
代總領到任謝表	二九一
壬申富陽勸農文	二九一

全宋文卷六七七九

程 秘 五

上執政書 一	二九四
上執政書 二	二九五
上陳舍人書	二九七
上監司書	二九八
代上執政書	三〇一
代上監司書	三〇二

與雷祭酒書 三〇四

與趙知縣書 三〇五

與李大諫書 三〇六

全宋文卷六七八〇

程 秘 六

與胡連翁書 三〇七

與莊漕書 三〇八

與潘通判書 三〇九

與林知縣書 三〇九

與趙尚書書 三一〇

與黃侍郎書 三一〇

與雷知院書 三一〇

與余知縣書 三一〇

與李尚書書 三一〇

與浙東憲書 三一〇

與唐秘書書 三一〇

回周帥書	·····	三一四
回宋總領書	·····	三一五
與李提舉書	·····	三一六
與李大諫書	·····	三一六
與趙廷評書	·····	三一七
回崔侍郎書	一 ·····	三一七
回崔侍郎書	二 ·····	三一九
與徐進士書	·····	三一九
答僧書	一 ·····	三二〇
答僧書	二 ·····	三二〇
答僧書	三 ·····	三二〇
與葉尚書書	·····	三二一
與程大卿書	·····	三二一
與李侍郎書	·····	三二二
與趙徽州書	·····	三二三
與高校書書	·····	三二三

全宋文卷六七八一

程 秘 七

與張知縣書 三二五

與袁郎中書 三二五

回范教授書 三二六

答祁進士修書 三二七

回李寔公書 三二八

回葉賢良寘書 三二八

回金判院書 三二九

與岳珂書 三三〇

賀江東運使啓 三三〇

賀丘告院啓 三三一

賀丘樞密啓 三三一

賀鄒給事啓 三三三

賀趙徽州啓 三三三

賀正啓 三三四

賀商侍郎啓	……	三三五
謝丘樞密啓	……	三三五
謝雷祭酒啓	……	三三七
謝李尚書啓	一	三三八
謝李尚書啓	二	三四〇

全宋文卷六七八二

程 秘 八

謝范中書啓	……	三四一
謝除宗簿啓	……	三四二
謝除編修啓	……	三四三
謝執政啓	……	三四五
謝丞相啓	……	三四六
壬申冬至賀啓	……	三四七
癸酉正旦賀啓	……	三四七
與交代朱寺正啓	……	三四八
回交代啓	……	三四八

回請舉士人啓……………三四九

回龔撫幹啓……………三四九

回冬至啓……………三五〇

回程知縣啓……………三五〇

回魏少監啓……………三五〇

回岳運使啓……………三五〇

回陳制帥啓……………三五〇

回趙鎮江啓……………三五〇

回癸未前三名啓……………三五〇

回丙戌前三名啓……………三五〇

代求陞陟啓……………三五〇

全宋文卷六七八三

程 秘 九

代與馬帥啓……………三五五

代上倉使啓……………三五五

代賀蘇提刑啓……………三五七

代回林大卿啓	三五七
代上淮西總領啓	三五八
代上李提刑啓	三五九
代上宣撫啓	三五九
代賀錢丞相啓	三六〇
代上執政啓	三六一
代上李安撫啓	三六二
代謝舉陞陟啓	三六三
送王狀元歸天台序	三六四
送章景韓序	三六四
送李童子序	三六五
送吳進士序	三六六
送方生序	三六七
送吳進士晞之序	三六七
相者張仲思覓序	三六八
贈范甥可起	三六八

全宋文卷六七八四

程 秘 一〇

洛水集序	三六九
胡曾川中庸大學序	三七〇
四明高氏春秋解後序	三七〇
定遠寨戰守紀實序	三七二
李文昌表箋集序	三七三
金陵校官錄序	三七四
新安續志序	三七五
吳安撫竹洲集序	三七五
汪叔耕方壺集序	三七七
金蘭錄序	三七八
柴史君德政詩集序	三七八
鄱陽董仲光詩集序	三七九
張承宣詩集序	三八〇
吳基仲詩集序	三八一

呂主簿詩序	三八二
董宏父詩序	三八二
曹少監詩序	三八三
趙史君詩集序	三八三
新集玉堂詩序	三八四
張氏手試方序	三八四
堪村徐氏滴翠樓詩序	三八五

全宋文卷六七八五

程 秘 一一

跋同年楊貳卿其先寺丞誌銘後	三八六
跋故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謚忠愍程公誌銘後	三八六
跋林府君誌銘	三八七
跋東坡莊引	三八八
跋趙承宣拱督府檄	三八八
跋楊文公真墨	三八九
跋山谷兄弟山礬梅花圖	三八九

跋王魯公北使口宣詞藁	三九〇
跋孟東野集	三九〇
跋梁衡山德政碑	三九一
跋丘氏家則	三九一
跋胡氏教忠集後	三九二
跋僧知雲草書南嶽草菴歌	三九二
書歐陽修撰誥後	三九三
書李統制大父武義公死節事後	三九三
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三九四
書六世祖析牘後	三九五
書桃源居士汪公詩集後	三九六
書紹興正論後	三九六
書故友趙君善湔詞場投卷後	三九六
書兩朝忠義錄後	三九七
書李林甫傳後	三九七
書富春斷案集後	三九七

書建安葉洪封事後	三九八
書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錄後	三九八
書和靖尹先生焞奏疏後	三九九
書本草圖經後	三九九
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	四〇〇

全宋文卷六七六一

李長民

李長民，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嘉泰初爲兩浙轉運司主管帳司。見《咸淳臨安志》卷七一、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

順濟廟記

嘉泰二年

浙江之潮，蓋天地間壯偉絕特之觀。其江自南蕩之灣，距海門百餘里。水浩渺無際，殆天造是險，以示東南形勢。自乘輿駐蹕，城郭宮闕，日以壯麗，爲四方之極，山川之神，莫不奔走以祐我王室。其浙江有若順濟廟，馮公揭靈茲土，功效尤炳炳著見，享有寵命也固宜。廼者，慶元庚申，崇陵復土，朝廷致禱於神，又命兩浙轉運副使沈公作賓，更新祠宇，以祈陰助。雰霧頃收，晴景晏溫，水怪伏藏，渡平如席。蓋彰神感應之速，不啻枹鼓。旋有詔冊，神自侯爵爲靈祐公，而漕司寔命其屬梁大亮、李長民相與即故祠規度之，仍俾長民獨眡其役。既增治庭壇，改作門觀兩序，肆施藻繪于塑

像，經始以是年十月晦，越月廿有二日訖止。材植工役，總之糜錢三百萬有奇。方告成，長民周視祠宇，慨然獨念疇昔曾未有紀述，而公之孫崇之、進之亦以爲言，于是私願因今命磨片石以登載神之威德，乃即崇之、進之所錄行實，以質以都人所傳而次第之。謹按公姓馮，諱俊，字德明，世錢塘人。生于熙寧甲寅六月十四日，娶郭氏，生三子。天資剛直，幼孤事母孝。年十有八，夢帝遣神易其肺腑，云將有徵命。旦寤胸懷豁然開明。生不習文藝，至是於書傳文義以及字畫，驟皆通曉。有叩以禍福，莫不前知，足未嘗履闕，人或遇之江海上。元祐年中，一日有舟渡江，值大風濤，分必死，公即現形其間，自言名氏，叱咤之頃，駭浪恬息。又嘗就寢，竟日乃寤。家眊其嘔吐皆海錯異物，怪而問之，則云適宴於龍宮。大觀三年十一月己未，忽語人上帝命司江濤，事不得辭。越三日不疾而終，年三十有六。先期旬日，于清水閘所居西偏自營兆域，既歿，靈異尤夥，人即所居祠之。而次子松年亦以濟人拯物著靈遠近。今二孫則幼子椿年所生。于是子孫世奉廟事，不惟商賈舟舶之所依怙，而環王畿千里之內，水旱有扣，亟蒙丕答。浙江之中流有沙磧，能爲舟害，自顯仁太后及三朝衣冠之藏，俱在禹會，發引之日，有司致禱，其沙即平。用是洊膺褒典，至今又從官給費，易故而新之，以妥神靈。其績效彰灼，賜爵受封，則具有紹興以來朝廷錫命在。惟昔蘇文忠公軾于穎上《張龍公祠碑》叙述爲詳，銘詩首言「至人變化，不私其躬，地行爲人，天飛爲龍」。長民竊誦其語，戴考行寔，愧無斯筆，爲人形容。姑職其槩，庶來者有考，豈特慰其子孫之志云耳。《咸淳臨安志》卷七一。又見萬曆

《杭州府志》卷一八，《海塘錄》卷一二，民國《杭州府志》卷九。（向以鮮校點）

張 洽

張洽（一一六一——一二三七），字元德，號主一，臨江軍清江（今江西樟樹西南）人。從朱熹學，嘉定元年中進士第，授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參軍，知永新縣，通判池州，奉祠。端平初召之，辭不赴，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嘉熙元年卒，年七十七。著有《春秋集傳》（存）、《春秋集注》（存）、《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及文集。《宋史》卷四三〇有傳。

奉命繳進春秋集傳等先次申狀

端平元年九月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玖月初柒日承使軍牒，并差委司戶趙從事親至洽所居，爲準省劄指揮，令本軍詢訪洽所著書件目，謄寫申尚書省，以憑投進。證得洽舊嘗私著《春秋集傳》、《春秋集註》及《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雖已粗成篇秩，其間亦有未曾修改定本。今來忽準朝旨令行繳納，竊惟洽學術疏淺，斐然有述，止以自備遺忘而已，初未嘗敢以著書自名。不謂上關朝聽，特蒙行下取索，且將以上備乙覽。其在草野愚儒，雖知非稱，其敢以蕪陋爲辭？容日下一面修改校定，俟得允當，却容齋本申納使軍，差人繕寫，繳申朝省。謹先具狀遵稟，欲乞先次備申尚書

省照會施行，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端平元年九月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張洽狀。《春秋集注》卷首，通志堂經解本。

繳春秋集傳等申臨江軍使衙狀

端平二年七月

照會洽昨承臨江軍牒，備準省劄，訪聞洽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乙覽，劄下本軍詢訪件目，差人齎紙札謄寫，並繳申尚書省，以憑投進者。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蚤孤，於他藝能無所通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以爲《春秋》之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註》，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識昏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案圖而考，百世可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

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綱條粗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抵牾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註》之書，粗成編次，猶冀未遂首丘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皆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略加編剗，統會羣言，掇擊僞辯，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公朝俯加訪問，稱其有補治道，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乙夜之覽。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踖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方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愫。欲望朝廷先賜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即乞免行奏御，塵瀆睿覽。若猶采其葑菲，遂以投進，伏乞敷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臨江軍使衙，伏望指揮施行。端平二年七月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張洽狀。

〔小貼子〕洽照得紹興間侍讀、給事胡公被旨纂修所著《春秋傳》，書內本文及己見、援引它書，應有犯淵聖御名及本朝廟諱，並不改易本字，但缺點畫，爲字不成，覆以黃紙。今來洽所繳申三件書內，有與前項事理一同，雖昨來不曾申明，輒敢冒昧遵用紹興已降指揮體例，並依本字修

寫，覆以黃紙，以彰聖朝尊經術、開不諱之盛德。所是洽冒昧僭越之罪，伏候朝廷指揮。《春秋集傳》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一八九，《詒宋樓藏書志》卷八。

韓集考異跋

晦翁先生因方氏《舉正》之書，取而評論其未合者，使一歸於是，然後有以見韓子之文章必主簡明，而不爲艱深，雖去陳言，而非險澀。朝廷之議嚴正，義理之文醇雅，記叙之體簡古，若碑碣、雜誌、游藝等作，乃或放於奇怪。先生悉斟酌權衡，歸於至當而後止，可謂詳密無遺憾矣。《昌黎集》行於世數百年，歐陽公嘗加釐正，今復百餘歲，讀而不知其旨，或以意改易，魚魯失真，紛紛靡定。方公從而是正之，什已得其六七矣。先生復以稽經餘力，考所未合，定以是非之公，雖使韓子復生，當莞爾而笑，以爲得己之意也。今方氏書刊刻已廣，獨此書先生末年所著，未有善本。洽通守池陽，初欲刻之泮宮，已而不果。乃以本聽幣餘命工刊刻，庾使趙侯范繼其費，益以屬邑學帑之助，并刊《考異》於後。汪季路書，初存於末，今移附本卷之後。間有愚見一二，亦各繫卷末，以俟觀者采擇云。《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〇六。

重修永新縣廳記

紹定元年三月

永新縣廳舊有記，前令胡堪之所作也，胡公實首建之。其去治以紹興庚辰，至嘉定己巳，五十年矣。火於峒寇，因陋修葺。至寶慶丙戌，又十有八年。予初至官，棟宇欹傾，而縣獄頽敝爲甚。乃先鼎新其獄。次年，遂建廳事，以達於吏舍。其冬，又即臺門新之。輪奐有加於舊，其費秋毫無及於民者。今年將新其中門，適有池陽之命，乃不果作，其有待後之君子。胡公之記石磨滅，了不復存。紹熙初，柴必勝修縣圖經，續胡公而後十有二人。今復考諸故牘，得柴公而後章公賢，至洽任罷之年，並胡公之記與其人皆刻之，龕置壁間，嗣書者幸勿廢。紹定改元三月。同治《永新縣志》卷六，同治十三年刻本。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六。（以上祝尚書校點）

趙崇偁

趙崇偁，嘉泰初爲迪功郎、嚴州司戶參軍、權隆興府分寧縣尉。見所撰《談君深道墓銘》。按《宋史》卷三二八《宗室世系表》一四有趙崇偁，商王元份之後，當即此人。

有宋談君深道墓銘〔二〕 嘉泰元年十月

君諱資，字深道，姓談氏。其先婺州金華人也，遭五季之亂，徙居豫章之分寧。曾大父訓矩，大父舉，父鞏，俱幽隱不仕。君幼孤，寡兄弟，父母之喪未舉，人皆危之，卒能竭力以終窀穸。紹興間，朝廷以添屯募粟，能裒然爲首輸粟于官，恩補吉州助教。君有才不獲見于用，杜門理生，以自封殖，遂甲于邑焉。人有逋負，欲鬻業捐產以償者，君聞之，折券毀約曰：「吾豈若世俗之一于利者哉？」往歲民艱食，君置廩諸鄉，貴糴賤糶，率以爲常。賙親戚之急，嫁孤遺之女，掩棄瘠，舉貧櫬，施衾于寒，設食于囚，義當爲者，君必爲之。鄉人德君，小大一辭。君性簡樸，不事浮靡。持循修飾，勤苦節儉。好佛書，至老不倦。嘗曰：「吾非泥空要福，欲以是持心律耳。」至于教子訓孫，延師納友，悉力不靳。臨終遺其子與孫無他語，惟戒以忠信孝悌爲本，無負吾積累艱難。吾其已矣，爾曹勉之。嘉泰辛酉八月九日，以疾終于家，年九十。娶河南梁氏，前君十五年卒。凡二男：長曰彥亨，不幸早世；次曰京，將仕郎。女三人：長適從義郎、前撫州樂安縣尉王安念；次適將仕郎祝永；次適忠愍公孫徐燁。孫男一人，曰一新，疊疊有文行。孫女二人：長適進士黃鉞；次未行。曾孫男二人：巖慶、巖壽。十月二十日，京奉君之喪于邑溪南山之東原，與夫人梁氏合葬。將葬也，京遣其子一新，以君之狀來求銘。崇偁與徐燁實屬姻婭，辭不獲已，故爲之詮次其叙以銘之。銘曰：

幼克自立，家道以肥。晚終天年，壽亞期頤。惟富能訓，君其盡之。《江西出土墓誌選編》。（祝尚書校點）

〔二〕題後原署：「朝奉大夫、新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瑾書。修職郎、隆興府武寧縣主簿趙師札書蓋。迪功郎、新嚴州司戶參軍、權隆興府分寧縣尉趙崇侃撰。」

張 澤

張澤，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乾道二年登進士第。嘉泰初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二年八月兼侍講，歷右諫議大夫。開禧初除兵部尚書，以臣僚論罷與宮觀。嘉定元年七月，又論其爲韓侂胄心腹，遂落職罷祠。見寶慶《會稽續志》卷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之六〇、六之七三、四七之五二、四八之五七、七三之三五、七四之三〇。

縣闕令差官須遵條法奏

嘉泰二年三月八日

遇縣闕令，并須遵從條法，先差以次官、縣丞及選曹歷任良循之人，不許輒差他邑官及初官權攝。《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五七（第四冊第三四八四頁）。

乞送大理寺從公根勘易國梁案奏

嘉泰三年五月十八日

江西袁州萬載縣有巨室易國梁者，前後賊殺無辜，不可勝數，見於累次詞訴。今聞有歐陽光大者，首說易國梁賊殺婢僕幹人等二十三人，事已發覺，在本路提刑司具有實迹，備極慘毒。其黨與郭氏、楊氏等二十餘家與之請囑權勢，易國梁並不曾到官，止供狀傳入，吏輩輒爲勒血屬退款，檢驗官並不敢驗出要害痕傷。其血屬再經提刑司陳訴，改送本州，黨與又爲把持官吏行賂請囑。提刑司再委發覺，知縣躬親根勘，其易國梁見使人以他事告論知縣，意在脅持脫免。知縣畏懼傾害，莫敢承當。欲送大理寺取索人案，從公根勘，著實奏上取旨，酌情定斷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之六〇（第三冊第二四九二頁）。

乞罷去廣州清遠縣田根錢等奏

嘉泰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廣州八邑，例不均稅。每遇大禮年分，於產錢上科敷賞錢，唯清遠一縣官既收稅，故得免科。近年復創行科率，每產錢一文科二十七文，滿貫科二十貫，號田根錢，差摧鋒官兵追納，所過雞犬一空。又縣有原曰石梯、石津，在兩山間，田土狹隘，人戶耕鑿，方成聚落。轉運司忍置二場，召鄉豪

買撲，自置土典欄頭，初無客旅，但將人戶所收穀米麻豆之屬一一征取。乞下本路提舉司體訪罷去，以惠遠民。《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二三（第六冊第五一一九頁）。

乞令監司郡守根括見存田產以催納稅賦奏

嘉泰三年七月十七日

民有常產，則有常賦。其間逃荒絕戶，每既經州府及漕司除豁，則凡鄉司具出，無非見存田產。今乃具逃絕稅賦，責之稅長催納者，蓋爲見存之產往往多爲姦豪及公吏等冒占耕作，輒計囑鄉司妄作逃絕，隱庇不復輸官。又有鄉兜攬人戶錢物用過，故不具出，是致走失正額，却雜催逃絕，以致足正數。且責稅長以催見存之賦尚且艱難，若委是逃絕，何由可足乎！今州縣姦猾，類多隱寄田產，避免差役。善良小民有數畝之田，即彼差催稅已不勝其苦，又逼令填納逃賦，至壞其生理，果何以堪！乞下臣此章申警監司郡守，行下屬邑，照據版籍根括鄉村田產，著實見存，然後見具手簿，并責典吏保明，長官印押，然後責令稅長催納。如將逃荒絕戶錯雜在內，逼令填納，致被陳論發覺，即仰監司守臣按奏，長官則重行黜責，典吏則當從決配。《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一〇二（第七冊第六四二二頁）。

乞精選邊郡帥守奏

嘉泰三年十二月二日

當今急莫先於兵備。兵備之策，莫急於選擇帥守。乞詔二三大臣留意邊郡帥守，將背公徇私、不能爲國遠慮之人易而去之。除授之際，公共相度，精加選揀，必求強敏通練、能爲國遠慮者用之。俟在任果有政績，則增秩賜金，俾之久任，以示褒獎，庶使有志事功之人咸知激昂奮勵。《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五二（第四冊第三四四四頁）。

乞將臣等所奏宣付史館劄子

開禧元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等近於十二月十三日恭侍經幄，因奏陳民間望雪甚久，陛下精禱通天。加之前日頒詔改元，推行寬大之澤，百姓鼓舞，和氣感召，瑞雪應期，速若桴鼓。更願陛下益加兢業，畏天愛民，茂宗社無窮之福。臣等又奏陛下當隆冬雪寒之時，不輟講誦，仰見聖學無倦，盛德日新。臣等一介寒儒，獲際休明，實千載難逢之會，皆蒙陛下嘉納臣等拳拳愚衷。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等所奏宣付史館，昭示將來，臣等不勝幸甚。《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二八（第三冊第二三〇二頁）。（以上祝尚書校點）

趙不璽

趙不璽，宗室，由武經大夫授利州觀察使，襲封嗣濮王。開禧初，遷寧遠軍承宣使。見《宋史》卷二四五《宗室傳》二。

乞差趙不囂充濮安懿王園令奏

嘉泰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竊見武德郎趙不囂老成諳練，荐歷親民，乞差充濮安懿王園令，替趙善玘闕。《宋會要輯稿》帝系二之五五（第一冊第七二頁）。（祝尚書校點）

施濟

施濟，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嘉泰間知丹陽縣。

梁谿漫志跋

嘉泰元年八月

右費君補之所著《梁谿漫志》十卷。予頃在戊申之歲見其副於都城，則知愛慕之。今年春，補之以書來曰：「吾成此書勤亦至矣，欲廣其傳而力不逮，子爲邑之暇，盍爲我圖之？」予曰：是吾心也。乃命工刻之縣齋，而誌其後曰：夫鳳凰芝草，賢愚皆知其美瑞，補之之書不待予贊而傳也。若自時厥後，近自京邑，遠及遐徼，家藏此書，人挾此策，則當自丹楊始。嘉泰改元中秋，晉陵施濟書。

《梁谿漫志》卷末。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八。（黃錦君校點）

韓邈

韓邈，字子及，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韓琦孫，韓侂胄之叔。淳熙末知全州。慶元中歷浙西提舉、提刑、兩浙運判，五年除戶部侍郎。嘉泰中權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除保慶軍節度使、知隆興府。以少師、贈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八、職官七三之四二，《吳郡志》卷七，《咸淳臨安志》卷五〇，宛委山堂《說郛》本卷三八上《白獺髓》，《宋史》卷一八四《食貨志》下六，雍正《廣西通志》卷五一。

光宗神穴事奏 慶元六年

判太史局荆大聲等相視得大行皇帝神穴，係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空閑地段，委是國音王氣聚秀之地，依得尊卑次序，可以安建。《文獻通考》卷一二六。

乞頒行慶元編類寬恤詔令奏 嘉泰元年三月十八日

本所近進呈《慶元編類寬恤詔令》並《役法撮要》，已降指揮雕板印造，今已畢備，乞自四月五日頒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六（第七冊第六四九〇頁）。

乞非產茶縣不許人家擅自認租奏 嘉泰四年六月三十日

戶部茶引，歲有常額。隆興府惟分寧產茶，他縣並無。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認租，借官引以窮索一鄉，無茶者使認茶，無食利者使認食利，所至驚擾。乞下省部，非產茶縣並不許人戶擅自認租，他路亦比類施行。《文獻通考》卷一八。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三三四（第六冊第五三五七頁）。（以上楊世文校點）

蕭 寘

蕭寘，嘉泰間人。

結界記 嘉泰元年

夫行仁政者，必始于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自昔帝王疆理天下，莫此爲急，得非本不立則末無以自正，源不濬則流無以及遠！此古人端本澄源之道，殆不過是。法王應世，以剡浮區域之廣，徒侶之衆，法化有所不及，遂聽名方，隨處局結，俾一時受業之徒，無奔馳殞道之愆，然後律範儀規，可得而施。此浮圖之制，與吾儒並行于天下，亘古今而無窮，歷萬世而不泯者，亦由本之立、源之濬也。慶元路南有招提曰崇法〔二〕，去城無數里之遙，茲鄞水之上游也。是遇明師築庵之所，爲邦人焚化之地。舊號焚化院，逮治平間，例以焚化改賜今額，爲一方植福之地。一時賢士大夫多遊其間，至今有舒王留題墨蹟。至建炎間，經虜火所焚，皆爲煨燼。自回祿後，尊宿輩出，領法席者代不乏人，繼繼承承，迭相起廢，遂至堂宇聿新，廊廡畢備，緇徒稍集，佛事增修。獨大界未舉，有僧行機與衆籌議，謂釋氏之學，非戒律無以齊身口，非定慧無以祛心惑，必欲沿流以及源，自凡自

躋聖，則戒律不可後。戒律之行，必然結界。始由結界，則劃分方隅，繩準物類，然後彝章羯磨之法，可得而舉矣。遂率同志，命律師法榮土法于辛酉嘉泰元年四月二十九夜，三反三結。舉開創之所未及者，一旦舉而行之，可謂紐既絕之宏綱，立已顛之大表，自後清衆一和，精誠三業，宣羯磨之秘言，演毘尼之大教，結大界則攝僧以屬處，結淨地則攝食以障僧，故得僧綱維持，佛法久住，獲天龍之所護衛，雖災劫不能漂焚。若是則結界之利，豈小補哉！予適寓于院之僧舍，衆勉予以爲記，仍直書始末，以紀于界相之首。《敬止錄》卷三〇。又見同治《鄞縣志》卷六七。（尹波校點）

〔二〕慶元路：疑本作「慶元府」，元代始置爲路，蓋元人據當時區劃改。

彭 擇

彭擇，隴西（今甘肅省境）人，嘉泰間在世。

上方教院募到檀越置辦點心碑

伏以釋迦世尊接引娑婆衆生，有異方便，說《華嚴經》。塵塵佛刹，大千經卷，不可窮盡。善財

參請，逾百十城，見五十四位大善知識，求解脫法門，直欲明心達理，救末世衆生。粵有上方教院每月傳《華嚴經》，四遠男女雲集生然，念佛慇懃，飢餒疲繭。有一信人陳蘊同妻朱氏妙智發心，傾囊竭力，置辦點心，供給四衆，助其精進。始從歲旦，直至季冬，周而復始，無有窮盡，福報非輕。隴西彭擇稽首讚歎。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卷一四。（李文澤校點）

丁 介

丁介，號甘泉寄士，嘉泰時人。按《宋史》卷二〇四、嘉靖《常德府志》卷一一、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二，丁介于慶元五年知桃源縣，著有《武陵郡離合記》六卷。又光緒《安徽通志》卷一一五，丁介嘗知寧國縣。是否爲同一人，俟考。

褚氏遺書跋

嘉泰元年

右《褚澄遺書》一卷。初得蕭氏父子護其石，而其書始全；繼得僧義堪筆之紙，而其書始存；今得劉繼先鋟之木，而其書始傳，亦可謂多幸矣。澄字彥道，河南陽翟人，宋武帝之甥，尚書左僕射湛之子，盧江公主之夫，齊太宰、侍中、錄尚書公淵之弟。仕宋，自駙馬都尉遍歷清顯；仕齊，至侍

中、領右軍將軍。永明元年卒。東昏侯立其女爲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實永元元年，去其卒時已七十年矣。遺書題其贈官，豈蕭廣得其槨石，考之史傳，而附題於前乎？初，齊高帝愛子豫章王嶷自江陵赴都，得疾日臻，帝憂形於色，乃大赦天下。聞澄傳楊淳秘方，召澄治立愈，帝喜甚，擢澄左民尚書以寵之。其守吳郡也，民有李道念以公事至郡，澄遙見，謂曰：「汝有奇疾。」道念曰：「某得冷疾五年矣。」澄診其脉，曰：「非冷也，由多食雞子所致，可煮蘇一斗服之。」即吐物如升許，涎裹之動，挾涎出視，乃一雞雛，翅距已具而能走。澄曰：「未也，盍服其餘藥。」從之，凡吐十三枚，疾乃瘳。其妙皆此類也。是書幽眇簡切，多前人所未發，而豈徒哉？《問子篇》稱建平王，當是澄之妻之姪景素。其生子六，即延齡、延年輩云。嘉泰元年日南至甘泉寄士丁介跋。《褚氏遺書》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宋以前醫籍考》。（李文澤校點）

瑯琊記游題刻

開禧元年九月〔二〕

開禧之元，秋雨爲霖，郡守丁介延禮觀音于正堂。既霽，率其屬以送。典郡丞張鎬、博士茅同緣石磴訪古迹而後題。于時雲霧豁然，千里極目，蓋重陽後八日也。安徽滁州市文化局編《瑯琊石刻選》。（盧茂村校點）

〔二〕此丁介開禧初知滁州，未知與前篇作者是否一人，姑附此備考。

全宋文卷六七六二

李 杞

李杞，字子才，號謙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著有《用易詳解》十六卷（存）。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四。

用易詳解序

嘉泰三年六月

經學不可以史證，經學必以史證，此吾爲書之病也，亦吾爲書之意也。夫聖人之經所以示萬世有用之學，夫豈徒爲是空言也哉！故經辯其理，史紀其事，有是理必有是事，二者常相關而不可一缺焉。自後世以空言爲學，岐經與史爲二，尊經太過，而六經之書往往反入于虛無曠蕩之域。吁，是亦不思而已矣！夫經固非史也，而史可以證經，以史證經，謂之駁焉可也，然不質之于史，則何以見聖人之經爲萬世有用之學也耶？且《易》之爲書，蓋聖人憂患之作，于以同民吉凶，而使之趨避焉者也。《易》書既作，凡所以避凶趨吉、酬酢泛應者，在天下日用之際，有不窮之妙，是《易》之爲

《易》，乃聖人應世之書，吉凶、悔吝、治亂、安危、得失、禍福之理之所萃焉者也，而奈何以空言學之乎？文中子曰：「《易》，聖人之動也，于是乎用之以乘時矣。」夫時變之來無窮，而《易》之理亦與之無窮，善用之則吉，不善用之則悔吝。古之聖人所以周流變化而前民之用者，皆用《易》之妙也。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伊周之達、孔孟之窮，在天下有如是之時，在《易》有如是之理，在聖人有如是之用，蓋不獨十三卦制器尚象爲然，而孰謂可以虛文輕議之也哉！故吾于《易》多證之史，非以隘《易》也，所以見《易》爲有用之學也。因取文中子之言，而以「用易」名編。嗚呼！學《易》非難，而用《易》爲難，吾其敢自謂能爾乎？嘉泰癸亥六月望日，謙齋居士李杞子才序。《用易詳解》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二，《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詒宋樓藏書志》卷二。（李文澤校點）

王觀之

王觀之，字中甫，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師古子。嘗北游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于其弟象之撰《輿地紀勝》多有裨益。見《輿地紀勝序》、《西漢年紀跋》等。

西漢年紀跋

先兄行甫好嗜《班史》，東西宦仕，挈以自隨，飲食起居，不去手者三十年。嘗即紀傳而有述，又考其置官置兵本末，以爲《總錄》。晚益貫穿，易以編年體，爲一代史。其它傳記，率多采錄，蓋又不專以班氏書爲定。標曰《西漢年紀》。嘉定辛巳，鋟木於夔漕治所學。弟儀甫謂余：考四蜀圖志，得之記載，眉山二劉亦嘗爲此書。一乃巽岳李公之甥，巽岳以爲不下劉道原。余雖未及睹，然觀志之所稱，特不逸《班史》一字，是但銓次年月，似無所取舍。余既惜行甫兄弗獲與劉同時，又以巽岳不及見兄此書爲恨也。東陽王觀之中甫。《西漢年紀》卷三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李文澤校點）

王寬中

王寬中，字容甫。嘉泰間人。

綿州富樂山題名

久不游山中，武興仙瀾袁毅自龍州至合，四方之友蒲應龍、宋震湍、胡不欺、趙友聞、駱逢、二子逢辰、逢堯凡九人來，摩挲巖石，若與□主人供此襟賞也。嘉泰壬戌五月既望，九峰王寬中容甫書。《金石苑》。（李文澤校點）

趙伸夫

趙伸夫（一一六二——一二三二），字信道，平江府常熟（今江蘇常熟）人，魏悼王七世孫。以恩補承信郎，監南嶽廟。中紹熙元年進士，主處州松陽縣簿。調紹興府觀察推官，知江都縣，知楚州，除軍器少監，右曹郎官，直秘閣，陞寶謨閣、知廬州。又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判官，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嘉定十五年卒，年六十一，贈秘閣修撰。見袁燮《秘閣修撰趙君墓誌銘》（《絜齋集》卷一七）。

乞以鹽城縣尉兼主簿并於岡門置西尉奏

嘉定七年十一月

本州鹽城縣有岡門堰市，居民日繁，商旅所聚，惡少縱橫，鬪訟滋多，亦不可無官司彈壓。本縣佐官有簿、尉二員，其主簿職事至簡。欲將主簿省罷，併令縣尉兼管，却於岡門置西尉一員。仍乞差武舉人與本縣尉通管海道，庶幾緩急有以相濟。《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八五（第四冊第三四九八頁）。（尹波校點）

杜 顥

杜顥，字伯印，嘉泰間人。

浮山題名

嘉泰三年二月

嘉泰癸亥二月七日，東溪杜顥伯印偕弟穎、頤舉室侍親來觀巖壑之勝。日暖花香，登高脚健，遂留五日而去。顥子傑命工鑄石以紀歲月。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一三。又見民國《桐城續修縣志》

莫澤

莫澤，字潤卿，嘉興府崇德（今浙江桐鄉西南）人。紹熙四年進士。寶慶中爲殿中侍御史，歷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給事中。在朝與李知孝、梁成大排斥正人，時人目爲三凶。端平元年罷，南康軍居住，並再降授官，尋盡追爵秩。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九，《宋史》卷四一、一四八、四一五、四二一、四三七。

請禁私役禁軍奏

寶慶二年

州郡禁軍，平時則以防寇盜，有事則以備戎行，實錄於朝廷，非州郡可得私役。比年州郡軍政隳廢，各於廩給，闕額恒多。郡官、主兵官有窠占，寓公有借事，存留者不什一。當教閱時，鈐、總、路分雖號主兵，僅守虛籍，莫敢號召。入教之次，坐作進退殆同兒戲。守臣利虛券不招填，主兵受厚賂改年甲。且一兵請給，歲不下百緡，以小計之，一郡占三百人，是虛費三萬緡也。私役禁軍，素有常憲。守帥闢園池，建第宅，不給餐錢，寓公去城遼絕，類得借兵，擾害鄉閭，近而輔郡至有寓公占四五百兵者。良由兵官之權輕，而私占之禁弛也。乞嚴戒監司、守倅等，止許借廂軍，仍不得妨教

閱，餘官雖廂軍亦勿借。《宋史》卷一九五《兵志》九。（楊世文校點）

滕强恕

滕强恕，字仁伯，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二。嘉定間歷秘書郎、著作郎、軍器少監、宗正少卿。出知袁州，造平政橋，置州儲倉。秩滿，除江西轉運判官。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八，正德《袁州府志》卷六。

乞會要二年一具草繳進奏

嘉定七年五月

竊惟玉牒之登載，史局之纂修，著庭之編次，冊府之薈萃，皆所以崇成鉅典，昭示無極。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甚盛舉也。然其書率十年一進，蓋以事重費煩，不可頻數。臣嘗再至冊府及待罪宗寺，每見進書日期，臨期倉猝，旋行緝比，期會既迫，類多苟簡。及至平居暇日，例以取索未至爲辭，習爲故常，悠悠歲月。其間雖有勤于職業，莫可措手，此臣所目擊也。誠使記載坦然明備，遲以歲月，亦復何害？而所憑據者，曰時政記也，曰起居注也，曰百司指揮也，曰奏邸月報也，大抵不過拜罷之月日，臣僚之申請，與其間政事一二節目耳。至于大更革，大廢置，大黜陟，多所遺佚，覽者

不知其由，臣竊惑之。蓋時近則長老之見聞，縉紳之誦說，猶可參訂，以補其闕。久則無證，無證則不可據矣。然使一代大典，鬱而未昭，何以詔方來而垂後代乎？臣竊見元祐中王鞏言：「宗正寺條例，皇帝玉牒，十年一進。《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近五十年並無成書。請別立法，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繳進。如會問未足，不得過進期兩季。類譜亦然。候及十年，類聚進呈。」詔從其言。以此推之，史局冊府似亦可行。臣區區愚見，欲倣元祐故事，就加討論，稍立程限，進草之期，略如元祐之舊。庶幾人人究心。又丙寅以後，兵端既開，事變尤繁，非平時比。若不及時討論，深恐失實，無以示後，此尤不可視爲汎常而不加意也。《南宋館閣續錄》卷四。

州儲倉規約

今立州儲倉規約下項：

一、本倉所貯米，係是別行儲蓄，與州倉不相關涉。非遇水旱濟糶，不可妄動。

一、本倉米斛，積久恐致陳腐，每滿二歲，以新易陳。當易之歲，提督官前期申州，先將陳米應副本州支遣，候當年苗場結併日，撥還取足。

一、本州如遇水旱災傷，損及三分以上，出米賑糶，比市價量行減損。所有本錢，候賑糶畢日，仍舊收糶。如有折閱，本州當與貼陪，補足舊數。損及六分以上，出米賑濟，候見實數附簿。次年

如遇豐熟，即行補足。務使不失舊額，永爲民利。

一、本倉專差推官提督，逐時點檢倉眼門戶鎖鑰，仍仰專知副監轄啓閉，不許稍有情弊。

一、本倉廩屋并是新建，仰監專常切點檢，或有損漏，即時具申修整，毋致損壞。

一、本倉所積米斛，已具見數目，申諸監司及朝省，如官吏輒有移易，乞比附常平倉廩條法施行。

右具在前，永請遵守。《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五。

平政橋記

嘉定十三年十月

袁爲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于大江。負城兩崖，東爲驚湍，奔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爲宜。慶元六年，郡守李侯訖始一新之。詎今垂二十年，剝敝圯闕，不可頓足，負且行于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今乃括公庾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倉之餘，以佐其費，命戶掾高君炎董之。取材于山，取工于傭，閱月而成，規制侈于其舊，翼如輝如。車輪馬足，其行于于，履月戴星，坦若通衢。民咸曰休哉！訖是役，公與私皆無知者。橋始名永濟，易今名自余始也。夫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四大國之衝，登進厥民，手加摩拊，勞力且百倍，至以車濟民涉者，本不爲過，而孟子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邪？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後世不知出此，施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行小慧則擿伏立威，有若趙廣漢，皆孳孳焉欲以喜懼移

易人心，務自衒耀。此子產之所不爲也，而可與言政乎？予以迂拙，來守是邦，日與邦人共此安靜之化。若曰違道干譽，立威取名，則非予志，予所願則學孟子者也。故因一橋之成，以告邦人。高君廉己律下，能使廩有餘粟，以佐公費，又出力經畫，以庀是役之成，皆可書。嘉定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記。道光《宜春縣志》卷三一，道光三年刻本。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六，乾隆《袁州府志》卷三二。

〔二〕北：原作「壯」，據《江西通志》改。

袁州儲倉記

嘉定十四年四月

予爲當塗，歲大旱，人食不能月二鬴，闔郡震怖，始乞米於常平使者。不足，則乞諸朝，請截上供綱，佐民食。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儲，以助濟糴。於是得米斛十萬，以食餓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少間，因思艱食時，非賴天子仁聖，朝奏暮報，其答如響，部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涸轍之民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懲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熟，慮穀賤傷農，於是始議廣糴，以平市賈。且豐凶代有，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篋笥中物，隨取即獲，固不待有請于朝、于部使者而後得之，其利不既速矣乎！此州儲倉所由立也。州故有儲，慶元六年，太守李侯訖爲之，貯粟凡一萬二千斛。惟有文書異其出入，廩庾弗殊，防禁不立，抵今二十

年，見米財什之五。乃即郡帑，省浮蠹不急之費，斥其贏貲，以充糴本，又稍附益，通得米二萬斛。夫自李侯至今，閱歲無幾何，而廢壞折耗若斯之亟者，法不立也。法苟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始闢州倉之北偏，建廩四，別爲儲峙。又限門閫，嚴扃鑰，謹啓閉，別官吏，罔或侵越。戒守者以新陳相易，贏縮相補，循環如一日，無廢厥初，其殆可久。顧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抑豈無所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更治民者，多樂居之，而九重亦每不輕予人，故常遴選賢侯以惠爾民。其選精，則繼者必多賢也。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遇，且將益廣其儲，益脩其法，以成予志之未備者，豈但曰俾勿壞而已。予爲袁脩李侯之廢二事，曰平政橋，曰州儲倉。橋別有記，茲不載。載其置倉始末，及所以期待後人者，刊之石。嘉定十四年四月日記。《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五。又見正德《袁州府志》卷一四，道光《宜春縣志》卷三一。

仰山正祠禱雨文

某蒙恩守袁，已踰兩載，無歲不熟，亶惟神庥。今茲被命，將漕本路，所統十有一州五十六縣之人，厥任尤重。方將邀福於神，以其所庥庇袁人者，推之一道百城之廣。入秋以來，雨澤久闕，袁之民方蹙額請命之不暇，十州之人將何望焉？神豈不愛斯人，將毋乃爲政者勤始怠終，刑政有不得其公，賦役有不得其平，冤抑有不得其伸者歟？彼民何罪，宜降以澤，使得粒食。矧入秋序，五旬於

茲，早稼登場，所收既薄，晚禾棲畝，行盡槁死。神宜赦吏之愆，恤民之苦，呼吸雷電，降霈甘雨。豐凶之期，決在信宿，倘或後時，嗟何及矣！是用躬詣祠下，請命於神，仍俯伏以待神之賜。神其亟賜昭答，俾民得樂生，吏可逃責。豈惟袁人世世永有依怙，將一道百城之人，罔不咸賴。道光《宜春縣志》卷三一，道光三年刻本。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四，乾隆《袁州府志》卷三四。

定武真搨蘭亭卷跋

東陽滕強恕、眉山楊汝明、三山陳貴謙、富沙真德秀，嘉定庚午十月廿二日，同觀于羣玉堂。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以上吳洪澤校點）

朱 質

朱質，字仲文，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受學於呂祖謙，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三。慶元初，除武學博士，歷秘書省校書郎。嘉泰三年，詔兼莊文府小學教授，陞著作郎，擢右正言，兼侍講，權吏部侍郎。開禧三年，以罪追官，惠州安置。著有《易說舉要》。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七二、七三之三九，選舉二之二九、二二之一三，帝系七之二九，《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宋元學案》卷七三，《金華賢達傳》

卷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官吏任滿推賞事奏

開禧二年七月

檢準令，諸任滿酬賞，而本任犯贓及私罪重若公罪降官，或本職曠闕者，不在酬賞之限。即犯私罪稍重，降賞格一等。此酬賞本法也。今司勳審覆，有隱落過名，巧爲飾說而理賞者；其已經按劾或論奏，雖不曾推勘體究，固與善罷不同。有選人任左藏庫監官不就，任滿而引二年爲界，先受賞者；其本任既未滿替，安保後無遺闕？有縣尉巡捉私茶鹽礬，鹽虧而以茶無透漏循轉者；其鹽即是本職曠闕，豈有更推茶賞？巧於營求，唯務相蒙。乞今後任內應得酬賞，並候任滿，關會所屬官司，次第保明，無諸般違礙，方許審驗放行。其本任犯贓私罪，但曾經按劾論奏，或公罪降官，或本職內有一事曠闕，並不許推賞。惟私罪稍重，則降等。《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一五（第三冊第二六〇七頁）。

劾丘密奏

開禧三年正月

臨淮濠梁安豐皆襟喉之地，密專輒寡謀，無故委棄，開掘瓦梁堰，費財擾民。《宋會要輯稿》職官

七四之二四（第五冊第四〇六二頁）。

跋李刻方言

慶元六年五月

漢儒訓詁之學惟謹，而揚子雲尤爲洽聞。蓋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博學詳說，將以反約。凡其辨名物，析度數，研精覃思，毫釐必計，下而五方之音，殊俗之語，莫不推尋其故而旁通其義，非徒猥瑣拘泥而爲是弗憚煩也。世之學者忽近而慕遠，捨實而徇名，高談性命，過自賢聖，視訓詁諸書往往束之高閣。盍亦思夫《周官》太平之典，其道甚大，百物不廢，雖醫卜方技，纖悉畢載。聖門學《詩》，不獨取其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鳥獸草木之名，亦貴多識，本末精粗，並行而不相悖。故漢儒尊經重古，純慤有守之風，類非後人所能企及。子雲博極羣書，於小學奇字無不通，且遠采諸國，以爲《方言》，誠足備《爾雅》之遺闕。平時所以用力於此深矣，世之好之者蓋鮮。前太守尚書郎李公一日語余，苦無善本。質偶得諸相識，字畫落落可觀，因以告而鋟之木，輒併附管見云。慶元庚申重午日，東陽朱質書。《方言》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小學考》卷七，《皕宋樓藏書續志》卷三。

修瑞昌縣儒學記

嘉泰三年十二月

瑞昌去江城百里，地多產茶，民逐末輒獲倍稱之息，矜財豪，長聲利，其貧下亦自足衣食，視儒

家者流勞而少功，若未甚急也。建炎南渡，更寇攘之變，蕩析離居，士益衰寡。近年文治振舉，禮遜興行，雖遐陬僻壤，類知鄉方，弦歌之聲不絕。江之爲郡，大比而應詔，其數遂三過於初。每於計偕，則瑞昌亦爭衡諸邑間，蓋月異歲不同矣。而學校未稱，玩漏弗支，爲士者病之。番易洪鈞偁來宰是邑，敏而有方，補苴塞罅，庶務咸葺。謂古者學與政爲一，後世徒政而已，疇知學之不可緩乎？故其治首明教化，而不顯於斷獄聽訟、簿書期會之事。月吉，必擇其子弟之秀者，執經環坐，敷繹其義。秩將滿，邑人以學宮湫陋，不足昭賢，令尹樂育之美意，相與合私財，欲遷而大之。洪均即相地，改築于驛亭之西，得故倉址，亢爽疏曠，層巒奇峰周列森聳，灤溪之流繞出其下。鳩工度材，不勞而辦。作先聖先師廟，而治其旁爲從祀，爲齋舍，講誦有堂，休息有廬。後建傑閣，以藏群書。又左右爲二閣，以便諸生游息之所。門廡庖湑，各循其制。經始於秋七月，落成於冬十一月。東西廣百五十尺，南北長百八十尺，爲楹七十間，定員額增廩膳。凡學之用，莫不畢備。嗟夫！縣之有學，大抵徒廡壁具，非有教養之實，考察作成之要也。長吏汨汨從事丹黝，趨辦財賦，救過不暇，顧學之廢興，猶秦越之肥瘠然，邈不經念，以時帥寮佐欵謁，特應故事耳。有如洪君，以儒術飾吏，審所先務，誠不多見。至使民自勸勉以興於學，是則可書也已。昔孔子適衛，與冉有論富庶之後，必繼以教之。今瑞昌之民雞鳴犬吠，煙火彌望，可謂庶矣。農桑餘暇，摘山自豐，可謂富矣。洪君又能新黌宇以示教，一邑之士風行草偃，翕然聽命。異時閭閻侃侃，習尚醇美，考詩書禮樂之文，窮道德仁義之奧，益求其遠者大者，毋徒析章句，工言語，以掇取科級而止，庶無負洪君期待之意。學始於慶曆，

至是凡四遷焉。嘉泰三年臘前一日，朝奉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兼莊文府小學教授金華朱質記。隆慶
《瑞昌縣志》卷七，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六七六三

朱 宏

朱宏，字元禮，饒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鎮北）人。幼厭程式之習，精研義理，身體力行。朱熹嘗稱之曰「高識篤行，鮮與倫比」，爲銘其堂曰「克己」。作《回瀾集》以斥釋氏，述古冠婚喪祭之儀，名曰《禮編》。見雍正《江西通志》卷八八。

禮編序 嘉泰二年六月

人道之大，莫先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冠、婚、喪、祭。吾嘗求其義矣，夫冠者禮之始，將以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婚者禮之本，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上以承祭祀，而下以繼後世者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哭泣之哀，衰斬之服，饘粥之食，所以爲至痛極焉。春秋之祭，因時而感，霜露既降，而悽愴之心必有，此非惡其寒。雨露既濡，而怵惕之心必形，如將見其親。《禮》曰：禮始於冠婚而重於喪祭，此禮之大體也。是以古先哲王致謹乎四者之禮

而不敢有一毫少忽者，誠以淑人心而厚風俗實在於是。今其遺文載諸《禮經》，昭若日月，可舉而行。奈何後世縱私情，溺流俗，遂失先王之本意。是以冠禮絕不復講，祭禮隨世簡陋，而婚禮在人所不容已者，不過襲流俗之陋，競侈靡之風，行駟獮之法，以恣貪鄙之習而已。至於喪禮，忽又甚焉。惑於浮屠誑誘之術，溺於巫史欺詐之說。天堂地獄無有也，而鑿空以爲言；因果報應無據也，而粧點以爲說。人情好怪，莫不崇奉而篤信之。於是延緇黃之徒於繆幕，作娛戲之樂於聖室，陰陽巫覡，紛然於庭，竭力以供其無窮之欲，傾貲以奉其無厭之求，往往財盡橐虛，貧無以葬，至於因循暴露者久之。人心之所以不淑，教化之所以不行，風俗之所以不美者，職此之由也。文中子王氏亦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夫惟四者之盡廢，則人道幾何而不墜哉！故宏嘗謂禮教之不行，非他也，異端害之也。是以治喪事屏置浮屠羽士之教，排斥巫覡陰陽之術者有年矣，鄉里翕然效之者蓋亦衆矣。積習既久，人心必安。人心既安，風俗自變而守先王之禮矣。制祭禮皆本於《禮經》，祭必以時，用牲牢而不以蔬食。喪祭之禮，已行於族中。念冠禮之廢已久，婚禮之儀不經，幸有文正司馬溫公、橫渠張先生、伊川程夫子著書在焉。宏不顧愚昧，輒加討論，又考之於經，參之以世俗而備錄之。有如三先生之所定雖或不同，然至於推本先王之意，罷黜異端之說，則未始不同也。宏之所編，酌於古而合於今，約其文而總其義，非求異於三先生也，蓋將以明示世人，使之易曉易知而易行也。有能即是編詳考而推行之，士大夫倡之于上，閭里效之於下，則人道斯立，習俗自美，豈無補於聖朝風化萬分之一！若夫編次之訛舛，措辭

之乖繆，世之賢德君子幸爲改而正之。時嘉泰二年歲次壬戌六月既望，古番昌江朱宏編於家之克己堂。乾隆《浮梁縣志》卷一一，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祭用肉論

祭必用肉，古今定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皆然。今世俗代以蔬麵，宏深切傷之，見於《回瀾集》備矣。茲有爲其母忌日來問者，宏答之曰：「禮非天降地出，皆聖人本諸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措之而宜，行之而當，天理人心，兩無愧怍。歷觀《喪禮》：『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又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哉。』溫公曰：『始死之日，未暇烹牲，但以其家所有脯醢三兩種及酒以祭。』《禮經》所載，亦已昭然。若夫齊疏之服，饘粥之食，孝子所當自持。博稽載籍，未聞人子以蔬食薦其親而自奉以肉食也。自佛氏以慈悲不殺欺誑愚俗，至於梁武溺於沙門，乃祈告天地以不殺之理，郊祀牲牷代之以麵，宗廟薦羞始用蔬菜。卒至矯誣上天，自速滅亡，臺城索蜜之際，效亦昭然。逮今千年，莫有議其非者，非文獻不足徵也，率皆以妄傳妄，以空說空，惑於彼而安於此也。吾族方欲排擯釋教，追述古道，奈何復欲尊崇世俗而以蔬麵褻瀆於亡者乎？」又有葬父而問者，宏答之以書曰：「曩奉有期，辱問祖奠蔬肉孰用，足見高明非惑於流俗者。夫祭禮自梁武帝壞之，自後人情安於邪妄，況望其行古禮乎？在《禮》不曰：

『始死脯醢之奠』，是死之初，祭必用肉也亦明矣。至論卒哭、成事、祔有太牢、少牢之制，上下大夫之虞有少牢、特牲之異，則是未葬之先，既葬之後，無祭之不用肉又明矣。《周官》分職泣事，其在庖人，必曰『供葬祀之庶羞』；在籩人，必曰『喪事供其薦籩羞籩』；在牛人，必曰『供其奠牛』。三代聖明之世，上自天子，下至於庶人，一皆用肉以祭也又明矣。今之時俗乃不獲血食於孝子慈孫，甚可哀也。且人之生也日皆食肉，今於窆窆之際，乃以蔬食行遣奠之禮，且以蔬食置包筭中，人子之心其安乎？揆之人情，其果當乎？故宏里中自吾屏置僧徒以來，祭皆用肉。今既數年矣，里中已行之者，足下所親見，載在方冊者，足下所共知。今復問及此者，無乃有超於流俗之見，而牽於婦人女子、親戚朋友之言而未決者耶？願發之以誠，行之以果，踐滕文公『是誠在我』之訓，而勿聽於流俗之說可也。」乾隆《浮梁縣志》卷一一。（以上郭齊校點）

釋師溥

師溥，嘉泰初爲潼川府武江淨住庵傳教僧。見所撰《崇德廟財庫記跋》。

崇德廟財庫記跋

嘉泰二年十二月

嘗謂天下之事，惡夫物之所歸也久矣。物之無歸，則冥漠而失其所從，飄泊而昧其所止。是猶魚之失水，犬之喪家，良可嘆也。是故物貴其有所歸耳。今夫所爲海者，百川之所歸也；庫者，金玉之所歸。百川沸騰，非海則失其容；金玉滿堂，非庫則失其藏。凡所謂百川與金玉者，是必待乎海之與庫而後容之藏之也。知乎此，則知所爲爐之義矣。合陽謝公忠信宛然其真，湛然其性，待人有禮，行事有法。其於物之所歸，蓋深有以知之也。先於曩時毅然發心，☐☐崇德廟，鑄造化錢樓一所。今告成於紹熙年間，發心☐☐戍載內酬願。嗚呼！海者百川之所歸也，庫者金玉之☐☐也，樓者錢湊之所歸也。且百川之歸海，金玉之歸☐☐，☐☐免乎有大數存焉，又人皆可得而知之乎。然曷若☐☐歸爐，與神默於杳冥之中而納之，無禁用之不☐☐☐☐然。師溥叢林晚生，因觀謝公之行事，可以紀☐☐☐☐識之，庶傳於悠久云。時嘉泰壬戌月建，潼川府武江淨住庵傳教師溥謹跋。《八瓊室金石補

正》卷一一七。又見《金石苑》。（郭齊校點）

白叔立

白叔立，嘉泰時懷安軍（治今四川金堂東南）人。

臨別題記

嘉泰二年九月

懷安白叔立訪火庵□□師，具榻巖下，聽清音，款談話，不覺幾月。臨行，姑識之。嘉泰壬戌季秋二十有二日。《金石苑》。又見光緒《資州直隸州志》卷二九。（郭齊校點）

朱夢龍

朱夢龍，寧宗時人，嘗任贛州興國縣令。見嘉靖《贛州府志》卷七，同治《興國縣志》卷三八。

莊明府生祠記

嘉泰二年

通天下大縣四十，其隸於江西之贛者二，而興國居其一。氣習剛悍勁險，尚氣喜鬪。令苟無慈愛誠慤之心以蒞之，爲一切之政。吏縱不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不蘇，則曰公取以足。豪強有力，惟姦弗治；貧弱孤幼，雖直弗伸。翫歲愒月，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視爲文具。致使不安其政，持吏短長，而猥曰贛之民難治。是豈真不可轉移者哉？慶元五年春，溫陵莊公被命來尹，至之日，考察風俗利病，不任術數，專務教化，留意庠序，典其教事，課其優劣而陞黜之。間詣公堂，講貫經理，與之酌酒賦詩，宴譽終日。士皆退自矜奮，期不負公教。辛酉大比，上賢能之書凡三人，而壬戌登進士第者一人。自受縣以來，未始有也。縣以雙日受訟，牒訴倍百。公隨事勸做，嚴反坐之律，庭無留訟。前此常賦病不足，或惟剝充數，胥吏并緣苛取。公悉除罷，惟省究簿籍，檢柅欺蔽，嚴推割，定租賦，而財用以裕。鄉鄙牛斃，舊例責民納錢代筋角，聽民解剝。公爲痛革其弊，凡盜殺者坐如律，全活不可勝計。縣庭棟橈梁壞，公裁約浮費，經度就役，隻椽片瓦不歛及民。又以餘力并班春、宣詔二亭而新之，大稱其環壯。縣與吉之永豐壤地相錯，有孫六者夜殺其妻，妻刎，孫夜舁屍越入縣境。黎明謹報，鄰里以爲羣盜掠殺其妻，抱狀來告。上官文移督逋甚急，彼縣巡尉不得其端倪，乃移逮孫六，聲言自興國界至。公密令人視其家，則土屋繩樞，死者蓬頭禿頂。乃呼孫面詰之。

曰：「盜何所利而劫汝屋，掠汝妻乎？」逐一訊而情得。庚申秋旱，有葛姥祠去縣八十里，公躬禱焉。觸熱踰嶺，窮日不能達，詰朝盛服撤蓋，徒步至祠下。薦獻甫畢，陰雲四合，驟雨逼近郊，年用屢豐。縣令有添給，公却弗受，積至九十餘萬錢。常閱常賦之籍，有下戶逋欠，會計五十三萬，惻然憫之，悉爲代輸，其餘則并以給公家之用。公之爲邑，一出至誠，不爲表襮，簡靖平易，優游絃歌，而仁風德澤周浹於封內。嘉泰二年二月既望，公秩滿，受代有日。邑之士庶相與謀繪公像，立祠於學，且伐石誌其事，屬夢龍記之。夢龍謝之曰：「公之盛德炳若日星，其善政不可勝書，書之且不可於公之心。」士庶請益勤，曰：「公雖不欲，吾民其可已乎？矧公政成東歸，自是羽翼天朝，均福天下，將天下鼓舞之，豈特吾興國之民哉！」夢龍嘉其意，敬授筆直書，俾鑱之石，庶後之見者知其爲勿翦之甘棠云爾。公名夏，字子禮，淳熙辛丑進士。其文章學術正大粹美，夫人類能言之，故不著。

同治《興國縣志》卷三八。（郭齊校點）

余 嶸

余嶸（一一六二——一二三七），字景瞻，衢州龍游（今浙江衢州東北）人。端禮仲子。幼學于劉景，淳熙十四年擢第，歷官知南劍州、江東安撫兼行宮留守司公事。端平二年十二月，同簽書樞密院事。官至寶謨閣學士、工部尚書。嘉熙元年卒，年七十六。見《余尚書神道碑》（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

五），《宋史》卷四二《理宗紀》二、卷四五五《楊宏中傳》。

劾王元春奏

嘉定十六年八月

元春言無顧忌，行素險薄，家政不理，醜穢彰聞。《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三四（第五冊第四〇九一頁）。

規創平止倉申狀

嶸叨守陪都，因去夏水災之後，備知此邦雖名為繁庶，而民生最艱，素無蓋藏，日食所須，仰給商販，米舟一日不至，米價即倍騰踴。纔若高糴，便至流莩，萬一上江歲歉，鄰邦遏糴，則狼狽尤甚。欲盡濟則事力有限，欲平糴則蓄積無餘。以是數十萬之生齒，常寄命於泛泛之舟楫，而米價低昂之權，又倒持於牙儉之手。遇災倉皇，坐視太息。竊嶸到任以來，節約妄費，財計粗裕，即以十五萬緡轉糴他郡，隨糴隨糶，相續不絕，以故商販通，民食粗給。於是規創一倉，名曰「平止」，畫以十五萬緡永充此倉糶本。其錢米並委常平倉庫官主掌，如有侵移，證常平條法施行。其倉廩木石堅好，造作精緻，下砌以磚，復鋪以板，外繚以墻，復包以磚，風雨不侵，蒸濕不入，委堪耐久。其糶糴條

目，具載須知，謹具申朝廷，並以須知冊申繳，伏乞指揮。《景定建康志》卷二三。

平止倉須知

嘉定十七年十二月

本府戶口繁庶，日食米二千餘石，民無蓋藏，全仰客販。客舟稀少，價即踴貴。抑之則米不來，聽之則民艱食。常平纔數千斛，府廩又無餘積，官既無以持平，其權盡出牙僧。向來雖屢行招誘之法，而勢或有所格，雖略有先備之蓄，而數以申朝廷。伸縮既不自由，緩急實無以濟。是數十萬之民命，常凜凜而無所恃。近日水災，諸證備見，職思其憂，盍爲之計。今將當職到任以來，樽節到錢一十五萬貫，撥充循環糴本，更不申作朝廷之數。賤則糴，貴則糴，隨糴隨糴，循環無窮。權既在我，米價自平，實爲永久之利。今具須知下項〔一〕：一、今創造新倉五廩，以「平止」爲名，取李惺所謂「使民適足，賈平則止」之義。一、平止倉不許本府及諸司暫借，以開異時無窮之害。事當謀始，不可不謹。一、遇未平則糴。糴價視時高下，或置場於本府，或收糴於鄰郡，或於客舟輻輳之時。一、遇米貴即糴。糴價止視元糴之數，所有元行收糴船脚般擔之費，明行加上，不得過數。一、糴米錢收付常平庫，本庫官掌之。一、糴米、糶米，須擇廉能誠實官吏，庶所糴無侵欺濕惡，所糶無夾雜減尅之弊。一、倉官不專屬廳分，但隨時于職曹官以下選委廉能誠實之人提督出納。或廣濟倉官可委，即就委兼管。一、平止倉合千人，已用廣濟倉人兼充。一、城內五廩，城外二廩，已造魚鱗圖，以銀

米、土米、墨字三色標題。其委係下戶日糴之家了然在目，恐民居遷移，增減不常，宜每歲春首編排一次，計口出給歷頭，大人日一升，小兒半升。既糴，即於各戶歷頭內戳一某日糴訖印子。一、每遇糴米，於廣濟倉諸廊置場，廂官彈壓，般脚之費用省，出納之弊易防。一、五縣並已如式創造魚鱗圖，或遇諸縣糴價踴貴，亦當發米賑糴。所有船脚錢不可于元糴價上再加。一、措置招誘客米，先從制司給公據付客人，及牒沿江諸郡，勿與遏糴。仍割沿江稅務，不得輕收米船力勝錢，及苛留等弊。其米船將帶到稅物，除將本府從來收稅則例舊例饒減三分外，更與減饒一分。客米、官米兩相資助，貴糴之患可以常免。一、如遇客米稀少，市價踴貴，憑民戶赴府陳狀出糴。願永行之，誰忍廢此！竊觀古今之事，玩視而不爲，暫作而輒廢，艱難創始於前，容易隳壞於後。此無他，人心不同，所見或異，不原其作事之初意，不念其用心之良苦，不以國事爲一體，遂爾自分町畦。姑撫一二事明之：（二）浙右湖田，幾年議除，中間嘗遣使決去矣。未幾復興，反過其舊。屯田之議，自中興後上下講明，不知其幾，淮西漕臣亦既經營成緒，卒撓廢于寓公。其他庶事，不可概舉，未嘗不撫事歎息。自顧投老，世味日澹，豈復有立事取名之心。只緣今夏梅霖過多，長江上流同時水災，故江之下流騰漲尤甚。秦淮之河又貫城中，江潮大信適助其瀾。外水既高，內水莫泄，遂致公私軍民之居濱于河者悉遭巨浸，踰旬不退。一時傾帑錢，倒廩粟，分遣官吏，奔走家至以賑之，而客販不通，牙僧乘時邀利，貧民下戶幾至餓殍，遂又出常平米減價賑糴。甫及旬餘，倉吏以匱告，亟議遣官吏就永豐圩糴米二萬餘斛，又倉猝不能遽至，是以苦心勞思，創立此倉。然自領郡以來，秋苗斛面盡行蠲除，諸邑二稅，

以十年所催之數取其酌中年分爲準。商稅之額，重加裁減，收稅則例至減三分，在城回稅永與除放。微至稅務補虧等錢，亦與除去。今此糴本錢十五萬緡，皆由克己自律，撙節浮費所積，非有生財之術。區區述此，誠有望于後來體國愛民之君子監某此心，有以維持增廣之，實闔郡生靈之幸。《景定建康志》卷二三。

〔二〕下項：原倒，據文意乙。

〔三〕姑：原作「始」，據文意改。

題 名

嘉定四年，柯山余嶸、山西劉燧被旨北聘，八月哉生明，抵都梁。使君池陽王大昌補罇葺毀，舊觀寢還。公餘，相要登山小酌，秋空澄霽，極目遐盼，感歎興懷，停盃而返，實後四日也。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一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錢 簞

錢簞，字仲淵，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嘉泰間以文林郎任平海軍節度推官。見民國《福建通志·金石

志》石一〇。

倪侍郎思瑞像巖詩跋

嘉泰二年六月〔一〕

判府、直院、侍郎先生以旱禱于清源洞，拜未畢，雨至。詰旦，詣瑞像巖賦詩誌喜。簞辱陪後乘，□羊祜登峴山，言咏慨嘆，爲遊觀也。鄒湛曰：「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傳。」今先生志在乎民，則其聞望所傳，豈止如峴首邪？門生文林郎、平海軍節度推官錢簞再拜謹識。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石一〇。（王曉波校點）

〔一〕年月據此跋之前原載倪思詩後記。

樊 璟

樊璟，孝宗時常熟（今江蘇常熟）人。

慧日禪院捨度公據

嘉泰元年

本邑崇素鄉山陽里西徐保嚴塘下蘇小娘管界居住奉三寶捨度僧曰弟子樊璟并男□、杞、楷闔家眷屬等：意者伏覩慧日禪院係是十方叢林行道玄處所，有行者名次微薄，謹守年深，不能成僧。今承前住當山鐵牛和尚募緣創立，璟謹發誠□力，置到租米貳百碩捨入選僧堂，每歲度僧二員，歲歲生生，永爲福記。所將逐年收買度牒功勳，先爲祝延聖壽無疆，保國安民，祈求豐稔；次仲祝獻護法諸天、滿空真宰、闔家各人本命元辰、吉凶星斗；仍伸報薦亡翁樊小四承事、婆太君黃氏、婆太君姚氏、考樊七七承事、妣太君姚氏、妻太君吳氏、叔僧明公大師，爰及門中近遠、三代宗親，一切尊魂，超生淨界，成就佛果菩提。乞回福利，保扶家門清吉，庫業興隆，男女團圓，子孫綿遠，四時無災，八節有慶，火盜公私悉皆平善；凡在時中吉祥如意，四恩普報，三者徧資，法界衆生俱出苦輪，齊登覺道者。時嘉泰元年仲冬一日，捨度僧曰弟子樊璟謹題。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一四。（楊世文校點）

王 遵

王遵，字浩翁，鎮江府金壇（今江蘇金壇）人，萬全季子。以父恩授建康椿積庫。累遷至大理丞。嘉

泰間爲戶部侍郎。出知寧國府。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一〇八，《至順鎮江志》卷一九。

乞令知通同共掌管經總制錢奏

嘉泰三年二月

經總制之法起於建炎。條畫申明，參酌中制，詳於紹興。會計實納，減免數目，又備於淳熙。至於專委知通，有賞有罰，則慶元重修格令，纖悉無遺。準格，經總制錢及額，無違限拖欠，知通同減磨勘。又令經總制錢物知通專一拘收，如違限拖欠，並行按劾。賞則知通同賞，罰則知通同罰，責任之意，初無輕重。而任責之人自分彼此，各欲取贏，義不相濟，脫有不足，則歸過于人。臣嘗推究其致弊之源，蓋郡有大小，勢有難易，大郡帥守位貌尊嚴，通判既入簽廳，凡事不敢違異，往往將經總制錢窠名多方拘入郡庫，不肯分撥，爲通判者亦無如之何。至於小郡，長貳事權相若，守臣稍不振立，通判反得以制其命，督促諸縣，迨無虛日。本州合得之錢，亦以根刷積欠爲名，掩爲本廳經總制名色，積聚雖有盈羨，不肯爲州縣一毫助，取以妄用，間亦有之。利害相反，自爲消長，違限虧額，職此之由。欲望申嚴行諸路提刑司，照元降指揮，將諸色窠名合分隸經總制錢，令知通同共掌管，不得以強弱相凌，遞互侵越，自爲取辦之計，歲終比較，賞罰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一〇八（第七冊

言修吏部七司條法事奏

嘉泰四年五月〔一〕

恭奉指揮，參修吏部七司條法。已將淳熙二年正月一日以後續降指揮四千四百餘件，參酌一部舊法三千二百餘條，可以附入舊法者就舊法本條刪潤，元無舊法，則創行修立。今已每月中納提舉官，欲乞候提舉官看下，送三省合屬房分檢正，都司審覆訖，類聚牒送吏部，詳審施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九（第七冊第六四九一頁）。

〔一〕與刑部侍郎周秘等同奏。

省齋集跋〔一〕

邁嘗曰：以仕宦世其家易，以文章世其家難。貂蟬七葉，盈牀象笏，此世祿之尤盛者，而天下未嘗無其人。至於詩書事業，克守其緒，使先人之遺風不墜於數十百年之後者，蓋絕無而僅有也。嗟夫，彼何爲乎易，此何爲乎難耶？毋亦利祿者衆人之所樂趨，而文章者世胄之所不暇爲乎？省齋先生以詩文知名湖南，而其子益仲復能辛苦卓立，以承其志。益仲與邁游久矣，常時一觴一詠，見其純深

典雅，宛然省齋之遺緒，可謂能以文章世其家者。而今而後，吾知省齋之名益不泯矣，故喜書之。王邁浩翁跋。《省齋集》附錄。（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此篇四庫本《省齋集》署作「王邁」。今按：《宋史》卷四二三《王邁傳》云，邁字貫之。《至順鎮江志》卷一九云王邁字浩翁。文中「邁」「邁」形近而誤。今移入王邁文內。文中「邁」字不改。

徐 綦

徐綦，字宣伯，和州歷陽（今安徽和縣）人。嘉泰間通判永州。

澹巖題名

歷陽徐綦宣伯貳郡舂陵，被憲檄之長沙，道由澹巖，艤舟登覽勝概而去。時嘉泰癸亥五月十有一日。□寺僧致琯上石。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四。又見光緒《零陵縣志》卷一四。（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六七六四

楊長孺

楊長孺，字伯子，晚號東山潛夫，又號農圃老人，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萬里子。紹熙中，以蔭補永州零陵縣主簿。歷宗正寺主簿、通判道州。嘉定中歷知湖州、贛州、廣州，改福建安撫使、知福州。忤權貴，劾去，以直華文閣奉祠。紹定中，加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謚文惠。著有《東山文集》、《知止》、《休官》等集。長孺在官以清廉稱，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政聲赫然。嘗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矣。」湖州、廣州民立祠祀之。見《宋史翼》卷二二，光緒《吉安府志》卷二七，《南宋制撫年表》卷下及本書所收長孺諸文。

乞許贛州守臣提舉汀州兵甲奏

嘉定八年七月

汀、贛聯境，民習兇頑，不務農桑，易於爲盜。近年贛盜頗稀，汀盜反爲贛害。蓋贛人有犯，追捕甚嚴，人知懲艾；惟汀州隸福建，汀人爲盜於贛，贛州移文追捕，而汀州視如秦越，緣此數載，汀

盜公行。此而不防，久將益熾。勢須江西守臣得以兼福建之兵權，庶幾福建盜賊，江西可以討捕。竊見本州兼領兵甲，越至廣界，南雄、南安，悉在鈐制，故江西、交廣事體相關，應援如響，廣東之盜不敢侵踰，其效可觀。獨汀州之盜頻來擾害，捕則竄歸。欲乞將汀州兵甲照南雄州例，許本州守臣提舉，添入「汀州」兩字繫銜，仍割下福建路安撫、提刑司及汀州照應施行。庶幾彼此相維，群盜可弭。又照得贛州瑞金縣正汀盜出入之衝，而汀州古城寨最近瑞金〔一〕。若蒙朝廷以古城寨爲兩州界寨，使本州與汀州皆得統轄，則汀盜有所畏憚矣。《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五七（第四冊第三四四六頁）。又見同書方域一八之二五（第八冊第七六二二頁）。

〔一〕汀州：原作「古州」，據同書方域一八之二五改。

論先臣楊萬里奏狀

先臣楊萬里以忠義剛正受知孝宗皇帝〔二〕，淳熙間御筆親擢先臣爲太子侍講，凡先臣有所奏陳，嘉納如流。先臣感激主知，未嘗不喜極而繼之以泣也。《乾苑新書》前集卷二九。又見《秘笈新書》卷六，《山堂肆考》卷五四。

〔二〕「先」字原脫，據《山堂肆考》補。

誠齋易傳進書狀

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楊長孺狀申：準本州公文，備準省劄，照對先父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蓋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四月脫稿，閱十有七年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自以發揮其所學，初非徼覲於當時，尚未敢云私淑諸人，夫豈望徹聞於上？茲承州牒，備準省劄，爰因臣寮之上奏，遂辱君命而下取。惟先父著述之勤苦，乃一旦昭升而顯行。萇爾不肖之孤兒，矍然祇奉於明詔，欣逢聖世，敢匿父書？敬拜給劄之恩，謹出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一部二十卷，約十五萬字，家藏見在，乞繕寫申發。《誠齋易傳》卷首，經苑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二。

謝除宗正寺簿啓

涉赤墀之塗，久誤徹聞於章奏；鏤白玉之牒，端令勾會於簿書。何已試而罔功，廼超遷而席寵？詔爵如許，非才豈堪。共惟本朝，莫重信史。大事書之策，昭垂列聖之光明；衆美效之君，顓命上公而典領。繫編筆而繫日，可緯地而經天。雖人主之自觀，難迂直筆；蓋儒生之唯謹，敢妄措辭！第實

錄而舉綱，將垂鴻而傳後。文昭武穆，本蔓葛而綿瓜；帝子天孫，如猗蘭而蟠李。交脩譜牒，厥有科條。爰稽古而建官，俾分職而率屬。茲宜妙選，孰得濫吹。如某者枵然抱虛，老矣安用？纂言記事，初乏古人之三長；吏治考功，或觀侏儒之一節。儉荒遠迹，憂患餘生，束帶立朝，請粟爲母。徒守諸侯之邸，恐稽傳命之郵。芻蕘有言，嘗切嗟而無諱；雷霆收怒，曲隱忍而兼容。龍顏斯溫，鷺羽載拂。是殆喜汲黯之戇，不然寧蕭何之奇。開大公至正之門，鴻鈞一轉，沛越次如常之澤，品物咸亨。拔之冗散之中，寘彼清高之表。金鋪玉戶，既宿衛於九霄；瓊簡琅函，更發揚於千載。懼浮於喜，感極而思。茲蓋伏遇某官志在《春秋》，言合稷契。閑邪陳善，使朝廷之清明；吐辭爲經，歸文章於雅正。謂可同於堯舜，自無愧於詩書。載采妄庸，追隨俊乂。某敢不願奏薄伎，祈奉明恩。聖主得賢，請誦犧圖之瑞；大夫能賦，永歌《麟趾》之風。《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七。

與白玉蟾劄

嘉定十五年十二月

長孺伏以寒盡春生，好雨知時，恭惟白君逸人身寓世間，心超物外，尊候神介，動止億福。長孺頃守三山，想萊采於老子之宮，識英豪於題壁之句。初以爲仙侶，不以爲今人也，徐而問之，乃知其爲今人，而似仙非凡者也。聞在泉南，無從覲面，但忍渴望梅嶺爾。退休山林，於石塘劉和夫處見辭章翰墨甚富，諏孤雲野鶴甚詳，雖未覲面，如已覲面。讀戊寅年筆架山中二十八詠，今五年矣，御風

騎氣，知在何許？顓使程富驟至，辱惠以書，且寄之詩，又以草聖《千文》示之。驚喜下拜，如從天而下，又何必見紫芝眉宇然後爲晤對耶？論交自此始矣。古風一首，絕句三篇，別紙呈似，用酬來貺。未領其意，勿以俗人待我，是幸是望。見教二記，展碑快讀，雲錦之文奇古，道院之文博洽，不勝嘆服！珍而藏之，復命第達空函，當發大笑。逸人知我者，姑此爲戲耳。右，謹具申呈。壬午十二月□日，朝散大夫、直華文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楊長孺劄子。《瓊瑄白真人集》卷六，道藏輯要本。

石湖詞跋

紹熙三年六月

石湖先生文章翰墨，其視坡、谷，所謂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者，今留天地間已貴珍之，況後世子雲耶？吟詠餘思，遊戲樂府，縱筆落紙，不凋而工，較之於詩，似又度驂騮前也。淳熙戊戌，先生歸自浣花，是時家尊守荆溪，置酒卜夜，觸次從容。先生極談錦城風景之盛、宦情之樂，因舉似數闋，如《賦海棠》云：「馬蹄塵撲，春風得意笙簫逐。欸門不問誰家竹，只揀紅粧高處燒銀燭。碧雞坊裏花如屋，燕王宮下花成谷。不須悔唱關山曲。直爲海棠，也合來西蜀。」如《憶西樓》云：「悵望梅花驛，凝情杜若洲。香雲低處有高樓。可惜高樓、不近木蘭舟。緘素雙魚遠，題紅片葉秋。欲憑江水寄離愁。江已東流，那肯更西流？」此蓋先生之最得意者，長孺耳剽，恨未飽九鼎之珍也。後九年，忽得《餘妍亭藁》二百十有二闋，遂入宅于石湖無盡藏中，豪髮無遺恨矣。又五年，長孺繫

官二水，丞相益國周公羅致幕下，偶爲鄉人劉炳先、繼先伯仲言之，炳先曰：「昔蘧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獨私先生之製作，可乎？」長孺對曰：「不敢！」乃以授之，俾傳刻云。紹熙壬子六月二日，門下士修職郎、永州零陵縣主簿、權湖南安撫司準備差遣楊長孺跋。《永樂大典》卷二二六六。

跋王盧溪手簡

歲在乙酉，秋八月二十五日，大志彭君名靖字安國來訪余，示以盧溪先生王公家書十紙，與曾祖親這諱安衡字仲平者三，與其祖諱飛字凌雲者六，與其祖母女百八娘者一，皆先生謫居辰州時帖也。其辭有云：「朱守那城西安福寺見借，舍宇明快，度夏極涼，寄猿皮一番與阿儀作劇。歡愉安適，無半點羈人遷客之氣者。山谷先生謫黔州，有家書與天民、知命云：「吾在此甚安。所居在南寺摩圍閣，閣正對摩圍峯，蜀人呼天爲圍。屋極寬潔瀟灑，冬溫夏涼，風物似江西。寄荔枝二百、糖獅六枚、藥橙、藥橘、糖霜三罐與孩兒甜口兒。」兩先生言動殆晉人所謂「將無同」者耶。想嘉人，爲之太息，敬書其後，而歸之于安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楊長孺書。《盧溪文集》附錄。

梅花說

《易》曰：「乾爲天。」前輩論乾與天異，謂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某因觸類而思之，不但乾與天異而已，事事物物莫不皆有形體、性情。林和靖詠梅：「疎影橫斜水清淺，淡香浮動月黃昏。」此爲梅寫真之句也，梅之形體也。「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此爲梅傳神之句也，梅之性情也。寫梅形體，是謂寫真；傳梅性情，是謂傳神。愚見偶然，未知是否，願商榷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二二。又見《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三三，《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二〇六。

桂芳堂記

西昌王彥遠作堂，植木犀兩株于庭，扁其堂曰「桂芳」，蓋取諸六一先生「植桂比芳操」之句。謁予記之。予曰：桂，古也；清輝之芬媿之于蘭，小山之幽儕之于松，仰天之高神之于月，非古也，蓋自靈均以來昉乎爾。昉者何？《騷》焉而已矣。《騷》者何？文焉而已矣。既而布衣韋帶之士由乎文，希乎名，敷奏明試，乃計功而取象焉。至于唐，進士遂以豔科目之得雋，命之曰「折桂」。桂之初服豈端使然哉？雖然，進士之科目，桂之似焉否也？桂之在月否也？月中之桂可得而折否也？士取

天子之科目而已，折月中之桂自珍，然則無天子之科目，則有天上月中之桂否乎？蓋神之之耳。神之所以勸之，不然，則天子之科目誰其貴之乎？弗之貴則弗之慕，弗之慕則弗之學。貴斯慕，慕斯學，學斯成，至此然後知桂之功歟。桂之功，桂之末也，盍反其本？請諏諸日月之輪幾何？桂之根何傳？桂之幹何挺？桂之枝葉何傳？桂之華實何榮何謝？如之何而折之？如之何而即之？吾將有問焉。問惡在？人是也。人惡在？學是也。有學此有人，有人此有桂，有桂此有芳。抑嘗觀其芳乎？木若白玉，質之淑也。華若金粟，礪之英也。葉追璧璫，非智之巧乎？薝塞清霄，非聖之清乎？曰淑焉，曰英焉，曰巧焉，曰清焉，士者反躬，不當爾耶？既樹之必攀之，既手之必身之，故曰君子於桂比操焉。然則唐人折桂之名抑末耳，盍反其本？彥遠有子二人，長曰登，字君庸，以文爲博士弟子員；次曰發，字若正。皆力學，操卓名焯焉，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吾於是知桂之雙、人之祥。《古文集成》卷九。

介然堂記

與人同可乎？同之靡則隨。與人異可乎？異之疚則睽。譬之於水，決諸東則東，決諸西則西，惟決者之爲，而水無擇焉，匪隨也乎？水可也，人不可也。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彼冠之不正，於吾無與也，於吾奚浼也，望而去之，弗浼其親，夫如是，稱天下微與居，匪睽也。

乎？喻可也，實不可也。隨而弗睽，其失也誇；睽而弗隨，其失也孤。弗隨弗睽，弗誇弗孤，孰能之乎？吾親友曾君名彊立，字立夫。其人也，奚繇如之？立夫未始障西風之塵，而不妨看南山之雲；未始弋戾天之鳶，而不妨騎飛仙之鸞。雲雖不吾與，吾將彊而覩，故雲留而塵去；鸞雖不吾迎，吾將彊而乘，故鸞翔而鳶冥。曷濟登茲？蓋有道焉。涵茹古今，不饜不止；久大德業，不盈不已。洙泗之流，吾挹其清；杏壇之芳，吾擷其英。天地吾師也，聖哲吾朋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非吾立夫歟？立夫以「介然」名其堂，其伯父無疑書其扁，來命余記之。余曰：「介然烏乎名？」立夫曰：「後山先生聞徐仲車之風而悅之，因其門人江季恭寄牋焉。季恭爲仲車言：友人陳無己親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願納交于下執事。彊立於後山是慕，故於介然是取。」余曰：親賢樂善，介然不羣，余不知也，子其問諸後山；後山不知也，子其問諸季恭。季恭口之，仲車耳之，後山身之，立夫心之。心至焉，耳次焉。不知後山之爲立夫乎？立夫之爲後山乎？「我欲仁，斯仁至矣」，予於立夫乎觀。立夫不羣於流俗，茲其本也。其學其文皆卓爾特立，見稱於鄉。常以《周官》一經之業頡頏於師友，吾知其立身揚名、介然於天下也必矣。茲其末也。本末粹矣，吾於立夫乎觀。《古文集成》卷九。

吉州州學藏書閣記

寶慶三年七月

古有學，學有閣，閣有書，自本朝慶曆三年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始也。學之成，歐陽文忠公爲之記。極盛大備，壯偉閎耀。棟宇凡七，而閣與居一焉。于今二百餘年，黌舍後一再徙，所謂壯偉閎耀者固非其舊。閣不復存，幸書存焉爾。有書而無閣，書將焉儲？儲之直舍，直舍豈書庋哉？書弗庋，是輕其書；輕其書，有書猶無書也。然則書之輕重、閣之有無，繫不繫邪？寶慶二年，會稽劉君漢弼爲郡文學掾，偕諸生請于郡曰：學之舊書，有如九經，則後唐長興、後周廣順所刻印之帙也，諸經諸史則本朝京師國子監之中本也。大江之西，郡有十一，書亦悉萃，則今兵部侍郎胡公槻之始也。不既富矣哉？而弗閣焉，非闕歟？學無所以資，舍州疇資？郡可之。於是前史君趙侯希栻與之粟斛五百，今史君趙侯汝愚與券緡五百，永新張大夫給亦俾工師致大木焉。營度斯決，財用斯發，直舍斯撤，新閣斯傑，扁榜斯揭，華堂斯設，燕處斯列，復舊觀之列。經始于丙戌之冬，落成於丁亥之夏。裝舊書悉叢于閣，貯以四庋，第以甲乙丙丁，藏焉。闔郡咸喜，視寶慶猶慶曆然，視二趙侯猶李侯然。漢弼以書諭某曰：「子爲我記之。」某不敢以末學固陋辭，財爲之言曰：閣之未復，書之未藏，君子固有憂也。閣之既復，書之既藏，君子猶有憂也。君子何憂也？蓋閣易爾，書爲難；書易爾，讀爲難。書藏焉，閣莫焉，顧不美歟？雖然，爲書謀，不若爲人謀。繼自今，後學者居是學，登是閣，啓是庋，

讀是書，朝於斯，夕於斯。讀經則探聖賢之本原，讀史則知歷代之治忽，讀諸子百家則擷文章之英華。繇書而心，繇心而身，繇身而國、而天下，致君澤民，盛德大業，皆書之用也。至此則閣焉可也，弗閣焉亦可也；書焉可也，弗書焉亦可也。何則？書即人，人即書。大哉書乎！是歲七月朔，具位楊某記。《古文集成》卷一二。

吉州吉水縣魁星樓記

三山林侯半千爲吉水宰之期年，縣學成，未幾樓成，侯之志、士之力也。昔陋而今於壯，故無而新於有，宏謨雋功，爲江西諸邑甲。侯謂余曰：「學之成，毅齋先生曾公煥爲之記矣；樓之成，子盍爲吾記之？匪吾之是爲，抑多士實爲。」余曰：余邑人也，邑之故余知之。邑與廬陵人物、天產，山川之勝實綢繆焉。東山崇崇，士之穎也；文江沄沄，士之泓也。有是穎，故邑之士高以秀；有是泓，故士之文清以醇。高以秀則其節不屈，清以醇則其學有源。士不負邑也，第邑負士耳。何謂邑負士，毋乃作成興起之未至歟？邑見其所欲，士將自琬琢，邑見其指意，士將自表異，顧爲之宰者作成何如耳。作成施焉，興起隨焉，士之興起夫豈其難？今學成而樓新，樓新而名偉，侯之所以望於士者何如哉！士曰魁壘，漢也；人曰傑魁，唐也。曰魁者何？冠冕之謂也。月書季攷，第其高下，三歲大比，興其賢能，冠一經、一賦、一論、一策者，皆曰魁；冠一郡一邑之多士者，則曰魁；賓于太常，旅于

集英，中于科目，爲天下第一者，則曰魁。魁云魁云，在天成象，星以魁名，斯玉衡杓建之綱也；在人成名，人應乎星，斯麟鳳拔萃之神也。綱揭而神運，夫豈偶然哉！然則學之有斯樓也，樓之扁斯魁也，侯之所以作成者於是乎始，士之所以興起者於是乎生。魁云魁云，一樓云乎哉！樓云樓云，科目云乎哉！聞之師曰：科目有二，有帝王之科目，有素王之科目。帝王之科目二，素王之科目四。曷謂二，曰文曰武；曷謂四，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冠文武之科者易，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者難。冠其易者夫豈無人，可稱者曰董仲舒；冠其難者僅僅一人焉〔二〕，曰顏淵。冠其二而兼其四，家淵而人舒；祇其四而葩其二，淵內而舒外：此侯之所望於邑士也。不于其四而于其二，惟舒之是覬；姑取其二而舍其四，弗淵之是企，豈侯之所望於邑士哉？遂書以爲記。《古文集成》卷一二。

〔二〕者：原作「曰」，據上句文例改。

吉水縣康王廟記

聖天子即阼之六年，有盜弄兵，騷江、湖、甌、閩間，郡邑民罹殄突蠱蠹，翕忽罔攸禦，荼毒肆矣。睨吉水、永豐、安福三邑者不一一，將甘心焉。然及境弗能入，望郭弗能邇，盜每怪之。或譏其

故，盜曰：「吾欲屠三邑甚，而行輒尼之。旌旗繽紛，戈甲布列，士馬闐溢，威風震疊。吾前弗可，故潰故逃。徐而謀之，野曠師寂。」孰爲此者？蓋威顯靈應英烈王之神爲國爲民，遂躋登茲。王之神靈大矣哉！王之功德庶矣哉！惟王之神，東嶽之毗，建炎四年夏四月，福建路制置使辛企宗以兵三千平江東魔寇數十萬，王之神相之也。神繇茲著，祀日以昌。廟昉於信州之弋陽縣。神之言曰：吾康其姓，太保其稱。而朝廷封爵公之王之，宣和曰「威濟」，建炎曰「善利」，紹興曰「孚應」，慶元曰「英烈」，字八而止。寶慶褒表，以「顯」易「濟」，以「靈」易「孚」，加美而弗增焉。廟食之廣，於江於淮，於閩於浙，若顯若靈，遽數弗終。凡水旱，凡盜寇，凡札瘥，凡禱祈，拜叩未終，心口相語，誠之所發，神已響答。能使死者生，疾者安，凶者豐，謁者遂。王之神靈大矣哉！王之功德庶矣哉！嶽祐之，王輔之；嶽甄之，王宣之。殆所謂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者歟！吉水衆士若民時歌以侑之，賓之饒之，鼓之舞之。辭曰：巖巖矣岱宗，神代今天工。不顯兮顯穹，式昭兮王功。王功矣郅隆，惠我民兮無窮。民之報兮丹衷，豐若儉兮靡不容。精意以享兮桴鼓擁鐘。膏澤兮濛濛，肸蠁兮融融。神之來兮清風，神之去兮虛空。神之烜赫矣麗日之方中，民之感懷兮永世其彌崇。乾隆《吉安府志》卷一四，乾隆四十一年刻本。又見光緒《吉水縣志》卷一二。

楊邦乂畫像贊

面若嚴霜，目如電光，身作長江。乾坤翳翳，衣冠毅毅，鈇鉞易易。棟橈鼎欹，無虎無貔，有軾有泥。垂天貫日，惟忠惟一，青竹鳩筆。犬羊雖粗，知大丈夫，此可革乎！人誰無死，國爾斯偉，何千億祀！《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七。

祭周益公文

高皇中興，孰貢隆平。黼黻太清，五三六經。繫太師氏，曠世特起。爰杏其壇，爰洙其水。疇不摘文，公筆有神。日月華耀，雲烟郁紛。疇不學古，公心獨苦。何紉非金，靡玉弗茹。旦、奭其倫，伊、傅其鄰。惟我有臣，千載一人。厥庸未竟，以遺嗣聖。嗣聖曰俞，器實萬乘。皇矣阜陵，天斯聰明。闔闢宇宙，卷舒風霆。萬幾孰理，魁柄孰寄。挈以畀公，斯于予治。公秉國成，穆穆迓衡。星緯咸若，海波不驚。彼室大競，惟邦嘉靖。未必夏商，如淳熙之盛。重華垂衣，唐虞惟齊。奉冊太極，洗光咸池。典謨在口，霖雨在手。俾宋寶龜，萬祀九有。光宗丕承，祖武繩繩。帝謂無聲，股肱是膺。蝸石鍊矣，舜裳線矣。置器攸寧，誕先登于岸矣。紫蓋保釐，青原悠思。翩其還歸，弗嫪以疑。

掛冠神武，築室百堵。山川圖史，輻周公之宇。爲相不難，五福誰完。子之燕居，十年安安。如彼野鶴，風露飲啄。如彼長松，傲晚霜雹。不吝不驕，矍仙縹緲。分客瓊琚，樂已簞瓢。韋布預附，簪紳懷赴。一代宗師，四朝元輔。胡不憖遺，梁壞山頽。國失倚毗，士罔焉依。自古有死，公薨獨異。靡人弗恫，天亦霽涕。翦焉寒蹤，受恩郅隆。年未弱冠，厚知于公。短簿踽踽，與枳爲伍。公實握之，寘諸幕府。著作之庭，不可階升。需章上騰，虛名旁行。金閨之籍，弱水孔隔。吹噓青冥，坦履咫尺。何以報之，念茲在茲。當公薨時，之官載馳。歛不帶經，崩不執紼。緘時訟愆，一哀永訣。《文忠集》卷一附錄。（以上劉琳校點）

林正大

林正大，字敬之，號隨菴，開禧中爲嚴州學官。著有《風雅遺音》二卷（存）。見該書卷首易嘉靖序。

風雅遺音序

嘉泰二年

古者燕饗則歌詩章，今之歌曲於賓主酬獻之際，蓋其遺意。乃若花朝月夕，賀筵祖帳，捧觴稱壽，對景紆情，莫不有歌，隨寓而發。然風雅寥邈，鄭衛紛綸，所謂聲存而操變者，尤愈於聲操俱亡

矣。則懷似人之見，得無有感於昔人之思乎！世嘗以陶靖節之《歸去來》、杜工部之《醉時歌》、李謫仙之《將進酒》、蘇長公之《赤壁賦》、歐陽公之《醉翁記》類凡十數，被之聲歌，按合宮羽，尊俎之間，一洗淫哇之習，使人心開神怡，信可樂也。而酒酣耳熱，往往歌與聽者交倦，故前輩爲之隱括，稍入腔律，如《歸去來》之爲《哨遍》，《聽穎師琴》爲《水調歌》，《醉翁記》爲《瑞鶴仙》。掠其語意，易繁而簡，便於謳吟，不惟可以燕寓懽情，亦足以想象昔賢之高致。予酷愛之，每輒效顰而忘其醜也。余暇日閱古詩文，擷其華粹，律以樂府，時得一二，哀而錄之，冠以本文，目曰《風雅遺音》。是作也，婉而成章，樂而不淫，視世俗之樂固有閒矣。豈無子雲者出，與余同好，當一唱三歎而有遺味焉？嘉泰壬戌日南至，隨庵林正大敬之書。《風雅遺音》卷首，清刻本。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刁忠民校點）

林士謙

林士謙，嘉泰中爲祁門縣令，見所撰《重建祁門縣儒學大成殿記》。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林士謙，永嘉（今浙江溫州）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又朱熹弟子有林士謙，見《朱子語類》卷一二〇。又雍正《廣東通志》，林士謙嘉定八年任廣東提舉市舶。疑均爲同一人。

重建祁門縣儒學大成殿記

開禧元年閏八月

郡縣有學，何始乎？秦郡縣天下，則既有之矣。《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國之有學，猶郡之有縣也。故董仲舒曰：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然漢晉之史，獨載范寧爲餘杭令，興崇學校，而他無見焉，則兩漢而下，縣固未有學也。蓋實始於唐之武德，而徧於本朝慶曆以來。學必有廟，以祀孔子，何所始乎？孔子未生則既有之矣。《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其先聖先師。」鄭康成釋之曰：先聖則周公若孔子；先師則《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則自古爲學，必有所尊，而非必孔子也。自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而兩漢、晉、魏之君咸知尊之，至隋始命州學春秋釋奠，而猶未有廟以祀之也，蓋亦始於唐之武德而備於本朝慶曆以來矣。竊嘗考唐分上中下縣，而置生員有差，博士、助教有人；慶曆之詔，亦令本道使者選所屬官以教授。則縣有學，而士之所趨不至於齋宇虛寂而不之集也；學有廟，則士之所尊不至於櫟棟傾折而不知顧也。而曩者三舍之法，自縣選而貢之州，自州選而貢之京師，士猶知以縣之學爲重。自法以人廢，而縣之學空存矣。爲令者欲有以教之而患無以養之，苟有以養之而未必思以教之，隸職其間，賢否無別，務學之士，相視怠散。嗚呼，豈不上負聖朝稽古之意哉！祁門環縣皆山，而水之東下，乃有閭門欲障而迴之，鍾奇孕秀，登進士科

者前後相望，其可不知學校之重乎！縣先有學，自張式始建於端拱之初。中更兵火，至陳宗翰再建於紹興十有四年。又十年而劉邦翰重修之，又二十有七年而胡垣又增廣之，亦略備矣。予以嘉泰二年謁來試邑，困於期會，朝暮營營，如前所云，固未遑更革而興起也。獨孔子之廟，敝陋已甚，惕然於中，方議改作。明年，邑士謝璉、余巖、汪師心、趙汝權乃相與倡率以成余志。於是有獻木者、助鍰者、輟粟廩者、代徒庸者，盡撤其舊基而屋之，其穹廣視舊咸有加焉。先是繪從祀於十哲後，學者無所瞻仰，至是列之四壁，儼然如杏壇之上、洙泗之旁。經始於四月丙辰，而告備於十月丁未。余偶幸落成焉，釋菜已竟，揖諸生而告之曰：諸生勿□聖人之太高，勿求聖人之太遠，□自比於當時升堂而問之者，又自比於當時侍坐而問其□者，則《論語》所以正心修身、事親尊君、齊家治天下之道□□，□□而無疑，服膺而勿失矣。始胡垣增廣之，□□□□□□□□□□實董其事□□□□□□□□開禧改元閏八月望日。同治《祁門縣志》卷一七，同治十二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六七六五

黃光世

黃光世，寧宗時人。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一四五。

修古鉢山慈感廟記

嘉定五年三月

橫槎郡北數里，有古鉢山，巖巖齊雲，爲州壯觀。山巔有《夫人廟碑》，述夫人始末，因不食巨魚，顯靈廟食。自唐貞觀，歷五代，至我宋紹興間，郡守石公以神有德，請於朝，賜廟額曰「慈感」。紹熙改元，賜封淑惠。迄今五百餘載，環橫八鄉無一人敢烹鯉者。水旱疾疫，應禱如響，神福斯民，澤斯土厚矣。惟是祠宇狹隘，歲久且敝。嘉定戊辰，郡侯呂公來守是郡，每詣祠，視其墻垣榛蕪，堂宇淺陋，風雨飄搖，輒嘆息曰：「廟貌者，視神之莊嚴，非壯觀宏邃，則無以肅人之敬。」乃會僚屬與郡中縉紳而告之曰：「願輟己俸百緡，幸諸君協力以濟。」於是材工畢集，棟宇一新，增建莊嚴，粉飾圖像，設髹檻文墻，丹楹藻梲，規模宏遠，超軼疇昔。州民舉手加額，咸曰：「生我者父母，庇

我者神明也。呂公其能事神，抑惠我以無窮。」經始於辛未之歲除，畢事於次年之上巳。公乃召郡賢僚友，具餚置酒以落成。既罷，謂予曰：「茲盛事也，不可以不記。」遂書以識碑石。嘉慶《廣西通志》卷一四五，嘉慶六年刻本。又見光緒《橫州志》卷一二，宣統《南寧府志》卷四五。（劉琳校點）

黃 庠

黃庠，寧宗時紹興新昌（今浙江新昌）人。見成化《新昌縣志》卷五。

重建大成殿記

嘉定五年八月

學校古也，養人心而善風俗，自三代以來一是。道德喪而教養之意失，莫甚於唐末五代之際。藝祖皇帝以儒道立國，州縣學宮始備於慶曆之間。新昌分刻，民俗朴野，未知學校之禮，吏以釋奠著令不可廢，紹興甲子猶祀夫子於縣之東堂。三山林公來宰是邦，慨念教民之本未立，乃卜基於縣郊之南。五越月而學宮成，邦人凜凜乎鄉學矣。由是登仕籍者相繼於朝，而敏勉于學者才能節義可考也。越六十七年，玉溪詹公爲令尹，以殿宇頽圯，謀易而新之。鳩工度材，方殷而卒。又二年，吳越錢公宏祖易地茲來，莫謁之初，環視愀然曰：「此推崇教化之本，盍亟圖之？」會縣單虛，莫知供億。四

月八日，大殿半摧，迅若雷轟，闔境驚視，乃曰：「道德之至，通於天人如此！」學者相率請之父兄，各願輸金穀。公喜其有濟，日夜圖變。材從市易，而無須於民；工以時酬，而不勞其力。上體國家之盛意，下繼林公之遺跡。以六月九日舉梁，規模鼎新，雄偉改觀。士民快覩，爭持牛酒以犒。於乎！人心知所趨向，而風俗美矣。君子謂公之爲政，知所務也。鄉邦之士力學以自勉勵，講明先王之道，揉革變遷，漸摩存養，守之以端方正直之行，而無偷合苟且之習，令德昭著，爲時名卿，光于我國家，豈不偉歟！宜書厥旨，鑱諸堅珉，立于祠之右以俟。嘉定壬申八月七日〔二〕，邑人黃庠記。成化《新昌縣志》卷五。又見萬曆《新昌縣志》卷七，民國《新昌縣志》卷五。（劉琳校點）

〔二〕壬申：原作「壬子」。按嘉定無壬子，據上文，紹興十四年甲子建學，「越六十七年」，「又二年」，則爲嘉定五年壬申，可知「壬子」爲「壬申」之誤，今改。

楊士訓

楊士訓（一一六二——一二一九），字尹叔，號盤庵，漳州漳浦（今福建漳浦）人。慶元二年登進士第，爲福州古田縣尉，再轉潮州海陽丞，福州永福令。以邑最爲諸臺交薦，遂差監鄂州糧料院。嘉定十二年卒，年五十八。累官至宣教郎。見黃幹《勉齋集》卷三八《楊料院墓誌銘》，《宋元學案》卷六九，《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九。

蕭里墓誌銘

里與人交，上無諂，下無狎。聞人善必極口稱譽，若恐人不知。其有不及，必以理曉之使自悟。嗜學如饑，赴義如慾。萬曆《漳州志》卷一六，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劉文剛校點）

張次賢

張次賢，字子齊，台州仙居（今浙江仙居）人。紹熙四年第進士。累官通判臨安府。嘉定間歷監察御史、右正言兼侍講，終右司諫。見《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三〇、一六之三三、一八之一八，職官六之七三，《嘉定赤城志》卷三三。

乞戒敕朝士國子舉毋徇人情奏

嘉定十二年六月

立法貴於守法。夫三歲取士，國之成法。於法之中，特優其選，國子是也。豈私於公卿大夫子弟哉，蓋以親父兄之訓，諳政事之體，講聞素熟，選而舉之，惟恐不寬。爲公卿大夫士者，體朝廷之美

意，守一定之成法可也。苟或挾私徇情，旁枝別族，夤緣攀附，何以示公？竊考紹興間文武職事官本宗同居、五服內居異大功親，釐務官文臣、京官武臣、朝官本宗同居小功親，並許赴監取應。慶元間，職事官許牒子孫、親兄弟、兄弟之子，釐務官牒本宗同居大功。前後因革雖若小異，優是選者，概於此見也。然懼牒之不實，有牒官欺隱、保官不實僞冒殿舉駁放之罪。方牒之初，長官核實，入試之際，卷首書係某官某親；揭榜之日，名下書牒官服屬；既得之後，不許歸宗。防閑非不嚴密，申明戒敕，屢勤奏請。誠以法意既優，人情倖得，旁蹊曲徑，冒而求之，亦何足怪。獨惜夫廩稍上國，垂紳朝行，不顧廉耻，隳壞成法，豈非權勢相臨，貨賄相悅乎？職事官牒止小功，法也，或以總麻爲小功；釐務官牒止大功，法也，或以小功爲大功。此猶冒法之微。至於服外爲服內，以姪爲弟，姪孫爲姪，彊就服屬，紊亂昭穆。甚而隔州隔路，平生蹤跡風馬不及，苟同其姓，一旦梯援，遂成嫡派。成法雖存，略不顧恤。則倖門一開，上行下倣，冒濫相煽，以至漕牒姑姨滿里，同宗紛紛售僞者，勢所必致。今公道彰明，國維振飭，未必有前者之慮。私憂過計，切謂名以國子進士者，朝廷以爲公卿大夫士之裔，使寒素之士不得儕其列，其待之異矣。正宜廉耻相先，扶植公道，詎容狃於舊習，或肆僞冒，有負優厚之本意。乞下臣此章，戒敕朝士，毋徇人情，紊國法，痛革假托宗枝、遷就服屬之弊，一正廉隅，各安命義。或麗于法，當照紹興指揮，必行無恕。《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三〇（第五冊第四三四四頁）。

乞淮西陸運勿得越境借夫奏

嘉定十二年十月

淮西陸運，舊分兩路：東路自安豐運至無爲，無爲運至廬，廬運至濠；西路自蘄運至黃，黃運至光。地之相去，各不下三百里，半月可以往復，民亦樂趨。近歲邊吏措畫乖方，東路之夫遣往西路，甚或不給路費，顛踣道路。乞戒飭諸司，勿得越境借夫。諸邊吏假軍期科擾者，必罰無貸。《玉牒初草》卷二。

乞照舊例許武舉換試文資奏

嘉定十三年九月四日

竊惟國家取士，由武舉策第，許換試文資，此網羅全才之意。紹熙略行沮格，未幾仍就放行，比者臣僚復沮格之。且入貲、門蔭之流，猶許換試，而武舉進者獨可沮抑，其所能乎？至如文士擢第，猶必程其武藝，而慣於兵機者，可不容其通習文事乎？此武舉試換，不可不復也。夫武舉歷任作邑既滿，或可得郡，此固優假右選。然把麾一方，民社攸重，苟使官卑資淺之人幸而得之，何以重蕃宣之寄哉？且文臣三考作邑，兩任作倅，方許典郡；今武舉作邑雖用舉員，其視文臣五削脫選，難易不侔，或試邑甫畢即便得郡，寧不太驟？此武舉典郡不可不革也。或慮其得武復換以文，則是假途而

進，適以輕武。然能中兩科者，不過挺特翹楚之輩，豈能一一捨武就文乎？又慮作邑之後，未許作郡，非所以爲誘掖戎行之意。然歷任以來，或以功績顯著，廟堂自應如之賞遇，豈一例拘以格法乎？乞應武舉出身，照舊例聽其換試。其已作邑人受郡闕，及已赴上者，且循舊格外，自今合體左選格法，須歷計議路分差遣，比當兩任通判而後與郡。庶幾文武兼通之才可致，而郡國作牧之寄不輕矣。

《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八之一八（第五冊第四五五七頁）。

乞二廣科舉仿京西類試體例奏

嘉定十五年二月十九日

竊謂考藝興能，視遠若近，此聖朝公天下之心。至於俗有不同，法有未便，時解而更張之，亦聖朝之所不免也。二廣之俗，揆之中州不同，人才多寡，文物盛衰，何啻十百千萬，而科舉之法，乃與中州無異。則其間不便之尤者，可不爲之釐正乎？國家駐蹕吳會，且將百年，中州近地，士類日繁。引試不分州，則無以息冒貫之弊；考試不分官，則無以責校藝之精。若夫二廣風俗，烏可以此例視之哉？一氣常燠，四時如夏，草木寔于窮冬，蛇虺遊于既蟄，人之冒瘴得疾者，鮮克自全，其風氣之異如此。茅葦彌漫，居民鮮少，業儒之家既疏，能文之士益寡。闔郡應舉，多者三四百人，少者不滿百人，其士子之稀如此。風氣之異，則遠官之人勿令深入；士子既稀，考試之官不必分州。今科舉分遣考官，一用中州之例，當暑蘊隆，驅之深入瘴鄉，動千餘千^二。呼吸炎風，濡染毒霧，其間固不能

無斃于往來之途。故仕于廣者，每以考試爲懼，一遇賓興之歲，百計營免，如逃寇攘。爲漕臣者亦慮之畏避，而倉卒無以充數，故自正月以後行下郡縣，應有出身僚屬，並不許給假〔二〕。側聞往歲廷臣以京西士子稀少，乞將本路六州軍士子並就襄陽一處收試，各用本州解額取放，行之已久，咸以爲便。今二廣士風與京西一同，獨其間州郡數多，地里遼絕，難以一處收試。若取其地之相比近者，合三數州而併試之，亦廣中之一便。乞下二廣漕司，令仿京西類試體例，隨宜措置，取相近州郡合三數州就一州併試，所有解額仍各自依逐州之數。如此，則天地隆恩，無往不被，不獨爲考官者免于畏避，而漕司與州郡亦得以省事。《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三三（第五冊第四五二八頁）。

〔二〕動千餘千：疑有誤。

〔三〕許：原作「詳」，據文意改。

劾史彌遠疏

臣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救時之相。救時之相，非有才德者不可。今天下何時也，敵日熾，國日蹙，顧可以才德兩虧、奸回無賴之小人如史彌遠者爲之哉？夫彌遠之怙勢縱欲，病國妨賢，惡蓋上通于天，臣已九疏其罪，陛下付之罔聞，留中不報，何也？豈以彌遠罪不至此，而言之非其情耶？

臣自弱冠登朝，仰荷知遇之隆，頻擢清華之地，自愧無補，徒以口舌待罪諫垣，死有餘辜。倘復不能廉實核真，輕任意氣，而以莫須有歸獄丞相，縱聖德優容，不加之督，天地鬼神亦當厚誅，臣獨何心，而敢其然？況彌遠待臣不薄，少與臣歡，又于陛下前譽臣不容口，其所以一言之不足再言之，再言之不足痛哭流涕反覆言之者，誠以丞相之責重，彌遠之害大，故寧背私恩，不忍違公論，寧身蹈斧鉞之誅，不忍坐視國家釀傾覆之禍也。夫不知將來，宜視已往。陛下亦思彌遠執政以來，果異謀奇策，令強敵不敢窺伺乎？果正己率物，正百官以正萬民乎？果汲引盡善類，擯斥盡僉壬乎？果清介自持，苞苴不行乎？夫彌遠何才？患得患失、樹私植黨即其才。彌遠何德？嫉功妬能、縱慾敗度即其德。彌遠一日不去，天下一日不安。百姓怨咨，士氣凋喪，民有離心，軍無鬪志，雖欲不亡，不可得也。伏乞即正兩觀之誅，勿怠四凶之討，天下幸甚。康熙《仙居縣志》卷一九，康熙十九年刻本。又見光緒《仙居縣志》卷一六。

敖仙驛記

驛名敖仙，取邑之勝概也。縣治之北去數里，一峰巍然，圖志所傳，有敖真人修煉其上，敖仙之名，蓋本諸此。是名之立，不知其幾年，傳之於今，實重改易。蓋上高僻在一隅，道非水陸之衝，豈惟過客稀簡，而部使者臨案，考之前時十數年間，僅或一到。以故驛舍凡前後官於是者，每每視爲不切，少所經意。自紹熙癸丑鄭君師尹葺理之後，歷歲浸久，棟宇欹傾，若將壓焉。予來是邑，惟職是

勉，謂一事不理，皆令之責。興起廢墜，稍葺罅漏，隨力舉置，不一而足。顧是役未集，念不去心，雖縣計迫蹙，日告不給，而撙節調度，決意經營。環視內外，惟廳事尚可支持，特因其舊而飾之。其餘若門若堂，曰庖曰湑，與夫兩廡吏直之舍，一切更新，非復舊觀。至若竹木磚瓦，工匠力役，悉從布置，分毫無擾。蓋平時所自計度，不敢輒以煩民。是役甫就，忽常平使者循行此來，遂有憩息之所，官吏得逃曠責。不然，駟駟之駕載馳，而無以處之，則闕典爲甚，寧不知有愧？故予樂其役之成，適濟邑事之闕，人亦韙之，於是爲之記。嘉慶《上高縣志》卷一三，嘉慶十六年刻本。（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舜臣

張舜臣，嘉泰間爲荆湖北路兵馬鈐轄，見《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二八。

乞令九江州郡計置禁軍營舍奏

嘉泰三年十月十一日

九江上游之地，控扼險要。禁軍舊皆營居，今則室廬圯壞，散處於外，每遇教閱，莫能點集。器仗之屬，必須時加磨礪。今既散居，臨時關請，則有不及之憂；預先給付，則有不測之患。況彼請給有限，僦居廛市，衣食必闕，乞令州郡計置營舍，無使散處。《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二八（第七冊第六八六

八頁）。（祝尚書校點）

趙師邈

趙師邈，嘉泰間知柳州。見雍正《廣西通志》卷五一。

三相亭碑記

嘉泰三年二月

龍城自有唐名賢出鎮，維今數百年。紹興初，三丞相暫駐於水南僧寺，閒居暇日，相與遊訪林石佳處。因觀巖石屏立，上有空洞數處，遂創茅亭二所，曰駕鶴書院、曰三相亭，時携筇挈榼，觀書論詩，終日不倦，因此遂成勝迹，題曰「小桃源」。歲月既深，二亭名存耳，況其所乃熊氏之地。自是厥後，來守此邦者各以郡計窘迫，無暇尋訪名賢古迹。予到官十月，因城治修葺了畢，訪水南報恩寺，觀初寮初寮，王安中字。小摩崖石刻，得僧談及小桃源名迹，遂訪尋焉。見其藤蘿交結彌蔓，芟薙之，始見石刻。乃偕教官、二幕及僉廳觀之，相與商訂，欲仍舊貫，作茅亭，無支費公帑。僉曰宜之，遂仍初制。亭成，招同列爲歛，甚得山水佳趣。自此，公餘暇日，時一至也。時嘉泰癸亥仲春日題。《粵西文載》卷三一。又見乾隆《柳州府志》卷三二。（祝尚書校點）

翟 昀

翟昀，嘉定六年新知融州，論者劾其習氣膏粱，見謂庸懦，改祠祿。後知南恩州，嘉定十一年，又被劾賄賂公行，詔放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一、七五之一八。考翟耆年《翟氏公巽埋銘》（《忠惠集》附），翟汝文之孫名畋、略、畋等，蓋昀亦其孫輩。

乞羈管編配之人非恩赦不得放令還鄉奏

嘉定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乞應羈管編配之人，不得仍前巧作名色借事，非遇恩赦，不得給據放令還鄉。《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六六（第七冊第六六五四頁）。（祝尚書校點）

范于進

范于進，嘉泰中爲迪功郎、梓潼縣尉。

魏城徐邑侯捐置學田記

徐侯爲邑三年，百廢俱興，凡邑之闕典畢舉焉，曰學校其一也。學宮自政和增築之後，歷年滋久，支傾補壞，取其一切，邑之士既寡且貧，隸於學者不數人，莫之廩給，每大比應舉者率不滿百，幸而貢於鄉，又幸而登於省，縛手無策，爲裹糧計。侯曰：「嘻！是何可不爲之經畫！」於是樽節浮費，得錢一千九百緡，買中田一頃，而置之學，歲籍其入，凡學之繕葺，士之廩給，皆於此取辦。又籍其三歲所入之餘，預計偕者即資之，名之曰「桂華莊」。其租之出入不以屬之縣，而屬之丞，且俾士之隸於學者參之，縣總其綱，謹其欺也。既以屬之丞，又悉具其成規以聞諸州，而行之縣，嚴其法也。圖其畝之廣狹，稽其租之多寡，刻之石而豎於議道堂左右之壁間，以詔方來，冀其久也。雖然，自古創法，未有久而不弊，要其可守在人不在法。今夫鄉曲之民欺其租之贏虧，掌籍之胥欺其租之出入，彼愚而賤，無責也，有以懲之斯已耳。垂紳撝笏而命之曰官，挾冊讀書而命之曰士，莫非自孔氏者，亦可以無欺矣。昔蘇文忠公爲其先人施書四板，問所以守之要，其極必歸於爲人子而有不忍之心者，然後不敢以必求爲快。今學田之置，事雖不類，而理何以異此！凡吾之所經畫以爲學也，又推其餘與士共之，使曰官曰士，不忍欺其所自也，則守之之法，將安用過求！如其果欲欺也，則其所爲將有甚不恤於名教者，而吾獨奈且何哉！若曰盡其在我，聽其在人，斯可矣。雖然，亦安知其無賢者之

繼於後，又將增益，以廣今日之美意，夫何欺足患！侯曰然。乃記之。侯名某，字子尚，秩滿受代，新辟西河倅。嘉泰三年四月望日，迪功郎、綿州魏城縣尉史記，迪功郎、隆慶府梓潼縣尉范于進撰並書。民國《綿陽縣志》卷九，民國二十一年刻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楊世文校點）

趙禹善

趙禹善，宗室，嘉泰三年任泉州幕職。

龍虎巖題名

嘉泰四年五月

玉牒禹善嘉泰癸亥春來赴泉幕。明年仲夏，因男希閏得屬鄞江帥府，來省侍，同遊兩巖。感宦轍之多歧，而後游之未卜，是可不知歲月？《贛石錄》卷一，石刻史料新編本。（曾棗莊校點）

趙時逢

趙時逢，字遜可，隨州（治今湖北隨州）人，嘉泰間任宗正寺丞，出知贛州。開禧元年以朝散郎、直

秘閣爲浙東提刑。入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特授試將作監。著有《山牕斐稿》一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八三，衛涇《後樂集》卷一，《會稽續志》卷二，《宋史》卷二〇八，雍正《江西通志》卷四二，《贛石錄》卷一。

宗正寺丞題名記

嘉泰二年三月

宗正置官尚矣，《宋百官春秋》曰：周封同姓之國，選其宗之中長而董正之，故謂宗正，宗正置官自此始。成王時彤伯嘗爲是官，或曰彤伯爲宗伯，非是。按《六典》，小宗伯掌別王族，辨親疏，即古宗正職也。漢興，設官以序九族，屬有丞，非劉氏不畀，兩都相望號千里駒，載《獨行傳》者尤表表可錄。厥後親賢迭用，遴揀時髦，一涉筆占位，允稱華選。我皇朝列聖相授，輯宗睦族，眊前代有加。宗正專領治玉牒，大宗正實董治其事，枝葉蔭綸，條緒日廣。迄熙寧三年置二丞，命都官郎張稚圭等爲之。訖今百三十有二載，員不並置，佐理采重。時逢幸承乏，又辱在同盟，惴惴焉懼勿稱厥職。暇日參訂前躅，文書脫略，漫不可究。自詹事王公而下，厯得三十九人。靖思夫中興以來，歲月未大遠，前人名氏所失幾半，若今登載弗即，後將有攷，由今視前，肆謀伐石。會有授光局例徠助，事乃竟。時逢末至，得拔聯不朽，竊與榮焉。治所徙于潛苑，廳東鄉，前有池，色紺綠如染。因即其欄，植軒十二楹，北一室，餘隙地晦許，鑿壁爲牖，青松老梅，交峙森列。屬秘書婁公機作隸古扁曰

「衍芳」，蓋取芳林故事，用昭我國家本支蕃衍，併識諸左。嘉泰壬戌上巳。《咸淳臨安志》卷八。

贛縣龍虎巖題名

嘉泰三年九月

嘉泰癸亥重陽前一日，莆陽陳讜正仲、漢東趙時逢遯可來遊。讜蒙恩收召，留所作「壽」字，屬遯可刊于石。《贛石錄》卷一。（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六七六六

趙師作

趙師作，宗室，嘉泰間權知萬州。見《宋史》卷二二〇《宗室世系表》六，《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三三。

乞禁峽路淫巫奏

嘉泰二年十二月九日

峽路民居險遠，素習夷風，易惑以詐，易煽以惡，致使淫巫，得肆簧鼓。凡遇疾病，不事醫藥，聽命於巫，決卜求神，殺牲爲祭，虛費家財，無益病人。雖或抵死，猶謂事神之未至，故凡得疾，十死八九。又其俗以不道干富，祀諸昏淫之鬼，往往用人，僥冀作福，流爲殘忍，不可備言。乞行下本路先禁師巫，俾之改業，嚴結保伍，斷絕禁呪及祭鬼器用，庶幾拔本塞源，不致滋長。《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三三（第七冊第六五六二頁）。（祝尚書校點）

張宗愈

張宗愈，原籍成紀（今甘肅天水），寓杭州，張俊孫。嘉泰初直秘閣、添差通判嚴州，嘉定三年爲朝議大夫、直徽猷閣。見《宋會要輯稿》禮一二之一三、職官六二之六九。

乞立循忠烈王家廟奏

嘉泰二年六月十三日

伏念臣先大父循忠烈王張俊遭遇高宗皇帝，備將佐于大元帥府，自河朔扈衛，至南京登寶位，首在勸進之列，披荆棘，立朝廷，殲醜虜，蕩羣寇，翼戴王室，濟登中興，終始恭順。嘗奉玉音，有「張俊之功與諸將萬萬不同」之訓。前後思陵所賜宸翰，獨臣寶藏惟謹。繼乃配饗高宗廟廷，勳書盟府，不暇縷陳。緣從來未曾陳乞家廟。乞就賜第舊基建立，修造使用。四時祭饗，有元撥堂前田產支遣，不敢別有覬覦。家廟制度、祭器式樣之類，乞下所屬討論，札付本家，自行修立。祭器款誌，下工部文思院照例鑄鑄給賜。《宋會要輯稿》禮一二之一三（第一冊第五七二頁）。（祝尚書校點）

應松湖

應松湖，嘉泰間人，曾通判隆興府，知均州、楚州。按「松湖」當爲字號，其名則未詳。

賀皇帝冊太子表

慶鍾烈祖，仁賢見十世之孫；本立皇家，宗社衍萬年之緒。侈盛儀於朱芾，渙新渥於綠綈。皇帝陛下祇遹燕謀，增光鴻烈，以長子主器受之震，所繫匪輕；爲天下得人謂之仁，維公是選。懋揀金枝之秀，誕颺玉冊之華。考禮訂名，固已遵嘉祐、紹興之令典；問安視膳，益同講建隆、開寶之閔規。臣邈戍荒陬，聳傳盛事。歌樂府重輪之日，幸託照臨；奉玉關都護之觴，莫陪抃蹈。《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賀皇帝冊皇子表

璿源毓慶，獨超百世之本支；寶冊颺輝，遵奏兩朝之典憲。涓辰見廟，主鬯承祧。皇帝陛下智臨

作君，純乾爲父，志厯業業，用申天命之休；禮重親親，尤爲人道之極。上以尊祖而親族，下以固本而寧邦。左右前後皆正人，教已嚴於資善；賢聖仁孝聞天下，位即峻於承華。臣忝庶邦之侯，莫陪扈蹈；誦吾君之子，徒劇謳歌。《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代宣司賀復泗州表

十乘啓行，誕播順天之罰；一城得雋，首歸輿地之圖。壯士氣於前茅，憚皇靈於破竹。山河開闢，夷夏歡呼。竊惟大義之鼓行，尤貴先聲之響應。漢數百戰，由下沛以迎降；湯十一征，蓋自葛而始載。矧泗水之名郡，本都梁之故城。雞犬相聞，久渴旱霓之望；豺狼肆噬，可稽時雨之師。肆蹇幟以先登，果倒戈而效順。民皆安堵，市不易塵。破淮北之藩籬，諸道並進；扼山東之門戶，萬里長驅。陛下默運神機，於昭聖武，過師枕席之上，救民水火之中。曰俟后，后來蘇，爭持牛酒；有不戰，戰必勝，行洗甲兵。臣肅奉廟謨，董司戎律。鋪淮濱而徹境土，已觀因壘之降；伐玃狁以奏膚功，竚見犁庭之舉。《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又見《宋四六選》卷五。

賀太皇后表

流徽彤管，盈汗青女史之書；紀號雕珉，冠大紫仙都之籍。尊母儀而無上，宣孝治以有光。殿下媼德娥英，密著虞嬪之懿；傳芳任姒，克媚周姜之思。鍊五色以補天，毓重明而夢日。載篤曾孫之慶，深隆祖后之尊。顯冊穹巍，稔儀舄奕。上壽中壽不壽爲三壽，萃多祉以日增；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侈彌文之歲講。《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一。

賀太皇后表

重闡介壽，聳瞻瑤極之紫仙；顯號推崇，上冠玉清之丹籍。稔容焜耀，弗祉駢蕃。殿下離麗重明，坤載萬物。德諧烈祖，早釐降以嬪虞；慶篤文孫，終貽謀而與啓。曆數衍仍雲之系，蓬萊宴日月之長。熒煌彤管之書，赫奕洪徽之盛。慈顏不老，孝治有光。誦《思齊》「思媚」之詩，遠繼周太任之躅；紀長樂、長信之制，俯卑漢太后之宮。《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一。

進嘉泰頌詩表

巍峨丹禁，上瞻帝極之嚴；繪畫紫清，曷寫天容之妙。披殫窘短，隕越兢惶。竊觀自昔帝王之功，雖卓犖俊偉而不可及；必得名世文學之士，益鋪張潤色以垂無窮。載之簡冊則炳炳如丹，播之管絃則洋洋盈耳。商之《猗那》，周之《清廟》，固已跨越千古而巍乎；漢之燕然，唐之磨崖，抑欲追倣三代之作者。於昭駿命，肇啓鴻休。閑儀已七於六經，懿鑠可三於二典。何人筆老，載賡慶曆之詩；有士管窺，僭陳嘉泰之頌。陛下清靜玄默，濬哲溫恭，丕嘉繼照之祥，端撫重熙之運。茅茹彙征於清列，芝葩秀產於齋房。稽古右文，屈翠華於璧水；蒐兵耀武，赫黃鉞於轅門。倬彼雲漢，昭回於天；作繪星辰，彰施於色。維今臺閣，實士淵林。顧未有鏤白玉以告名山，汗青竹以絢華藻，缺焉鉅典，薄若輿情。臣猥以謏聞，親逢曠舉，倣穆如之作頌，輒斐然而成章。冒貢穹隆，退慙骫骳。雖撝金夏玉，無庸瓦釜之雷鳴；然擊壤歌衢，共和簫韶之獸舞。《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二。

謝賜曆日表

課密清臺，孰測調元之妙；詔頒紫禁，舉知作事之經。恪侯度以遵彝，聳神工之更始。陛下甄陶

神化，橐籥太和。歲會攷成，惟日月時無易；天心克享，烈風雷雨弗迷。布令明堂，賜書方國。臣叨承眷渥，欽奉寬條。議貸和春，豈但遂草木羣生之樂；授衣流火，惟思謹農桑《七月》之詩。《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三。

謝賜玉帶表

代嗣秀王

璿源衍慶，猥超裂地之封；瑤陛分珍，濫沐通天之渥。焜煌下照，傴僂難勝。竊以寶玉之展于親，允嚴國典；鞶厲之昭其數，莫重身章。緬攷青編，無如蒼籙。麟經紀傳，夏璜特畀於魯公；馬史垂芳，衛寶併貽於康叔。雖侈瑰奇之賜，未聞佩服之華。疇若熙朝，誕加殊寵。如臣者瑣才如綫，鑛質多瑕。翠琰颺徽，綴洪支於綿帙；黃金襲印，奠携李以苴茅。外洽溫如之仁，內積悸兮之警。切磋無玷，愧洪奧之文章；被服有儀，謝河間之儒雅。敢萌異數，誤逮微蹤。放一札於中宸，璽書璀璨；出萬釘於內府，瑤彩陸離。鼎來圭璧之輝，賁及砥砮之陋。恩光有爛，絢寧王紅玉之明；屬籍本疏，邁衛公于闐之賜。締觀虹璞，深覲鵜梁。陛下績栗篤親，粹溫睦族。宗英追琢，俱粲然其可觀；磐石藩維，豈垂之而如隊。種西崑之羣玉，表東平之十圍。晶熒鑿綬之傳，照映翠綏之飾。獨羞鴛鴦，上玷龍光。臣敢不磨勵一心，戰兢三褫。韞而藏諸匱，亶逾褒袞之榮；束以立於朝，敢替書紳之戒。

《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三。

知均州到任謝表

承乏貳車，僅解洪都之組；分憂一障，猥臨紫塞之衝。戴星厘百舍之馳，就日仰九重之邃。置身地僻，引睇天高。伏念臣遲鈍無堪，朴忠自許。束書璧水，恩深樂育之莪；射策玉墀，濫折清香之桂。蹤跡雖沉於州縣，精誠敢外於闕廷。慈皇龍御之初，論事偶陞於一秩；禁從鸚鵡書之薦，不才洊忝於十科。夫何坎壈於數奇，動輒崎嶇於寸進。出裨會府，甫及戍瓜；入扣修門，遽叨剖竹。小壘拜朱幡之命，大明筮丹宸之期。從容錫對之溫，抃蹈觀光之喜。雲天尺五，退慙臨遣之榮；道里數千，恍記馳驅之舊。俶憩駿奔之郵傳，敬宣鴻博之詔條。藐是陋區，介於絕徼。兵屯單弱，萃瓦合之貔貅；井邑蕭疏，雜山居之麋鹿。塗艱通賈，帑乏宿儲。三年四易於守臣，百計一無於巧畫。誰言孱瑣，亦玷選掄。皇帝陛下繼照文明，折衝神武。守衛中國，謹《采薇》外治之防；朝會諸侯，飭《車攻》內修之政。役要荒於臂指，嚴控扼於咽喉。精柬老成，誤膺委寄。臣敢不鞭駑策鈍，整蠹綏殘。賴上威靈，震讟旣裘之境；道王德意，拊安鳩聚之甿。《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五。

知楚州到任謝表

十年宿衛，愧無橫草之勞；千里藩宣，誤玷分符之寵。戴星比馭，諏日視龜。覽觀雄勁之山川，屹立崔嵬之雉堞。萋迷煙水，慨清河之戰場；慘澹風雲，想淮陰之大將。自昔形格而勢禁，於今民悴以兵驕。非藉通明，奚爲經理？伏念臣馳驅行伍，扞禦封陲。福艾奇寵，初乏燕頤封侯之相；慷慨奮厲，空懷馬革裹屍之心。敢期瑣瑣之鵷冠，上簡煌煌之龍袞，擢繇偏校，入侍周廬。玉陛九重，扈宸居之螭護；冰河萬里，使絕域之氍毹。夷險一誠，骯髒孤立。惟睿算肅清於荒徼，俾近臣鎮撫於遠甿。誰謂孱虛，亦膺委寄。皇帝陛下羈縻四裔，襟帶八荒。丹青之信甚明，靡使敵情之叵測；赤白之囊未警，首嚴邊瑣之科條。信臣早戍封陲，必嫻外禦；念臣久陪環列，能體上心。寵頒尺一之書，俾紆丈二之組。臣敢不輯綏療瘠，彈壓躁囂。執弓矢而屬犍橐，敢輕言於行陣；明烽燧而嚴斥堠，惟謹固於封圻。《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五。

賀元正表

太簇宣和，驗飛葭之應律；少陽拱極，粲若木以交輝。山河回一氣之春，曆數衍萬年之慶。殿下

《乾》九四之潛德，《震》一索之長男。問寢雞鳴，紫禁耐煙花之繞；賓賢鴻翼，皓眉峙柏雪之堅。光生青輅之旂，歡溢蒼龍之闕。臣濫分竹使，逖蔭叢霄。初日紀乎星躔，遙認前星之照；仁風翔乎海表，孰非少海之波。《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六。

賀薛僉書極賜出身登政府啓

恭審榮陞端殿，僉贊宥廷。以特異之睠而錫儒科，固已高韋布臚傳之選；以經綸之材而應期運，尤足壯樞機決勝之謀。顯渥熒煌，輿瞻赫奕。竊以十五年更化，既深日積月累之功；四七際中興，茂對地關天開之會。關河響應，燕趙雲從。蓋真有紹興、乾道所未有之機，宜可成高廟、孝宗所未成之志。英俊風雲之膠鬲，君臣宵旰以圖回。然而殘敵游魂，更偷假息；遠方通譯，叵測野心。龍蛇交鬪而未休，鷸蚌相持而孰決？淮甸之寇兵屢却，莫戢窺覷；山東之故疆再歸，尚虞畔渙。繫欲展規恢之大計，豈容徇嘗試之淺謀。要必任賢使能而爲強本之圖，修車備械而飭治內之政。時至則進而未則謹守，敵來則却而去則勿追，待吾事力之既強，俟彼機會之自應。然後據建瓴之勢以令天下，乘破竹之威以定中原，一混車書，再正鐘簴。以其時則可矣，苟舍我其誰哉。某官學足以遠輩古人，氣足以盡吞餘子，材足以撥繁治劇，智足以料遠中微。天之所賦，人不能爭；人之所期，己亦自信。審觀世變，固已洞然於胸中；握總事權，端可運之於掌上。密勿乎魚水雲龍之契，徊旋乎雞翹豹尾之聯。幾

年聽履於星躔，久俟文昌之上相；一旦擷芳於月窟，遂爲天子之門生。寵之異則望必深，待之隆則實宜副。凡而南渡諸賢未畢之勲業，北方數處迭起之姦雄，方來事會之無窮，紛出議論之不一，斟酌洞明其肯綮，經畫不失其毫釐，姑養銳於萬全，徐策勲於一舉。此善類以顒顒而共望，在長才亦恢恢而有餘。帶礪功名，方興未艾；鼎槐爵位，平進何難。某耿耿寸心，悠悠謾仕。日覘列戍，蚤游歷於朔陲；身係遐陬，晚飄零於南徼。每切私憂而過計，輒忘冒進以狂言。衝障霧於蒼莽之濱，方且行吟於澤畔；望樞宿於碧霄之上，無從旅賀於泰階。頌詠徒塵，編摩曷既。《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賀郭殿帥知揚州啓

奏最殿巖，總戎邊閫。煌煌金節，方拱扶斗極於紫霄黃道之間；獵獵神旗，忽鎮壓江淮於絳節碧幢之下。稟奉九天之睿筭，愴宣萬里之皇靈。驩動轅門，和薰比屋。竊以羽林握天軍之要，齋壇肅大將之威。入則陞戟周廬，壯七萃八屯之衛；出則雕戈錫盾，顯五侯九伯之征。周條侯以太尉而將三十六軍，遂平七國；霍驃姚以司馬而領十四萬騎，果克匈奴。於戲聖朝，遐參漢制。皇祐之平交廣，狄武襄宣撫於荆湖；元豐之拓熙河，郭宣徽總制於涇陝。率繇禁列，出殿帥垣。而況山西之將家，無出汾陽之華裔。中書二十四考，獨盛前朝；南渡七八十年，采隆奕葉。列第交施于榮戟，豐功踵刻於鼎彝。赫然芝檢之新，貌是棠陰之舊。一門將相，未數北平之祖孫；三世威名，可繼慶州之父子。某官

虎視龍驤之勇，鸞翔鵠峙之姿。聯勾陳而扈太微，懋便蕃於睠渥；封姑胥而臨瀚海，素慷慨於功名。方敵運之衰殘，軫廟謨之經畫，念雖坐籌玉帳可折遐衝，不如馳至金城親上方略。屬茲謀帥，無以易公。輟還尹而作元戎，上意蓋深於北顧；總勁兵而蒞大府，先聲倍響於朔陲。鳴劍抵掌以睨關河，犁庭擣穴以墟沙漠。勒燕然之石，垂之萬年；挈輿地之圖，還之九廟。與國無極，視祖有光。某骭髀書生，蕭疏冷職。銅花欲蝕，凜秋水之劍芒；鐵硯未穿，淬毛錐之筆陣。逖瞻幕府，願曳賓裾。摧越河之鋒，方聳聽劉琨勸進之表；獻平淮之雅，愧莫賡唐人皇武之詩。《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三。（以上黃錦君

校點）

謝忠信

謝忠信，合州石照（今四川合川）人，嘉泰間在世。

崇德廟財帛庫記

嘉泰二年

皇宋劍南東川潼川府路合州石照縣水南祝壽鄉安仁里人事，寄居利州城西河下住，奉神弟子謝忠信同室秦氏、同□□謝廷堅同新婦龐氏一家等謹發誠心，命工於神君殿前，用石鑄造化錢樓一所，

□□□奉神明，仰答恩佑，以祈保護人眷平安，所求如意者。嘉泰二年冬二十日，奉神弟子謝忠信記。《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七。又見《金石苑》。（黃錦君校點）

范 莘

范莘，平江府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成大長子。嘉泰中爲承務郎、添差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場。見周必大《范公成大神道碑》（《平園續稿》卷二二）、樓鑰《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攻媿集》卷八六）。

與楊誠齋求序父集書

莘不天，不自賈越，而先公一夕奄忽棄其孤。莘欲死而不敢者，有先公付託之重任在。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編其詩文，數年成集，凡若干卷。逮將易簀，執莘手而授之，且曰：「吾集不可無序篇。有序編非序篇，寧無序篇也。今四海文字之友，惟江西楊誠齋與吾好，且我知，微斯人疇可以囑茲事？小子識之！」若莘則何敢請，而先公之治命不敢墜，惟先生哀而諾之。《誠齋集》卷八二《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引。

石湖居士集跋

嘉泰二年十二月

先人嘗爲莘等言，自十四五始爲詩文，晚而彌篤。或寢疾，醫以勞心見止，亦以政自不能不爾謝之。手編僅成帙，而棄不肖之孤，其尚忍言哉！當從九京游而未敢者，以先人之志未承也。詩文凡百有三十卷，求序於楊先生誠齋，求校於龔編修芥隱，而刊於家之壽櫟堂。春秋霜露，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優然如見，愾然如聞，庶得藉口以告我先人云。嘉泰二年十二月初三日，莘、茲謹書。《石湖居士詩集》附，四部叢刊本。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五五。（以上楊世文校點）

蔣 畹

蔣畹，嘉泰二年爲瓊州教授。見正德《瓊臺志》卷二四、二九。

六瑞堂記

嘉泰二年

慶元三年龍集丁巳季冬，四明萬侯奉上命以殿海邦。戾止之初，凡事之所緩者，曾莫之問，獨於

勸農桑、肅邊境、寬民徭、節財用、蠲積逋、察刑獄數事切民者，常孜孜以究心焉。閱二年，俱有成績，則昔之可緩者，乃循序而舉，如坡之雙泉，此之六瑞是也。夫六瑞之爲堂，氣象疏曠，一日千里，瓊臺聳其顛，知樂揖其前，中有荷花，六出其瑞，實太原王公出守之日也。王公所以獲是美者，亦由政事和平，默有所感。艮齋先生天下士也，嘗賦詩以美之，復以心畫之妙，榜其堂六瑞之名，至今炳耀。萬侯重建，增置亭宇，煥然一新，名則如故，是亦懷此二賢，不泯其實，真仁者之用心也。一日，乃請畹曰：「坡之雙泉，子既爲我記之，此之六瑞，子亦任其責。」畹曰：「唯。其敢以固陋辭！」翌日，登斯堂，翫斯意，其名不爲不美，太原王公自非竊是名者，艮齋先生亦非謂溢美之詞也。吾以爲政之效驗，見之於嘉卉，不若見之於豐年。見之於嘉卉者得之淺，見之於豐年者得之深。誠以此郡在海之洲，地非沃壤，小遇旱乾，民多艱食，萬侯蒞政二年之間，四見豐稔，庸非以前數事感於民者爲甚深，故閭里之間，有喜樂而無怨嗟，有歌詠而無愁歎，和氣薰蒸，其驗如此，較之六瑞，其輕重何如哉！抑嘗思之，凡物受天地至和之氣者，俱足以召和呈瑞。惟國家以民爲本，以食爲天，而太守之職，以勸農爲先務，今也天地至和之氣，有所感格，民足其食，邦本益固，是其視見於木草者萬萬矣。故因記發之。正德《瓊臺志》卷二四，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尹波校點）

蔣惟曉

蔣惟曉，常州武進（今江蘇常州）人，紹熙進士。嘉定十一年僉判江陰軍。見嘉靖《江陰縣志》卷一
二，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

江陰開運河記

嘉定十四年

古暨爲今偏壘，實楚春申君封邑，食客侈於四公子。至我朝而珠璣魚蟹之富，尚見於詩人之詠歌。比年以來，乾溢相仍，民貧而郡亦凋敝。夷考其故，蓋地勢中窳，旁仰所恃以爲利者，遠湖近江，達於渤海。導河自城闔南出黃田，西距五瀉，最大曰漕渠，其播爲支派，真若瓜蔓蜎足，可瀦可洩，不獨資農田灌溉之用，而江淮川廣，風檣水柁，皆於此焉寄徑，其利實徧於東南。今也歲久不治，積沙反壤，綫流如陸，農桑商販，官運家供，往來交滯，於是畎畝川澤之息，疑若地愛其寶，鱗次尾銜之舟，或不願出於其塗。守地者非愬然不以動心，錮於力之弗逮，則勇爲之志沮矣。嘉定己卯春，邢侯燾以扈丞出守，政足以召和，而年屢豐，才足以行志，而事易舉。越明年，乃濬九里河以疏游土。會水澤腹堅，雨不時若，而漕河亦病於膠舟，旅於艤舶者羣謁臺使，而河議興焉。乃經乃度，

乃宣乃理，爰即其所，酌從其宜，命縣令張君宗濤董其役。起自柰鎮之檫橋，極於青暘之屠墅，地以里計者倍十而遙，役以鄉受者纔四而足。面之闊，爲丈者八，底則五之，深如其底十之一。時也風林霜斂，霽景溫如，濕不濡足，凜不栗膚，天從民欲，萬畝歡趨。太守率屬行視，目注指顧，舒疾逸勤，瞭然掌見，勸懲有差，一出而集。縈紆回折，若螭蟠蛟旋；夷曠淵渟，若縠縐練曳。征帆交錯，如飛如馳，人心樂成，地勢改辟。並河之民爭請於郡，斷港絕潢，交流旁注。因其餘力，又自檫橋而上逆於朝宗門，陸續鳩工。城外內之河渠，頓還舊觀。夫銳於至而倦於去，此人情也；奮於有餘而尼於不足，此事勢也。今部使者趣還於前，郡太守報政於後，乃能以人情之怠者爲勤，事勢之難者爲易。茲一役也，而二美具焉。然而侯之心方慮乎潮汐委輸，易積難散，目前之利，不越數年，力役數興，利反爲病。乃括戶籍之沒於官者，專置司存，掌其歲入，弗以他用。每於農隙歲一舉行，不以濬治費民，期爲永久之利。民德侯之深，而惜其歸之不可留也，乞鑱諸石，以垂不朽。觀侯之爲郡，化凋爲饒，開山蹊以通道，植橋梁以利涉，治舍館以逆賓，下而園池器物之飾，亦煥然一新，蓋百廢具舉，而此其尤也。是役也，爲丁夫九千三百二十有七，始事於仲冬之晦，歲除而工畢。惟曉獲從寮吏，目覩盛舉，故樂慰邦人之意，姑志其歲月云。道光《江陰縣志》卷三。又見《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四。

（尹波校點）

詹父民

詹父民（一一六二——一二二六），字敬叔，嚴州遂安（今浙江淳安西南）人，靖之子。歷官從事郎、楚州司戶參軍，婺州、福州通判，終知建昌軍。寶慶二年卒，年六十五。見陳宓《建昌詹侯墓誌銘》（《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二二）。

歐公本末跋

嘉定五年正月

父民方成童時，侍諸兄語，每見諸兄佩服東萊先生之訓，跬步不忘，父民嘗私識諸心。後伯兄子齊不幸蚤世，先生爲酌文以祭，至以「惜哉此士」傷之。父民既痛伯兄不及竟其學，而又恨己晚出，弗克親承師誨。然兄弟至今粗守箕裘，不墜先訓者，有自來矣。歲在庚午、辛未，丞郡于婺，始獲端拜先生遺像於祠下。退與先生之猶子巽伯語，因敬巽伯曰：「先生著書立言，以詔後學，世固已皆見之，亦尚有藏諸家者乎？」巽伯因略舉其目，曰《讀書記》，曰《觀史類編》，曰《歐公本末》，曰《左氏類編》。適是歲大比，父民董事試闈，郡循故事有餽，又職守有例所當得而義不敢私者，悉銖寸儲之。迨及終更，因舉所積，刊四書以廣先生垂惠後學之意。於其成也，附致數語，而歸其版於祠，

庶幾祠中士友皆知保護，以永其傳。學者苟能因先生之言以求先生之心，則此書之傳誠非小補。《觀史類編》其門有六，曩南軒先生已刊《閩範》於鄉郡，今所刊者止五門云。壬申嘉定五禩正月既望，嚴陵詹父民敬書。《甯宋樓藏書志》卷二七。

烏石山題名

嘉定十七年四月

嘉定甲申夏四月，郡丞桐江詹父民敬叔以上澣之暇，登平遠臺，陟石樽山，訪九仙遺跡。出通仙門，得支徑至楔遊堂，觀南湖。入寧越門，上烏石山，憩於道山亭。於時積雨初霽，氣象清明，四出環抱，如列屏障，而是亭左右大石特立，巨木交蔭。悠然遠覽，南臺江中風帆浪舶，歷歷可數。前則田疇廣衍，後則屋宇參差。登臨之勝，景物之繁，軒豁呈露，不待搜剔而盡見之。已而夕陽西墜，雲烟杳靄，恍覺身在蓬瀛間，充然若有得也。然視事已八閱月，始克來此，汨沒吏塵，寸步千里，未知再遊復在何日？薄暮而歸，徘徊甚久，摩挲石下，刻以誌之。兄子容子好敏侍行。《閩中金石略》卷六。

又見《烏石山志》卷六。（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思勤

王思勤，隆興府（今江西南昌）人。嘉泰間爲廣西提刑王正功幕客。

王正功乳洞詩跋

嘉泰二年正月

先生素以詩名，有《約齋荆澧集》傳於世。茲因解組東歸，僚屬送別至興安，命同遊乳洞，賦古風一篇以寫幽趣。自非胸懷洞達，不以欣戚累其心，安能至此？思勤等歸，相與謀而壽諸石，後十日刻之龍隱巖。門下士豫章王思勤、濟北晁子莊、龍津李之有謹跋。光緒《臨桂縣志》卷九。又見《粵西金石略》卷一一，《桂林石刻》。（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六七六七

危 稹 一

危稹（一一六三——一二三六），原名科，字逢吉，號巽齋，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淳熙十四年年二十五舉進士，孝宗爲改今名。調南康軍教授，歷臨安府、諸王宮教授，太學錄。嘉定九年改宗子學博士，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柴中行去國，稹賦詩送行，忤宰相，出知潮州，尋罷任提舉宮觀。起知漳州，作龍江書院以訓育士子，奏罷經總制無名錢以利民。再提舉崇禧觀歸，後卒于家，年七十四。著有《巽齋集》，諸經講義、集解，編前代詩文，輯先賢奏議，曰《玉府》、《藥山》。見《宋史》卷四一五本傳及所撰《賀浙西漕啓》。

危稹文集早佚。今存有《巽齋先生四六》，收入宋刻本《四家四六》中，唯脫去撰人姓名，後世各本及書目遂誤題作者爲歐陽守道，蓋二人同號巽齋，因而混淆。今考其文多見于總集、類書，俱署「危巽齋」，且文中所涉及之人事與危稹生平相符，可斷《巽齋先生四六》乃危稹之作。傳世又有清初抄本《春山文集四六鈔》二卷，題危昭德撰。考所收文几乎全見于《巽齋先生四六》，蓋誤將危稹作危昭德。其文章內容與危昭德生平相去甚遠，如所提到之誅吳曦事以及李壁、錢象祖、真德秀等人，皆非危昭德所及見。故又可

斷定爲危稹之作。今以宋刻《四家四六》爲底本，校以《春山文集四六鈔》，又輯諸書所錄危稹遺文，釐爲三卷。

言擴展宮學講堂齋舍事奏

嘉定八年四月五日

竊惟宮庠乃國家親睦教養之地，伏自紹興復置以來，因陋就弊，闕典甚多。嘗閱案牘，檢會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都省劄子，范擇能申請乞將本學殿堂後睦親宅空閑位子壹所，量加修葺，展入宮學，以充講堂齋舍。已劄下臨安府，差官相視地段打量，畫成圖本，檢計工費外，欲乞檢照臨安府已申事理，早賜施行。《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一五（第三冊第二一七〇頁）。

乞許委曾在學聽讀人補試入學奏

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本學元係諸王宮大小學，已降指揮改爲宗學，其生員見行補入。所有昨來諸王宮學，承大宗正司訓，遭到聽讀生員內未曾請解人，委曾在學聽讀，係轉入大小功課簿。生員，通約不過一二十人，亦當念其向學之心，欲與許赴，令來補試。《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二〇（第三冊第二一七二頁）。

乞增宗子試終場通放人數奏

嘉定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昨備申終場人數，去後恭被省劄，通放三十人。以終場五百二人論之，其數誠爲稀少，難爲取放稍多。特宗子解試例是七人取三人，省試則七人取一人，其選取之路本寬。今國家加恩皇族，又置宗庠，使由舍選以入，可謂隆厚，而制必稍優，以示勸厲。不敢比類解省試陳乞，止乞十人取一人，增放五十人，庶幾上副朝廷建立宗學之初意。《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二一（第三冊第二一七三頁）。

天旱應詔上疏

安邊所征歛之害，與無罪而籍沒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于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宋史》卷四一五《危稹傳》。又見《南宋書》卷五四。

乞詔大臣議國事疏

謀國者欲以安靖爲安靖，憂國者欲以振厲爲安靖，自二議不合，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志。願詔

大臣合二議共圖之。且欲下兩淮帥臣，講明守禦之備。

事無成規者，皆不可爲。意向不明，無以一衆聽；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報應不亟，無以趨事機；賞罰不果，無以作士氣。《宋史》卷四一五《危積傳》。

賀瑞慶聖節表

數盈良月，正天地之清明；瑞紀流虹，極山河而輝映。臣工忭舞，海表歡呼。恭惟皇帝心廣慈仁，化行恭儉。光啓重離之運，慶申初度之辰。克全堯舜之聰明，相傳一道；將復文武之境土，紹開中興。臣再拜皇華，恭逢誕節。五雲影轉，望切近於蓬萊；萬歲聲傳，祝實同於嵩嶽。《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秘笈新書》別集卷一，《淵鑑類函》卷四八。

賀誅吳曦表

河山有誓，敢爾負恩；天地不容，竟茲授首。人神憤雪，海宇歡同。恭惟皇帝紹開中興，布宣聖武。三軍協力，事方急於規恢；一夫當關，志乃謀於竊據。公連遠域，欲悖太陽。以所守匪親而化爲

豺狼，謂無天道；見無禮於君而誅如鳥雀，寧變人心？不勞尺兵，遂膏齋斧。平劉闢於蜀，本元和聖德之明；除子璋於綿，豈成都猛將之力？臣叨聯近屬，假守神臬。自謂露布之馳，不知屐齒之折。大開明堂之朝賀，深慰清廟之宣揚。《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

申宗正寺乞增宗學生員取放人數劄子〔二〕 嘉定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本學自補試放榜二日後即行簾引，於四月三十日陞供可預霑季者，止有一十三人。五日後雖間有參學人，即不在霑季之數。今來合引私試，方議區處，告假求去者日有其人。扣所以然，皆云人數既少，又多孤經，月試限以八人取一人，則一月纔可取二人〔三〕，外舍限以十五人校定一人，則一歲纔可校一人。其選既艱，無以爲銖積寸累之地。竊覩朝廷所以興復宗學之意，本以加恩皇族，宜有優異，以示激勸。緣宗子進取之塗素寬，難以太學舍法律之。況太學雖約一千四百人爲額，而住學者多止三百餘人。其外舍校定約七十人，則是名曰二十人校一人，實則四人以校一人。故本學向來條具乞用武學舍法，每月私試與每歲外舍校定，皆欲以一十人取三人。比之太學，雖若稍優，然宗子皆是實在學者，太學以實住學者四人以上校一人，本學以實在學者三人以上校一人，其所增初不爲多。若依今來所乞，以見霑季人計之，歲終外舍校定亦不過四人而已。乞照武學舍法取放私試及校定人數。俯念立學之初，宗子在學數少，特與照武學例放行，候將來補滿一百人元額，却行別議規制。

一、本學補試，節次承降指揮，取放四十人。今來已有生員共一十三名簾試參學了當，內一名爲患出假外，見供一十二名私試。承已降指揮，八人取一人，零分同。今生員止有一十二名，若照上項分數，只合取二名，無以示立學勸勉之意。照得武學私試十人取三人，今來若照武學例取放，亦止該取四名。本學校定承已降指揮，一十五人校一人，見今住學生員共一十三人，若照上項校定人數，尚未該校定一人。照得武學外舍生例十人校定三人，零分亦校一人。今來若照武學例，併算零分，亦止該校四人。更合取自指揮〔三〕。《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二一（第三冊第二一七三頁）。

〔二〕與宗正寺主簿兼宗學諭錢撫同上。

〔三〕月：原作「日」，據上文所述改。

〔三〕按原劄子所陳當不止一條，《宋會要輯稿》但節取其一。

漳州到任謝宰相啓

老境向衰，敢冀三刀之夢；隆恩起廢，忽分千里之符。塵已遂於滌龜，書敢稽於繫雁？伏念某家本寒素，分守屯邇。壯年雖竊於文科，三紀猶沉於選調。日斜西崦，將絕望於榮途；天到盡頭，忽回光於末路。仰逢鈞造，擢實周行。璧水蓬山，猥玷清流之選；璿源粉省，洊叨兼職之榮。乞循更迭以

便私，又遂始終之從欲。不知積咎，竟速煩言。畏此簡書，殆若凝刀之在頸；生我父母，復思齧臂以痛心。免大譴訶，示小懲戒。繼獲起家而爲郡，又令便道以之官。今入境以班條，且按圖而視牒。地鄰於廣，雖居閩嶺之窮；州創於唐，實割潮陽之半。似是青氈之舊，知勞黃閣之思。豈伊宵人，有此榮遇？茲蓋伏遇某官洪深而肅括，恭敬而溫文。已能大周公之勳，又將過汾陽之考。慮一夫之不獲，如有隱憂；故曲藝之兼收，咸歸器使。遂令猥瑣，亦忝布宣。某敢不仰體鴻私，務安海嶠？惟食其食則事其事，斯謂官常；若樂其樂不憂其憂，實干邦紀。誓殫駑力，仰答鴻恩，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二。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

賀李參政啓

伏審顯膺詔綽，分緯政機。方甲兵之間至廟堂，孰爲經濟；而股肱之寄在忠力，式副登庸。勢重朝廷，歡均海宇。惟天朝之立武，必台輔之有人。寇公用而北使興誰是之言，司馬相而遼人有生事之戒。蓋大阿出匣，物莫敢干；而猛虎在山，藿爲不采。精神聚會，風采聳聞。故王朝方選於金甌，諒敵國已失其匕筮。自非偉望，曷稱疇咨？恭惟某官學富天人，量兼海岳。英標照世，冰壺玉衡懸清秋；碩德居朝，天球河圖在東序。屬時多故，應變無窮。人皆言見夷吾，夫復何憂；帝亦謂倚裴度，足以破賊。乃宅百揆，底定四方。濟時之相，豈易得哉；中興之功，可立俟矣。惟公懋德，爲國遠

謀，上安千齡宗社之基，下固四海生靈之命。況雲騰萬竈，方日費於千金；而天設長江，護風寒者數處。儲峙正急，守備尚單。何所取財，何所取兵，早定澶淵之策；何時當誅，何時當決，亟摧羌部之鋒。願推枕戈待旦之心，以救厝火積薪之勢。黃閣密籌於遠略，黑頭盡了於俊功。使濃墨大字作爲歌詩，勒石崖而不朽；更金匱石室藏之盟誓，等泰礪以長存。某側聞秉鈞，不知折屐。昔望林中而止渴，已慰塵心；今逢天上之和羹，必均鴻施。敬共俟命，懇款書辭。《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

賀錢參政除資學赴經筵啓

伏審絲綸趣召，袞繡遄歸。任四海之安危，正有資於忠力；辭上天之富貴，乃密贊於謀謨。夷夏聳聞，社稷增重。恭惟某官溫恭天稟，忠孝家傳。正色立朝，天球河圖在東序；英標照世，冰壺玉衡垂清秋。遂贊樞機，晉參鈞軸。屬在議論紛紜之際，正資老成持重之言。方萬牛挽而首不回，孰明其智；及六鼃去而山爲動，始識其忠。姑暫鎮於北門，已速歸於東海。公乃丐以閒居之適，上亦高其鶴髮之年，留用其謀，不煩以政。陞班月殿，極平生儒者之榮；勸講金華，如古昔師臣之重。用裨大計，以濟中興。令五日一至朝堂，實外倚潞公之任重；欲大遼毋開邊隙，恐再勞司馬之居中。某自聽賜環，不知折屐。上既爲於國賀，下亦慶於己知。昔處粉榆，嘗叨預君侯之勸駕；繼司芹藻，亦嘗因

舍人而掃門。應憐久冷之姓名，必有噓枯之造化。腹心敬布，頂踵知歸。廣廈萬間，已復湖上龜魚之蔭；丹砂九轉，早成鼎邊鷄犬之仙。《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九，《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

賀魏右史啓

恩渙席前，班高柱下。秘書不是監，昔有是言；右史用名流，實聯法從。除音誕布，歡頌沸騰。某官北斗天樞，西川石筍。等五《誥》三《盤》而上，文可同規，自《八索》、《九丘》以來，書皆有用。不隨時而俱靡，自與道以偕行。幾年嗟蜀道之難，一旦覺長安之近。龍墀入覲，蔚爲華國之儒；鷄舌含香，快吐濟時之略。惟斯文之未墜，知上眷之益隆。禮樂司存，冠九卿之妙選；蓬萊身到，總三館之清流。才與地以雙清，命自天而三錫。屈司記注，以闡才猷；振乃家聲，厥有故實。論事闡切，適追唐相之遺風；致主厲精，佇見漢臣之治行。某自慚末學，無補明時。每聞閣議之軒昂，但覺懦衷之警策。適觀峻擢，益倍歡悰。玉立雙螭，已喜端人之得路；符分半虎，更祈厚德之包荒。《翰苑新書》續集卷四。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四六法海》卷六，《淵鑑類函》卷八六。

通楊安撫啓

疏榮中禁，移鎮上流。曉行湘水之春，想難攀於舊轍；日賞峴山之景，喜已近於來音。拜履未皇，馳箋徑達。恭惟某官千齡異稟，四海芳名，得於忠孝之傳，加以淵源之學。政方流於花縣，聲已達於楓宸。屬多壘之爲憂，至奪情而強起。虎符竹使，甫臨鎮於近邊；鶴唳風聲，已飛傳於遠帥。過師枕席之上，折衝樽俎之間。底定武功，升華戎監。忽遠長安之日，去開衡岳之雲。平李愬之糴，以備凶荒；明臯陶之刑，以肅姦宄。紅旗破賊，既飛捷於九天；黃麻似經，知告廷之即日。適以封疆之慮，尚勤斧鉞之臨。惟是襄州，甲於京介，最風寒之要處，實天險之奧區。屬時傷創之甫寧，如人尪羸之方起，氣脈正資於護養，精神未暇於飾修。此問甲兵，既非晉人之犀利；旋觀營壘，亦非諸葛之規模。望公之車，以日爲歲。得李牧而爲守，匈奴豈足憂哉；有充國以屯邊，羌人不敢動矣。上既寬於北顧，公即慶於東歸。鎮撫有餘，經綸何限？某適官期之甫及，服吏役以維新。白鹿陂頭，猥贊碧油之寄；青牛關外，忽傳紫氣之臨。遙瞻行李之光，深切望梅之意。有河陽之幕以致溫造，雖愧非材；勒淮西之碑以頌晉公，已思濡筆。《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九，《秘笈新書》卷七，《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三。

除秘書郎謝丞相啓

教分麟族，正懷非座之慚；恩畀鹿車，遽冒超凡之寵。陶鎔至此，銘篆若何！竊惟敷歷於清班，無若翱翔於中秘。人間風日不到處，海上神仙皆在焉。讀平生未見之書，爲儒者至榮之選。謏焉若某，何自爲郎？已驚鬢髮之星霜，更愧形骸之土木。有鴻其造，而蝨其間。白玉爲堂，洗塵蹤之飄墮；青藜照字，覺老眼之增明。了無朱墨之應酬，差有丹鉛之點勘。細熏螺甲，小破龍團。人言養望之林，不嬰以職；自謂清心之地，盍省其躬。蓋處之佚者其責深，待之優者其望重。一絲不絡，馬欣度日於閑中；千里問途，主索追風於足下。倘優游而弗念，則儲蓄以何爲。縱稽報德之期，宜識受恩之日。茲蓋恭遇某官代天元氣，爲世宗工。傳鼎鹽梅，孰識均調之妙；狄門桃李，不爲種植之私。故廣生成，下至庸瑣。某敢不益鞭鈍質，仰副殊知。弱水三萬里之遙，已蒙汲引；瀛洲十八士之直，當究討論。過此以還，未知所措。《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四。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

除武諭謝丞相啓

邊幕終更，方肅巖瞻之敬；膠庠濫吹，遽蒙鈞播之慈。晚節有逢，懦衷尤激。昔高廟之聖，欲恢

於寶宇；故武成之教，實視於辟雍。講明正在於兵機，諭導乃參之文士。蓋壯者修孝弟忠信，斯可撻秦；元戎閱禮樂詩書，故能強晉。惟平居積摩義漸仁之習，則臨事有捐軀殉節之臣。教所設以如斯，材非通而孰稱？如某者性資蒙陋，學植榛蕪。策名仕籍幾三十年，竊稍縣官纔六七載。青衫勃窣，半成霜葉之枯；白髮蕭疏，但覺雪根之長。幸辱知於大造，未終棄於明時。重登桃李之門，果入參苓之籠。俾離塵滓，晉覲光榮。以其俎豆之儀，勵彼干戈之學。越鷄伏鵠卵，初應笑其弗能；螺贏負螟蛉，終當期於自化。退惟其故，曷以得斯？茲蓋伏遇某官學擅青氈，家傳黃閣。意常存於精白，身獨任於安危。同德三千，孰有勳勞之舊；除吏八百，了無親故之私。如日月之照臨，乘風雲之際會。孜孜政理，惓惓人才。取寶於山，閔道間之橫棄；市駿之骨，懷廐下之長鳴。故使么微，亦歸鎔冶。某敢不誓堅素守，期答洪恩，延見生徒，宣昭德意。鳩起控地，既得同莊叟之逍遙；鳶飛戾天，尚均被周家之長育。《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四。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宋四六選》卷一六。

賀趙總卿被召啓

名從總餉，晉貳司戎。陽氣潛回，方應地中之律；詔書適至，徑歸天上之班。是爲君子之泰亨，亦信丈人而師吉。恭惟某官神儲崧嶽，派別天潢。蚤閑臺閣之儀，自致功名之會。心無求而廉潔，與水爭清；智不用而高明，如玉自照。率茲以往，轉而上聞。首進掌於甌函，至榮司於園府。要路已聯

於卿月，遐方乃望於福星。暫屈王人，出將使指。足食足兵而民已信，再馳再驅而謀以詢。宜四牡榮使臣之來，而前席有君王之問。爰下紫泥之檢，且頒黃紙之除。折柳武昌門，知已動朝天之意；議槐尚書省，又將傳入相之聲。某辱在末僚，適當遠戍。方幸棲身於幕下，忽聞振翼於雲間。豈燕鴻來往之不齊，實鵬鷖小大之各異。我公自東山歸矣，可想夷塗；學者以北斗仰之，尚希回照〔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七。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秘笈新書》卷一一。

〔一〕回照：《秘笈新書》作「文運」。

通王總領啓

疏恩萬里，移餉六師。時急轉輸，既已實關中之粟；茲嚴守衛，又將豐塞下之儲。欣傳紫戟之來，敢後緘滕之敬！恭惟成都石筍，東序河圖。被天孫雲錦之裳，文成五色；植太乙青黎之杖，學富羣經。身徑歸于天上，心皦如于白日。方逆臣之僭叛，見烈士之忠誠。涅白不緇，雖赴公山之召；佯狂以去，未夷箕子之明。此一息之從違，實三巴之向背。儻當時之乏此，則今日之維何？及觀于足兵足食之間，尤可驗守道守官之際。義如當赴，馳峻阪之輕車；事不可從，屹中流之砥柱。惟孟子有塞乎天地之氣，所以浩然；信汲黯可謂乎社稷之臣，其以戇也。夷考生平之節操，已知他日之勳名。常

操天下之贏貲，特其借徑；均節邦中之財用，正爾知津。寧埃席煖，即觀綸召。某舊慚白屋，常共丹梯。望諸公臺省之登，一何遠矣；知此士江湖之落，諒亦慨然。敢以貧身，累于恩造。王人序諸侯之上，孰不歸依？同年雖四海之人，少希甄異。其惟懇欵，罔既敷宣。《巽齋先生四六》，宋刻四家四六本。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

賀浙西漕啓

升聯邃閣，主計崇臺。雖《皇華》爲原隰之馳，已離天陛；然繡衣當霄漢而立，猶在長安。蓋其旁贊于謀謨，亦以外宣于風力。教條甫下，民意俱春。恭惟忠義傳家，溫恭爲德。清名照世，炯如冰壺玉露懸高秋；雅望居朝，所謂天球河圖在東序。第欲赤心而報國，寧嫌白首以爲郎。知命不求，惟有仲尼一人立于東門耳；當朝興嘆，安得鮮于百輩布在天下乎？故于列宿之聯，命此福星之使。足活萬姓，以佐大農，如蕭相運于關中，而寇恂輸于河內。一立京師之根本，自通財用之源流。漕十萬石以給中都，何足勞其飛輓；通三十年而制國用，即歸展于經綸。諒寤寐于宸心，已注想于元老。某冰氏之子，坎井其天。方二十五而擢第春官，雖未愧退之之敏；今十九年而不離學校，亦僅同士丐之衰。功名頓負於青春，意氣俱消于閑境。萬言一杯水，十步九太行。望諸公臺省之登，邈乎遠矣；悵此士江湖之落，誰其念之？猶幸冷官，得爲下吏。聞凜乎冰玉之操，使人意消；親粹乎道德之容，覺

我形穢。當一日賓階之甫見，知斯文命脉之已存。得不歸心，以安承教！願敷時雨，散爲侯泮之藻芹；更借春風，使預公門之桃李。《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

全宋文卷六七八

危 積二

賀浙漕程郎中啓

升聯邃閣，主計崇臺。雖《皇華》爲原隰之馳，已同列部；然繡衣當霄漢而立，猶在長安。蓋其旁贊于謀謨，亦以外宣于風力。教條甫下，民意俱春。竊以二浙置漕之權，異乎諸道觀風之任。奉承輦轂，應千廬萬徼之須；表裏江湖，總七郡八州之廣。按臨既遠，調度寔繁。倘非攬轡之公，曷稱臨軒之遣？恭惟某官神襟超豁，天韻清宏。和氣春風，著在憑熊之際；山立玉色，見于振鷺之間。讞廷深得于重輕，圜府洞明乎本末。泊升遷于錦省，益簡記于宸旒。眷此日邊，誰當膚使；求之天上，莫若望郎。遂輟近班，晉膺隆委。既典將輸之任，亦勞綏撫之心。漕十萬石以給中都，恢乎餘地；通三十年而制國用，即此其階。青氈目前，黃閣足下。某幸居末屬，彌激慶悰。孤枿逢春，私動向陽之喜；渴沴希雨，乞垂借潤之慈。忤躍惟深，染濡靡竟。《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

賀閩漕王郎中啓

承天子詔，暫辭覆錦之清班；駕使者東，來董飛芻之重寄。熒煌一節，照耀七閩。恭惟文獻家傳，才猷天賦。干將淬礪，初無盤錯之難；洪鐘在懸，自有鏗鏘之韻。早從鴈序，出綰虎符。訪羲之、靈運之舊游，續文正、龜齡之美化。功疇赤仄，身照紫泥。三尺參平，筆染園扉之綠；九遷沓至，袖携蘭幄之香。肅奉綸言，屈顓漕計。游刃運解牛之智，著鞭成流馬之勳。詠四牡之閑閑，暫勞攬轡；扈六飛之耳目，行即召環。某猥以非材，冒焉分竹。昔西江退食，請一塵而爲氓；今瀕海于蕃，以六條而受察。自天贊相，隨地遭逢。矯首連雲，喜有庇身之厦屋；舉頭得月，願同近水之樓臺。《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

通趙漕使啓

兼憲使

三節交輝，遙望使華之重；單車往戍，行修吏職之恭。即奉教條，敬馳箋記。恭惟某官千齡異稟，四海芳名。師心一得於南軒，制行即希于東魯。照邪古鏡，與日爭明；抱直長松，到天不屈。嘗覩參謀于機幕，繼聞分命于州麾。真意對民，一用權衡之法；精忠報國，寧爲毫髮之欺！人言翁婦之

情不可干，自信宣公之學不可負。惟義所在，當官而行。知奮乎百世想聞其餘風，亦皆立志；得如此數公參錯于天下，真可太平。今焉綱舉于諸臺，允矣風生于列郡。蓋將漕慮民財之乏，而持刑須讞議之平。雖幹乎山海之所藏，亦必曰公私之兼裕。不究源流，則取必易竭；所差毫釐，則死不可生。自非存造化之公，何以盡君民之責？竄惟名世，有此德心，遂使今人，復見古道。諒簿書期會之所報，必無俗吏之文；而錢穀斷獄之幾何，行副清朝之問。某一塵末第，再玷冷官，星再涉于周天，績僅書于五載。青衫勃宰，半成霜葉之枯；白髮蕭疏，但覺雪根之長。所忻遠役，得事大賢。自入乎賜履之封，甚渴者望梅之意。腹心所敬，頂踵知歸。大匠無棄材，倘辱短轅之兼用；小草有遠志，願依直幹以爲生。《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

賀胡檢正除浙西憲啓

輟屬宰司，按刑畿甸。刑者一成不可變，豈容議讞之輕；士制百姓于其中，所賴持心之厚。公膺是寄，誰謂不宜？恭惟某官球琳粹溫，梗楠挺特。天之高、星辰之遠，猶測其神；聲以揚、詩書以光，愈形諸外。教雨重濡于槐市，仁風兩被于棘庭。能于六一翁毓秀之鄉，大播二千石惟良之政。召還郎省，即糾正於銓曹；承弼台星，遂彌綸于省闈。念近地尤先于綏撫，非大賢曷稱乎平反？受王嘉師，司茲臬事。三尺之法安在，肯深俗吏之文；一歲所斷幾何，行奉清朝之問。某淒其半世，冷矣一

官。徒以粉榆接清陰之孔邇，繼之芹藻沾賸馥以居多。雲泥之勢雖遼，車笠之盟自若。至煩餘論，遍致諸公。以歷時旁借於吹噓，而一旦親逢於造化。信自天之予便，將不日以承恩。歌以送之，幸得見皇皇遣使之禮；與其進也，願曲垂恂恂于鄉黨之心。《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啓雋類函》卷五七。

賀章泉州就除閩憲啓

州麾趣上，憲節就移。惠浹桐城，考績茂兩轡之最；榮疏芝檢，平刑顓一道之權。幸甚全閩，得此膚使。恭惟秀鍾寶婺，清徹玉壺。濯去塵襟，飲仙掌露華之滑；織成文采，作天孫雲錦之裳。政事先於利民，議論足以追古。亟上粉闥之直，屢凝畫戟之香。懋乃民庸，形于睿獎。鎮清源郡，里閭銷愁嘆之聲；褰赤帷裳，禮樂煥光華之選。況不易路，遂以建臺。風播南薰，動攬轡澄清之志；陽居大夏，嘗讞刑欽恤之餘。君子盡心焉，下民無冤矣。三尺之法安出，肯深俗吏之文；一歲所斷幾何，行副清朝之問。亟躋禁近，茂展經綸。某濫次偏州，忻傳除目。久辱眷存之舊，恍驚臨照之新。曾是疏庸，若斯幸會。河潤千里，已沾大國之餘波；我有二天，尚托故人之巨庇。《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啓雋類函》卷五七。

代賀豐憲啓

泥檢自天，霜臺易地。刑者一成不可變，豈容讞議之輕；士制百姓於其中，所賴持心之正。公膺是寄，誰謂不宜？恭惟某官學造淵深，氣全剛大。照人清德，炯然迎風寒露之玉壺；濟世長材，所謂盤根錯節之利器。番川風力，不減毗陵；閩地聲稱，益高郎省。寧屢削而抱璞，無枉尺以從禽。人言徐公之介，而不知其爲通；自信汲黯之直，而不恤其爲戇。忌者衆矣，名亦隨之。念茲之來，士論益偉。三尺之法安在，肯深俗吏之文；一歲之獄幾何，行奉清朝之間。某茲因賀上，敢布由衷。昔嘗廁於班聯，行並馳於原隰。莫非王事，願推共濟之心；母玉爾音，時賜免戾之教。《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上，《啓雋類函》卷八八。

賀陳郎中改除浙西倉啓

留行邊閫，掌委邦畿。傳塞外之聲名，擬從天下；問民間之疾苦，還自日邊。雖公才無所不宜，然上意欲以自近。凡資臨照，悉竊光華。恭惟某官卓爾不羣，淵乎似道。元音大呂，器獨得於家傳；修竹碧梧，美更全於世濟。踐揚所及，譽處甚都。至今吾父母之邦，能說公仁賢之政。謙勤下士，食

且不遑；惻怛救荒，髮爲之白。繼讞疑於法寺，旋握筆於郎闈。斯民謂其不冤，列宿燁其上應。遂疏異寵，往控上流。聞祖逖誓清中原，已飛畫舸；欲寇恂經理河內，又趣追風。輟遠役之虎符，畀近圻之龍節。驅馳甫爾，風采凜然。豈惟專斂散之權，抑亦見澄清之志。浙水百萬戶，既賴周詢；城南尺五天，即觀入覲。徑躋法從，允穆師虞。某得趨下風，不惟今日。萬燈華夕，憶初拜於鰲頭；一曲朱絃，已辱知於焦尾。每念滯淹之不遇，若言薦達之無從。忽天與於夤緣，使身居于陶冶。趨承方快，自賀良多。廣廈萬間，已畀湖上龜魚之蔭；丹砂九轉，早成鼎邊雞犬之仙。《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宋四六選》卷二二。

賀羅倉部除閩倉啓

璽書照握，玉節疏榮。乃求斯倉，夙著粉闥之望；亦有高廩，復專繡斧之權。識者有聞，歡然相慶。恭惟某官胸涵萬卷，氣無點塵。抱濟世之宏才，不在管仲、子產之下；韞憂國之正論，當居賈生、陸贄之間。早以英流，敷於臚仕。風行碧沼，渙水上以成文；派接銀潢，向天邊而倚玉。光依日月，身到蓬萊。心潛充棟之牙籤，目眩翔雲之奎畫。即彤宸而拜命，趨畫省以疇庸。王言如絲，我庾維億。寧輟班行之彥，往司斂散之宜。由倉部而建倉臺，若分内外；以星郎而爲星使，遠有光華。亟馳四牡之閑閑，即扈六飛之耳耳。某自聆除目，倍激歡悰。昔聽雁塔之名，復同鴈序；今忝龍溪之

日，密邇驪車。易地相逢，繫誰有此？燕賀大厦，何震風凌雨之虞；魚傳尺書，切春樹暮雲之想。
《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宋四六選》卷一四。

通趙倉啓

叠組交輝，仰慶光華之寵；一麾承乏，幸依臨照之餘。爰修事上之恭，以奏由衷之記。恭惟龍淵毓秀，鴻寶洽聞。開物成務之才，了無主角；尊主庇民之道，益有源流。早奏最於邊城，浸褰華於朝路。告宮花、囊官錦，式謹司存；藏武庫、耀犀渠，欽承匠監。猶輟鳳閣鸞臺之選，以爲天召燕蕩之游。雖優御衆之仁，知有足財之政。方司歛散，已陳陳而相因；兼領轉輸，信多多而益辦。此王室股肱之托者，豈外臺耳目之淹乎？客舍西風，將穩送承明之入；江南夜雨，諒詳爲玉陛之陳。即侍禁林，以參政柄。某未嫻民事，猥玷邦符，正憂蒞事以西墻，寧免汗顏而血指？幸餘波及晉，肯分滲漉之恩；而小國事齊，惟有依歸之意。《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通西外趙判宗啓

屬尊麟趾，率歸糾合之中；郡畀龍溪，幸與照臨之側。敬修辭命，以通姓名。恭惟某官毓慶璇

源，分輝寶葉。氣和而守正，學博而用宏。文采宣明，宛在劉向、李邕之右；議論濬發，深得晦庵、濂溪之傳。名隱隱以雷霆，仕駸駸乎霄漢。入司天憲，民自謂于不冤；出綰邦符，政復多於遺愛。爰以東平之善，遂司西外之盟。磐石一強〔二〕，維城增重。佇膺紫詔，趣侍凝旒。豈無他人，不若金枝之秀；不有君子，誰參玉鉉之崇？某未習民庸，遂承郡寄。正自面墻于不學，得無血指於旁觀。尚推合治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河潤千里，豈無及晉之波；廣廈萬間，是亦屏周之意。《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啓雋類函》卷一四，《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三。

〔二〕一：《播芳大全》作「益」。

通市舶魏提舉啓

錦纜牙樯，暫督邦珍之貢；朱幡皂蓋，獲依鄰壁之輝。才心躍如，尺牘敬上。恭惟某官爽邦哲匠，端世奇才。懷鄭公仁義之言，家聲故在；立漢世中興之業，相學有傳。至今吾五峰三市之氓，猶誦公半刺十同之政。謙恭下士，懇切憂民。泊筵清班，益隆雅望。輟工監勾稽之職，洗桐城愁嘆之聲。民欲借恂，帝思見賈。自合歷階而上矣，奚爲弭節以來斯。惟邦寄之方殷，故利權之攸寄。飛艎

逐浪，報合浦之珠還；貢寶充庭，侈南夷之琮獻。乘輶底績，荷橐指期。某未習民庸，猥承郡寄。正自面墻于不學，得毋血指於旁觀。尚推聯事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惟餘波及晉，肯分滲漉之恩；庶小國間齊，獲遂依歸之願。《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漳守通泉州章郎中啓

丹霞照嶼，行分竹使之符；爛錦環城，喜托寶鄰之庇。敬修辭命，以通姓名。恭惟秀毓金華，標凝玉色。仁而泛愛，春隨地以俱生；義或弗然，松到天而不屈。嘗以不能五十里之國，壓於平分二千石之權。責地產之所無，欲利源之均認。郡移文而星疾，公執論以山堅。自一旦以爭承，到於今而受賜。君子所守，蓋可知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又觀謚議于奉常，不苟立言於信史。文用兩漢，法如《春秋》。遂令忠臣孝子之家，榮於華袞；亦使後生晚學之士，識此前修。茲雖管見於一斑，已覺鼎嘗於一臠。知鳳閣鸞臺之任，必屬於公；豈虎符龍節之分，可淹于役？某未嫻民事，猥奉邦條。自惟不學以面墻，有愧旁觀於血指。惟餘波及晉，肯分滲漉之榮；庶小國間齊，獲遂依歸之願。《巽齋先

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宋四六選》卷二二。

通汀守趙寺丞啓

千騎啓途，曾叙鵬行之舊；四封錯壤，今依麟趾之仁。視篆云初，修辭敢後！恭惟慶傳玉鉉，秀出金枝。天知姬旦之爲忠，力扶皇祚；特使臧孫之有後，以勸善人。德粹於春，神清於水。自龍墀之入覲，宜鷺序之升華。會稍食於天官，勘丹鉛于農扈，不逐捷徑，遂屈專城。罨畫溪頭，散滿襟之和氣；蓑荷湖畔，漾萬頃之恩波。況逢鳳曆之頒，趣上虎符之最。春來皂蓋，樂仁者之安仁；早復青氈，覩相門之出相。某日斜西崦，恩畀南州，懷組綬以來斯，見吏民而伊始。僉謂田多訟少，或可偷安；自惟政拙心勞，未知攸濟。孰爲規倣，遂免曠瘼。聽擊柝之相聞，喜伐柯之不遠。漢家磐石，夙懷歸倚之勤；楚國餘波，尚丐沾濡之及。《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宋四六選》卷二。

通潮州沈卿啓

訪晦庵之舊游，寔慚假守；望昌黎之故壘，何幸依仁。視篆云初，修辭敢後！恭惟某官氣全剛大，姿稟醇明。韶鈞鏘而蛟龍翔，足希古作；天日明而鳳芝瑞，蚤動羣瞻。幾年薰翰墨之香，一旦遂

飛黃之步。司籍匠監，流聲天朝。參棘寺之平，亶爲司直；疇稽卿之績，足映農祥。歸白玉墀，起分銅竹。遣惡溪之遺沫，憩嘉木之繁陰。況逢鳳曆之頒，當上虎符之最。春生海角，已騰樂職之詩；人自日邊，促正論思之位。某日斜西崦，恩畀南州。聽擊柝之相聞，喜伐柯之不遠。題名鴈塔，昔旣尾於同升；矯首鳳城，今尚蒙於餘潤。《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通興化洪監簿啓

假道壺山，辱叙鵬行之舊；承流漳水，遠依熊軾之輝。視篆云初，修辭敢後！恭惟某官提身令德，拔俗修能。綴明月以爲裳，絕坐點塵埃之染；分雲漢而織錦，本一家機軸之成。方蜚聲翰墨之場，即抗志功名之會。龍墀入覲，鷺序躋榮。綸渙瓊林，已足經常之用；天低璧沼，豈爲期會之煩？師道尊崇，帝心簡在。胡未登於要路，乃尚屈於專城？適逢鳳曆之頒，輟上虎符之最。春生南國，寧須荔子之再紅；早入西垣，坐對薇花之未紫。某誤膺撫字，實出揄揚。懷組綬以來斯，見吏民之伊始。僉謂民淳事簡，或可偷安；自惟政拙心勞，未知攸濟。孰爲規倣，遂免曠瘼？聽擊柝之相聞，喜伐柯之不遠。得一州而如斗，粗足回旋；達四境以交輝，尚幾保惠。《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

通孫寺丞啓

濫綴虎符，寧免《伐檀》之刺；升華李寺，不嫌維梓之恭。爲禮過勤，何言以謝？恭惟鍾奇圓嶠，飛譽名時。習聖術以發身，學原董、賈；緣人情而用法，心契皋、夔。豈徒兼讀書讀律之長，亦且全立己立人之懿。早承清問，亶謂明刑。士制百姓於其中，所資詳讞；例者一成不可變，罔泥深文。載敷審克之功，益茂陟明之典。往丞棘路，將爲三尺之主盟；密簡楓宸，行拜九遷之渙號。某昔遊麟省，幸托同朝；假守龍江，復依仁里。雖識吹噓之自，未陳控謝之辭。况覩除書，合修慶語；先勤惠問，益佩高情。中心藏之，似是孫公之尺牘；景行行止，式瞻子民之高門。《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回曾倅啓

承流漳水，正虞共理之難；播詠海沂，乃竊同寅之助。喜形於外，情見乎辭。伏惟天球粹溫，月鑑明徹。一門和氣，鍾爲鸞鷟之祥；萬里夷途，游覩鯤鵬之化。所聞難弟，宛如哲兄。宜踵至於龍墀，胡尚淹於驥足？踐敷積歲，猶爲半刺史之遊；絡繹萬金，如在太夫人之側。第恐思賢之有日，必

令將母以朝天。豈俟終更，行即迅召。某未瞻履舄，實在門牆。樞府逃榮，喜此身之有托；曲江期集，幸予季之同升。茲分銅竹之符，尤藉金蘭之契。願同歸於盟好，以相勉於事功。倘使斯民，舉遂湖山之自得；則於別乘，不惟風月之平分。《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回許倅啓

并賀

朱輶夙賀，方嚴赴上之期；別乘一來，宜肅迓新之禮。愧尺函之未遣，宜專价之先臨。拜賜甚休，馳誠益切。伏惟某官授材挺特，毓德粹溫。翠竹碧梧，高韻正推於家學；靈椿丹桂，英名復紹於世科。宜徑步於華途，乃俯循于常調。游依蓮幕，備殫贊畫之謀；繼領花封，自奏鳴絃之效。且冥心於出處，欲隨道以卷舒。徜徉天台、雁蕩之間，依約圓嶠、方壺之勝。神遊菊徑，正高吟穿月脇之文；天速瓜時，乃自有縮地脉之法。允謂龍溪之幸，早爲馬首之瞻。敢告僕夫，其驅車而即至；頗哀老子，得袖手以蒙成。某昔本書癡，今知政拙。所藉協心之治，不勝引領之私。若資糧扉屨之是供，敢忘專任；惟社稷人民之所寄，實竊平分。《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回趙判官啓

賦日五色，曾驚過眼之奇；在天一方，喜有論心之便。甫厓華翰，遄枉高軒。何惠然而肯來，恍不知於所謝。恭惟某官麟趾騰茂，龍種異常。炯玉壺之冰清，爛錦囊之句滿。早浮香於籍桂，真謫仙人；姑婉畫於暮蓮，屈賢公子。佇膺一札，穩步八磚。某方此投閑，喜於適願，惟是委貺，豈非過謙？懼弗敢當，敬反雙珠之贈；謹錄其副，永爲什襲之藏。《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回鄭推官啓

三刀爲州，幸戍期之涓吉；一賢在幕，喜王事之協恭。尺書寫心，千里對面。伏惟某官璠璣偉望，樞紐名家。刃發新硎，略無凝滯；啖蔗入佳境，寧復淹回？聞贊畫之從容，諒古今之練達。佇騰薦剡，徑上夷途。某久矣知名，於焉聯事。念癢疴之舉切，悉已周知；況脉絡之相關，可忘忠告！

《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啓雋類函》卷一〇一。

回戴知錄啓

一麾出守，已迫戍期；千里懷賢，將同僚采。辱尺書之遠逮，鏤寸臆之深銘。伏惟某官才實通今，學能貫古。官雖居於糾察，政必贊于中和。知己勤職業之修，猶欲共詞華之習。足觀操尚，行慶掀騰。某久矣知名，幸焉聯事。以片言而折獄，所冀盡心；有餘力則學文，願安承教。《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回董司理啓

假守南州，方冒竹符之寵；庀司秋掾，幸同瓜戍之期。賁然來思，云胡不喜？伏惟某官學有源委，手摘星辰。璧水濯纓，宜貴名之益起；蓮城糾邑，豈矮屋之能留？光奉宸恩，俯揚淑問。惟恕則可以及物，惟公則可以服人。三尺法苟盡心焉，九萬里斯在下矣。某竭來視篆，幸此爲僚。畫戟香凝，敢冀專城之樂；園扉草掬，允資折獄之良。《巽齋先生四六》。

回蔡司戶啓

虎符出守，適當往戍之期；騎氣前驅，遂有同寅之幸。自天贊相，不我後先。伏惟某官錦裳織雲，玉斧修月。爭鋒文陣，夙高淡墨之題；發軔華塗，尚鬱飛黃之步。郡曹借重，民籍攸咨。三千牘行且上聞，九萬里其自茲始。某聞名已久，會面匪遙。夜酌南樓，佇結論文之約；眷生鈴閣，更資贊畫之長。《巽齋先生四六》。

回龍溪宰啓

三刀爲州，所愧承流而宣化；百里出宰，忻聞學道以愛人。雖郡縣之勢固殊，而民社之寄則一。伏惟某官璠璣令器，圭組名家。文有波瀾，湧崑池之春水；胸涵沆瀣，浥月殿之秋光。眷此龍溪，尚淹鳬舄。允謂一同之幸，佇迎四輩之來。某即遂同寅，預忻良晤。惟癢疴之舉切，諒已周知；況脉絡之相關，所期共理。《巽齋先生四六》。

回龍巖陳宰啓

竹使分符，方忝名藩之寄；花城滌篆，喜聞賢尹之來。敬緝菲辭，上酬榮施。伏惟某官清標映玉，盛德如春。魏公之笏故存，世傳勲業；謝氏之庭不遠，學有淵源。自榮路之大開，宜貴名之日起。乃飛鳧舄，以賁龍巖。瓜戍趣臨，即課鳴絃之奏；芝封渙寵，寧容俟駕而行？某視事云初，於民何補？守令之情貴一，敢忘傾蓋以相歡；民社之寄不殊，所賴同舟而共濟。《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啓雋類函》卷一〇五。

迓牛宰啓

飛鳧飄墮，衆知令尹之來；靈鵲喧呼，獨喜故人之至。伏惟某官天資甚茂，經術尤明。昔觀鶴在於雞羣，風標獨異；旋覩鵬搏於羊角，羽翮何高！一宣彩棒之威，即上金閨之籍。將以蒲城之桃李，種在人心；從知千歲之椿松，對於親壽。行躋華顯，悉展經綸。某自尺書之見貽，僊車音之甚切。已邀夜月，相期李白之論文；滿貯春風，不費杜陵之酤酒。《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回林主簿啓

太守自謂，濫叨分竹之榮；主簿如何，遠致維桑之敬。欽哉高誼，報以何辭？伏惟某官鍾圓山漳水之奇，似芸嶠蓬壺之寄。豈應短簿，而滯長才？日對康山，把酒趁勾稽之暇；暫游星堰，坐曹推贊畫之良。莫嘆低回，即觀識擢。某皤然一老，愧此雙旌。既有幸以依仁，頃復諧於識面。驪龍塘畔，曾爲倚馬之留；鸚鵡洲前，徒結棲鸞之想。拳拳頌禱，畫畫奚辭！《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啓雋類函》卷一〇六。

全宋文卷六七六九

危 稹 三

回漳浦黃尉啓

壺山假道，首勤銜袖之投；梅隱得賢，且報驅車之近。喜奉手札，佇聞足音。伏惟某官秀挺風規，香浮月殿。名雖蚤得，寧殊山澤之癯儒；志不自高，何憾東南之一尉。諒無淹久，遂覩騫騰。某試郡罔功，同寅有幸。道莫大於爲政，不論崇卑；力有餘則學文，尚圖講切。《巽齋先生四六》。

回寄居陳守啓

話朱文公之舊遊，實慚假守；有陳孺子之高隱，何幸依仁。書乃先焉，顏其厚矣。恭惟某官聲名驚代，才謂濟時。槃槃學古之胸，覺秘書之素蘊；衮衮邁往之氣，吞雲夢而有餘。自淡墨之題名，宜

青雲之展步。愛留花縣，望著緹屏。趣覲龍光，合陪鴛序。朱幡皂蓋，胡爲遠去於日邊；琳宇珍臺，又復逍遙於霞外。竚騰芝檢，經綰前囊。某麟省陳人，昔驚九折；龍溪佳處，今夢三刀。乃逢造物之私，特假見賢之便。幸焉及戍，喜甚承顏。森戟凝香，未敢謂專城之樂；置水拔薤，尚當師盛德之言。《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回趙惠倅啓

剖龍溪之竹，假守是慚；詠《麟趾》之詩，依仁何幸。尺書何遠，寸臆深銘。伏惟某官振振之英，溫溫其德。麗藻發天潢之潤，早立脩名；清芬揚月窟之輝，大恢賢業。鳬飛湘水，鳳翥朝陽。盍序升紫禁之華，乃借重緹屏之選。和陶詩在，聊寄興於東坡；見賈席前，諒承恩於北闕。某適當齊戍，偶在鄭鄉。云云。《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通鄉守林寺簿啓

從天一札，分土五峰。龍虎榜中，曾是難兄之接武；鳳凰臺畔，又欣子弟之同寅。今辱臨父母之邦，何啻有子孫之契？久馳神於未面，敢削牘以寫心。恭惟某官胄出名門，望隆昭代，德業久大，典

刑老成。月斧雲斤，綽有心工之雕鏤；雪山冰谷，凜然人物之清奇。學窮百氏而無所遺，器受萬鍾而虛其半。早筮華途之仕，優爲上幕之賓。壯縣承流，民有神君之號；雄藩半刺，人歌別駕之功。政聲亟徹於凝旒，禁路果膺於寵錫。均廩祿之稍，方勘式於糧關；董金穀之司，遄冠儀於農扈。便應經駘蕩而入馭娑，顧乃羞崑崙而入蓬萊。何取之廉，而勇於退？載從琳館，起綰銅符。上已知公，姑試望之於馮翊；賢非久外，即徵黃霸於潁川。可預卜於子環，恐不俟於煖席。某抽身龍江之上，結廬羊角之南。抖擻塵埃，無復功名之夢；摩娑松菊，姑隨香火之緣。望望前茅，拳拳維梓。任棠之薤一本，豈能竭千慮之愚；玉川之屋數間，賸喜有二天之庇。《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回惠州朱郎中啓

兩幡相望，幸聯分牧之榮；十部寵臨，猶篤同年之好。方當執熱，如對調冰。伏惟某官六館名流，一朝偉望。光風霽月，紹先天太極之傳；景星慶雲，示後學春生之象。屈來羊角，小試牛刀。惟其心事之和平，是以政聲之洋溢。迄由邑最，趣上班行。瓊林足內府之經常，銅匱達諸侯之奏疏。僉論惟允，盍躋獻納之聯；帝渥采隆，借重蕃宣之寄。此蓋竹使之榮也，是豈桐鄉之裔耶？飽惠州之飯，和淵明之詩，已高維屏；前宣室之席，問賈生之策，伊即召環。某麟省陳人，龍溪假守。靜惟假倖，實自揄揚。坐逾報政之期，罔知淑後之計。欲逃司敗，願惠良規。終日七襄，聊寓感藏之意；明

月千里，益勤嚮往之情。《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回余判院啓

武林摻袂，倏屢易於歲華；漳水分符，將載依于仁里。已修書而未遣，沐惠翰之相先。情佩一謙，感深三復。敬惟某官材姿敏劭，政術通明。粹甚天球，濟以方流之潤；燦然琨珮，輔之幽巖之華。雅游多爲人稱，所居能使官大。踐揚滋久，聲實具孚。京輦司存，顧叵量於步武；祠庭均佚，胡自致於功名？取位雖廉，養德則厚。諒簡知之有素，當迅召之匪伊。某不揆謏材，冒當僻郡。凝香詫蘇州之樂，夫豈敢然；拔薤爲龐氏之規，所期勿吝。《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回楊宰啓

謾稱竹使，尋元晦之舊遊；欲訪草玄，問子雲之安在。尚稽展覲，聊寫謝忱。伏惟某官妙深湛之思，篤聖哲之好。粹然家學，卓爾時名。射策決科，早對丹墀之問；鳴絃製錦，尚爲巖邑之淹。想陶柳之方濃，而楚驛之已續。聲傳回雁，焉用牛刀；目送飛鳧，即聯鴈序。某濫茲假守，渴甚見賢。孰云會面之難，失於交臂之頃。月明千里，徒勤悵望之私；置水一盂，猶幸誨言之及。《巽齋先生四六》。

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啓雋類函》卷一〇三。

回顏知縣啓

訪朱文公之舊遊，寔漸假守；入顏氏子之深巷，何幸依仁。書復先焉，意益厚矣。恭惟某官璠璣重寶，圭組華宗。學飽羣書，過謝氏詞華之秀；材兼數品，高孔門德行之科。有此哲人，乃從常調。哦詩松下，庭已肅於驚行；聽訟棠間，屋自消于雀角。所聞故治，今尚見思。諒才畢於素冠，既迅馳於丹詔。某適當齊戍，偶在鄭鄉。森戟凝香，未敢謂專城之樂；置水拔薤，所期師盛德之言。《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賀汀州趙寺丞冬啓

圭躔揆景，序乘七日之陽來；寶萼流輝，恩煥五雲之光動。一賢履此，千里熙然。恭惟某官聲應黃鈞，春融皂蓋。奉詔寬大，細民同挾纊之溫；秉節剛嚴，老吏有折綿之凜。時維亨復，福已類升。某才乏線長，心隨灰暖。攷條海角，第遠依鈴閣之晝閑；問訊天邊，當共慶玉墀之春度。《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宋四六選》卷一五。

回陳教授啓

一馬二童，方謀趨郡；雙魚尺素，遽辱貽緘。卞問燁然，高情厚甚。伏惟某官虞庠雋選，漢殿英游。懷明月佩連城，久翔文價；朝天津夕西極，合在周行。顧迂芸閣之賢，再職芹宮之教。惟今閩越之地，若古洙泗之郊。有來學校之英，率是山川之秀。詠歸沂水，共推天子之循循；騰上雲衢，行繼諸公之衮衮。某屏藩所寄，政教是兼。儻田里有愁嘆之聲，敢忘己責；使城闕無挑撻之習，則賴陶成。《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翰苑新書》續集卷九。

回朱教授啓

雁塔題名，嘗附哲兄之後；龍溪分教，遂行難弟之臨。特枉長牋，敬承謙益。伏惟縉雲偉望，璧水名流。滔滔筆下之波濤，光搖月殿；凜凜胸中之兵甲，笑解秋闈。收鶴唳之餘聲，踵鱣堂之故武。維茲漳水，實底閩山。昔遇晦庵之儒宗，道原既闡；今得當家之人物，風教攸新。蚤爲芹泮之來，佇趨薇垣之對。某久焉聞譽，行矣承顏。赴鄭老以同襟，適相邂逅；繼文翁而興學，尚覬討論。《巽齋先生四六》。又見《春山文集四六鈔》卷下。

文武之道同伏羲論

天下之朴既散，而聖人之天常全者，此時變而道不變也。蓋聖人之出，不能違天下之時；而天下之時，亦不能變聖人之道。人徒見聖人居夫適至之時，迫之而必應，求之而必供，其政迹、其文爲炳然著見於天下，則謂後之聖人深異乎淳古淡泊之爲者。嗚呼，此殆未能以天而觀聖人也。時之適至，雖聖人不能避；朴之既散，雖聖人不能凝固也。而聖人之道，則非與世而爲之旋轉也，往往一以會其異，靜以鎮其驚，必於萬有並形、百爲昭晰之中，而有所謂渾然不露之道體在焉。果能以是觀之，則千載猶一日也，百慮猶一致也，孰謂文武之道不同於伏羲乎？文武之道同伏羲，愚請有以實荀子之說。嘗謂聖人之天猶太虛然，太虛之中，雨暘寒暑與時代謝，固不一也，而太虛之體則未嘗變。聖人之出，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至不一也，而聖人之天則未嘗變。羲、黃處於聖人之秘，堯、舜處於聖人之盛，伊、周處於聖人之任，孔、孟處於聖人之窮。秘者時實隱之，盛者時實顯之，任者時實勞之，窮者時實否之，是皆不得不爾者。而數聖人之天，則混然於不隱不顯不勞不否之中，非可以差殊觀之。而或者則曰：世變既激則天下無全質，文爲既盛則中古無淳風。嗚呼！萬燈一火，萬粟一粒，是理混融，本無間斷，豈以古往今來而爲之盈縮哉？且後世而不能追還古人之懿者，惟懼夫吾有以斲天下之朴也。若夫以一而運天下，以道而適時變，智鑿未用，真體不分，使斯世莫得而損益之，則天

下之朴雖散猶未散也。吾觀堯舜之道，一「中」之外無餘說，及舜以命禹，則演而爲「精一」之傳。夫子之道，「一貫」之外無緒言，及曾子以告門人，則廣而爲「忠恕」之理。始者舉其要，終者極其詳，前者肇其端，後者備其極。疑於其理益岐而其體裂也，及統而歸之，脉而一之，則精一之詳於一中未虧也，忠恕之極於一貫未散也。嗚呼，孰謂文武之道不同於伏羲乎？試以八卦、九疇合而論之。方伏羲之畫八卦，於天地之理微有端倪，至文王重爲六十四，則天地之理始盡形於天下。文王之《易》已多矣，而武王加之九疇焉。然卦而重之，君子不以爲睽道之全，疇而九之，君子不以爲裂道之體，何則？時欲顯，聖人不能使之隱；時欲彰，聖人不能使之晦，至所恃以不變者則有道存焉。今夫以迹觀之，則伏羲之時，文籍生而未詳，法度隱而未著。禮義之習差見，而洪荒之習尚遺；網罟之制雖設，而結繩之風猶在。其與文武禮制之修、干戈之用，居天下極文之世而爲仁義禮樂之主者，莫不大有逕庭。惟夫自其天而觀之，則文武之有爲者，猶其伏羲無爲之至體也；文武之已形者，猶其伏羲未發之妙用也。何以明之？文籍備矣，而卦演疇叙之後，天下莫得以名其文；干戈用矣，而牛散馬歸之後，天下莫得以名其武。以至儀刑之孚，初無煩文，《雅》《頌》之作，其意簡古，而天下莫得以名其禮樂之盛。往往文武之道，每每於形不能自晦，迹不能自秘之際，而韜光剔華，潛真守一，宛然淳古之風在焉。吾是以知惟天下之至動可以觀其至靜，惟天下之至異可以觀其至同也。始嘗觀諸伏羲之初，如空未雲，如水未波，如玉未琢，而其與世相忘於不可爲，與道相融於不可作，是固然也。及文武之世，天下之求於聖人者日益衆，聖人之迹其著於天下也日益暴白，非可以無爲爲之矣。今也，

雲興波動而清明不移，璞分質剖而渾厚猶在，是難能也。然則欲觀聖人之天者，不觀於此而奚觀？抑嘗論之，文武處中古之治而心遊太朴，迫之而必應也，而惟恐晦之而不深；求之而必供也，而惟恐斂之而不秘。是則其著見於天下者，皆非其心爲之。奈何後世之運天下者，則必欲窮吾力之所可到，以盡古人之所未爲，於是典章文物粲然畢具，制度繩檢靡有不周。故後世皆以是爲極文之世，而不知天下之文固極於此，而周後爲秦之不可繼者，亦未必不在於此。天下之樸其不可斲也，如是哉！憂國者試思之。謹論。《論學繩尺》卷二。

爲治顧力行何如論

善始之意可以占終焉，而君子之慮則未然也。夫人君圖回之始，而謀之於重厚之人，是固其初意之善者，然此心之發最易導也，亦最易搖也。蓋君心之善方萌而未固，則其外雖未敢屑之於所輕，而其中亦非的然有真見於此。方是之時，進而之善固易勉，載而之他亦易從。是以老成慮事之君子，一見其君心之在於善，則深欲其堅忍保持，以定其所行而後已。不然，此意不堅而寒之者至，則君心雖善，亦不得行之於所當行之域也。漢武帝出治之日，天資未試一二，而治道之問首及於重厚之申公，是其愛天下之重而不敢輕以謀之，是好賢慕道之意亦首見於此。申公也謂帝他日之治皆如今日之意，則亦何不可之有，第恐此志不堅而行之不力爾。「力行」一語，安得不首入以爲帝規？爲治顧力行何

如，愚意如此。嘗論君人之心未始有不善，轉而他從，則必有導之者也。嘗觀滕文公爲治之始，而井地之間越國以及孟軻，此其爲志豈輕於謀國者？然施行之效未獲近似，而畢戰之歸已不復來，而滕之善政亦斬焉於此，何哉？既而思之，彼無孟軻者常於文公之側，而搖於百官之議，則文公亦不得復行其所謂文公闕君心未固而朝無老成，固如是夫！君人者能即是以爲戒，審吾心於所發之初，堅吾力於所行之後，而使浮議淺謀無所施焉，則天下之福也。不然，吾心轉移一息間爾，而天下安危其隔幾何？嗚呼！此吾因是而知申公進言之意也。蓋方是時，武帝施行之事曾未多見，而蒲輪束帛倏有申公之召，是瑟之方絃而求雅奏之師，玉之未琢而不試於拙工之手，即此一意，已足以就漢天下。申公老矣，而銳於一來，良有以歟？然申公之所喜固今日也，而申公之所慮亦今日也，何則？興土木、求神仙，帝雖未有是心也；事征伐、窮聚斂，帝亦未有是心也；而帝意之所向則未固也。況夫推轂儒術者方在前，而好黃老之術者已在內；詔舉賢良者方在廷，而治蘇秦、張儀之言者已在列。帝心匪石，尚庶幾焉，一有轉移，鴻鵠至矣。是以紛紛多言，公皆不敢以爲帝告，而「力行」一語，則必以首入於帝心。回顧其今日之所發者其意爲何若，他日之所行者與此爲何若。總天下之事，大率循初意而爲之，則規畫一定，措置一審，必不爲浮躁者所輕動，而天下之事亦可以徐就吾之條理矣。不然，初以仁義而終以功利，初以道德而終以刑名，初以重厚而終以輕浮之士，則上嘉下樂亦何補哉！嗚呼！年少多躁謀，老成若遲鈍。夫以漢之天子召一匹夫之老，宜有驚人可喜之論以傾上聽者，而召至闕庭，一語而止，自他人觀之，亦太朴厚矣，然使帝而有審於此，則四百年之社稷實繫於斯。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獨惜夫武帝拂意而不復問，申公開端而不及竟，卒之罷斥至邸，公以老成歸，而帝之所與論治道者則他人矣。嗚呼！申公之告老，申公何憾也？老成一退，而武帝之善卒轉移於他人，武帝則可惜也。雖然，豈惟武帝而已哉！以文帝恭儉之主，所用皆功臣重厚之流，而在位之臣，猶有以用兵之計動者，以削國之計動者，以改制度之計動者，而帝不售，不爾殆哉！是知人主不堅力行之志以定天下，而搖於輕進之言，鮮不及也。後之君其思以是爲戒云。謹論。《論學繩尺》卷四。

仁壽堂記

嘉定十六年三月

嘉定十有五年歲在壬午冬十月，皇帝書「仁壽堂」三大字，賜知撫州王槐。粵二十有六日，下於郡，槐恭率寮屬迎東門外。厥既受命，乃度於治之中奧，顧舊宇不足稱天施，諏工選材，一新厥度，廣邃崇偉，勢屹雲表。招揭有日，則以書言於臣稹曰：「夫民仁鄙壽夭皆上之所化，方今聖德如天，罔不惠孚，薰慈染和，民以迪止，而寵光之命顧及下臣槐。槐俛焉震懼，罔知所承。竊惟倬彼雲漢，下飭偏州，則撫之殊遇也。願紀盛美，垂之無窮。」臣稹食土之毛，實同天澤，又常職忝論譔，詎敢以辭？仰惟皇帝陛下儲神蠖濩，俯念元元，蓋欲一視同仁，而八荒共壽域也。是賜之侈，豈私於撫哉！蓋天地太和之氣，彌滿六合，而嘉禾同穎，麥秀兩岐，獨瑞於一方者，非氣之偏，特形見於所鍾之地爾。而其地之所鍾，則因人而發也。今侯蒞是邦也，於令無煩，於教無怒，於刑無暴，於事無壅。治未二

年，民懷生矣，帝用嘉之，義畫堯章，於焉寵錫，而撫之山川蒙被照耀，誠千古之未有，亦何啻瑞應之獨著於一方哉？雖然，錫堂之名以侯，而錫名之意以民。因侯錫名，君父之恩也，因名承意，臣子之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天道也，君道也。天賦性命於民，未始不正，君迪性命於民，未始不欲其正。而民不以心官其身而耳目官焉，則非正性不克保厥生，而厭溺毀傷，觸刑辟以自斃，則非正命。此所以分職於下而使任政教之責也。侯其對於明訓毋怠，而繼是以來者，皆思堂之所以名，則撫之民戴吾聖君賢牧之賜，曷其有極！嘉定十六年三月望日，朝請郎、新權知漳州軍州事臣危稹謹記。同治《臨川縣志》卷一〇。又見乾隆《臨川縣志》卷一八，光緒《撫州府志》卷一八。（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稹：原作「正」，乃清人避雍正諱改，乾隆《臨川縣志》作「稹」，今據改。下文「稹」字並同。

漳州義塚記

人死曰歸，葬曰藏。歸者復其所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故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於士，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爲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於苟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己則忘之矣，而不知虛廊冷殿之間，寒聲泣霜，弱影弔月，其望於子孫一旦之興念者，猶未已也。蓋嘗命官僚覈其事，近城之五里乃有木瓦棺，合二千三百有奇，爰

擇於城之西、南、北高燥地，立爲義塚三。每所大爲之域，既封覆以青莎；使如舊隴，前塗白堊，書其有名氏者，庶幾子孫猶來祭享也。訖事，郡人合辭以請記，余曰：「義」之名立，其始於不義而後見也。此其不義果起於誰乎？曰僧人其作俑者也。是間層山疊林，梵宇無數，廊廡間率不置神若佛，類爲土室，其入如寶，黯然無光，斯皆誘愚俗以來殯者也。彼棘人者舉其親而即安於彼，死者一入，杳無葬期。使其子若孫良心陷溺，不復知有天理之正、人道之終，此有識者之所深恨也。《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近因爲令下諸浮圖，必使盡改其室，以爲僧房。不改，則鞭其人而俗之，籍其田而公之，蓋治盜之法治其藏者。此法常存，則誘者始有所畏，死者始有所歸矣。是爲記。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六。又見《方輿勝覽》卷一三，《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六，萬曆《漳州志》卷一一。

重建瀛洲亭記

紹定元年

撫之城西隅爲金柅園，前使君直院林公岳作亭其間，榜曰「瀛洲」。上跨層城，如在天半，下隔一水，宛同方外，意其命名以此。而其自爲記，則謂與部使者奉常章公良肱有三館寅恭之舊，復此胥會，未異曩遊也。後十有八載，農簿林公罍之來守是邦，亭少圯矣。公方急軍民之務，未暇及。明年政修事舉，乃顧址曰：「登臨得要，已爲不負林壑，惜地局城隅，於攬結奇秀猶若有遺。正如萬里江山已入名手，而窘於畫幅，不得盡其舒放。」遂前其位置，敞以十四楹，疊石爲足，以增其崇，棧閣

爲翼，以輔其廣。於是層嵐疊翠，景滿於軒榮，朝霞夕陽，光多於几席。舉酒以落之，而授簡於稹曰：「予與直院爲同里，於奉常爲門生，皆平生所尊敬。凡其經行，一草一木，尚當封植，況登覽勝處，邦人視猶甘棠，敢廢不治乎？願爲之記，庶後人嗣而葺之，使茲山之神氣常在也。」稹曰：三神山之說，昉於列禦寇〔一〕，繼之燕齊間方士，皆謂在渤海中。自唐人有學士登瀛之號，本朝遂足館職十八員以擬之，由是海上之瀛洲在三館。自直院以三館同遊之勝，而寓其名於茲亭，由是三館之瀛洲在吾州。自吾州之有是也，雞犬皆有欲仙之意。中間幾墮於煙靄渺茫之外，公猶能慨想而追還之。景行高山，宛然如在，亦公之心與二賢之心同也。此脉在天地間未加間斷，豈其後之無傳歟？抑理有同而異者，當明於後耳。海上之山，蓋仙聖棲神之地，以自全其神氣者也；寓於茲亭，則賢者奇妙之地，以濟潤萬物者也。儻來者徒見其境之勝與其號之然也，而止欲以爲逍遙遊，則失其所以寓茲山之意矣。世之論神仙者惟稱其不死，玉川子則謂山上神仙亦下土之司命也，身位清高之上，則念及巔崖之下，其有墮於彼者，必求有以蘇息之。是知翱翔海上茹霞飲日之流，不過獨不死，及司命於下土，則不容不與蒼生俱生也。此公所以拳拳望於後之君子。稹因廣其意而爲之記〔二〕。亭經始於紹定元年正月己亥，告成於二月乙丑。朝散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危稹記。同治《臨川縣志》卷九。

〔一〕昉：原作「訪」，據文意改。

〔二〕此句下文「稹」字原亦作「正」，徑改。

全宋文卷六七七〇

黃 涇

黃涇，字叔清，平江府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海陵主簿、秘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嘉定十五年調軍器少監兼權考功郎官。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卷一〇下、卷二〇，《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一之一四、二一之一五、職官四八之五一，《至順鎮江志》卷八。

重修劉史君廟記 慶元三年三月

慶元三年丁巳春三月，余適留南徐，客有李誼者，故太師、隴西開國公心之孫也，一日訪余曰：「郡城之東北門曰利涉，內十許步有漢劉史君廟在焉，祀著令典。按祥符圖經，舊稱劉四郎，土人以郎非尊稱，故稱史君云。廟古無述，世系名爵莫可考，若厥著靈，耆叟具傳。今試誦其一二。江流晝夜，萬里而下，滄海溟溟，遠混天青。來帆去棹，飈疾浪激，戢戢黑頭，命在瞬息。一念有感，越畛而至，氣寂宇定，訖安以濟。則靈達于江于海矣。惟茲邦民，鑿田于山，五日不雨，苗瘠其穎。守謁

史祠〔二〕，雲興車隨，歲不爲病。伊神之敬，則靈升于雲而化其土矣。至若陰陽失和，民乃札瘥，弗藥而平。接壤連薨，凡史君所以安全斯人者率此類也。睠言廟宇，歲久弊極，棟撓乎上，柱蠹乎下，岌岌然朽索之懸巨石，邦人懼其一旦傾覆，于神貌竊有未安也。載思載理，以寧神止。爰卜杯珎，以逆神意，曰：『一俯一仰，斯神之從。』而卜輒弗協。邦人退歎曰：『史君之愛我也，不至矣乎？意毋庸役人以奉己乎。』居數歲，廟屹然，雖震風暴雨，不少爲動。邦人益歎其靈，且懷其愛也。誼因語邦人曰：『廟頹若是，神固無求于人，人寧無報于神？不卜而修，功乃克收。』衆合辭稱善。乃與同志者趙時方、鄧汝能帥衆，得錢九萬，不足，復捐己金十八萬。凡楹桷瓦磚若塗墍，悉視力而治。于是朽者堅，窳者良，漫者鮮，庸以安妥神靈，式顯我邦人依嚮之誠。君其爲我記之。」余嘗病夫佛、老氏以清靜寂滅爲教，而其徒往往宏其宇，嚴其像，窮人力以極世之侈麗。豈二老子之意？殆其徒自相矜衒者過也。今夫身者人之寓也，合地水而象之者，又寓之寓也。然見不達，鮮不惑寓以爲真。史君能援人于急難不測之地，而于寓則忘，毋乃愛人之一念運之不窮，而精神昭昭，固有如雲行于天，無往而不寓者乎？然何安何危之有？余敬神靈，且達神意，又嘉李君能修報于神，不至如佛、老氏之徒之甚也，乃爲之記。《至順鎮江志》卷八，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劉琳校點）

〔二〕祠：原作「詞」，據文意改。

黃伯固

黃伯固，字德常，南劍州將樂（今福建將樂）人。紹熙四年特奏名進士。歷建昌尉，嘉定中知上高縣，有政績。紹定中累官成都路安撫使，加制置使。端平二年，任江西安撫使、知江州。終兵部侍郎。卒謚忠簡。見《八閩通志》卷六九，康熙《福建通志》卷四七，《南宋制撫年表》卷上、下。

小學記

嘉定三年

國朝徧天下州縣皆立學，自慶曆始；由州縣學舍選至京師，自崇寧始。既而舍選法寢，州專置博士課試生徒，猶歲時不廢。縣令佐職兼學事，大率汨沒於獄訟錢穀之間，於庠序之事大半未遑也，矧童子與聞乎！嘉定三年春，新昌主簿事段君慮囚於邑，竣事際問勞，因曰：「涖職踰時，邑多秀民良子弟，患無以養成性質，遂創立小學庠，一方孺子可教者，月書季考，以究其義，而底於有成。且願有記焉。」噫嘻！惟人之初，無有不善，因其天賦之秉彝，爲之品節開導，以全其善，則亦惟在其初而已。古人之爲教，自其初，使之從事於灑掃應對之間，而服習乎進退禮遜之節。行有餘力，則優游涵詠於絃歌禮樂，固其肌膚，束其筋骸，涵養其性情，而興發於義理。日引月長，雖欲不趨於善，不

可得已。故由十歲出就外傳，學樂誦詩，與夫歌舞射御，皆有序而不紊。自一年離經辨志，親師取友，遠而至於九年知類強立，必期乎大成而後已。後世於蒙養之道皆失其正，不當其時之可，而求速成。生子未勝衣，始強之誦，漫不辯其句讀。繼教之對屬，揣字聲之高下爲子母，四六相儷偶以爲能。稍長，則緝語言以爲文，藻繪以爲工，雕篆以爲奇，而古人所謂禮樂絃誦、孝弟忠信之實，彼皆有所未考也。自童而習，至於白首，耳目之所濡染，大率皆以有爲，而忘其所謂貴於己者。學校雖設，人材風俗反因俗學而失其本性。是其循習者久，未易一旦回也。今段君所以教諸生者雖未能舍俗學以誘其本，然要其終，必漸有以變其氣質，而進之以修身窮理之事。有如《內則》、《學記》之所謂教學者，坦然可舉而行。藉曰未能一律以古，近世朱氏小學之書，使能率人人口誦而身體之，俾其趣日深，其行益篤，則其德成行修，措之天下之理，將無難者。凡俗學之所謂文藝功名之事者，其本已在是矣。伯固不敏，平時竊有意於是，而行於己也猶歉，何足以推告於人？辭不獲命，強爲之書，宜豐二三子勉旃！段君名大有，開封人，裨贊邑政甚有功，此尤見其識治體之本末。同治《新昌縣志》卷二八，同治十一年活字本。（劉琳校點）

黃士特

黃士特，字仲誼，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紹熙四年進士。慶元三年，任蘇州長洲縣主簿。後知

常州武進縣。嘉定中，通判鎮江府。十二年，以「凌轢同列，侵權撓政」降一官，卒。見《吳郡文粹續集》卷九，《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二一，《淳熙三山志》卷三一，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九。

重建長洲簿廳記

慶元六年三月

長洲主簿廳在縣治少西，紹興十七年縣長尹侯機所建也。經始苟簡，計不及遠，矮屋數椽，陋甚。歲久，蓋障穿缺，支柱欹危。潦雨至，上漏下溼，坐榻一日數易，夜聞聲砉然，則懼其覆之壓也。慶元丁巳仲冬上浣，予承乏，庀職既弛，瞻顧鬱悵，則有意圖新焉。然簿職卑力涼，毫髮公費皆仰給于縣。曩時長官或秦越相視，居此者憚煩避謗，蓄縮不敢謀，因循歲月，則棄去若傳舍，亦勢然也。予獨癡不自止，試令梓人平章，以圖來諗，竹瓦木石，計會纖悉，略已素定。越一年，乃以請于今大夫黃公宜。公治縣有聲，而友僚佐如兄弟，喜曰：「此公家事耳，子能躬其勞，吾何靳焉？」于是考日鳩工，昉于季秋之戊申，迄于仲冬之己丑。貿材于市，募傭于肆，民不與知，而工以辦。告糜縣帑之緡四百五十有八，廩斛二十有四。余亦捐俸百千以佐用。前門一間，廊屋八楹。廳東西偏翼以兩軒，可待賓至。寢之後爲丈室，安明窗四面，時暄涼啓門，甃以禦溼，于娛親爲宜。繚以垣墻，高丈餘，闢小徑通縣圃。其西有敗屋數間，撤舊取新，爲圍漚庖爨之所。是居也，不侈不庳，于今若未足，視昔則已夸。予且滿去，後之來者無忘營創之難，以時增葺，其將多于前功；不則因敝塞墁，亦

可爲數十年之利，然非予所料也。書生每事欲爲無窮之思，正與北山愚公可同一笑，姑識予意于石。時六年庚申三月初吉〔一〕，長樂黃士特記。山陰孫應時書。《吳都文粹續集》卷九。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正德《姑蘇志》卷二三，《長洲藝文志》卷一，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三。（劉琳校點）

〔一〕三月：洪武《蘇州府志》作「二月」。

黃 中

黃中，字仲庸，溫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紹熙四年以第三名登進士第。慶元、開禧間歷秘書郎、著作郎。嘉定初除右正言、兼侍講。遷起居舍人、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出知袁州，徙泉州，進右文殿修撰，卒。中肆力于學，從同郡徐誼遊。其學以關洛爲宗，嘗與朱熹往復講論。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二一，職官六、一八、七四，正德《袁州府志》卷六，《宋元學案》卷六一。

修史事奏

嘉定二年三月

史者國之大典，所以垂勸戒而示萬世者也。然史院之編修以日曆爲根柢，日曆之紀次以時政記、

起居注與諸司之關報爲依據。今起居注所述不過除日辭見及常程奏請之類，聖君之言動、大臣之謀議，事關得失者皆不錄。時政記亦然。然則欲盡記國之大體以傳示無窮，胡可得哉！昔歐陽修上疏，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書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其他大事，許史院據聞見書之，可謂得置史之本意矣。欲望明降睿旨，自今時政記、起居注悉用此法修述，庶幾朝廷之事本末明備，可示勸懲。臣昨備位著庭，竊見陛下初元，日曆所載龍飛事迹甚爲疏略。時權臣用事，欲盡奄爲己功，阿附之徒竄易舊文，併焚其藁。不知先皇之付託，祖后之擁祐，大臣之奉行，天下共知，焉可誣也！然不及今刊定，何以傳信方來？欲望仍降睿旨，令日曆所亟加討論，日下釐正。又韓侂冑平章當國，事變實多，妄開兵端，流毒生民，事係社稷，不宜闕遺。遲之數年，文牒散失，跡狀何由顯白？乞令日曆所及時哀集始終事節，并所見聞，詳加銓次。若時政記、起居注或有稽違，許申提舉日曆所催請。仍望明諭大臣，每歲終必稽修纂，所至考其詳略，而察其勤惰，庶幾筆削有程，而史職舉矣。《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一〇七（第三冊第二八〇八頁）。

發 策

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而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回既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于寂寞之濱，亦足以名世。任此責者誰歟？正德《袁州府志》卷六。（以上劉琳校點）

黃庭

黃庭，紹興府新昌（今浙江新昌）人。嘉泰三年官迪功郎、南康軍學教授。又爲池州教授，加修職郎。見成化《新昌縣志》卷六，萬曆《新昌縣志》卷一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陳氏西塾題名記

嘉泰三年

合當世之士而私淑艾之，自古所難能也；以義名學而利祿以終之，後世之通患也。居今之世，思古之意，苟不以課試詞章之是專，而期於成德濟世之用，則爲是學與受是學者，其可輕乎哉！新昌去縣十里石溪東山，有石氏義學及韓鎮所叙題名石。廢壞湮滅，不可復求，按尋石刻，尚有考者。自武平初始，後有公相四人、顯著於朝者七十六人，如文公彥博、杜公衍、呂公□、□公絳皆在焉，中間范公仲淹□□、蘇公軾守杭，亦求預名於其間，一時人物之盛，其淑艾斯人之□，與夫人自立之志，亦可想矣。今其廢未及百年，而題名石已不可見，可歎也。夫□□□□□□□□，而人可自□，家自爲學，三物之叙、四時之別本於上以一道德、明風俗者，無復逢古之事；九家之流、專門之尚趨而下爲虛言、爲詭論，無復尚德之士。源委既失，學者莫知其所宗，於是窮居獨處之士抱負所有，始於兼善

夫人之意，所以義學之興駸駸焉見於世。惟其教多異而不同，□其學而□散，亦難矣。石溪南上六七里曰平壺，陳君祖字惠□築室建堂於所居之傍，以起其遺事。始於嘉泰癸亥，士之游學者日益盛。噫，使其間豪傑有志之士苟能不爲當世詞章之習，而志於古人德業之盛，使爲是學、受是學者善意相尋於無窮，而來者有考焉，則題名之刻誠不容缺也。嘉泰三年癸亥，迪功郎、新南康軍學教授黃庭記。成化《新昌縣志》卷六，正德十六年刻本。（劉琳校點）

李如圭

李如圭，字寶之，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七歲能文，乾道八年以誦讀賜童子出身，補迪功郎。紹熙四年舉進士，嘗爲福建安撫司幹辦官。朱熹與之校定禮書。著有《儀禮集釋》十七卷（存）、《儀禮釋宮》一卷（存）、《綱目》一卷。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九之二九，《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宋元學案》卷六九。

儀禮釋宮序

周之禮文盛矣，今僅見於《儀禮》。然去古既遠，禮經殘闕，讀禮者苟不先明乎宮室之制，則無以考其登降之節、進退之序。雖欲追想其盛，而以其身揖讓周旋乎其間，且不可得，況欲求之義乎！

於是本之於經，稽之於注釋，取宮室名制之可考者，彙而次之，曰《釋宮》。《儀禮釋宮》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六，《鄭堂讀書記》卷四。

漢法酒

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倖、湣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劬。司隸以不畏強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泛劬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劬及京兆尹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劬。劬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劬。諸劬、自劬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劬及協律者，下之蠶室，弦歌詩爲新聲而求幸。

右酒令也，戲用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當飲者，予一算；除官既周，視其算以爲飲。齊三算者，即飲之。二算者，與其算等者決之。

一算，則留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賓退錄》卷四。（以上向以鮮校點）

李 燮

李燮，嘉泰間爲池州副都統制。見《宋會要輯稿》兵二六之一四。

言差綱官取押綱馬事奏

嘉泰三年三月

本司每歲差發官兵前去茶馬司取押歲額川馬五綱。自池州至成都往回萬里，全藉有心力諳曉馬性綱官部轄，所差綱官止於使臣校副尉、下班祇應人內差撥。緣使臣多是昨來立功補轉官資，年及六十已上，不能任事。竊見廣西經略司差押歲額廣馬赴本司交納，其押綱官亦有效用進勇副尉、守闕進勇副尉名目之人。乞將本司取押川馬綱官五人自守闕進勇副尉、進勇副尉、使臣校副尉、下班祇應通行選差有心力曉馬性人充，庶幾鈴束軍兵，照管綱馬，不致損斃。《宋會要輯稿》兵二六之一四（第八冊第七

二二三三頁）。（向以鮮校點）

喻南强

喻南强，字伯强，號梅隱，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少負奇氣，與陳亮游。亮以非罪下獄，門人噤不敢出聲，貽書責之；復走東甌見葉適，適爲作書數通與臺官，卒直亮之冤。累貢于鄉，不得第。用右科調富陽尉，轉縉雲丞。卒，年七十一。著有《梅隱筆談》十四卷。見《金華先民傳》卷一〇，《宋元學案》卷五六。

貽陳亮門人書

先生無辜受罪，將賫恨入土。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耶？《金華先民傳》卷一〇，續金華叢書本。（曾棗莊校點）

沈實

沈實，處州龍泉（今浙江龍泉）人，舉明經。嘉泰間官大理評事，嘉定間官大理寺丞、廣西運判、刑

部郎中。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三，《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四五、選舉二一之一四、職官七五之二八。

乞限四十方許攝官奏

嘉定十五年八月四日

臣嘗人材不擇地而出〔一〕，在於教育之而已。且廣右爲郡者二十有六，地非不廣矣，學非不建矣，三歲大比，獲試於禮部而登名者獨少，何邪？豈人材不產於遐方僻壤者乎？臣當思其故〔二〕，長育人材之道，當堅其進學之念，不當開其爲利之心。瘴癘之區，監當、簿、尉、縣令之職無人權注，故立攝官之科，俾得注選，固良法也。然科舉取士有定額，雋異既少，稍能綴緝者咸得廁名於其間，僥倖兩舉即得試，攝官僅能免過，即許解發，俾授正官。人情趨利，如水就下。往往當進學之年，即萌科祿之謀。人材不淑，其或由是。古人四十曰彊而仕，漢孝廉亦限以四十充選。今欲士子涵養器識，勉彊學業，莫若限四十方許攝官，誠使之從政，庶免墻面。《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五八（第四冊第三八一頁）。（沈治宏校點）

〔一〕「臣嘗」下似脫一字。

〔二〕當：似應作「嘗」。

全宋文卷六七七一

宋 鈞

宋鈞，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紹熙四年進士。嘉定間知泉州，遷淮東總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一四六，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二五。

乞於揚州選辟一員措置戶部大軍倉敖奏

嘉定八年十一月

諸軍分屯田淮甸已多，而揚州爲最，月支糧米計一萬七千餘石。本所每歲截撥不下十三四綱，而倉敖不增築，監官不專差，但委之本州司戶。大率視爲他司委送之事，漫不屑意，交納稽時。今欲乞轉致置揚州戶部大軍官一員，從本所選辟廉潔有才力一次，使之措置添架倉敖，一意出納。自後歸之部闕注選人曾經任無過犯者，庶幾職掌專一。《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一四六（第四冊第三五二八頁）。（尹波校點）

江 疇

江疇，建寧府建安（今福建建甌）人。紹熙四年進士。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九。按朱熹弟子有江疇（見《朱子語類》卷八一），疑即此人。

醫說跋

開禧三年

右張季明《醫說》。季明儒生也，集是說以傳于世，人多笑其流于伎，不知真儒生之用心也。使世之醫者皆以季明之心爲心，雖庸醫足以爲良醫。苟以駟僇之心處之，雖良醫且庸矣，況本庸耶！近世士夫，所以每嘆所在無良醫，人之疾病不得盡其理，而死者甚衆。然豈真無良醫耶？不仁之心壞之也。季明之伯祖子充以醫術受知於忠宣范公，名滿京、洛，察脉語證，妙出意表，略無毫髮隱情，諸公待之如神人，蓋已能儒其心矣。季明父祖能世其業，季明又能力學以求古人之用心。則凡可以廣人之聞見，使其知所趨避，以自免於疾，與夫參稽已驗之效，有疾而自能處其疾，不爲庸醫所誤，是季明之仁術也。則是說之集，安可以伎而笑之耶？況季明之於醫，自有得其伯祖之秘傳，以是心而行是伎，季明真儒醫之良者也。使其得科第而登仕籍，其仁民之心又當如何耶！此予所以喜之，而與題其

後云。開禧丁卯七夕，建安江疇跋。《卮宋樓藏書志》卷四六。又見《宋以前醫籍考》第一一〇三頁。（尹波校點）

馮多福

馮多福，字季求，本福州人，寄居常州無錫（今江蘇無錫），遂爲無錫人。紹熙四年登進士第。嘉定中爲慶元府奉化縣令，有惠政。九年以朝奉郎知徽州，明年改淮西提舉兼提刑。寶慶初直寶謨閣，知鎮江府。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金佗續編》卷一六，《寶慶四明志》卷一四，弘治《徽州府志》卷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二。

研山園記

蔡氏《叢談》載，米南宮以研山於蘇學士家易甘露寺地以爲宅，好事者多傳道之。余思欲一至其處，且觀所謂海嶽庵者。米氏已不復存，總領岳公得之，爲崇臺別墅。公好古博雅，晉、宋而下書法名蹟，寶珍所藏，而於南宮翰墨尤爲愛玩。悉摘南宮詩中語，名其勝概之處。前直門街，堂曰宜之，便坐曰抱雲，以爲賓至稅駕之地。右登重岡，亭曰陟巘，祠像南宮，扁曰英光。西曰小萬，有簣出塵

表；東曰彤霞谷，亭曰春漪。冠山爲堂，逸思杳然，大書其扁曰「鵬雲萬里之樓」，盡模所藏真蹟，憑高賦詠。樓曰清吟，堂曰二妙，亭以植叢桂，曰灑碧，又以會衆芳，曰靜香。得南宮之故石一品，迂步山房，室曰暎嵐。灑墨臨流，池曰滌硯。盡得登覽之勝。總名其園曰研山。酣酒適意，撫今懷古，卽物寓景，山川草木，皆入題詠。公文彩振耀一世，篇章脫手爭傳，施之有政，談笑辨治。當調度搶攘，羽檄旁午，應酬刻決，動中機會。以其餘才餘智，興舊起廢，自我作新。人汲汲，己獨裕如。茲園之成，足以觀政，非徒侈晏遊周覽之適也。夫舉世所寶，不必私爲己有，寓意於物，固以適意爲悅。且南宮研山所藏而歸之蘇氏，奇寶在天地間，固非我之所得私。以一拳石之多，而易數畝之園，其細大若不侔。然己大而物小，泰山之重可使輕於鴻毛，齊萬物於一指，則晤言一室之內，仰觀宇宙之大，其一致也。此地以晉、唐而宋，皆名流所居，南宮營之，以海嶽名庵。復百餘年，公始大復其舊。岳爲公姓，天設而地藏之以遺，其爾乎！予何幸寓目其間，公俾記其顛末，不敢以固陋辭，于是乎書。《京口山水志》卷一。又見《米襄陽志林》卷九，《米襄陽外紀》卷八，光緒《丹徒縣志》卷七。（尹波校點）

馮 椅

馮椅，字儀之（一作奇之），號厚齋，南康軍都昌（今江西都昌）人。去非父。受業朱熹。紹熙四年進

士。授德興尉，調江西運幹，攝上高令。既而家居授徒，所註《易》、《尚書》、《詩經》、《論語》、《孟子》、《太極圖》，所著《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今存《厚齋易學》五十卷。見《宋史》卷四二五《馮去非傳》，正德《南康府志》卷六。

厚齋易學自序

嘉定十年五月

《周易》一經，文王困於羑里，即包犧氏所畫之卦，立大衍之法，推七八九六之數，以生爻而繫之辭者也。古有官占，即畫觀象，以事揆理，而遂知休咎。至夏、商各爲一書，曰《連山》、《歸藏》，意每卦爲之辭矣，蓋間或略見於傳記也。然庖犧氏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有四，以盡其變，故《連山》、《歸藏》之辭，至六十又四而止。文王則以所重之卦，復衍其爻爲三百八十又四，乃別爲辭以繫卦，於以體其常，創爲辭以繫爻，於以盡其變故，定名曰《易》。文王既沒，周之子孫乃著其代，以別夏、商，而曰《周易》。然猶與《連山》、《歸藏》並列於卜筮之官，而謂之三易者，蓋因周之《易》云爾，其實夏、商以前不謂之《易》也。自孔子定六經，止贊《周易》，門人又述其緒言，以爲之傳，而《連山》、《歸藏》始廢，《易》道始尊。先漢以來，儒家者流宗主孔氏，遂以孔贊與《周易》並行，以孔贊等篇爲傳，而改上下篇爲上下經。此其始變也。後以孔贊參入經文，自費直、鄭康成倡之，王輔嗣和之，而世不復知有文王之《易》矣。何也？取信於孔子之贊，而不復推究文王之本指，一也。

孔子推明人事，而象數之本言焉而不發，至使後世屏棄之；間知學此，則又多穿鑿傳會以爲之說，二也。甚至繫卦之辭爲彖，孔子題彖以推明之，而今繫以「彖曰」，而彖反爲孔子之傳矣。繫爻之辭爲象，孔子題象以推明之，而今繫以「象曰」，而象亦爲孔子之傳矣。孔門《說卦》三篇，將以推明《繫辭》之指，今題以《繫辭》上下，而《繫辭》又爲孔子之傳矣。《易》之稱周，或以爲周匝庖犧之卦例以爲《易》，八卦之重以爲文王，六爻之辭以爲周公。凡一經之名義錯亂，無一存者，況文王之本指乎！天開我宋，聖道日明，康節邵氏，首定經傳之序，呂氏微仲、晁氏以道從而訂之，近日吳斗南復是正之，沙隨程可久、晦菴朱文公先生皆以註解傳，雖名義微有未盡當，而文王之全經則天高日白矣。椅自束髮受《易》於先人，蓋伯祖父以此經鳴於三舍。予數十年來，博親師友，搜攬衆說，遂以文王之本文，如王氏所傳《乾卦》之文爲正，而爲之輯註，訂其音切，釋其文義，辯其異同，使讀者粲然識其大指，不惑於支離。然後輯孔子贊傳，左氏占辭，及諸儒之說，撮其不悖於大義者，釐爲輯傳。義有未備者，傳以己意。又於孔子之傳，哀輯衆說，別爲一書，庶不相亂，俾萬世復見文王之全經。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信哉！伯祖父蓋黼其名。宋嘉定十年丁丑歲夏五月辛卯既望，草堂馮椅序。《厚齋易學》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皕宋樓藏書續志》卷一。

厚齋易學又序

嘉定十年五月

孔子之贊《易》，止於彖爻，蓋其成書也，孔安國稱先君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此書是已。蓋述周文王之《易》，而贊述其義，聲韻相叶，實贊體也。孔子沒，門人追述其平日講說問答之辭，與夫所傳於古而記之有補於《易》者爲之傳，則《文言》《說卦》是已。何以知之？以其書有子曰，有古語，有占法，而知之也。至於《序卦》《雜卦》，其猶孔子之遺書與？不然何《雜卦》之聲韻與贊相似也？史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門人記其言，有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_{（二）}，可以無大過矣。」夫孔子之於羣經，初不若是其綢繆也，而獨於《易》焉見之，何哉？蓋昔者文王之作經也，即庖犧所重之卦，演而生爻，以陰陽奇耦之數，位畫雜居之象，仰探造化，旁稽物理，近察人情，自爲類例。字字有據，然不明言其故，而使人觀象玩占，以見諸行事。至孔子時，與《連山》《歸藏》並列於卜筮，占者不勝異說而《易》道晦矣。孔子憂之，於是即卦之彖、爻之象，以知之所及者爲之贊，又間以新意，推廣文王所未言者，此非沈酣細繹，不能以臻此也。至於《文言》《說》《序》《雜卦》諸篇，又其平日之與門人講說，與夫記錄古語之舊者。天下後世以信孔子而信《周易》，故異說屏除，而《連山》《歸藏》與《八索》俱廢。文王之經，如離明當天，而衆星蔑矣。中更秦火，而此書獨以卜筮獲存，亦可知天意之未喪斯文也。奈之何儒生坑戮解散，間得

所傳者，私自名家，大義紛錯。《文言》止於乾坤，故費直參入於經。《說卦》三篇，漢初出於河內女子，今止存其一，而又有《繫辭》上下二篇。夫「繫辭」云者，文王之經而非傳也，意者後人以其間推明《繫辭》之指而目之與？要即所謂《說卦》上中篇也，今所謂《說卦》者，乃止下篇爾。是說也，近世吳斗南知之。若夫所謂「十翼」云者，以其羽翼《周易》蓋十篇也。十篇之次，猶多異說，然其概可知也。彖、象之贊，各釐上下篇爲四，《說卦》合今之《繫辭》上下篇爲三，《文言》、《序卦》、《雜卦》各一，是其目也。今釐贊於經，以合於傳，復孔門全書之舊，哀粹諸儒之說，爲之輯注，庶有補於世教云爾，斯亦孔子贊《易》之心也。是日椅又叙。《厚齋易學》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詒宋樓藏書續志》卷一。

〔二〕五十：原作「卒」，據《論語·述而》改。

仁聖博施濟衆論

論曰：事有功用之大者，不容以易致也，則亦求其所以致之之道而已矣。夫推一己之所爲，以被天下之至廣，此豈非仁道之極致而行仁者之至願歟？然而固有次第也，而奚可以仁定論哉！等而上之，必有天德之聖人，能合天下以爲一體，而動化之妙，運用之神，有不待推行之勞而自

合者。至此而後，功用之大，始可言矣。然聖人尚竊難之，而曾謂可以易致也？嗚呼！此仁聖精微之辨，固有待於講明，而必折衷於夫子歟！仁聖博施濟衆，請即夫子之言而申之。謂仁聖別乎？堯舜性之，所以爲聖，而仁覆之功用，後世無及也。然則有同歟？曰「必也」，曰「何事」，夫子奚爲截然不肯少紊，而真若仁之別於聖者，是不可不深求其故耶？蓋嘗泛觀之天下，舟足以航川，而施之陸則不行；葛足以當暑，而施之寒則無補。則所施者，有病於博。大明普照而蔀屋弗覩，陽和發育而寒谷或凝，則所濟猶有慊於衆。然則施之博，濟之衆，此固仁道之極致，而皇皇之四達者也，固仁者之至願，而所欲之不存者也。舉而謂之仁，夫豈不可，然而固有次第也，固有分量也，則豈容於不講耶！今夫自一念之愛，推而達之一身，而支體髮膚之無遺育；自一身之愛，推而達之一家，而父子兄弟之無異和；又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先後之不同科也，厚薄之不同品也。其次第固如此，而豈易致耶！豈曰仁而已耶！夫苟非泊然無意於斯世者，則皆知所以求仁也，而愛天下利生民之深心，固有倫類之不通而不能推者矣。或勉強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固有推之而不能遠，遠之而不能盡者矣。遲速不論也，久近不論也，其分量如此，又豈易致耶！豈曰仁而已耶！是故非聖人不足以盡仁，而苟未至於聰明睿知而達天德，則所施之博，所濟之衆，誠不敢知也。惟夫與造化同功，與萬物同體，其德盛，其化神，有所不爲，爲之而行，有所不動，動之而克，所謂保合太和之功用，不於此觀而奚觀哉？嗚呼！此固聖人事也，而聖人每難之，何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而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吾猶有愧焉故也。且堯舜之性之，較之湯武之身之，猶有間也，而無告之不虐，困窮之不

廢，嘉孺子而哀婦人，甚者有苗之弗率，蓋終堯舜之世不能相忘於大順，而猶有待於禹。論至於此，則博施濟衆豈易致耶？以堯舜猶病之心觀之，豈亦曰仁而已耶？嗟夫！三代而下，非無志於仁者也，固有殫所利以爲恩，捐所與以爲惠，而不能周普者矣。雖有賢君，僅致小康，而求其如三代亦難矣，況堯舜之敢望？蓋非不足於仁也，而不足於聖也。雖然，有孔門之講學，則堯舜可爲也；講學之不明，而推行之或紊，尚可語仁乎哉？夫子之示人，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嗚呼！此善推其所爲。孟子所以有取古之人，而盡己之忠，推己之恕。夫子他日以一貫之旨啓子貢者，蓋深警乎此也。然則後之法堯舜者，夫亦自吾推之而已矣。謹論。《論學繩尺》卷六。

周禮盡在魯論

論曰：王制之不存，固君子之所惜；王制之僅可考，亦君子之所幸也。天下之理，已廢者無據，而有證者可推。周之禮，其廢於王轍之東也，宜若無有存者也；周之書，其存於侯國之藏也，固亦有可考者也。即其書以推其禮，由其義以求其制，有聖賢者出，則一王之法尚冀其舉而行之。君子無志於斯則已，苟有志於斯也，安得不於所深惜之中，致其所甚幸之意歟！韓宣子以晉之臣而致魯之聘，其請觀太史氏之書者，非徒博古也，蓋觀禮也。有《易》之象，足以探是禮之原；有魯之《春秋》，足以志是禮之變。得其所非望，而滿其所甚欲，奮然曰：「周禮盡在魯矣。」嗚呼！周禮果在魯乎，

愚不得而知；周禮其不在魯乎，愚亦不得而知也。然而君子曰：「是秉周禮者也，是天下所從資禮樂者也。」若然，則豈但盡在魯哉！雖斷之以盡在是可也。抑觀入春秋以來，隱、桓爭立，而嫡庶之法不立矣；仲子兼贈，而夫婦之大倫不正矣；即位不告，而君臣之大義不明矣。況於文物之微，度數之末，一非成王、周公之舊，禮惡在也？宣子之言，無乃爾是過歟？噫！我知之矣。《詩》、《書》非爲泰和計也，而觀《詩》、《書》者，可以知唐虞、成周之泰和。周之班爵祿，非以有籍而加損也，而苟去其籍，雖博物如聖賢，不能言其詳。蓋古人之大綱小紀至纖悉也，而或剝蝕毀裂之餘，有非臆見之所能定，而古人之殘編斷簡，若甚粗矣，而其本末源流，庸有可以義起也。此宣子所以動心於《易》、《春秋》之觀，而奮然以爲周禮之盡在於魯也歟。夫《易》何爲者也？肇伏犧而成於文王。當是時，周之禮未備也，是何文王於倥偬不暇給之日，而爲是迂緩不切之務耶？若《春秋》則魯史爾，其諸侯之策書赴告無國不紀也，而豈復周公制作之初哉？誠以文王之造周，其精微之蘊，皆寫之於《易》，而後世之變法改制者，即《春秋》可以知其故也。象於《謙》而制禮，象於《豫》而作樂，象於《萃》而享帝立廟，此《易》也。而其大者，自乾坤一畫而天地之尊卑以定，高卑之貴賤以位，周之禮非可即是以探其原耶？書六羽，則八佾之僭禮見矣；書三望，則卜郊之失禮見矣；書丘甲，則制貢之非禮又見矣。至於朝聘會盟以邦交書，蒐苗獮狩以國事書，禘雩烝嘗以時祭書，周之禮非可即是以志其變邪？禮之未作，必有以求其原之所自來；禮之既失，必有以稽其變之所自始。自本及末，皆有考焉，此宣子之所深幸也。嗟夫！成周一王之制，萬世不刊之典也，必待其人而後行。昔者周公之

相成王，極其精神心術之運，寓之文物度數之間，雖與天地相爲終窮可也，奈之何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矣。有宣王出，則古可復也。平王東遷，而周道益微矣，出而復之者誰乎？是責非宣子之所能勝任也，而已非宣子之所能忘情也。玉帛以相見而典籍之是觀，宣子之志篤矣。慨嘆深惜之餘，而奮然以爲猶盡在是，庶幾周禮之有考，而來者之可俟也。未幾而孔氏出焉，有其德，無其位，彷徨四顧，卒於讚《易》而修《春秋》，茲非宣子之志邪？不然，孔氏得時，亦嘗有志於夏殷之禮也，之杞之宋，曾無文獻之足徵也，則固不能言之也。卒有得於夏時坤乾之書，則即其義與其書以言之，況宣子也！然而《連山》、《歸藏》，與周之《易》而三者也，而魯不之藏；晉《乘》、楚《杌》，亦與魯之《春秋》而三者也，而宣子不之觀。是又何說歟？茲非孔氏之杞之宋之意歟？天下故曰：魯有道之國也。晉之宣子聘魯，有書可觀；吳之季札聘魯，有樂可觀。諸國無之，而魯有之，是可幸也；然魯有之而不用之，亦可惜也。孔子生於魯矣，而道不行，宣子何責焉！後乎幾千百年，而河汾之士乃欲執此以往，則又可重嘆也。謹論。《論學繩尺》卷八。

上高浮虹橋記

橋曰浮虹，循舊名也。上高治北而市南，一溪自萬載發源，合新昌水於兩間，下走高安。湖廣商旅之所經，耆保之期會，井邑之聘問，有無之懋遷，舉此問津，無所濟者，則病涉之歎作。昔造舟爲

梁，命曰通濟。嘉定改元，令尹趙君伉夫剔敝取新，侈其壯也。越是年辛未夏瀑漲，浸壞以沈，蓋有溺焉者，顧暫不得展布。屬守宰更新，上下方棘於財，租入必藏，則爰立乃倉；釋奠有期，則爰修乃學；賓館無所，則爰繕乃驛。緒如縲繭，焉得力而給諸！謀之鄱陽馬君樸，慨然領其事，稽趙君故籍，得浮屠氏優婆塞以董之，召父老、諭士民而相之。度材鳩工，經始於六月甲申，越九十日癸酉梁成。爲舟二十，舟率四丈有四尺，兩舟相距率二丈有二尺有半，廣丈有六尺有奇。藉以枋，視其廣；維以索，視其長。舟兩端爲瓦，防風雨之浸淫也；方隅爲闌，約車馬之失墜也。丹牖以塗之，粉白以章之，炤映炳明，如幻如畫，遂爲一邑之奇觀。人物會通，氣象融結，名實不浮，士女填滿，聚觀以樂。既奏功，俄有曳杖而歌曰：「柱施朱兮畫駢舟，蝓螻衡兮貫中流。不褰裳兮不濡軌，盍行歌兮來遊。」少焉，有舟出於磐石之中，倚聲而歌，若和者焉，清越而長，如出於雲間。試聽之，若曰：「南瀕北岸兮煙水闊，蜺露背兮浴明月。敖仙跨鶴兮觀厥成，吹玉笛兮渡林樾。」又歌曰：「了事兮癡兒，不日兮成之。携手兮同歸，邦人兮所思。」予顧謂馬君曰：「予二人代庖於此，輒冒焉舉行，今也幸而集，一不集，貽笑罔極，非癡與？」馬君曰：「不爲亭榭遊觀而施實德於民，豈不賢於濟溱洧以乘輿者哉！使天下吏皆癡，則事亦無不輯者矣。」予感其言，故爲書諗來者（二）。馬君年未冠，亞里選，由大學始得一官，方將有爲於時。予老矣，卜築林下，欲歸而未能者也。同治《瑞州府志》卷一八。

又見嘉慶《上高縣志》卷一三。（以上尹波校點）

〔二〕諡：原作「驗」，據文意改。

宣 縉

宣縉（？——一二三六），字宗禹，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嘉泰三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太學博士，召試，爲秘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知吉州，福建提點刑獄。遷考功員外郎、秘書少監、守起居舍人，編《孝宗寶訓》。試吏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嘉定十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明年，拜參知政事。端平三年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同年卒，贈太師，謚忠靖。見《宋史》卷四二《理宗紀》二、卷四一九本傳，《南宋館閣續錄》卷八。

寧宗謚冊文

寶慶元年

維寶慶元年歲次乙酉，正月壬戌朔，二十八日己亥，孝子嗣皇帝臣昀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德必有功，功，德之榦也；功必由德，德，功之本也。然古者祖有功，宗有德，概而言之，匪曰區別。銘德紀功，敬宗尊祖，其義一也。徽名顯號，鏤玉繩金，帝王以降，寢加詳矣。思我昭考，詎容闕遺！恭惟大行皇帝生有神光，夢符抱日，天之所畀，秉德粹沖，充養滋深，始終克一。爰自潛蟠，逮於御

極，雅言懿行，善政良規，皆德之發也；表正影隨，根茂實遂，休功偉績，得於自然，皆德之應也。屢書悉數，莫可勝紀，敢因節惠，采摭形容，庶幾萬一焉。凝神靖穆，靡事玩好，歲寒清心，揭以名室，至純也。《中庸》、《大學》，克明要旨，秦皇、梁武，是謂渺茫，至正也。金華說書，演爲朝夕，黼宸聽朝，不怠昕旦。衣必服澣濯，飲不過三行，勤於邦、儉於家矣。容止進退，可觀可度，在朝在宮，離離肅肅，動容周旋中禮矣。畏天則遇災而懼，減膳徹樂，露立請禱；寧親則克諧以孝，問安侍疾，躬進藥餌，事天如事親矣。以和顏接臣鄰，以大度納諫諍，憂民之憂，聞必慚怛；樂民之樂，不自滿假，體羣臣而愛百姓矣。及夫形而爲言，於學問則曰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於講讀則曰引古證今，庶非文具。語珠玉之寶，而明德業之爲寶；語君爲舟、民爲水，而明覆舟之可畏。因舉子有君，則謂父母之心由之以生；因收平海寇，則謂招徠得用又可全生。推是以往，言皆德言。於是見諸行事，則政必由中書，官不私嬖近。祖宗成憲，遵承惟謹，便民奏牘，命以攷行。立賢無方而朋比亡，惡惡必去而姦邪沮。捐帑儲，振乏絕，發倉廩，救饑饉。丁口之賦全以弛之，折科之色重則損之。興崇學校，廣及宗庠；褒謚先賢，錄及後裔。拔民豪以爲將，軫死士而恤孤。罪疑惟輕，可憫即貸。平反者有賞，失入者有罰。十詔取士，八策於庭，惟實用是求；七饗合宮，三登圓陛，惟時宜時舉〔二〕。設施注措，莫非德政。稽驗成功，則天地順應而陰陽和，風雨時，年穀阜成，羣物暢茂。帝歆親祀，夜氣澄肅；封人歲祝，晨光赫曦。眷佑之來，可幸而得耶！人心丕應，而戶口蕃息，囹圄空虛，遺黎襁負以向化，豪傑率衆以來王。山河境土，寢復版圖；符寶珍瑞，復還御府。多助之至，可

疆而致耶！故雖殘虜陸梁，終自取敗；寇攘間作，斃不旋踵。權姦自孽而莫追，叛將弗征而就誅。在位三十有一禩，事變屢萌而汔康，感應之機，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大功數十，是不曰盛德之所召乎！乃若震奎寶畫，筆由心正；弓矢侯鵠，中由體直。以之而書《無逸》、書《說命》，則書可以觀德矣；以之而尚武勇、去弋獵，則射可以觀德矣。游於藝者猶若是，豈功而非德歟！夫有大德者，必得其壽，謂宜無疆惟休，眉壽萬歲，夫何遽厭黃屋！靈駕莫追，殂落之旦，風雨晦冥，天人俱慘。臣方荒〔二〕，頓足摧心，乃承憑几之命，俾紹丕圖之休。追惟涼菲，凜弗克勝，瑩瑩在疚。因山告期，四輔羣工，若稽古訓，敬紬稱謂，得請於郊，人謀天同，誕昭懿鑠。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恭惟睿靈如在，允膺茂典，列於宗廟，妥妥闕恤，於萬斯年，永昌厥後。嗚呼哀哉！謹言。《宋會要輯稿》禮三〇之八八（第二冊第一一四九頁）。

〔二〕下「時」字疑當作「是」。

〔三〕此句疑脫一字。

乞將聶子述罷職罷祠奏

嘉定十二年十一月

子述入蜀之初，不能撫定潰卒，乃悉誅之，激而生亂，害及王人。驚惶奔竄，僅以身免之。乞將

子述罷職罷祠。《玉牒初草》卷二。

請日老住青原疏

闡揚七祖家風，要轉青原機括；勘破十方衲子，須還本分鈴槌。這回好個作家，爲衆一來住世。日公長老世味淡若水，神氣肅如霜。戒月圓時，真蒙庵之嫡嗣；意珠無礙，得臨濟之正宗。展坐具於瀑布巖前，踢淨瓶於黃龍山下。具正法眼，明現在心。惟此中法席之虛，仰水上燈籠之掛。龍象共爲推出，螺川爭僊來臨。乳竇源深，自是憤聽獅子吼；偃溪風暖，不妨來振海潮音。俯爲具眼人，仰祝重瞳壽。《古今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癸集卷二。（以上尹波校點）

吳 采

吳采，嘉泰間爲禮部侍郎。見《宋會要輯稿》禮二五之二五。

乞禁州縣大禮年分科擾民間奏

嘉泰三年四月

伏觀今歲郊祀大禮，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例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臣有以見陛下三歲一郊，本爲親饗天地祖宗百神而設，次則犒賞諸軍，並遵彝制，其餘一切煩費悉從省約，德至渥也。然猶有可言者，臣向在州縣，每見郊禮年分，民間橫被科擾，不一而足。上而銀絹，次則車木，微而至於麻皮油粃之類，各有名色。且如銀絹，固有合科之數，而州縣故作大數，多拋匹兩，雖中產下戶亦有不免。除合進發外，餘皆掩爲州縣妄用之數，不卹斯民之被害也。車木者謂是車輪，乃輦輅所用，非榆即栗，民間最爲難得，然亦有所產地分，今州縣不問有無出產，一例科敷。若以車木言之，所用亦合有數，不應諸州皆行於諸縣，諸縣皆行於諸鄉，有木則輸木，無木則輸錢，錢不歸官則歸之吏。或所用之木數足，則將不解之木，官吏高下分爲器物之用，不卹斯民之被害也。至若麻皮油粃等物，其爲擾亦然。所至州縣，每遇郊禮則以此經紀民財，官吏視爲奇貨，其行移不曰戶部則曰轉運司也，戶部、轉運司若有行下，亦必曰朝廷也，蓋欲以此塞斯民之口爾。深山窮谷之中，但見郊禮事大體重，惟州縣是應，何敢有詞，又豈知陛下有乘輿服御、中外支費並從省約之文已行於季春之月，州縣視爲墻壁文具，不使斯民先期知之耶！然則斯民破家蕩產，往往多見於郊祀之歲。臣以爲朝廷盛典之舉，本以斂福錫民，顧乃使斯民橫被州縣之擾，陛下聞之，亦必爲之惻然也。

乞下臣此奏，令戶部速下諸路轉運司，行下諸州縣，照大禮年分合解銀絹的實數目，於人戶稅錢等第科納，不得多科匹兩。車木合用株數，于出產縣分撥錢收買，不得將不係出產去處亂行科擾。其他雜科，並照實數行下，不得多作名色，妄行抑納。戶部與轉運司各以實數拘催，仍須出榜州縣，令人戶通知。如州縣承此指揮，仍前科擾，許被擾人戶直經御史臺越訴，將違戾官吏重作施行。《宋會要輯稿》禮二五之二五（第二冊第九六七頁）。（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六七七二

施 宿

施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今浙江長興）人，元之之子。紹熙四年進士。慶元間知餘姚縣，遷紹興府通判。嘉泰中知盱眙軍，又爲淮南轉運判官。八年，以贓私罪追奪官爵，仍籍其家。撰有《嘉泰會稽志》（存）、《東坡先生年譜》（存）、《大觀法帖總釋》等。見《兩朝綱目備要》卷九、一五，《宋史》卷二〇二，《宋史翼》卷二九。

東坡先生年譜序

嘉定二年八月

東坡先生詩，有蜀人所註八家，行於世已久。先君司諫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閑居，隨事詮釋，歲久成書。然當亡恙時，未嘗出以視人。後二十餘年，宿佐郡會稽，始請待制陸公爲之序。而序文所載在蜀與石湖范公往復語，謂坡公旨趣未易盡觀遽識，若有所謹重不敢者。宿退而念先君於此書，用力既久，獨不輕爲人出，意或有近于陸公之說；而先君末年所得未及筆之書者，亦尚多有，故止於今所

傳。宿因陸公之說，拊卷流涕，欲有以廣之而未暇。自頃奉祠數年，舊春蒙召，未幾汰去，杜門無事，始得從容放意其間。蓋熙寧變法之初，當國者勢傾天下，一時在廷，雖耆老大臣、累朝之舊，有不能與之力爭，獨先生立朝之日未久，數上書言其不便，幾感悟主意。而小人嫉之，擯使居外，至其忠誠憤鬱不得發，始托于詩以規諷，大抵斥新法之不爲民便、而小人之罔上者，蓋凜凜也。既謫黃岡，躬耕東坡之下，若將終焉。遇其興逸，絕江弔古，狎于魚龍風濤之怪，放浪無涯涘，蓋莫得以窺其際。元祐來歸，所挾益大，議論終不爲苟同。宣仁聖后察見神宗皇帝末年之意，親加擢用，然周旋禁近，不過四年，迄以不容而去。迨紹述事起，嶺海萬里，瀕于九死，而皓首烟瘴，巋然獨存，爲時天人。和陶之作，出騷入雅，深涉道德性命之境，落筆脫手，人爭傳誦，愈不可禁。蓋先生之出處進退，天也。神宗皇帝知之而不及用，宣仁聖后用之而不能盡，與夫一時用事者能擠之死地而不能使之必死，能奪其官爵、困厄僇辱其身而不能使其言語文字不傳于世，豈非天哉！故宿因先君遺緒，及有感于陸公之說，反覆先生出處，攷其所與酬答賡倡之人，言論風旨足以相發，與夫得之耆舊長老之傳，有所援據，足裨隱軼者，各附見篇目之左；而又采之國史以譜其年，取新法罷行之目，列於其上，而系以詩之先後，庶幾觀者知先生自始出仕，至于告老，無一念不倦倦國家，而此身不與。讀其詩，論其所遭之難，可以油然而置怨而篤于君臣之大義矣。雖然，宿之區區，豈以爲有補于先生哉？蓋先君之志在焉，不敢使之泯沒不見于世，如斯而已矣。嘉定二年中秋日，吳興施宿書。《東坡先生年譜》

卷首，王水照據日本藏舊鈔本整理本（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

東坡先生年譜跋

嘉定六年八月

宿既略采國史，譜先生之年而繫其詩於下，然篇目之先後與今所刊或不盡合。蓋先生之文如大川洪河之注，方其淋漓汗漫，揮斥一世，或得於談諧戲謔之餘，不自靳惜，或落筆爲人取去，不復記省；故其散出於人間，所在而有，傳者不同。觀先生與劉沔書，大略可見。歲月既久，始合諸家之傳以成一集，於先後有不暇深考者。今所刊本，篇目次第蓋仍其舊。年譜雖稍加釐正，而各有所據，其間亦不能與之無異，覽者當自得之。嘉定六年中秋日，吳興施宿書。《東坡先生年譜》卷末。

石鼓音序

嘉定六年五月

《石鼓》、《詛楚音》者，皆直寶文閣臨川王公順伯所爲書也。公稽古成癖，至忘渴饑，《石鼓》考辨，尤爲精詣。蓋自南渡以還，故家之藏絕不多見，況摹有精粗，故亦艱得佳本參校同異。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以先後得於北方及石林葉氏本，訂其筆意，粗得一二，乃略倣古人八行足成是書。如《詛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張公皆嘗有釋「二」，王氏尋訪未獲。比歲里居，得石林三文音釋頗備，又頃從互市得朝那碑陰，有畢造記，徙置宋城縣治，是歲蓋紹興八年也。先一

歲爲丁巳，金人既廢劉豫，至己未正月嘗歸我河南、陝西地。碑云「歲在敦牂」，則戊午歲也。其意蓋不肯用彼年號，故爲此間歲月。皆併錄之，異時中原掃清，猶可按圖問此石之在否也。嗚呼！自周至戰國，遺文見於金石者不過三數，祐陵悉萃之保和，寶護甚至，至用金填鼓文，以絕摹拓。一旦烽烟擾攘，四海橫流，泯焉無復遺蹤，良可哀歎。此書之刻，使好古者相與讀之，猶足想絕學於千載。穆王「吉日癸巳」，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內府矣，其說爲信，因附卷末，庶廣異聞。第石林諸跋，其間亦有譌舛而無別本可證者，不容臆決，姑俟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吳興施宿書。元吾丘衍《周秦刻石釋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六藝之一錄》卷二八，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七，同治《長興縣志》卷二九。

〔二〕休：原作「林」，據《六藝之一錄》改。

大觀帖總釋序

大觀初，徽宗視淳化帖板已皴裂，而王著一時標題多誤，臨摹或失真，詔出墨蹟，更定彙次，訂其筆意。仍俾蔡京書簽及卷首，刊石太清樓下。《叢帖目》卷二。

題蘇魏公家本蘭亭

《蘭亭修禊叙》，世固不乏，特佳本則精神煥發，意態橫生。平生所閱亦多，然如此本不過五六，與宿得於蘇魏公家本爭雄長，皆熙寧以前所拓。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此帖也。吳興施宿題。《蘭亭考》卷六。（以上黃錦君校點）

顏必先

顏必先，嘉泰中知宣州。見《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三六。

乞沿邊州郡鋪兵無令缺額奏

嘉泰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沿邊州郡鋪兵缺額，其見管者亦多老弱，文書經由易至沉匿。緣鋪兵月給州郡積欠不支，或支拆他物，食衣不贍，逃竄無疑，萬一有警，必至悞事。乞將沿邊諸路逐鋪招置壯健之人，無令缺額，按月支給糧食，不得以他物折估。如此則鋪兵無逃竄之患，而朝廷文書舉無散失矣。《宋會要輯稿》方域

一一之三六（第八冊第七五一八頁）。（黃錦君校點）

釋慶如

慶如，字一翁，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俗姓范氏。密菴咸傑弟子，松源崇嶽法弟。住金陵蔣山，鄂州黃龍山。晚年退居南昌西山，卒，年六十八。見《續指月錄》卷三、《五燈全書》卷四八。

松源和尚語錄序

嘉泰三年九月

松源和尚示徒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賊賊已露，學者不解，勦絕其命根，返記剩語，殆成巨秩，携入龍峰，請爲編次。予竊諦觀破砂盆遭其凌蔑，痛的的地處克由耐耐，雖欲掩藏之而不可得。然家醜外揚，三十年後當必有爲雪此屈者。嘉泰三年癸亥重九日，住黃龍山法弟比丘慶如謹書。《松源紫嶽禪師語錄》，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三冊。（黃錦君校點）

樓 昉

樓昉，字暘叔，號迂齋，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少從呂祖謙學，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授從事郎，遷宗正寺主簿。嘉定十六年通判鎮江。寶慶中守興化軍以卒，贈直龍圖閣。編有《崇古文訣》（存）、《東漢詔令》（存）、《過庭錄》（存）、《紹興正論小傳》、《迂齋古文標注》諸書。見《崇古文訣序》、《崇古文訣跋》、《直齋書錄解題》卷五、一五，《寶慶四明志》卷一〇，《延祐四明志》卷五。

宗忠簡公文集序

嘉定十四年十二月

靖康丁未，高宗再使幹離不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栗。宗忠簡公守磁，則決策留行，于是適濟、適邯鄲、適大名、適睢陽，遂登大寶。中興之業，實始基焉，宗公力也。公之初意，欲正位號，係天下心，因以羽檄天下兵，濟師河朔，旋軫舊京。其迂回宿留，東南其轍者，乃汪、黃謬計，非公本謀也。公既與汪、黃異議，不復預聞幕府事。高宗藉其壯謀，既留命居，旋升尹正，駕馭羣雄，招降劇盜，兵彊士勇，法力誅必，敵連歲不敢犯境。于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益忌之，凡公奏請，皆留中不下。自傷不得展布，疽發背以死。公之勲業，雖不克竟，而英魂毅魄，嶢然

與日月爭光可也！昉兒時固已得公芳規于四明所刊《遺事》中，真所謂膽大于軀者，意其語言文字當亦稱是。客授金華，始獲拜公像。公之曾孫有德出示遺文若干種，因爲補綴而襲藏之。適守南徐，公松楸在焉，會部使者喬行簡攝郡事，築僧廬于墓左，創祠堂于學宮，總餉岳公珂、太守趙公善相繼命有德主烝嘗，所以風厲扶植之意甚厚。郡博士方君符尤所嚮慕，請以有德所授遺文鋟梓，昉遂掇取《遺事》中所載表疏，次第其日月，而并刻之。公前後奏請爲回鑾而發者，凡二十有四，其血誠赤心，因可想見。他文雖單言半字，無非從忠義中流出。公亡而杜充代帥，王業偏安，蓋始于此。公之規模志節，罕有能道之者，況其遺文乎！若諸公表揚忠烈，例應得書。嘉定辛巳十有二月，鄞人樓昉拜手書。《宗忠簡集》卷首。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六。

東漢詔令後序

嘉定十五年二月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兩漢制詔，接虞夏商周之緒，君子議其僭。雖然，世有華質，道有窳隆，則一代之號令文章，亦與之爲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白峻絜，而所謂灝噩云者，視渾渾之風則已漓矣。然謂《書》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也。走幼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輒諷味不忍釋。噫，一何其沈浸醲郁，雍雍含咀，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傳中，錄取詔令，攷其歲月，以類相從，粹爲一編。因循未果，而吳郡林君德祖之書傳焉，走可以無述也。然東都

二百年間，王言帝制，雖乏西京渾厚之氣。若光武與隗囂、公孫述、竇融等書，則有以見心事之磊落焉；敕鄧禹、馮異、岑彭等書，則有以見機神之英悟焉；頭鬚爲白之言，平定安輯之訓，與夫責劉尚以斬將弔人之義，有以見不得已之心焉。驚河西，感市掾，不待識者而占其中興矣。明、章二帝，雖不逮前列，然永平即位之詔，有曰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元和擇吏之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小心畏忌，忠厚惻怛，藹然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酬答者，讀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闈，權歸宦孺，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時有前人之遺風焉，是未可概以爲華不副實而併棄之也。或者又曰：帝王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故言即其心，兩漢以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足錄耶？嗚呼！是又未深攷者爾。武帝以淮南王善文辭，每爲報書，輒召司馬相如視草；天水多文學掾，光武有所辭答，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士相與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佗書》，自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堯，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由此觀之，漢之制詔，非若後世一委之詞臣也。竊不自揆，倣林君前書之體，纂次成之，目曰《東漢詔令》，非敢傳之他人，亦聊以備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刊削之，毋以河汾譏我。嘉定十有五年歲次壬午二月朔，甬東樓昉自序。

《東漢詔令》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二，《甬東樓藏書續志》卷三。

陰符經講義序

寶慶二年八月

班孟堅志漢藝文，錄兵書四種，以權謀言者十三家，以形勢言者十一家，以陰陽言者十六家，以技巧言者亦十三家。雖門分戶析，各專其一，然血脉未嘗不相爲貫也。孟堅之言曰：「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然則四家實一家也。雖然，孟堅以形勢、陰陽、技巧總之以權謀，吾獨以權謀、形勢、技巧總之於陰陽，蓋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權謀則有縱閉矣，形勢則有離合矣，技巧則有翕張矣，而所以爲之縱閉離合翕張者，陰陽之變化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范蠡之謀吳也，精察於贏縮蚤晏之節，而推極於稻蟹之無種，然一鼓而俘之。既以此謀人之國，亦以此自謀其家，所謂後人發先人至，趨時若猛獸驚鳥者，非陰陽之用乎？而權謀、形勢、技巧，固行乎其間矣。古人善爲兵者，未有不通乎陰陽者也。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陣，李衛公之孤虛鳥占，特其著者爾。抑又有進此者，張留侯親屈圯上之膝，受書於老人，蘇長公深排之，以爲安知秦之世無隱君子者。吾亦以爲秦之世安知無神仙者，子房蓋偶有所遇耳。《陰符經》，黃帝所著，文詞古奧奇澀，讀者尚不能句，況敢下一注脚乎！夏君宗禹，自浙來閩，手一編示予，則所著《講義》也。夏君少從永嘉諸大老遊，而竊獨好觀此書，然未盡解也。他日之上饒，嘗默禱曰：「未登龍虎榜，先登龍虎山。」夜感異夢，後遇至人於祝融峰頂，若有所授者。復取是書讀之，章斷句析，援

筆立成，若有神物陰來相助，此豈模擬料度，如世之箋傳義疏云爾哉！自必有油然自得而默契者矣。雖然，兵與神仙未易言也，言兵則流於詭譎變詐，言神仙則流於恍忽誕謾。神仙豈自外求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神仙即兵，通乎兵則知神仙矣。种明逸終身隱華山，而累世爲名將；姚平仲京城小不利，或者以爲遁去不死也。特吾儒之所謂神仙者，固在此而不在彼耳。讀夏君之書者，又當以是觀之。寶慶二年秋八月中澣，樓昉序。《陰符經講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童蒙訓跋

嘉定八年

昉兒時侍鄉長老，嘗從旁竊闚所謂呂氏《童蒙訓》者，其間格言至論，粗可記者一二。稍長，務鑽厲舉子業，而親舊几案上亦不復有此書矣。世道之升降，於此可占也。客授金華，太守丘公先生語次及之，且曰：「昔先公每以訓子姪。某初在傅，日誦習焉，將求善本，刻之學宮或太史祠中，使流布於世。」昉因從臾成之，曰：「書出於呂氏，刻於祠堂宜也。」會公有民曹之命，乃出錢五萬，以從初約。呂兄巽伯喬年家所藏本最爲精密，前此長沙郡、龍溪學皆嘗鋟木，而謫舛特甚，丘公所誦習者，未知何所從得也。初舍人呂公以正獻長孫，逮事元祐遺老，與諸名勝游，淵源所漸者遠。渡江轉徙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因即疇昔所聞見者，輯爲是編。倉部既手寫而藏之，巽伯又是正而刊之，庶幾可以傳矣。書之所載，自立身行己，讀書取友，撫世疇物，仕州縣，立朝廷，綱條本末，

皆有稽據。大要欲學者反躬抑志，循序務本，切近篤實，不累於虛驕，不驚於高遠，由成己以至成物，豈特施之童蒙而已哉，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巽伯屬記始末，因輒附所聞於其後，是亦丘公之志焉爾。公名壽隽，字真長，文定公之嫡長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明樓昉謹書。《甌宋樓藏書志》卷三九。又見四庫本《童蒙訓》卷首。

僧師瑞銘叙

惟臨濟之道宏矣！六傳至楊歧而始分，楊歧四傳至佛日而始大，至拙庵而愈盛，而瑞繼之。三百年間，楊歧正脉流通布濩，拙庵與瑞之功爲多云。《寶慶四明志》卷九。

符氏義田碑陰記

嘉定十二年

姚江符氏義莊，楊、袁二先生既各爲之辭，余得而讀之，因憶兒時先君子每開余以文正范公之事。稍長，誦錢君倚所爲記，援晏平仲所以先後其三族者，以發明文正公之心，使人慨然太息。吾鄉前輩揚州郡樓公嘗踵爲之，其子孫欲其後嗣之世守厥緒也，會宣獻公參大政，請於朝，乞依治平中范忠宣嘗請給省符以詔不朽，有旨從之。余嘗代爲表以謝，則余之所慕歎者可知也。符君之爲是舉也，

烏得不有概於余心乎！始符君兄弟二人，其季嘗以己田奉其兄，其兄辭焉，彊之不可，卒兩委，義莊之所由以立也。夫創之之難，不若其守之之難，而子孫之不能人人皆不失其初也，則符君之慮，其能無然乎？雖然，余聞范公出爲西帥，入爲□□，即樓公所至奉二千石，則二家之施及，皆分君之賜。符君節衣縮食，歲積月累，視范、樓兩家之財，難易又有間矣。後之人苟興念及之，而汲汲焉推廣其規模之不暇，雖百世可也。符君子孫方專於學，安知異時不有如忠宣、宣獻者力請於朝，以光大其先緒乎？此莊之興，蓋未艾也。嘉定己卯春社日，鄞樓昉書。民國《餘姚六倉志》卷二〇，民國九年鉛印本。

（以上尹波校點）

彭叔夏

彭叔夏，字清卿，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鄉貢進士。嘉泰中，周必大退老平園，命叔夏與胡柯校勘《文苑英華》，勒成《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存）。校讎謹嚴，爲世所稱。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六，《全宋詞》第四冊。

文苑英華辨證序

嘉泰四年十二月

叔夏嘗聞太師益公先生之言曰：「校書之法，實事是正，多聞闕疑。」叔夏年十二三時，手鈔《太祖皇帝實錄》，其間云「興衰治□之源」，闕一字，意謂必是「治亂」，後得善本，迺作「治忽」。三折肱爲良醫，信知書不可以意輕改。《文苑英華》一千卷，字畫魚魯，篇次混淆，比他書尤甚。曩經孝宗皇帝乙覽，付之御前校勘官，轉失其真，詳見益公序篇。公既退老丘園，命以校讎，膚見淺聞，寧免謬誤，然考訂商榷，用功爲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徧，因薈粹其說，以類而分，各舉數端，不復具載。小小異同，在所弗錄。原注頗略，今則加詳。謂如一作某字非者，今則聲說。其未注者，仍附此篇。初不注者，後因或人議及，今存一二。勒成十卷，名曰《文苑英華辨證》云。嘉泰四年冬十有二月己丑朔，鄉貢進士廬陵彭叔夏謹識。《文苑英華辨證》卷首，中華書局影印本《文苑英華》附。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三四，《甌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李文澤校點）

彭 方

彭方，字季直（一作季正），南康軍都昌（今江西都昌）人。朱熹門人。紹熙四年進士出身。嘉定間知

歙縣。紹定六年以國子博士除秘書郎，遷著作郎，改將作少監。端平中知袁州。除侍御史兼侍講。官至兵部右侍郎、端明殿學士。加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謚文定。見《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九九，《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八，《宋史全文》卷三三，《萬姓統譜》卷五四，弘治《徽州府志》卷四，光緒《安徽通志》卷一四二。

醫說跋

伏讀張君季明《醫說》，無非濟人救物之事，而將之以至誠。三世授受，相傳一脉，是可嘉尚也已。余來新安，恨識之晚，將虛心而訪，以求衛生之經云。嘉定甲申春三月中澣，星江彭方書于古歙歲寒堂。《宋以前醫籍考》第一一〇三頁。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七九。

唐徵君彭公祠堂記

嘉熙元年四月

昔文正公記嚴子陵之祠，謂其心出乎日月之上，故能泥塗軒冕，不事王侯，使貪夫廉，懦夫立，大有功於名教。豈非清節所重者道義，而寵榮聲利不以動其心，乃名教所當尚歟？唐宜春彭公徵君構雲博學隱居，尤善講《易》，世所推重，而不求聞達。天寶中，刺史李璟以其名聞於朝，天子遣中使

齊延丘以蒲輪召之，凡再始行。上欲官之，辭，乞歸里，賜以束帛副衣，遣中使房嘉送還。自是往來震山，釣於石巖下，終其身不仕。玄宗搜訪巖谷，尊禮隱逸，固謂其有益於國，而徵君浩然歸志，萬牛莫回。顧欲與草木俱腐，而不明君臣之義哉？蓋當時玄宗之侈心已萌，而憂勤求治之意已衰，徵君見幾而作，甘心肥遯。自非其德操堅正，內重而外輕，焉能審富貴而安貧賤如此哉！其視漢子陵之節，可謂異世而同符矣。郡建南軒書院，落成釋菜。未幾，士有以徵君立祠爲請者，方應之曰：昔日南軒先生來遊東湖，大書「介亭」二字，且釋其義於旁，深有取《豫》九二之旨。然則徵君之知幾不屈，豈非先生之尚友者乎？學者瞻其像，思其人，而高其行，所謂百世之下，猶將使人興起，是亦所以教也。方家廬山下，而上世本宜春人，自本朝大中祥符後徙居散出，而譜系莫考。今承上命，分符假守，獲話徵君舊事，徜徉釣臺之郊，挹清風於千載而起敬焉，故樂聞士友之論而爲之記，以告來者。嘉熙改元丁酉四月望日。道光《宜春縣志》卷三一，道光三年刻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六七七三

虞剛簡

虞剛簡（一一六四——一二二六），字仲易，一字子韶，隆州仁壽（今四川仁壽）人，允文孫。乾道九年，以郊恩任承奉郎。再舉禮部，淳熙末始監成都府郫縣犀浦鎮酒稅。歷成都府路幹辦公事，知華陽縣、通判綿州、知永康軍，尋奉祠。起知渠州，改數郡，皆未上，辟知簡州，擢夔州路提刑兼提舉常平，改利州路。嘉定十六年，任制置使，建臺于漢中。寶慶元年奉祠歸，二年卒，年六十四。著有《詩說》，《易》《書》《論語說》，《永康軍圖志》二十卷。蜀人尊之，稱滄江先生。見《鶴山大全集》卷七六《利路提刑虞公墓誌銘》。

上永康軍五事奏

嘉定二年

本軍近接威、茂，并青城一帶山，不五七十里即是夷界。唐吐蕃入寇，自此途出。又距成都百二十里而近，其爲緊切，甚於黎、雅。《蜀中廣記》卷六。

乞行保甲之法奏

嘉定十五年九月

夔路在蜀素號僻阻，荒崖峭谷，民生其間，少知禮遜。不惟封疆廣袤，盜賊出沒，難于擒捕，加以愚民無知，但營私利，爲之囊橐。且一家被盜，鄉鄰不恤，或不敢救之。因根括之徒，無異剽掠，拘糴之故，米爲翔湧，民生滋艱，計無所出。一三年來，至敢操戈，十百爲羣，白晝行劫，焚屋殺人，盪盡財物，至爲慘酷。官司雖例責之巡尉，立限追捕，緣本路官吏少有正員，多是權攝，依應行遣，乞覓錢物，反更擾人，致使平民，亦如被盜。臣誤司臬事，適在巴山，問俗之初，閱視民訟，多訴被劫，或稱被殺。私切凜思，所以弭盜之計，固無出保伍之法。蓋使之比聯保愛，出入守望，使民相親相恤，相友相助，平居無乖爭之習，緩急有援救之義，而又有以察姦，不敢容姦。此誠成周鄉井之制，實萬世經久之利也。是以熙寧盛時，嘗申行保甲之法，始自河北，遍及天下。所謂義勇、保社、保馬，其制備詳。不特爲盜賊之防，又深寓民兵之意。歲久因循，偶失修復。今若略倣舊規，嚴切措置，則一路盜賊，自今以始，遂其可弭。乞將本路郡縣城郭徧及鄉村市鎮，以五家爲甲，五甲爲一小保，五小保爲一大保，使之遞相覺察。五家之內，有一家犯盜，四家不即糾察，皆當連坐。仍各行粉壁書寫甲下姓名、縣道、鄉欵，則各置甲簿，書寫保甲細帳。仍圖其山川險易，住坐去處，稽考其實，以防團結漏落之弊。則知保甲之成，盜賊將無所容，官司將有所恃。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

本司，依公團結。不潰于成，常加輯理，堅而凝之，庶幾成周鄉井之餘規，祖宗已行之良法被之一路，永庇生民。《宋會要輯稿》兵二之四八（第七冊第六七九五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郭齊校點）

魏熊夢

魏熊夢，字子師，安豐軍壽春（今安徽壽縣）人，嘉泰中知永州。見所撰《澹山巖題名記》。

澹山巖題名記

嘉泰四年四月

嘉泰甲子四月四日，太守飲客，游澹巖。宿戒於署，未明登車。是日微陰甫晴，道疎雨飄灑，已覺身在塵埃外。又十餘里，乃至寺。寺門清敞，堂宇樸壯，亦非俗境。與客小休，由巖門躋。裁數武，冷氣逼人，賓主皆蒙袂衣以入，有衣衲者。足踏雲根，蒼翠四發，神剗鬼刻，非復人意所料。呈奇衍怪，領覽不暇。龍井在左，胖有潛靈。淒神寒骨，冰雪入懷，益深益異而益凜然也。仰視巖端，疑別有天。月臺中峙，陽輝下墮，始覺有暖意。小酌臺上扃亭，益近天。登之，尋避秦人遺跡，則峭狹蒙密，不可布武矣。亦從此逝，遂闕其蹊邪？降西右旋，穿詣曲，步磊隗，劃然駭目，觀音巖也。拔地筍立，銳干雲雨，一龕正中，宴坐巍然。噫！此真補陀落伽山大士神通隨處即現，何必海岸徘徊

忘去？顧景西蓮，出門而俯，美哉清乎，水之□□而東者也。揖客登舟，順流而歸。太守壽春魏熊夢子師，客通判臨川王克勤叔弼，路分東都單煒丙文，判官雪川何述先思道，推官擢教授天台周仲卿次龢，零陵令括蒼張逢辰子見。光緒《零陵縣志》卷一四，光緒二年刻本。（郭齊校點）

蔡 驥

蔡驥，字孔良，建寧府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在寧宗世。

古列女傳序

嘉定七年十二月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爲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魯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古列女傳》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詒宋樓藏書志》卷二七。（劉琳校點）

董世雄

董世雄，嘉泰中爲侍衛步軍都虞候、兼權侍衛馬軍司職事、建康都統制。

乞撥錢修造戰船事狀

嘉泰四年二月九日

長江控扼去處，平日措置舟師戰艦，最爲急務。昨來買到戰船，木植細小，不堪使用，今將別差官將帶錢物前往上江收買大徑寸迭料木植，歸司打造。竊緣本司戰船數多，不及修補，費用極多，委是匱乏，無可措手。乞依別司體例撥賜錢五萬貫，付本司計置木植物料，修造戰船使用。《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三三三（第六冊第五六七三頁）。（楊世文校點）

董南一

董南一，饒州鄱陽（今江西波陽）人。淳熙二年進士。嘉泰間知贛縣。曾刻司馬光《切韻指掌圖》，爲之序。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八、卷五〇。

切韻指掌圖後序

嘉泰三年六月

音韻之學尚矣！敷求古昔，若武元之之《韻銓》，顏真卿之《韻海》，夏侯詠、陽休之之《韻略》，陸慈、李舟之《切韻》，以至周研、李登、呂靜、沈約、陸法言、顏之推等數十家相繼哀類，國朝陳彭年、丘雍復刊益之。景祐中，詔丁公度、李公淑典領撰集，而宋公祁、賈公昌朝、王公洙咸以一時英彥爲之屬。近世吳棫《韻補》、程迥《韻式》又能發明古人用韻之變，音韻之書亦備矣。然以要御詳，以一統萬，譜分畧別，旁通曲暢，未有若《切韻指掌圖》之精密者。圖蓋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所述也。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列爲二十圖，辨闡闔以分輕重，審清濁以訂虛實，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轉之異。遞用則名音和，徒紅切同。傍求則名類隔。補微切非。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和會切會。同出一韻則爲疊韻。商量切商。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乘人切神，丞真切辰。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巨宜切，其；巨圻切，祈。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案圖以索二百六韻之字，雖有音無字者猶且聲隨口出，而況有音有字者乎！經典載籍具有音訓，學者咸遵用之。然五方之人，語音不類，故調切歸韻，舛常什二三，曩以爲病。暨得此編，瞭然在目，頓無「讀書難字過」之累，亦一快也。公嘗被命修纂《類篇》，古文奇字，蒐獵該盡，而留心音韻，尤有若斯圖者。道德名望，一世儒宗，顧於小學惓惓焉，豈一物不知，君子所恥耶？前輩云：「自從孟

子知言後，惟有揚雄識字多。」公固雅好雄者，《潛虛》之作，實擬《太玄》。雄號識奇字，而不能爲字著書，或者公以是成雄之志歟？雖然，草《太玄》、識奇字，雄所有者，公優爲之；事業著三朝，制作憲萬世，公所有者，政恐雄未能窺其埃耳。走於是書，有以識公致廣大、盡精微之學，因刻諸梓，與衆共之。時嘉泰癸亥六月既望，番易董南一書。《切韻指掌圖》卷末，四部叢刊續編本。（楊世文校點）

董 燭

董燭（？——一二一七），字季興，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從學於程迥，登紹熙四年進士。初授筠州新昌尉，再調成都征商，歷應城令，郢州文學，知瑞安縣，改辰溪。嘉定十年卒。著有《救荒活民書》（存）、《辯明聖孝書》、《壽國脉書》、《求賢變俗書》及《抱膝稿》。見程秘《洛水集》卷一〇《董知縣墓誌銘》，《宋史》卷二〇三，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八八。

進救荒活民書表

臣燭言：天地無私，未免饑穰之運；帝王有備，乃全造化之功。蓋人以食爲天，國以民爲本，非預期爲之講究，則臨事何以通融！臣觀上古垂世之書，備考歷代救災之術。阻饑播百穀，固虞舜出治

之爲先；救荒聚萬民，亦周公太平之所講。凡上下之兼足，皆有无之相通。霸政多端，田賦再倍，國無九年、六年、三年之蓄，歲有大饑、中饑、小饑之虞。委積以待凶荒，不復見昔人之職；公私猶可痛悼，尚當形漢室之憂。儻或有水旱霜蝗之災，無寧弛山澤關市之禁。義倉不在當社，常平多乏本錢。財積或化爲塵埃，賑濟祇及於游手。遣使勸分，徒爲擾爾；抑價遏糴，殆有甚焉。歲小不登，民大受害。臣久安田里，多歷艱危。常懷拯世之心，妄意甦民之事。幸叨一第，憂居累年，人微無肯信其言，官小莫能行其志。爰撫古今救荒之義，定爲州縣活民之書。恭惟皇帝陛下道通神明，德侔高厚。體孝廟愛民之念，循光宗初政之規，輕賦薄徭，以厚民財，發政施仁，以固邦本。一言之善，雖芻蕘而不廢；萬世之策，與社稷以同休。輒寫愚衷，仰陳睿覽。儻是書通行於世，固微臣至願之私；俾黎民得以不饑，實聖造生成之賜。所有臣撰述《活民書》謹繕寫成冊，隨表捧詣進以聞。同治《德興縣志》卷九，同治十一年刻本。

上救荒活民書序

臣聞：水旱霜蝗之變，何世無之！然救荒無術，則民有流離餓莩、轉死溝壑之患。臣不才，幼嘗竊慕先朝富弼活河朔饑民五十餘萬，私心以爲賢於中書二十四考遠矣。困處閭閻，熟視民間利病，與夫州縣施行之善否，心口相誓，異時獲預從政，願少攄活民之志。於是編次歷代荒政，釐爲三卷。上

卷考古以證今，中卷條陳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則備述本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施行，可鑑可戒，可爲矜式者，以備緩急觀覽，名曰《救荒活民書》。然半生奇塞，晚叨一第，而憂患熏心，齒髮疏落，深恐蒲柳之資，不任風雪，則臣之素志，無由獲伸，謹繕寫進呈。伏望聖慈萬機餘閒，俯賜乙夜之覽。倘或可備采擇，乞賜睿旨頒行州縣，庶幾上助九重惠澤黎元之萬一云。臣董煟謹序〔一〕。《救荒活民書》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二〕臣董煟謹序：四庫本作：「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從政郎臣董煟上進。」

李震

李震，字亨仲，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嘉泰間在世。

澹山巖題名

開封李震亨仲、汧陽段晉龍伯津、鄭山王圭粹伯來游。領月臺之風，漱石井之泉，摩挲山谷老人「永州澹巖天下稀」之詩，徘徊觀音巖，窮幽極勝，醉心溢目而後歸。時嘉泰甲子季春中澣日。《金石

李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從學于朱熹、呂祖謙，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由郡教授爲秘書丞，拜右正言兼侍講。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歷殿中侍御史，遷刑部侍郎，進工部尚書。出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八十六。著有詩文十五卷、《奏議》十卷、《群書就正》六卷、《群經講議》十五卷、《通鑑隨錄》六卷、《唐事類編》二卷。見《宋史》卷四二三本傳，《金華先民傳》卷三，《金華賢達傳》卷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六一。

乞建內小學置教授奏

嘉熙元年九月

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肆頒御筆，令宗司參酌彝典，建置內學，選育宗賢。臣謂取之屬籍，必其家庭之習尚，父兄之教詔，薰然有和平之氣，藹然有禮義之風。師保之官，所以養成其器業，必耆德靖重，有可象之儀，經學通貫，有開明之益。若宮嬪之爲保姆，內臣之爲承直，亦必年齒老成，稟資純厚之人。蓋內學之建，非王邸講授比，當置教官三四員，日輪一人，晨入暮出，不許無故輟講。庶宗賢與正人居而德性成矣。《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九。

陳謹獨之戒疏

人主燕間，敬畏之心易縱，莊敬之容易弛。情欲一肆，如水橫流而莫之遏。況復有宦寺之屬，窺伺歡娛，導淫勸侈，以蠱上心，竊弄威福。《金華先民傳》卷三。

論星變上皇帝疏

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却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語，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宋史》卷四二三《李大同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四，《金華先民傳》卷三。

跋陳東遺稿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決以爲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而都於杭，因循今百餘年，金亡於韃，而中原將復于我。識者顧以得中原爲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

議書稿，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嘆云。《陳修撰文集》卷一〇。

天錫周君墓誌銘

三代盛時，聖賢繼作，道統日以修明，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時雖有治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地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秦漢以降，千三百年，聖賢亦復不作，天下貿易，而無一人能識其用，儒者何從得之以尊其身而獨立於天下耶？吾是以歎斯道爲不傳之妙物矣。濂溪先生溯源鄒魯，倡道伊洛，圖書行世，日月麗天，蓋其推明二五之尊，得天所畀，不由師傳，誠一代之醇儒，而卓乎其不可尚也已。始余在館閣時，諸公能言先生之後每以文學致顯，至今克世其業，思欲一交其人而不得。喪亂以來，人事弗齊，文物遺獻若周氏者其可復見乎？一日，大理寺周子和以著作陳蕃卿氏書，求銘其大父國子博士墓上之碑。因閱其家世，則開封之子，而開封則濂溪之孫也。其事有慨於心，且使疇昔向慕之私，一旦如行空谷而聞足音之蹺然，適故都而見流風餘韻之存也。是我雖欲却和之請，而心知其可以張之，矧和求之至再乎！博士諱靖，字天錫，其先本南康人。自其先君彝起家至開封，因留居祥符之東鎮關。思陵南渡，博士從以遷，因僑居於杭，再遷而爲諸暨人。幼通敏好古，善屬文。在汴都時，始以父蔭奏補承信郎，監江州酒稅。非其好也，去，舉進士。宣和中得出身，起家主中江簿，轉郴州錄事「二」。過於守帥，事多掣肘，君守法不阿。嘗預內銓，已而靖康之亂，中外共憂，家國危

迫，君孤遠不恤，乃以宗社大計關白大臣，至欲投書闕下，庶幾天子一悟。當事者呵之曰：「爾所言何事，而書之紙耶？」卒爲其阻，君亦知勢不可爲，乃遂棄歸。自是以來，環河南北鞠爲戎馬之區，大家右族棄骨肉，去墳墓，散之四方，君亦在播遷之中。紹興癸丑，鑾輿南幸，定鼎臨安，百僚奔問，官守兆庶自芟以從，始息肩錢唐。朝廷收采輿望，謂宜甄錄，以表遺直，起爲國子正錄。明年，進博士，三舍弟子列幾數百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居亡何，力丐罷官，以諸暨有中州風，遂徙居之，故今爲諸暨人焉。隆興癸未以疾卒，距生於崇寧壬午享年六十有二，葬邑之六都大將山。娶洛陽李翰林女。生一子亥，仕終大理評事。孫勤、謹、和。銘曰：

濂溪湯湯，道久彌光。澤流演漾，派於四方。君其孫曾，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亦既含章。胡弗究竟，黼黻笙簧。橋門徹席，安車懸鄉。嗣人克世，雖逝不亡。我銘勒石，有坎斯藏。光緒

《諸暨縣志》卷一二，宣統二年刻本。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九五。（以上向以鮮校點）

〔二〕郴州：原作「彬州」，據雍正《浙江通志》改。

詹 恕

詹恕，撫州樂安（今江西樂安）人。

宋洪氏墓記

嘉泰四年十二月

恕室洪氏諱覺順，其家自五季離亂，由丹陽徙南康之建昌，遂爲邑人。族大而衍，孝友輯睦，六世不異爨。皇朝至道中，有諱文撫者，聚族數百指，孝悌爲鄉閭稱。朝廷聞而嘉之，錫以宸翰，命其弟文舉以官，又詔旌表，以示龍光。室人則文舉六世孫也。曾大父諱芻，爲山谷四甥之一，登紹聖元年第，有詩名在江西派中，任朝散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大父諱枏，任朝散郎、知永州。父諱光謙，任文林郎、靜江府觀察支使。母雙井黃氏。余始議姻，以大父與其外祖有同僚之舊。既歸于我，營治生理中餽之事，靡不任責，略無倦吾力。天何嗇其壽，世未半而實傾，不余偕老，深有恨焉。生于紹興庚辰，歸則淳熙壬寅，死乃嘉泰甲子六月二十有二日，得年四十有五。子二人：長轍，次修，長生興庚辰，歸則淳熙壬寅，死乃嘉泰甲子六月二十有二日，得年四十有五。子二人：長轍，次修，長生十三而幼八歲。室人生平有言：「儻我前逝，君百年能同其塋，得近地跡勿疏，此我所望。」追念舊言，負託匪義，故卜地于樂安邑東一里明城之原，直寅襟艮，虛正位爲余緼窠。是年嘉平丙午，厝其柩于右，他時合丘則一也。既封，叙其家世之詳，與其歲月之實，而實諸和。若夫歸道母儀，皆非余所當書。發舒幽潛，猶在子孫賢否云爾。嘉泰四年十二月十有八日，詹恕書丹。江西省博物館藏拓片。

（陳柏泉校點）

全宋文卷六七七四

史彌遠

史彌遠（一一六四——一二二三），字同叔，史浩第三子，慶元府鄞縣（今屬浙江寧波）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大理司直、樞密院編修官，嘉泰三年知池州，四年提舉浙西常平。開禧二年上疏反對韓侂胄開邊。三年爲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在楊皇后支持下，密謀誅韓侂胄，進禮部尚書。嘉定元年遷知樞密院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寧宗崩，擁立理宗，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紹定六年卒，年七十，謚忠獻。見《宋史》卷四一四本傳。

寧宗哀冊文

寶慶元年二月

維嘉定十七年歲次甲申閏八月乙未朔三日丁酉，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崩於福寧殿，旋殯於殿之西階。寶慶元年二月壬辰朔三十日辛酉，遷座於永茂陵櫬宮，禮也。雲繞帝鄉，漏沉天闕。陳宸轡以如在，挽車旌而尚列。蒼梧連泣竹之野，玉匱藏函書之穴。瞻象物以悽黯，企仙游而愴咽。孝子嗣皇

帝臣昀摧痛罔極，銜哀永訣。弓劍漠以難舉，尊罍莫而將徹。端咨近輔，緝揚洪烈。其詞曰：天享至仁，格於藝祖。誕舜明命，全付區宇。覲謳盛乎虞夏，誓伐卑乎湯武。啓祐我後，以篤斯祜。若時中興，三聖繼序。文孫丕承，實天所與。秉哲而麗正，飭躬而履純。寅畏以事上帝，徽柔以懷小民。度常裕以有容，威不嚴而自神。舍己從善，忠讜畢陳。予亮予弼，汝臣汝鄰。渾然如天，熙然如春。措一世於昇平，陶八荒於晏醇。三十一年，仁祖之仁。始其慈福開宮，壽慈對殿，巍巍壽康，高蹈清燕。翠蹕來朝，問安視膳。寶冊交舉，瓊觴齊獻。慶重儀縟，鰣翔澤遍。孝德之全，光乎三禪。太紫之庭，蘭茝之掖，嗜好不營，服御無飭。衣必再浣，洗更以錫。苑圃不增，遊畋屏迹。輦路苔侵，禁園草積。賜絕橫縉，嬪皆虛席。儉德之隆，卓冠載籍。若乃天作清明，機運英剛，迄翦姦孽，總收權綱。新化如滌，皇猷聿彰。衆正翕受，帝紘孔張。宗社之計，赫乎靈張。乃挈治統，乃疏政經。九賦數減，一役不興。刑雖小而逾恤，兵惟應而弗征。親齋露禱，忱通顧歆。歲書屢豐，變銷無形。立國之勢，以尊以寧。至於七敞堂延，三登觚時，原廟之謁，太室之祀，升以苾馨，涓以芳美。天地昭答，神祇嘉喜。貺之珍符，介之蕃祉。帝眷載膺，聖志愈抑。惟成憲是監，惟古訓是式。兩講迭進，緝熙日益。帝曰能定，朕心自得。萬機餘閒，玩情翰墨。鸞虬輦矯，奎壁絢奕。首幸辟雍，儒道用光。若稽舊典，肇復東庠。輯麟趾之振振，環冠帶之鏘鏘。俾道德而詠仁，咸追琢乎圭璋。而又發輝幽潛，表章正學。錄裔胄於洙泗，錫謚名於關洛。振斯文而接墜緒，鏡羣昏而開後覺。於是聖化被乎六合，皇威信乎四陲。內修既備，外攘兼施。蹙胡運於垂盡，起遺黎之來思。故壤輿圖，疊上封圻。

聞風動河北之應，布令感山東之歸。景命用集，鴻禧羨滋。璽還玉府，禮行瑤墀。恩滲漉於臣庶，聲震讐於戎夷。媿宣王復古之雅，邁宣帝興業之規。要略恢乎紹興，宏模廣乎淳熙。方當躬撫昌期，丕凝庶績。旦旦視朝，寒暑不易，終始如一〔二〕。遂爽冲豫，遂親藥石。層雲蔽闕以連朝，彤霞覆殿而竟夕。忽鈞天之宵斷，駭宮車之晏出。嗚呼哀哉！天崩莫柱，民哀斯擗。雷號薄乎霄漢，雨淚淒乎郡國。風煙爲之俱慘，日星幾於無色。而況母幄流悲，宮闈傷盡。忍憑几之導揚，賴東朝之擁翼。省付託之至重，每瑩疚而加惕。嗚呼哀哉！詢謀方篤，睟容遽違。旂衛猶整，音塵寢微。黼座寒兮花露欲泫，素翻肅兮鴈霜共飛。乙夜書殘，唯想又新之訓；景陽鐘絕，那求未曉之衣。嗚呼哀哉！同軌咸臻，元龜協吉。澄暉涵萬壑之秀，佳氣貫五陵之玉。審協祔之胥契，庶妥寧之允穆。飛簾先導而塵清，海若駿奔而波伏。鹵簿引兮，嗟越渚之道迎；龍輶渡兮，痛京臯之巷哭。山川拱扈，永陪四后之遊；松檜鬱森，申衍萬年之福。嗚呼哀哉！列聖一心，以仁而傳。忠厚之基垂裕於後，豈第之洽采深於前。細而覃乎草木，充而塞乎天淵。蒼籙興兮，損文王之壽；丹鼎就兮，催黃帝之僊。願靈休之敷遺，長燕及於皇天。嗚呼哀哉！

《宋會要輯稿》禮三〇之九四（第二冊第一一五一頁）。

〔二〕「終始如一」上疑脫一句。

乞責罰失職巡尉及鹽場場官奏

嘉泰四年四月

產鹽地分，弓手土軍與亭戶相爲表裏，庇其私煎盜賣。復以巡捕爲名，橫行村落，反與私販之徒極力防護。巡尉玩習，全不舉職。乞將歲終諸路鹽場辦到課利，比較最虧去處，本地分巡尉如實有透漏，與場官一等責罰。《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四九（第六冊第五三〇三頁）。

請誅韓侂胄奏

開禧三年十一月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宋史紀事本末》卷八三。

乞宮觀劄子

嘉定元年正月

先臣浩在孝宗皇帝朝爲宰輔日，力贊和盟，逮今四十餘年〔一〕，南北安妥。屬者兵連不已，民罹塗炭。臣上念朝廷講好息民之舊，下思先臣盡忠謀國之規，恭稟睿謨，首除禍本。幸念汔成和議，小

使已還，疆場之事，漸獲平息。況儲宮肇建，國體尊安，乞解機政。《宋宰輔編年錄》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二九七一。

〔二〕逮：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望製造給賜家廟祭器奏

嘉定十四年八月

恭奉御筆，依淳熙典故，合賜家廟。照得禮寺討論家廟祭器典故，每位合用籩豆一十二隻，并巾蓋。簠簋四副，鉶鼎二隻，并杓。俎二面，壺尊二隻，并巾杓。爵玷三副，祝玷一隻，燭臺三座，登二隻，共用疊一副，筐杓巾全。爵洗一副，杓巾全。并所生母齊國夫人周氏一位，亦乞如數製造外，今來妻魯國夫人潘氏一位，欲乞附祭於所生母齊國夫人周氏。別廟製造籩豆一十二隻，并二杓。簠簋四副，鉶鼎二隻，并杓。俎二面，壺尊二隻，并巾杓。壺疊二隻，并巾杓。爵玷三副，祝玷一隻，燭臺三座，登二隻，疊洗一副，筐杓巾全。爵洗一副。杓巾全。欲望令工部行下所屬，照數製造給賜。《宋會要輯稿》禮一二之一四（第一冊第五七二頁）。

請將濟王追降巴陵縣公奏

寶慶二年八月

謹按國史，太平興國七年，皇弟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河南尹、西京留守秦王廷美以昵比凶惡，語連逆謀，羣臣就請行法，遂勒歸私第，尋降涪陵縣公，仍於房州安置。比濟王從賊僭偽，給舍、臺諫俱有奏請，乞正名定罪。陛下欲全始終之恩，弗俞其請，今又論奏不已。臣等竊詳秦王以言語不順，尚坐追降竄責，今濟王逆節著明，負先帝教育之大恩，忘陛下友愛之至德，參之公論，揆之國法，死有餘罪。臣等仰體宸旨，詳議審處，欲乞將濟王追降巴陵縣公，庶幾上全仁恩，下伸公議。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三。

開邊不可輕舉奏

今之議者，以爲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爲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内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邊陲，招集

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撓吾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宋史》卷四一四《史彌遠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五。

請修邊備奏

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軍實未充。當勉厲將帥，盡吾委寄之誠；簡閱士卒，覈其尺籍之闕。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獎拔智勇以備緩急之求。《宋史》卷四一四《史彌遠傳》。

大光明藏序

橘洲老人，蜀英也，有奇才，能屬文，語輒驚人。一日忽棄所業，參上乘于諸方。後造妙喜室中，決了大事，奔軼絕塵，如空群之月題也。先父文魏王去玄鶴之鼎，一見喜動眉睫。自是文交道契，相羊于東湖山水之間，煙雲沙鳥外，意甚適焉。就南郭洲中央築淨院，安之以尚其賢，遶舍樹萬橘，因自號。每一過庭，聞其講明，則心目通曉。當時兄弟亦樂從之，誨飭砥礪，冀時有所自立。於以夙興夜寐，恐不能盡其術。洎僕入侍，其主仗錫已，嘗遣書來曰：「冰崖絕壑之地，無所用心，欲

以平生所習，自先師傳法而至二十八世菩提達磨，迄于震旦五祖師而下，具大眼目者，一一發明之，如史法也。命之曰《傳燈大光明藏》。又得空、文二禪人相與討論，他日就緒，抱書以歸，先求印可。已而以母喪西邁。及再出關，未幾不起，仗錫之席，即入三昧。後因其弟可宣得覽其書，且讀且懷，而筆力簡古，謂正宗甚詳，皆鞭策後昆之法也。惜乎世放，不成大全。吁嗟！橘洲老人生天地間，可謂不負於佛祖，而負於時矣。後之學佛者，有能閱此，即飲倉公上池水，洞見佛祖肺肝，要見橘洲，則尚餘三舍。僕作此說，政如張無盡所謂金剛王寶劍云耳。嘉定丙子六月上澣。《大光明藏》卷首，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一〇套第五冊。

上梁文

嘉定己巳敕賜府第。

奮身許國，端如柱石之擎天；崇德報功，可使樓臺之無地？不有間生之瑰傑，莫成脇大之殊勳。方乾坤之氣，豁爾清平；宜國家之典，舉於希闊。恭惟某官相門勳望，聖世儒宗。尚父素無二心，新傳衣鉢；阿衡咸有一德，感會風雲。挺孤忠於巖嶮之間，平叵姦於盤錯之日。祖宗基業三百載，反掌而安；南北生靈億萬人，息肩以樂。腹心鰲極，手翼龍樓。群賢並進於清朝，公論大開於今日。肆疇騷烈，上簡淵衷。在相臣體國，固自忘家；而明主禮賢，莫優賜第。地靈闡秘，天緯開祥。於萬家闡闡之塵，得十頃靖深之址。棟宇聳高于霄漢，軒窗復絕於塵埃。煥然制作之規模，來從天上；恍若神

仙之洞府，移在人間。不數晏嬰爽塏之居，且異馬周佳麗之宅。彰一人之體貌，新百辟之儀型。蓋凡有議論，欲問仲舒；而獨佩安危，尤資中令。敬請龜卜，肇舉虹梁，敢采歡聲，式彰善頌。

拋梁東，於赫曦輪麗太空。一自咸池洗氛翳，八紘都在照臨中。

拋梁南，仰矚宸居碧漢參。已辦致君新事業，坐看咸五與登三。

拋梁西，參井煙光望欲迷。萬里狼烽今已息，何須傳檄定羌氏。

拋梁北，聘使交馳正如織。百年盟好一朝新，端的皆由公相力。

拋梁上，望外晴嵐環碧嶂。不惟宸極竚公歸，北斗泰山誰不仰？

拋梁下，燕雀但知棲廣廈。幾多桃李荷栽培，準擬春風歸造化。

伏願上梁之後，德尊而神泰，心逸而體胖。紫宸隔咫尺之遙，清問有十行之寵。君臣千載，永爲

宗廟之棟梁；父子一門，並紀勳庸之彝鼎。《醉翁談錄》卷一，宛委別藏本。（以上曾棗莊校點）

呂祖泰

呂祖泰（一一六四——一二一一），字泰然，祖謙從弟，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寓居宜興。遍游江淮，交當世知名士。慶元初，從兄祖儉安置韶州，移瑞州，徒步往省。嘉泰元年，詣登聞鼓院上書，請誅韓侂胄，中外大駭，杖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侂胄誅，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學，改迪功郎，監南嶽

廟。嘉定四年卒，年四十八。見《宋史》卷四五五本傳、《道命錄》卷七下。

上論不當立僞學之禁書

嘉泰元年九月

九月十一日，進士臣呂祖泰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强何人也？徒以侂冑童孺之師，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陛下亟誅侂冑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惟陛下亟圖之。臣昧死再拜。《道命錄》卷七下。又見《兩朝綱目備要》卷六，《慶元黨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九，《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二，《宋史》卷四五五《呂祖泰傳》，《南宋書》卷四五，《金華先民傳》卷四，《經世八編》卷一二五，《宋史紀事本末》卷一二，《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五，《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五。

遺言

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

《宋史》卷四五五《呂祖泰傳》。又見《金華賢達傳》卷一二《呂祖泰傳》。（以上曾棗莊校點）

嚴 珏

嚴珏，開禧間人。

高峰寺古羅漢洞序

山舊有二洞，開禧丙寅命工鑿其一。啓三大士及十六尊者光相，已各記其名。若三大士，則珏偕卯似孫所施也。夏季之十有九日告成，珏盥手爲之識其歲月。光緒《內江縣志》卷一〇，光緒三十一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吳 格

吳格，字之平，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歷官司農丞、宗正丞，兼權刑部郎官，直煥章閣。嘉定末累遷樞密都承旨、起居舍人。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九、寶慶《會稽續志》卷二、《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二三、選舉二二之一八。

皇族庶支改名議

嘉定八年

照得搢係是皇從弟，均係是皇從姪，皇親弟單名者事體不同，兼才手偏傍尤不能無嫌，臣僚所請改正，誠爲允當。但是檢出紹興三十年立孝廟爲皇子詔書，明言係藝祖皇帝七世孫，若從藝祖皇帝之後，合聯希字、與字。然在禮，入繼大宗者祇從所繼服屬。父既從所繼服屬，則生子若孫雖不爲父後，亦無緣歸認本家服屬。若以此論，則係太宗皇帝之後合聯崇字、必字「一」。聯立雙名，自是無疑，而所聯之派莫知所從。此外又更討論，先朝旌姓有昭穆同而字號同者，有昭穆同而字號不同者，又所以銖辨親疏、別嫌明微也。如英廟之繼仁廟，亦猶孝廟之繼高廟也。英廟生神廟及吳益王，吳益王之子實聯孝字，孫實聯安字。濮邸而下，聯士字者與孝字正同行，聯不字者與安字正同行。雖然，同行

而所聯之字又自不同。今若倣此，別立一字，庶無形跡，兼有故實可援。然格等人微識淺，亦未敢指以爲定，謹以三說開陳於前，更在斟酌施行。《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二三（第一冊第一五八頁）。（刁忠民校點）

〔二〕字：原作「子」，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六七七五

程 秘 一

程秘（一一六四——一二四二），字懷古，自號洛水遺民，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及第，授昌化主簿。調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陽縣。除宗正寺主簿，歷右司郎官、秘書丞。求補外，除江東運判、浙西提舉。入朝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徙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理宗即位，兼侍讀。寶慶改元，試禮部尚書，明年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紹定改元，出知建寧府，奉宮祠，起知寧國府、贛州、福州。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淳祐二年六月卒，年七十九。程秘立朝有守，風義淳然。著有文集六十卷、《內制類稿》十卷、《外制類稿》二十卷。見呂午《程公行狀》、程若愚《程公墓誌銘》（均載嘉靖本《洛水集》附錄），《宋史》卷四二二有傳。

據行狀、墓誌銘載，程秘有《洛水先生文集》六十卷，藏于家。以年世久遠，佚失殆半，至明代其裔孫重刊時，僅哀集三十卷。本書所收程秘文以明嘉靖三十五年程元昉刻《程端明公洛水集》（簡稱《洛水集》）二十六卷爲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洛水集》（簡稱四庫本）等，另輯得佚文六篇，編爲二十三卷。

壬申歲南郊大禮慶成賦

皇帝御寓十有九載，與今爲再見于上帝。惟王者父天母地，尊祖配天，顧已疏於三歲，矧克修於十年。我藝祖之膺圖秉籙也，道冒六合，功該八埏。儒臣夙咨，合饗載嚴。破前王之陋，揭來世之先。前期裸鬯，至日潔蠲。於穆太宗，重華比隆。歲元叶吉，二祖並崇。列聖揚休，是則是共。感生配祀，火正奉祠。興國顯太一之祐，咸平昭五帝之宜，熠燿皇文，森羅帝儀。炎祚中興，熙事孔明，偉上聖之繼照，顯睿德之升聞。中更孽臣，胡然弄兵，攬搶搖空，戈鋌滿地，宮而不郊，禮廢以墜。倬彼元臣，運膺泰亨，天子善任，英明不疑。和氣充塞，抃蹈布野，年穀豐衍，災沴消伏，日月燭乎幽衢，雷雨灑乎冤滫。爾元老兮以蒲爲輪，爾隳髻兮復招以旌。拔偏裨兮人自期於衛、霍之列，秉圭符兮家不遜於龔、黃之名。日月功兮課中才之士，拘攣脫兮待非常之英。鬱然龍翔，油然霧蒸。用能包藏之姦，天發其橐，干紀之夫，神趣其縛。豈曰無幣兮今泉流，豈曰無粟兮今紅稠。稱鈞衡兮物不頗，解琴瑟兮聲惟和。天子曰：「嘻，爾相之力。」元臣拜手：「我后之德。」天子不居，薦之上帝。乃稽玉曆，乃練上日。歲紀之申，日至之辰。先成乎民，乃及乎神。奉牲以進，博大以碩，奉粢以登，有芬其苾。祝無媿辭，天其饗必。時也絳闕天低，宮壺漏遲，六龍雷動，千官影隨。原廟先謁，圓丘載祗。奠奉雲陽之璧，瑞陳宗伯之珪，露凝冰簋，雲飛寶彝，虞豆夏簋，疊酒象醴。肅肅乎觚壇

之靜，洋洋乎英莖之遺。龍章兮袞燁，玉采兮旒垂，天容兮雍愉，天步兮委蛇。臣工巍峨，環珮參差。玉鱗金猊，燔燎烟霏。神光若交，對越靡違。永言配命，流慶丕基。禮成樂諧，人神以熙。宗卿奏畢，殿監授衣。已乃輅車樊纓，龍旗日昇，清蹕警嶽，周廬徹星。登龍翳芝，蛟蟠螭騰，鸞驂豹尾，黃鉞金鉦。月卿按節，九軌塵清。乃御端門，乃宣巽澤。陰山瀚海，杳無垠域，頌聲滂洋，流祉融液。此人之和也。六花先紛，前星澄彩，寒氣霽嚴，晴光散靄，數點灑空，適當肆沛。此天之和也。天人並和，曆數無疆，天子萬壽，元臣作朋。靈監觀下，方外慰寧。答天閔休，宣烈斯人，益彊不怠，吾相吾君。丕休哉！唐虞鳴和，明良載歌。惟唐有臣，亦賦《南郊》。矧伊我朝，文學成林，鋪烈揚芬，寧遜昔人？望雲章之玉冊，想翠鸞之芳塵，是用作歌，憲世千億。宣之樂章，刻之金石。

《洛水集》卷二二。又見《歷代賦彙》卷四八。

仙露溢金盤賦壽皇子

日躔角宿，昏牛旦觜，適與月妃，合於壽星，此仲秋之候也。商精之君曰少皞，金官之臣爲蓐收，此素帝之所以次於炎皇者也。銀榜輝輝，銅樓隱隱，前星帝子之宮，太嶽天孫之宅。畫堂甲觀，拂丹桂以飄香；長坂猗蘭，散清香而結佩。是以若木分暉，天津澄浪，太師吹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當戶右。光浮仙露於金盤，日映彤雲於寶帳。坤合太和，天噓一笑，得非今日之令辰，而皇家之大

慶歟？至若躬蘇融之忠孝，飫王褒之禮詩。寬仁秉德，未訖前芳；聰哲照人，有光往牒。千官熙愉，四海依瞻。若夫落雨銀鈎，東阿擅筆，搖山玉彩，龍翔飛章，又皆其抑末者耳。丕休哉！眎膳五朝，問安三至，餐道沐德，崇師禮傅，侍含元之萬年，閱金蟬之千歲。猥以寒姿，寘之末綴。父天母地，幸逢震一索之祥；日光月輪，請獻樂四章之義。《洛水集》卷二二。

金華仙伯賦壽喬平章

八月九月之交，沆宕氣清，天宇澄穆。於是紫陽宣平駕輕風，衝薄霧，下子陵之瀨，入桐君之廬。膝行稽首，順下風而請於金華仙伯曰：「恭惟仙伯，真坡仙所謂『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者也。」仙伯曰：「何哉？」宣平曰：「十年以來，有大勳勞於王室，四方以寧，六氣以平，建平章之隆名，冠輔弼之儀刑，得非超然獨出於雲臺之上者乎？駸駸期頤，帝又錫齡，還童神爽，躡雲步輕，肩可拍於洪崖，袂可接於廣成，又非隱然翱翔於絳闕之間者乎？」仙伯輒然而笑曰：「子亦有聞乎？」宣平於是仰而栗，俯而慚，乃再拜又前，曰：「區區蒙昧，居歛之陽。餐霞飲泉，兀兀窮荒。至德要道，莫睹端芒。恭聞仙伯，起石爲羊，祈少賜於刀圭，或可脫乎塵滓之場。」《洛水集》卷二二。

秋水賦壽李尚書

森兩間之物萬，惟五物之莫京。上騰乾端，五緯粲呈；俯列坤維，五方莫名。金石播諸，五聲順成；黼黻昭其，五色有瑩。贊元功，參至化，利用群萌，於是則爲五行。考混沌之未鑿，惟二氣之堅凝，有氣則有水，故曰天一所生，則知水者，是爲五行之啓征也。《震》下《坤》上，其卦爲《復》。日離南斗，泉發幽谷，體生於冬，用見春夏，正養於秋，至神不化。瞻彼銀潢，澹乎午夜，相彼兌金，接乎夏假。則知秋者，又爲水之靈舍也。繫人之生五行，肖形英英。我公得水之精，由西江入彭蠡，徑湓浦，背震澤，又折而東。茫洋潏潏，與沱潛河漢爭先後，校疾徐。已乃搏扶桑，浴方壺，渾天形以中涵，噓雲氣而直上。夕月同光，太陰合象，與海爲一，莫知其狀。此蓋公之德業無涯而助名鼎盛者也。鍾河漢之清以爲氣，貯滄溟之浸以爲量，斟酌不息之體以爲德，賦無方之形以爲智，蹙回瀾之勢以爲文，灑不澤之潤以爲仁。則得一而正，至精而神，安得不與此水也後天而不老，先天而固存哉！雖然，人固非魚，魚亦忘水。縮之一勺，不見其膠杯；散之八紘，不見其滿涖。河伯不慊於無餘，海若無夸於多美。獨不見潮乎，澎湃沸渭，蟠吳捲越，汐平液息，萬里一色。變化翕忽，誰窺以臆？四海既澤，斂而東湖。初九潛陽，乃《坎》之精。此則公頃年對使者之辭，而潁濱亦謂四大海水，同一濕性者也。厥有人焉，分井之泉，兌金資養，離日爲明。不爲任公子而釣于東海之濱，目不

存乎鰕鰾，鱠有取於鯢鯨。公其賜之，若木露英，庶幾汎渤澥而浮滄溟，以問乎河漢之津。《洛水集》卷二二。

四明洞天賦代壽何中丞

八月之秋，璿穹浸高，幕府晝長，文書亦靜，聊假寐以憑几，湛午日之在空。習習乎如醉露英，飄飄乎如乘赤螭而御剛風。歷十洲，過三島，海王戒嚴，雍觀不怒，舒徐般薄於二千七百里之遠，遂至於三神山之上。於是排雲障，叩丹門，前方壺，後赤城。貝闕龍蜚，玉除虎蹲。燦赤崖之木石，紛瑞壑之瑤琨。飲東方之清氣，視太陰之吐吞。仙官佩環，威容甚溫。安期降謁，偃佺導前，問公安訊，官今孰尊。起經綸於一念，去清都於許年。布武蓬山，褰裳諫垣，下瑤池之旌節，鎮四明之洞天。曾未及對，忽有頽僊，左持朱果，右酌金觥。鼓瑟鳴球，鸞鳳飛旋，白羽一揮，玉虬蜿蜒。「子其歸乎，爲吾一言。風雲千歲，上帝隕祉。入綿邈之圖，外刷幽燕之耻。然後封泰山，禪梁父，舉萬年之玉卮，相太平之君子。還如傾年，領袖仙官，集真人於斗柄，朝北帝於天關。」言于于而未畢，夢蕭蕭而亦起。夕陽挂山，明星浴水，望靈瑣以茫然，庶憑辭而致喜。《洛水集》卷二二。

釣臺賦

予與客泝富春之流，入新定之區，舍舟即山，將遊乎嚴子陵之釣臺。客曰：「《詩》詠考槃，《易》嘉肥遯。洗耳波長，嚼薇味在。或荷簣而歌，或濯纓以喟；或彈北窗琴，或負南疇耒；或逃去無名，或歸來適意。或託以酒狂，或隱以詩真；或膏肓泉石，或生死絲綸。今昔之士，何啻千百輩，卒與微塵斷梗以俱湮，而子陵標榜，獨到于今耶。且吾與子，幼而學，壯且行之。莘野磻溪，翻然來思，而又烏取乎隱者之所爲乎？」予笑不答，客亦不言。遂相與攀蘿側足，登乎釣臺之巔，拂蘚磴以危坐，訪幽蹟以遐觀。壁立巍峨之石，下接魚龍之淵，險萬折而忽平〔二〕，逼象緯於曾關。其旁則重巒複嶂，氣象紆環，雲魂霧魄，棲合其間。鳥啼晝靜，泉落涓涓。古藤曲蔓，陰森夏寒。怪木千章，夭矯龍蟠。幽壑噓風，空江浴蟾。其下則萬頃寒濤，回伏奔翔，擾擾曾波，三軍騰裝。川君怒靜，素練拖江。日薄沙晚，風帆浪檣。一徑接溪，草綠汀長。維時秋也，快清風之颯至，喜晴天之開碧。瞰危崖而笑語，起老蛟於淵蟄。頓足望乎八荒，使人飄飄然而氣逸。於是解觚酌酒，晉酹于先生曰：「嘆哀、平之不吊兮，人人鬻漢以求官。與天子有廬江之素兮，乃老百年於釣竿。山林鼎食各有意兮，未易論古人於形骸之間。」既而與客醉卧于石，舟人驚報，潮來船發。《洛水集》卷二二。又見《歷代賦彙》卷一〇七。

〔二〕險：原作「儉」，據四庫本改。

理宗即位大赦文

天生烝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撫綏之責；父有天下而傳子，所以綿祖宗統系之基。祇仰先皇，自承丕緒，不以大寶爲樂，惟以萬方爲憂。懷保小民，欽畏上帝，消斥姦佞，登崇俊良。勤不倦於宵衣，儉至形於澣服。坐臻感格，聿底康平。二氣叶調，羣生茂豫，中原雲附，故境日歸。允惟中興之功，浸復太平之觀。乃以焦勞之久，遂愆節適之宜。忍聞憑几之言，方切號弓之痛，顧令眇薄，獲纘休明。仰奉母儀，俯臨海寓，正皇皇如灼之際，加兢兢載惕之思。然創劇摧心，尚曠萬機之務；而政先及物，豈稽四海之恩？可大赦天下。《洛水集》卷首。

諭經筵講讀官詔

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既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啓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即令學士院明諭朕意。《洛水集》卷首。又見

倉部郎官潘樞除大理少卿詔

朕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覽倉部郎官潘樞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大理少卿，以示嘉獎。《洛水集》卷首。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昔成王立政之初，於庶獄卹謹^{〔一〕}，曲盡其敬，忠厚積累，囹圄空虛，治道所由昌也。朕踐祚以來，舉廉戒貪，興能拔滯，亦欲郡縣聞風，政平訟理也。而儒者汨於吏姦，莫卹人命；强者輒持巧心，析律貳端。久繫株連，遂易瘐死。其或叨憤自豐，庶威奪貨。五過之疵，是非舛紊，蔑棄中興，民冤莫伸。哀矜之意微，剝斂之風著，豈朕爲民父母之意哉！繼自今監司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務審克，無僭亂辭，勿格詔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和，庶幾羣吏視儀，罔敢弗率。儻猶翫狎，習爲蔽欺，貪殘淹留，莫之糾刺，上負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則國有憲章，罰加失職，非予一人所敢私。《洛水集》卷首。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一。

〔二〕庶獄：原作「庶謹」，據四庫本及《新安文獻志》改。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寶慶元年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助實著於勤王，如岳鄂王烈尤高於衛國。蓋禦戎復辟，均爲社稷之臣；而秉事握樞，咸受腹心之寄。夫既稽功之無間，豈容論德之或殊？頃焉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辭而作謚，垂萬世以爲公。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贈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賦河朔之雄姿，熟《左氏》之兵法。遁兀術於中宵之急，拔劉豫於一鼓之餘。西京之地既還，河南之境寢復。惟其張馬步蔣山俘馘之繫，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謀，豈復遺虜於今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嘉；奈畏敵而急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於莫保，天下迨今以爲冤。朕獲纘丕圖，敢忘宿憤！方將壯薄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忠魂？爰易嘉稱，用彰實美。鄙姦夫之遺臭，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髮豎。果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久司兵饗，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噫！遺廟峨峨，雖或游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忘意於中原？《洛水集》卷首。又見《鄂國金佗續編》卷一六，《新安文獻志》卷二。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勅故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謚正程頤四世孫修職郎程源：爵祿朝廷之名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者風俗之樞機，實可作興於百世。激勸有道，今昔所同。睠惟爾祖之賢，一出濂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大原；啓鑰抽緘，用以開明於後學。求其嗣裔，得爾端良。隆然受道之資，甚矣典刑之舊。錫之命秩，擢實班聯。庶幾風動於聽聞，無或顛冥於邪僻，克邁先訓，尤殫乃心。可依前修職郎，特授行籍田令。《洛水集》卷首。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洛水集》卷首。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

立皇姪貴誠爲皇子詔

嘉定十七年閏八月

朕以涼菲，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爲子矣。審觀熟慮，猶以本支未強爲憂。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也〔一〕。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焉。深長之思，蓋欲爲異日無窮之計也。其以貴誠爲皇子〔二〕，改賜名昀。

《兩朝綱目備要》卷一六。又見《宋史全文》卷三〇、三一，《新安文獻志》卷二。

〔一〕此句《宋史全文》卷三〇作「猶朕之子也」。

〔二〕「爲皇子」三字原脫，據右引補。

擬上殿劄子

臣仰惟陛下天縱之資，根于至仁，故君臨海宇二十二年，雖變故迭興，而訖底康定，天佑人助，不可誣也。獨比年以來，災異不一，方春生夏長之時，萬物焦以枯，向也旱，虜今及吾邊。春既苦旱，夏必傷潦。不惟此爾，有道之世，五星循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迺去歲之秋，月食望矣，日

食朔矣，而又金星見晝，鎮星失行，太陰躔高，木星度下，類非細變也，可不震惕如禍在朝夕哉！臣願陛下剛健輝光，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聽言行諫以作士氣。一政令之設施，必曰其事果合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其人果當於天否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合天心矣。內而坤極，外而大臣，相與警戒，相爲輔拂，益進其所已爲，交脩其所未逮。蓋轉移其象，銷弭其災，非大有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漢陳蕃有言：「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今天於漢眷眷無已，故殷勤示變，冀以感悟。」然則今茲災異雖可懼也，猶可幸也，豈非上天之心所以祐國家者尚至、望陛下者尚深乎？祐之而無以答其意，望之而無以慰其心，臣則懼之。雖然，因象而知警不難也，無象而不忘爲難耳。人之常情，遇變則懼，不見則忘，未雨則憂，既雨則忽。殊不知天之垂象，已示不再，災祥未應，其象故在。元魏之時，熒惑見而忽亡，崔浩謂入秦必矣。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間，一歲秦果當之。先正司馬光特著之《通鑑》，以垂萬世則，是應之遲疾雖不可計，而象不虛示，未有無其應者也。惟陛下勿以爲不見，勿以爲既往而遽忘之，則天下幸甚。《洛水集》卷一。

乙亥輪對劄子 一

恭惟陛下天臨海宇二十二年，玉食弗御，惟服澣衣，每以天下爲憂，未嘗以位爲樂。故含齒羣

生，同心愛戴，而變故相仍，旋即消弭，豈非天之所佑、人之所歸，皆陛下憂勤一念之力邪？而陛下之憂曾不解於聖心者，臣竊窺陛下之心，上憂祖宗付託之重，內憂天下之未治，外憂殘敵之未殄也。然以臣觀之，則以爲未易徒憂者，治內治外，臣請次第陳之。治內之道多矣，蠲蔡京等橫歛之賦，以洗百年之痛；詳縣令之試，以培太平之基；嚴司理錄參之授，以重生民之命；展任子三年之期，以寬吏部之闕。此治內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清中書之務。治外之道多矣，創軍號，集新軍，以杜姦人覘伺之心；削歲幣，正名稱，以爲他日強虜之慮；選王人，核邊備，以防倉卒之虞；禁朘剥，明功籍，以伸士卒之氣。此治外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重閫外之權。昔諸葛亮卷卷於蜀主曰：「董允等志慮忠純，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將軍向寵，曉暢軍事，營中之事悉以咨之。親賢臣，先漢所以興也；親小人，後漢所以亡也。」三代而下，享國長久無若漢唐，然所以亡天下者有四，而外侮不與焉。宦者甫息而外戚繼興，女禍相仍而藩鎮迭作。大抵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中國治安則外侮退聽矣。木必先蠹也，然後蟲生之。人主清明則四患不作矣。聖賢之論治，亦曰觀前代之變，參當今之勢，慮其大者而已矣。臣更有獻焉：攷之農時，已逾芒種，天之闕澤猶豫逮今，得非陛下之澤未下於民，故上天之澤亦尚屯於此乎？臣試邑富陽之日，當楮幣更新之際，目擊州縣奉行失措，徒黥籍沒，所至紛紛，冤痛之聲達于四境。于時三辰失精，天地變色，蓋至三年然後爲旱。今州縣之吏因楮幣而徙居者亦既釋之矣，編配者未縱焉，籍沒者未還焉，天意可徒解哉！宜詔有司，刷辛未之冬暨乙亥之夏凡禁者縱之，籍者還之，如是而不雨，則陛下無愧於天人矣。臣昧死，取進止。《洛水集》卷一。

乙亥輪對劄子 二

臣聞覘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強、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大夫崇論議之美而乏經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之說而流爲虛文，州縣有惠養之名而未有經久之政，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屆。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爲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直，至若公孫弘輩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方今朝廷清明，羣正彙進，人才之盛比隆淳熙矣，而宏厚奇偉忠節鯁亮之士，尤宜封殖長養之。方其無事，則朝廷益尊，及其有事，則大任可屬耳。司馬光有言：「忠厚若王曾，剛正如魯師道，賢直若薛奎，所當信用；鄙猥若馬貴良，讒諂若羅崇勳，所當疏遠。」人才之生無間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昂。是說也，若書生之常談，實聖時之急務，惟陛下與二三大臣重圖之。取進止。《洛水集》卷一。又見道光《休寧縣志》卷一二。

乙亥輪對劄子 三

臣聞帝王建都，必先形勢之地，其在東南，惟金陵、錢塘耳。然金陵六代所都，代生變故，君臣

上下，未嘗一日少安。惟錢塘之勝，我國家實始焉。百年以來，海邦寧晏，華戎安定，是豈無故而然哉！然臣聞之，山川王氣，盛衰有數，護而全之，實係乎人。且錢塘形勢，自赤山而下，皆來岡也，而掘鑿無度；八盤嶺宮闕正脉也，而爲路往來；吳山、七寶等山皆肘腋也，而營造日盛；盤路吳山之麓，皆餘氣也，而鑿井不已；韓侂胄之故居，大廟所枕也，而琢斷山骨。比年以來，鬱攸爲厲，疾疫鼎興，蝗旱挺災，逆將姦臣，相繼誅殛，皆前所未有者，可不推原其故哉！臣平時讀書之暇，頗涉地理之學，每一瞻顧，爲之寒心。臣非不知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以常情觀之則爲迂；以臣所聞於地理之書言之，則宗社民物所係，於國都爲甚大。是用不避迂闊之名，而首爲陛下言之。臣愚卷卷，欲乞戒諭有司，自赤山而下，佛廬道宮許其仍舊，而不許創造掘鑿；如民間營葬建造，聽其從便，而不許其陶土而埏埴，鑿石而取版，煉石以爲灰。八盤嶺一路，禁絕往來，種植林木。吳山、七寶等山，籍定居民，不許續至。目今居民基段，不許再有掘鑿，如屋宇隳壞，許其修葺，不許其添造。城中居民飲西河之水有餘也，自後不許再掘井。韓侂胄之屋，其在平地者姑留無害，其依山及山上者並當拆去，長育草木，使之復成山勢。夫修德以綿天命，布政以結民心，固有一日不可後者，然護其王氣，使不發泄，全其形勢，使無虧缺，則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今夫細民所廬，左右前後，一土一石，護視必謹，而況帝居邪！臣嘗竊嘆，以爲天文、地理、曆數、禮樂，皆有國之大經而先王之盛典也，而我國家不設科不取士，故其學幾於無傳，而聽命於胥史卜祝之流，萬世何賴焉？故臣尤願陛下與大臣講明而推行之，非止於一端而已也。取進止。《洛水集》卷一。

全宋文卷六七七六

程 秘 二

丙子輪對劄子 一

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而不窮。蓋人之情故則玩，新則肅。天下大器也，聖人之治天下，洗濯提携，時出而用之，故晝夜之晦明、寒暑之代謝，循環而無端，相續於一致者，此天之所以爲天，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恭惟國家萬世之業，自藝祖創之，太宗定之，真宗飾之，至仁宗則守之。方其紹述之初，悉用安靜之政。然閱時寢久，人情不能無玩也，於是聖心加以振厲。若開天章閣命輔臣條具當行之事，又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手詔問天下事，其勤求治道，責望太平，若不可以一日安者。而又擢端鯁以增諫員，則言路通而士氣伸矣；出內帑以廣邊儲，則財用公而國力裕矣；命范仲淹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則折衝制勝有其人矣；因問邊事而責臣下之不能對，則所以豫備不虞者嚴其事矣；取臣寮奏疏及其進對凡可采者，付中書、密院施行，則獻計陳謨不爲無用矣。凡此數條，

其神斷天運，無非興起人心於弛玩之餘，而四十二年之治所以光明渾厚，始終如一日也。恭惟陛下更化之初，固嘗登正士以革姦庸，伸讜言以破諛佞，以祖宗之法而塞徼倖之門，嚴責實之政以變欺誕之習。天清日明，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已定之規模而稍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形而天下悚，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遺拔異以收僉屬之心，聽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己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新又日新，雖至萬世而無弊可也。古之善圖治者，亦惟於安靜不擾之中，而每有振厲作爲之志，故寬不至於弛，柔不至於懦。平居暇日，不動聲色，而風采奮揚，精神運動，自足以鼓舞一世。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强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默，有志者必退縮，天下之治蓋未知其所終矣。舜嘗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治之污隆亦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加之意而已。臣識昏學陋，豈足語治，卷卷愚衷，姑塞明制，惟陛下財幸。《洛水集》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一。

丙子輪對劄子 二

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戎狄也，而惟四方雲擾，割據中原，則紊天地之常經，失華戎之大分，未有甚於此時者。然考其始興，稽其滅亡，率不過數十年。石勒、慕容隽各十餘年，苻健、

姚秦三十餘年。元魏東西雖百餘年，而不能全有中原之地。故自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世之多，未有若女真者。肆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蒙古，連歲屏除，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狄亡，一狄生，而又中原英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須臾，患生盤糾，風塵翕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其可不重勤聖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爲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僇之不爲衰止。惟當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目今鎮江所造紅衲萬領，且欲先招萬人，正爲是也。蓋沿邊之人幼則走馬臂弓，長則騎河爲盜，其眎虜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真、揚、舒、蘄、濡須之人，則手便犁鋤，膽驚鉦鼓，與吳人一耳，其可例以爲邊丁哉！招之得其地矣，又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盡成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雖然，既知屯之不可不分矣，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也。淮之東西，分爲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爲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閱，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言：「諜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匹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刺取虜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虜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此已廢四千緡矣。」又言：「棄疾之遣諜也，必鉤之以旁證，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濟南。

中山之爲州也，或背水或負山，官寺帑廩位置之方，左右之所歸，當悉數之。其往濟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棄疾少年所經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又指其錦而言曰：「虜之士馬尚若是，其可易乎？」蓋方是時，朝廷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師，一出塗地，不可收拾，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友龍敗，朝廷以丘崇代之。臣從丘崇至于淮甸，目擊橫潰，爲之推尋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鉏犁之人，拘留維揚，物故幾半。臣言之崇，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蓋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泗攻壽，相戕殆盡，此蓋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單寡，分布不敷，人心既寒，望風爭竄，此蓋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夜，虜人以筏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熟卧不知，遽報寢急，倉皇授甲，晨未及食，饑而接戰，一鼓大潰。至若烽亭，近在路隅，一聞邊聲，燧卒先遁。所至烽烟不舉，虜猝至前，率不能辦。此又犯諜候不明之忌也。丘崇經理曾未三月，而虜騎已渡淮矣。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鑑也，覆而不鑑，則又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前日大異，向也一於謀人，今焉專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將帥之所舉行，無一日而或忘也。而來自邊方者猶以爲兵屯未分焉，兵勢未張焉，所招之兵未皆壯勇焉。又言城築之事，春夏非時，則土氣融液，板幹促迫，則工力苟簡，異時恐不堅密焉。而臣區區之愚，竊謂邊方事宜誠難遙度，伏願陛下申詔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某城當築，某壕當浚，某堡當脩，某寨當葺；上而川蜀，中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某所可設伏也，

某所當控扼也，某所可邀擊也，某地可持守也；酌其輕重，量其緩急，某所當屯若干也，某屯當增若干也；大綱細目，俾各以所見，條具來上，而朝廷爲之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爲而責其成功。不及今無事之時，使之得以盡其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將曰，某城朝廷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脩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爲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與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詰，或疏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若是也。雖然，凡若是瑣瑣者皆邊將事耳，若關宗社之大計，圖不世之偉功，則固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弭後患，种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李德裕有言：「迹疏而言親者危，地卑而意忠者忤。」臣不量其賤而冒昧及是，惟陛下幸赦之。

《洛水集》卷一。又見《辛稼軒詩文鈔存》附錄。

初開講筵劄子

臣聞人主之學與儒生異，與儲君亦異。儒生之學在於釋訓詁，儲君之學在於通大義，至於人主之學則不然，貴乎力行而已。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貴於行，聞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辟知以講學爲務者，必以功業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惟其不務君人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與臣下

較工拙於一章一詠之間，而紀綱陵遲，政刑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則又何取於學哉！我宋龍興，聖聖相繼。觀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密網，我藝祖豈徒學乎？觀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仁皇豈徒學乎？觀大禹儉勤，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孝宗豈徒學乎？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所學而見之躬行，則敬天而愛民，進賢而斥佞，聖讒說，容直言，恤兵而省刑，輕徭而減賦，嚴將帥之選，謹符節之擇。用能三十一年之間，方內乂安，舊疆浸復，卓然有中興復古之漸。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皇帝陛下仰膺曆數，丕紹基圖，飛龍在天，萬物咸睹。既能以講學爲先，必能以躬行爲急。凡經訓之垂，史冊之載，事之涉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事之際；事之涉於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博采公言之時。凡事之關於治體，言之涉於教條，必辨明審是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爲博，多記以爲富，無益也，徒以惑聖志而煩聖聽耳。夫如是，則志慮堅定，聰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有以稱先皇付託之意，下有以報慈幃擁佑之恩，上天眷休，與宋無極。宗社幸甚，生靈幸甚。《洛水集》卷一。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五，道光《休寧縣志》卷一二。

甲申上殿劄子 一

臣聞天下猶一身也，元氣充，腹心安，手足便，然後一身強。元氣索，腹心病，手足不舉，則其

身危。士者國之元氣也，民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手足也。公議明於上則朝廷尊，民心安於下則邦本固，兵威振於外則國勢強。蓋柄此公議者士大夫也，維此人心者監司守令也，總此兵政者將帥也。士習不競，則公議晦而朝廷卑；貪吏不革，則民力困而邦本搖；將非其人，則軍政壞而國勢弱。昔鮑宣有言：「今朝臣未有骨鯁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此漢人之所深慮者。而比年以來，熟爛委靡，風采消磨，庸繆若賢，便佞若忠，高者荒唐，卑者蹇陋。陛下褒表忠烈，獎異儒先，固以名誼風天下矣，而士習若是。且漢儒傳會之說雖不足錄，然緣物求類，變不虛生。其言陰雨，以爲百姓困乏無以應吏之誅求，故愁悲怨怒，遂爲水災。而比歲多雨，雖曰陰盛，然民衆爲魚，怨氣蟠結。今州縣剝削，虎暴螟殘，杼軸盡空，不異寇至。憑城依社，頑不畏人，監司不訶，州牧不問。至若邊守選擇甚嚴，然猶有假備禦之名，肆溪壑之欲者。陛下一念惻怛，億兆愛戴，而州縣之間，貪酷若是。唐之名將郭子儀自言：「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拆刃，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出入生死，所仗惟天。」今之怯將能若是乎？君賜不入私家，蓐食不安軍幙，勝則歸功士卒，敗則自罪節制，今之庸將又能若是乎？比歲以來，兵日瘠，將日肥，憂髀生肉者雖不乏人，而蠱溺自戕者輒當柄任。盜至則擁城自全，寇退則寬期躡後，列營萬竈，羸若鳶形，坐甲戍邊，率多凍斃。閱圃不關而私產連阡，戰騎不肥而耕牛被野，偏佐不陞，驍勇不別。陛下竭民之力以養兵，假將之權以固圉，而貪庸若是。臣願陛下獎切直之言，崇靖退之風，厲廉隅之節，開功名之門，養其譽望，作其銳氣。風操端聳者拔之以起頽俗，道德醇茂者隆之以正羣心，志慮深長者使之贊籌

帷，器略沉雄者使之斷國論。穆穆其良，謬謬其昌，則謀國若元龜，重國若大呂矣。在外則嚴監牧之選，行貪籍之法，宣之命令，使天下洗心而易慮，寓之黜陟，使天下知避而識趨。至若貪令則責之牧守，貪守則責之監司，監牧不發則坐以黨姦。如是，則民生其庶有瘳乎！又能時焉倣先朝歐陽脩分使之意，擇公正之士、純實之彥，按行邊徼，撫勞士卒，則諸將之貪廉、功狀之是非、關隘之隳脩、舟車之美惡、城壁之摧壯、邊民之疾苦，舉得以周知，而列屯諸將人知所畏，不敢肆欺於其上矣。夫使朝多鴻碩，野無怨民，邊無怨兵，則根本堅厚，精神折衝。以之西取靈武，北取燕薊，將無施而不可者，而況區區二虜及流民乎！惟陛下審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取進止。《洛水集》卷一。

甲申上殿劄子 二

臣竊聞新虜遣介求通，而朝廷止其介於山陽，不許其輒至闕下，處之固得其宜矣。昔漢建武中西域求內附，而光武惟閉關以謝之；突厥求通於唐，而太宗直謂彼我遼絕，緩急不可仗。二君之識微矣，然以臣度之，彼決無能爲也。蓋崛起小戎，初非積累，連兵歲久，寧不傷殘，持金許年，竟不能滅，其力可知也。如遼如夏，如回紇如女真，環列其旁，彼豈無反顧之慮？是以老酋塊坐窮沙，亦既許年，不敢一日輒離其穴，其勢可想也。夫力不能支，勢不可出，而乃連歲以來攻邀我者，豈非敵人詐，謂中國爲可以虛辭恐喝邪？彼匹介之來，又豈非意在於窺覘中國邪？伏望朝廷下之制梏，力折

其萌，曉之以國初入貢之分，臨之以天地華夏之威，破其盜賊包藏之姦，使之震懾而退，至計也。如其不然，稍示以弱，彼謂其計可行，則亡厭憑陵，當自此始。他日雖食邊臣之肉，何益於事哉？似聞金酋新立，憤其侵擾，方將振厲，與之決一旦之命，寧肯復與之和哉？而又窮沙之與中國，東西相距不啻萬里，行者去來不啻周星，彼亦何敢置遼、夏反顧之憂，涉金虜未亡之境，行師萬里，與中國爲敵哉！又況山東諸郡，韃焚之，金棄之，中國亦置之度外矣，彼之攻邪否邪，守邪棄邪，何預中國事哉！以臣觀之，此決不足慮，所慮者蜀耳。若淮與襄，兵雄地近，閩外得人，獨蜀去朝廷萬里，去二虜特近。惟選諸蜀產之英，仁厚而威斷、沉毅而廣博者必數人焉，列置名藩，以備一旦之須，此則蜀之至計耳。惟陛下加聖意焉。《洛水集》卷一。

輪對劄子 一

臣竊謂當今之務莫急於備邊，而備邊之策莫先於擇將。蓋療疾十年，無醫可使，用兵十年，無將可用，信乎愈久則愈知其難也。唐之名將李光弼嘗有言曰：「直而能慮，勇而能鬪，此千人之將也。外貌茫茫，中情烈烈，知人艱勞，恤人饑渴，此萬人之將也。臨事無懼，好謀而成，近賢親能，日謹一日，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恭遜，用心無二，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誠信緩大，閑於理亂，隱隱軫軫，鄰國皆知，上達天文，下知地勢，中察人情，四海之內，視如室家，此天下之雄

將，不可敵也。」嗟乎！古人之論將，其品級固如此，至後世之所謂將者，果何如人哉！愚而忌偏裨，貪而獵士卒，守邊則嬰城以自保，赴援則迂道以避鋒，勇不足以倡三軍，智不足以料十里，公不足以服衆，威不足以御下；小戰則衄，大敵則奔，實敗而言勝，無功而希賞。此蓋百年之弊，有未易以遽革者。然則終不可革乎？亦惟曰得人而已。百年以來，臣工之所建明、朝廷之所施行，亦既不一矣，而人才終未見焉。且漢之創業，韓信之功也，唐之再造，李光弼之力也，而是二人者皆得於薦者之口，薦其可已乎？然古之取人，初無定說，或取於將家，或取於卒伍，或取於科目，或取於盜賊，或取於外國。孫武所謂爲將之道，無出信仁勇數者。誠使外而監司郡守，內而卿監郎曹，皆得以所知舉之，不拘資格，不限員數。或仁能恤下，或智能料敵，勇能鼓衆，廉能散財，義能捐軀，嚴能御下，明疏其所長，而不求其全。然後或以一面，或以一軍試之，則將才見矣。雖然，擇將不難，御將爲難。昔周世宗承五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漢高帝之待諸將也，欲王則王之，可誅則誅之。蓋御之有道，則中人可上；縱而不治，則上駟斯下矣。未用之才有法以舉之，已用之人有法以御之，則殘虜之殲可期矣。由古以來，中原有故，極亂生治，非久不定。惟陛下洪其規模，廣攬英傑，嚴將帥以待之，天下幸甚。《洛水集》卷二。

輪對劄子 二

臣聞兩稅之重，莫甚於今日，而州縣之間，又從而折納之，其爲厲民也益慘矣。夏稅之有本色絹，又有和買絹，除折帛之外，其二色絹止納本色，此舊法也。去歲戶部以其有歲幣之積，姑令折納一年，已即檢舉，復納本色矣。今聞近甸州郡復抑納錢，却差官買絹以發上供，其格詔旨、困民力孰甚焉？此折納夏稅之爲民害也。昔慶曆中諸道轉運多求加耗之米，謂之潤官，甚至盜臣加耗之外，復增一斗，仁皇謂聚斂過於盜賊，遂命止之。今州縣斛量非法高大，往往以石之七八方輸一石，輸未及半，常額已足，則俾之納糯以爲酒本，糯或充溢，則又俾之納錢。易杭而爲糯，易糯而爲錢，此折納秋稅之爲民害也。陛下慮深根本，子視元元，蠲減之詔無歲不下，而州縣之吏壅澤不流，椎剝日急。近畿且爾，況於千萬里之外者哉！臣愚欲望陛下嚴飭監司，時加體訪，合輸本色，不許折錢，斗斛耗米，一遵常制，稍有違戾，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御史劾奏。庶幾橫斂少戢，民瘼少瘳，天下幸甚。《洛水集》卷二。

輪對劄子 三

臣聞太平之原起於田里。縣令之職於民爲親，故任必三年，所以久其職也；授必京秩，所以重其選也。漢室以郎而出宰，唐人親試於殿庭，凡所以謹之重之者，要以爲民而已。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其可一日不加之意乎！而比歲以來，士習不美，人起倖心。領印未幾，即求速化。兩稅之入，率取其贏；椎剝之征，專於抄籍。以之營求上下，要譽當塗，間出他岐，廉恥道喪。倖者一人，傲者皆是，心無固志，政無定經，職所當爲，一不暇問，民之休戚，漠然不聞。叔季之世，凡貴游之不更事者、選人之昏眊無手筆者，皆注縣而去，魚肉斯民，恣其藉躡。民怨盜起，朝廷不知，多事之際，所宜深察。臣愚欲望陛下赫然下令，嚴祖宗三考之法，禁椎剝之慘，崇寬大之化，抑僥幸之徒，旌靖退之士。則恩交義結，不特使民可貧而不可亂，而尊君親上，固將可使制梃以撻利兵。此久安長治之策也，惟陛下幸聽之。《洛水集》卷二。

輪對劄子 四

臣近侍經幄，兩蒙陛下諭及邊鄙之事，臣竊思兵非易事，不敢輕對，然不容終嘿，謹條其所聞。

淮東之寇，舉國皆以爲難，而臣以爲不足慮。或者以臣爲好異，臣非敢爲異也，蓋臣計之熟矣，要當原其初而觀之。彼其初不過苦於北方饑饉，及畏輶人殺僇，故相率而來，丐一飽以逃生耳，豈復有長志宏略，可以角逐中原哉？然聚則爲亂，飽則思奮，此蓋古今物情之常也。先正司馬光嘗論西戎名山人，以謂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彼將安歸，必將據邊城以苟活。是亦即人情而論之也。夫入人國都而爲謀人之事，此兵家大忌，彼豈不知委身孤城，岌岌乎釜魚幕燕哉？而猶撞搪叫號於假息之頃者，蓋北方之路既絕，勢必求營朝暮，以延歲月之命也。今將一舉而殲之邪，則一日而僇數萬人，古無是也。將使之分屯邪，彼決不敢信朝廷之不我僇也。然觀其一再自戕其徒，冀以自贖自新者，其心亦可謂顯白矣。今朝廷察其心，納其善，而棄其過，不過賞其首，犒其徒，則彼必俯心懷恩，俛首聽命矣，夫誰敢後邪？何以言之？蓋彼亦人也，安得暴露奔迸，十年於此，而不思安定休息哉？而朝廷於此更能擇老將以一軍令，益戰士以壯軍容，厚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強。然後明降敕命，許以不殺，彼亦安得不畏其威，感其仁，相與變驕悍而爲善良，恥背叛而慕名義哉！此臣所以謂之不足慮者，非異論也。而臣之所慮者，比歲以來，風雨失節，水潦爲菑。蓋雨與水陰類也，外而戎狄，內而盜賊，咸所當備焉。實德脩於念慮之微，實政行於日用之際，察守令之貪酷者而屏削之，取將帥之賸剝者而簿錄之，使民和於野，士快於壁，則易歉而爲豐，化災而爲祥，特反掌耳，而又何戎狄寇盜之足慮邪！且昏墊之災，未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紀，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脩明政刑，惟日不給。古人之畏天，一日爲一

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效，君則斷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惟宸衷加念焉。《洛水集》卷二。

輪對劄子 五

臣聞庸主之可憂，未若明主之當憂；亂世之可慮，未若治世之當慮。蓋自三代而後，人主無大失德者皆謂之明主。雖未有失德也，然未見其進德之彊；天下無大亂也，然未睹夫致治之實。夫如是，安得而不憂且慮邪？臣嘗攷天之運矣，十五日而一氣應，五日而一候至，寒暑之代謝，日月之往來，毫髮不爽，千古一期，未始一日而不然也。至於聖人之法天，亦曷嘗一日而不然哉？舜之「屢省」，不以一省而遂已也；湯之「又日新」，不以既新而或怠也；文王之「不已」，成王之「緝熙」，皆未始有自足之心，而萌怠忽之念也。然當時諸臣所以防閑而規警之者，猶無所不至焉。象箸之作若未過也，而諫者已二十五人，以爲用象不已，必用金玉。至禹之進諫，則又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盤盂有銘，几杖有箴，湯之所以自厲其心者可謂至矣，而伊尹「一德」之書猶深寓其規拂之意。坐則銘几，卧則銘席，成王之所以自防其心者亦可謂切矣，而羣臣「敬之」之詩，周公「無若商王受」之誡，益致其嚴。蓋堯舜三代之君臣，無一日不以警戒爲事也。漢之武皇、唐之太宗，天資英偉，始初清明。今年召申公，明年策仲舒，凡土木之事、神仙邊功之事，俱未萌也，而申

公已戒之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仲舒亦戒之曰「正心以正朝廷」，而汲黯又曰「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武皇惟不能謹其終也，卒也輪臺之悔晚矣。太宗關封倫之言，是魏徵之說，力行仁義，躬致太平，亦可謂至明不惑矣，而蘊古《大寶之箴》已上之即位之初年，其辭尤爲挺切。如曰：「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如水如鏡。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爲公，一人有慶。」又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而魏徵之在當時，亦有《十思》之疏：「見可欲則思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處高位則思謙降，防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閉則思延納，嫉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此十思也。」又有《十漸》之諫，其詞曰：「陛下貞觀初清淨寡慾，今訪怪珍，此漸不終一也。陛下貞觀初重於役民，今漸奢肆，輕用民力，此漸不終二也。陛下貞觀初役己以利人，今也雖有憂人之言，乃爲

樂身之事，此漸不終三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今也雖重君子，敬而遠之，雖輕小人，狎而近之，此漸不終四也。」以至始樸素而終奢靡，始信賢而終聽讒，始禮士而終傲忽，始深居而終馳騁，始自治而終好兵，始愛民而終不恤，如是者凡十焉。嗚呼！人之一心如六馬，一心之御如朽索，一日失閑，萬里犇逸。而況人主之心，宗廟社稷之重，土宇民物之衆，皆關乎一念之微者，可不知所以養之乎！心本靜也，物誘之則搖；心本明也，欲汨之則昏。昔之聖人保之護之，操之守之，明四目以廣其見，達四聰以公其聽，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讒說之必聖，邇言之必察，使一心清明，萬里昭澈。政之所當施，令之所當發，人之賢與否，言之忠與慝，莫不坐而燭之，如辨白黑。雖欲不治，可得乎？臣望清光之日久矣，仰識陛下之心，純一而有守，清明而無累，推此以施，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湯文。而臣區區之愚，猶願陛下守此純一，保此清明，始終如一，勿移勿怠，法《盤銘》之日新，戒《無逸》之荒溺，上焉有以繼列聖傳心之統，下焉有以慰四海望治之心，則天下幸甚。《洛水集》卷二。

全宋文卷六七七

程 秘 三

代上殿劄子 一

臣聞天下郡縣土疆既殊，風俗亦異，然而其間莫不有百年之利因循而未興者，亦莫不有百年之害因循而未除者。民有欲而莫與之聚，有惡而莫與之去，以臣耳目所接，無郡無之，惟爲守臣者憚於建明，難於改作，上下相蒙，率歸苟且。或一歲而他遷，或二年而代去，故往往前後因循，無肯留意者。不然，則分千里之寄，歷二年之久，其勢足以奔走提封，其權足以統臨屬縣，築一臺，營一觀，意所欲爲，千里響應，安有爲斯民興利除害而有不可爲者哉！又況國家裂土置守，固將使之問民疾苦，分國顧憂也，庸可使之乘朱幡，佩銀符，一無所建明，嘿然而來，嘿然而罷哉！彼漢唐間號爲循吏者，攷其所歷，莫不顯然皆有可紀之迹。如治屯田，興水利，正田賦，建學校，其成效實績，照耀簡編，而非後世之所謂政績者徒空言也。臣愚欲明詔大臣，自今守臣之郡必使延見邦人，博采輿議，

以咨訪一郡之利病。而又遲之半年，使之習熟其風土，周知其疾苦。然後以其一二大者條具來上，勿拘以名件，某利可興，某害可除，某弊可革，某事當建明，某法當申嚴，必皆灼然合民情，行之而必效、傳之而可久者，無鹵莽以塞責，無誕妄以生事，無諱其難而言其易，無利於獨而害於衆。朝廷以其條奏付之後省，擇其可行者下之，責其成效於二年之間。而朝廷則又加少寬假，信之專，任之篤，不以人言而奪其謀，不以旦暮而急其效。二年之間，郡秩未滿，則亦不以召，不以遷，斷斷然必責其成而後已。至於誕謾無功，誣罔不實，生事擾民，無補於國，凡若此類者悉重寘典憲，以正欺罔之罪。而其言可行，行可績，量其勞能，以示旌擢。如此則海宇之大，無利不興，無害不除，其爲明時治道之助，實非小補。《洛水集》卷二。

代上殿劄子 二

臣聞赦過宥罪，聖人之格言，而數赦有罪，非先王之令典。昔之賢君深識治體者，莫如唐太宗。其語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昔之賢臣深歷世故者，莫如諸葛亮，其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赦之爲害，自古明君賢相未有不知之者。惟其末世陵遲，王政不綱，事從姑息，故頻年數赦，長惡惠姦，以爲斯民之大害。曾不思聖人之所謂赦過者，蓋爲過誤者耳，至於故犯無小，乃聖人之所必刑者，而亦用赦焉，幾何不

使之肆其姦暴，以戕賊夫民哉！是故赦不欲數，亦不欲先定。今三歲一赦，大霑渥澤，至於每歲慮囚，雨暘決遣，不過恐獄訟之淹延與刑罰之冤濫耳，而有司不悟，亦遂以爲赦焉。且當郊之歲，又有疏決，則是一歲再赦矣。夫頑惡之民逆數赦期，赦前爲姦，赦至無罪，此赦之所以不欲先定也。一歲再赦，則姦暴公行，而善良無遺類矣，此赦之所以不可數也。且夫國有大慶，疏恩海宇，亦不過減租蠲賦，賜人之爵，及高年酒帛耳。而今之爲州縣者好行姑息之小惠，不知爲政之大體，往往有殺人而不敢死，爲盜而不刑者，以是爲陰德焉，不知善良之被其害者之爲何辜哉！且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王政之綱也。一夫之屈，可以致六月之霜；一婦之冤，可以致三年之旱。逆天道而惠姦民，亦豈聖人配天其澤之意哉！晉武帝嘗曰：「近世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武帝此言，亦不可謂不知理者。臣愚欲乞明詔攸司，如盛暑慮囚，雨暘決遣，但令刑罰中理，不當妄有蠲貸。至於雖遇郊恩與非常之赦，凡殺人爲盜情理蠹害者，亦當遵守祖宗故事，並取奏裁，無復有過恩宥，滋長姦惡。蓋去狼可以牧羊，去莠可以殖禾，去惡可以全善，所忍者一人，所全者不知其幾人也，實天下幸甚。《洛水集》卷二。

代上殿劄子 三

臣治郡亡狀，日懼黜幽，既竊寬恩，更洊郎選，慚無毫髮，自效明時。而臣所領屬縣，有公私困

弊臣所目擊者，其敢嫌不以聞！臣竊惟松陽爲縣，實在畿甸，而官司圖籍，尺寸不存，是致賦租失陷，詞訴糾紛，役使不均，科配不等。富者田連阡陌而匿賦，貧者產去稅存而代輸。令或精明，尚莫窮其根柢，一或庸謬，悉受命於鄉胥。由是訟滯賦稽，劾去相望。臣領郡之始，知其被害爲深，故於本縣賦租，則每爲之寬期，人戶陳詞，則必爲之窮究。由是一邑賴以小安，然爲悠久計則未也。臣愚卷卷，欲乞聖慈特頒睿旨，令本州及漕臣公共選辟京官之公廉強敏者以爲令，許以便宜，寬其文法。監司守臣無受妄訴，無惑浮言，聽其措置。根刷版圖，或令人戶手實自陳，或令都保互相推糾。取見闔縣產土之數，無失經界高下之則，一新圖籍，以均一縣兩稅之額。如坍落漲塞，許令核實去除。庶幾賦役均平，公私安便，實千萬世不窮之利也。異時籍圖既定，一無詞訴，則乞朝廷別行旌賞，仍乞下吏部將松陽知縣永差京官，免注選人，尤爲幸甚。《洛水集》卷二。

代上殿劄子 四

臣仰惟國家以民養兵，以兵衛民，兩者各安其所而不相病。今夫內而禁旅，外而屯戍，又下而廂軍、土軍及配隸之徒，各有統屬，莫敢侵軼。惟比年放停之兵、犇潰之卒，朝廷雖已招收，其在都邑者應募無餘，而山谷田野之間以臣耳目所接，尚多有之。晝則行乞，夜則狗偷，甚則三五爲羣，公肆喝取。方此歲惡，而朝廷厚於賑卹，民賴以安，獨此害未除，民猶以爲病。又況小盜不戢，大盜之

招，已事昭然，不容不監。臣竊見諸州禁軍、廂軍、防城鋪兵往往皆有額闕，臣愚欲望聖慈行下諸州，如放停及犇潰之兵在其管下，即隨闕額收填。不惟田里獲安，抑亦緩急足用，天下幸甚。《洛水集》卷二。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臣等仰惟高宗皇帝中興炎祚，盛德大業，具見於《寶訓》一書。蓋嘉定六年今丞相所進，而先皇經幄嘗誦讀一周也。陛下踐祚之始，咨命儒臣，且誦且講，祁寒盛暑，靡徹靡懈，涉歷四載，遂徹瑤篇。夫脩己以恭，奉親以孝，事天以實，用賢惟公，去佞惟斷，寬征以厚田里之生，信賞以作士卒之氣，惜財用，抑濫恩，四九載之宏摹，七十篇之奧旨，陛下皆已遍觀而熟識之矣。惟能留聖心而勿墜，謹終始以力行，上以揚烈祖之耿光，下以垂萬世之丕桀。臣等深慚固陋，獲際休明，雖愧盡規之忠，敢忘稱美之義！欲望聖慈若稽彝典，以今終篇宣付史館。取進止。《洛水集》卷二。

辭免除秘書丞兼權右司

寵靈逮下，駭懼并中。伏念臣備數日畿，行周歲籥。雖斂粟粗登於常籍，而牢盆一洗於羣姦，至

論激揚，蔑聞風采。方圖朝夕，自力涓塵，適會千秋，來稱萬壽。方帝城之甫入，曾天陛之未瞻，迺拜榮光，俾還舊列。既貳書林之事，載參省掾之聯。允惟埏埴之新，采覺恩施之重。若爲戴荷，祇速顛隳。仰望公朝，特賜敷奏，無嫌易命，使訖外庸。別選英髦，增重班著。《洛水集》卷二。

辭免除起居舍人

臣伏聽風雷，如臨淵谷。竊惟柱下之史，實應極東之星。蓋自有唐，已號清華之選；至于我宋，乃參嚴近之聯。因是揆量，豈容昧冒？伏念某自還使節，屢玷除書。實彼周行，尚堪策厲，擢之峻切，則謂徼逾。仰思孝廟之朝，嘗可侍臣之奏，立之近側，許其直前，夫豈徒然，必有爲者。屬令慙攝，猶懼弗勝，今使爲真，益章非據。又況紫薇借筆，丹陛飛毫，儒生至榮，明時盛選。云胡二者，乃得兼之？伏望公朝，特賜敷奏，必別求於茂異，或姑俾於攝承，務得良材，有光記載。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洛水集》卷二。

上皇太后辭免兼侍讀

渙汗四發，履薄一忱。竊以麗日新明，咸仰尊臨於慈極；震雷初號，首令趣啓於經幃。班行竦聽

於微言，綿宇豫占其泰治。然念仰裨於帝學，莫先遴簡於儒英。必德望顒昂，乃可潛孚於心術；必見聞該洽，乃能增益於聰明。如臣至愚，於道何有？儻使承問而無對，曷如先事而控辭？伏望皇太后陛下亟寢誤恩，別求碩彥。上不虛太后屬望之志，下以承聖主時敏之功。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洛水集》卷二。

上皇帝辭免兼侍讀

聯翩有命，愧懼交衷。竊以天子御曆膺圖，莫先聞道；儒者懷才抱術，務在致君。矧當紹祚之初，尤爲進德之始。上欲繼百王之正統，下欲垂萬世之丕謨，肇開講讀之筵，宜得鴻碩之彥。豈容亡具，濫使充員？如臣顒蒙，今復荒落。舊習但知於佔畢，大原莫識於指歸。使徒誦其口耳之聞，何以補於聖明之學？伏望皇帝陛下收回誤渥，別簡耆英，庶幾大闡於微言，可以增光於初政。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洛水集》卷二。

上皇帝辭免除刑部尚書

懇辭恩命，未拜俞音，情激於中，誼不容已。竊以班聯八座，非他有司，得其人則朝廷尊，非其

人則累盛代。況飛龍在天，萬物咸覩，一黜一陟，一詔一令，八方爲之風靡，四表於焉具瞻。一當人心，天下自服。如臣才術，無一逾人。甫爾儀曹，曾未聞其俎豆；俄然憲部，何以習其條章？又況史館經緯，玉堂詞掖，極一時之清切，兼五組之光華。取名過優，席寵太甚，反觀內省，惕若靡寧。伏望皇帝陛下初肅皇綱，首嚴宗祀，姑令典禮，仰奉明禋。至若進讀代言，嗣容控免，誤恩憲部，先乞收還。干冒天威，殞越俟命。《洛水集》卷二。

上皇太后辭免除刑部尚書

維天蓋高，聽或未下，惟人有欲，必徹爲期。選用之間，人主未嘗不審；辭受之際，人臣必貴自量。伏念臣夙揆迂疎，不求聞達。始焉干粟，惟以養親，詎意遭時，寢塵法從。廩然知懼，甚矣逾涯。至若六卿，尤爲華近。必也道德足以範世，名節足以表時，識慮足以決幾，詞章足以華國，人與位稱，不忤不疑。如臣至愚，一無足算，容臺充數，閱日幾何。玉帛鼓鐘，猶未知其名物；制詔法令，乃遽總於條章。伏望皇太后陛下容覆如天，貸其方命，照臨若日，察其愚衷。章睿哲於能官，略小嫌於反令，姑令習禮，仰奉嚴禋。至若史館經緯，玉堂詞掖，盡公朝之清貫，極儒生之至榮，深虞一紀之微，莫勝五組之重，尚容嗣控，未敢併陳。干冒天威，隕越俟命。《洛水集》卷二。

辭免除翰林學士

仰承威命，俯震愚衷。竊以設官本虛，得人則重，一不當任，何往非輕？是用兢危，期於拱辟。伏念臣少涉藝圃，晚荒墨池，自忝攝承，久慚荒陋。方賦曰歸之請，併還所假之官。詎意出緡，竟令刻印。且三王訓誥之作，編爲六經；而兩都制詔之詞，雄稱八代。是後員充於六押，亦須才擅於三長。惟蟠萬卷於層胸，業兼馬、鄭；故吐萬言於累牘，詞最班、揚。蓋非學則無以周千古之廢興，非識則無以辨萬微之關係。然必也筆扛鴻鼎，斯能道一人之心；則辭落丹青，乃可鼓四方之動。載稽唐室，尤重詞臣。且自武德以至開元，粲然文體；蓋因顏侍以暨蘇頌，典我制書。既深忌於淹遲，尤貴明於體統。伏望皇仁，俯垂天照，亟歛風雷之號，無孤雨露之施，別簡奇才，往當嚴任。庶使鴻筆麗藻，或能振昭代之文風；抑令鯁論宏謨，有以贊中書之政本。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洛水集》卷二。

戊子乞祠劄子 一

臣不避顯誅，輒申危款。伏念臣學膏荒落，天質迂愚，甘從州縣之曹，姑竊斗升之養。公朝誤渥，驟點清班。寧皇特達之知，由庶僚而塵法從；陛下殊尤之寵，自常伯而洊詞林。幾載于茲，一毫

莫效。分量既溢，神理弗容。比侍經筵，忽得眩疾。賜湯液、賜糜粥，曲示恩私；給鬻炭、給掖扶，幸逃顛踣。由是而後，終失其經。食飲既虧，舉履漸弱，右臂麻木，兩目昏花。一滑爲常，百藥弗固。雖時趨於帝幕，亦日覩於天墀，自顧孱羸，咸出勉強。竊慮因仍不息，氣血日虛，訖底疾顛，仰孤大造。伏望皇帝陛下鑑臨若日，容覆如天。念微臣之病侵，實陛下之親見，察臣非僞，賜臣歸休。儻稽溝壑之填，尚期湯火之蹈。《洛水集》卷三。

戊子乞祠劄子 二

臣近者兩上封章，乞畀祠廩，恭準省劄，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一忱祈控，雖承再命之下臨；三瀆凌兢，終冀單衷之上達。臣竊聞君之御下，固存終始之仁；臣之事君，當明進退之義。如某者絕無他技，惟有樸忠，猥以庸虛，輒班華近。環觀同列，未有如某忝竊之多；僂指年輩，未有如某愒玩之久。夫持祿而亡補者，漢制之所必斥；溢量而取數者，天道之所必虧。況金坡玉廬，上界官府，朝不輕授，二十餘年。某實何人，久此塵污！此某宜休者一也。更出迭入，明制坦然，某納節歸班，今將十載。此某宜休者二也。比歲以來，私門多故，及笄之女、已仕之男，曾不兩年，相繼淪隕。不惟憂患瀕仍，且復疾疢不貸。邇日變故，抑又甚焉，有男若水，近方出仕，感冒旬日，竟不可爲。害徧一門，咎在盈滿，倘復貪戀，曷保餘生？此某宜休者三也。伏望公朝重加矜憫，曲賜敷

陳，或未棄捐，特畀祠廩，俾得故山休息，涵泳聖時。儻微軀尚緩於首丘，則報德敢忘於沒齒！《洛水集》卷三。

戊子內引劄子 一

臣至愚極陋，躡冒清華，執簡金鑾，譚經虎觀，日侍清燕，初末五年。儒臣之榮，何以逾此？所當力鞭駑緩，仰答鴻私。而臣頻歲以及今春，憂患沓至，懇祈閒退，期弭餘災，而天災流行，至于四五。臣俯怵私計，仰負隆恩，則又峻直堯奎，須符舜履。且特御便殿，引令內辭，顧遇始終，何以稱塞？臣山林之影雖移，而畎畝之忠故在。固嘗攷聖經之紀載，參往哲之講明，其道不難知，其事不難舉。然自三代而後，時君世主，或委之而不爲，或爲之而不竟者，非不能也，是不爲也。使其塗轍既正，行之而不舛，規模既定，持之而不息，則何治不成，何古不復哉？臣匆匆去國，無以自效也，惟以典學、養心二言獻之。是說也，陳之於口者屢矣，今始奏之於牘焉。雖然，虛辭盛而真積少，其弊在乎下；聽言多而躬行少，其弊在乎上。此蓋今昔之所同患者，惟陛下加之意焉。取進止。《洛水集》卷三。

戊子內引劄子 二

臣聞學爲君人之大務，不唯聖明知之，雖叔季亦知之，然學焉而不知其方，無益也。唐虞三代之聖人所以爲學者，必講問以求其歸，優游以思其緒，然後力行以求其功。不然，則過目者知，過耳則化，日忘其所聞，歲忘其所能，反而攷之胸中，則一毫無有也。夫如是，則與不學何異哉？學以敬天也，必深求應以實不以文之理而力行之；學以事親也，必深求養體不如養志之理而力行之。觸類以長，靡不皆然，要不在乎課工於朝夕，求多於誦說也。臣願陛下出御經筵則熟復講究，退處清靜則深思力行，以求乎日就月將之益，而無墮於歲月因循之地。《乾》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記禮者亦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夫所謂居而明辨者，蓋以今日之所聞，思其事之端緒而欲發之於政令也。攷二經之言，則學之所以爲學者，將爲虛文乎，抑務力行乎？傳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洛水集》卷三。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賦祿祠庭，已銘大造；陞華奎閣，難冒疊恩。去少還多，感深泣繼。伏念臣獨抱孤節，謂了一生。疇意儉人，鑿空造拜，訖墮大僇，幾絕明時。迨孽霧之一空，乃青天之再睹。方作新於聖政，示更始於愚臣。瓶粟久虛，敢不重拜，雲章進直，所當控辭。提舉玉隆萬壽宮恩命，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敷文閣學士省劄，未敢祇受，謹寄徽州軍資庫。恭望皇慈曲軫，天光下臨，收還北闕之恩，免洿西廂之綴。庶安分守，永答生成。《洛水集》卷三。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宮觀

綸言誕布，奎直躡陞，聞命以還，震心不已。竊念臣蚤塵華近，晚試蕃宣。盜起鄰封，令其招捕。是時羣寇出沒三州，不啻十萬，殿、步官兵雖發三千，兩月不至。臣亟行招刺驍勇，鼓率土豪，昭武、南劍之間，多行剪僇。由是羣賊相率納款，十已八九。夫何仇曹，忌其成功，鑿空造謗，被毒十年，而某杜門省愆，不殊一日。敢意天高日照，特畀隆恩。欲望公朝，曲賜敷奏，收還成命，免累公言，實拜生始成終之賜。《洛水集》卷三。

乞休致劄子 一

臣仰恃隆寬，輒伸賤款。伏念某孤忠樸學，幸際休明。被遇寧皇，延登法從；繼逢上聖，獲睹龍飛。兩制八年，再司貢舉，詎止宣勤於翰墨，固嘗畢力於事功。豈虞設穽之深，迄中含沙之毒，掩衆長於一己，駕己說於他人。況大明方揭於中天，豈厚霧能霾於終日？天聽甚邇，國論不搖。今既及年，所當納祿。伏望公朝，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庶遂初心。天地成終之功，糜隕不足論報。干冒等威，俯伏俟命。《洛水集》卷三。

乞休致劄子 二

臣仰恃春育海涵之度，輒控其衷。伏念某日薄星回，又新一歲，居然蝗粟，益重負芒。分量既盈，公言可畏，頻年干瀆，未拜俞音。伏望薰慈，重賜敷奏，念其依歸之久，憐其懇禱之切，如其所乞，令其致仕。再念某秋冬以來，摧頽日甚，目暗不能視，膝緩不能行，跬步須人，僵仆無日。矯首大造，早賜餘生，庶幾未隕之年，猶是報恩之日，天地父母所不及之恩也。喋喋塵瀆，罪不容貸。某下情震勺俟命之至。《洛水集》卷三。

繳進耕織圖劄子

臣近因進讀《三朝寶訓》，內農穡門一段云：太宗朝有同州民李元真者，獻《養蠶經》，太宗留其書於宮中，賜錢一萬。臣讀畢奏云：「紹興間有於潛令樓璣，嘗進《耕織圖》。耕則自初浸穀以至春簸入廩，織則自初浴蠶以至機杼剪帛，各有圖畫，纖悉備具，如在郊野，目擊田家。高宗嘉獎，宣示後宮，擢寘六院。紹興帥臣汪綱近開板于郡治，臣旦夕當繳進一本，以備宴覽。」玉音嘉納之。臣今已裝背成帙，謹以進呈。伏望陛下置之坐隅，時賜睿覽，一則知稼穡之艱難而崇節儉之化，二則念民生之不易而輕租賦之斂，則高宗稱賞其圖之意，迨今猶一日也，天下幸甚。《洛水集》卷二。

再乞祠劄子 一

臣不避嚴誅，洊申愚悃。臣近者兩表籲天，一狀申省，乞從閑退，或畀叢祠，漸以少弭菑咎。伏蒙聖慈一降答制，兩降不允指揮。臣不敢久留威命，期以一趁朝參，然後再陳款悃。今既易月，而憂患熏心，終不容已，伏望陛下哀矜而垂聽焉。竊念臣去冬一疾，氣血未復，甫及春初，又失長子。四歲之呱，盡室之號，行道之人，所不忍聞，臣復何心，尚此安坐？重念臣庚辰之冬，納節歸班，九閱

歲華，而幼女童孫，摧者五人，三子偕來，又失其二。纍纍旅木，盡寄郊垌，日俟乞骸，相與俱返。歲復一歲，因循至今，寧期一朝，又復有此！四十之子，待以傳家，日薄崦嵫，僅餘幼息。身既焦灼，尚無望於生全；心益荒迷，豈能脩於職業？伏望皇帝陛下矜其困苦，拯其阽危，俾備祠宮，獲訪歸路，挈此數柩，復於故山。庶幾少逭於餘殃，或可尚延於殘喘，實拜天地生全之賜。《洛水集》卷三。

再乞祠劄子 二

臣累具奏狀，乞畀叢祠，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者。疊干睿聽，實冒嚴誅，臣非不知仰體陛下之隆恩，退服陛下之威命，然臣積歲亡補，久合投閑，巨罰滄罹，尚復固位，則是臣下不知人道惡盈之理，上不察天運消息之機。矧臣少時，粗爲聞道，豈其既老，乃輒冥行？重念臣受寧皇之知不爲不深，蒙陛下之恩不爲不厚，豈不願殫尺寸，期報萬分？而臣分量已盈，災害日甚。前者乞從閑退，惟以宿恙未平，今茲奇禍侵陵，豈非天孽難逭？凡臣困苦之狀、迫切之詞，具載前章，不敢煩瀆。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唯慙與拙，一言不敢爲欺，念臣諱禍貪榮，必將益召陰譴。又況明良千載，英俊若林，如臣等倫，去來孰計。所冀乾旋日轉，天高聽卑，特降恩言，俯從哀請，俾歿者獲全於正首，而存者或保於餘生。銜載恩施，何所紀極？《洛水集》卷三。

再辭免知福州

某昨拜恩綸，亟騰免牘，繼班詔命，未賜俞音。感懼交懷，不容自己。某竊念閩爲重鎮，福實大州，內揆衰殘，其敢冒昧？重念某竊無事之粟已十二年，曉夕以思，如芒在背。所以連歲卷卷，所懇納祿。又況漏盡未休，神理所忌，老不作繭，垂戒前編。更望公朝，重賜敷奏，特寢八州之命，仍恭萬壽之祠。庶幾上穆師虞，下安愚分。戴天履地，沒齒何忘？臣下情不任戰栗俟命之至。《洛水集》卷三。

辭免知贛州

聞命以還，措躬無所。伏念某學徒泥古，用不適宜。六經之間有全謨，豈皆空說；兩漢而下無長策，何取遠功？奈何百未一施，老已迫後。今者尚蒙軫錄，俾效驅馳，而臣已乞垂車，豈堪展轡？恭望皇帝陛下矜其告憊，賜以歸休，凡其未殞之年，悉是報恩之日。干冒天威，臣下情不任隕越俟命之至。《洛水集》卷三。

辭免陞修國史實錄院修撰

臣聞善作史者，必具三長，蓋非學則無以周千古之變，非識則無以悉當世之事，非才則無以揚一代之徽。如臣至愚，三者無一。向也充員備數，或可濫竽；今焉因職陞名，豈容專筆？伏望皇帝陛下念金匱之重，察驚技之庸，特寢今恩，俾仍舊貫。當與同列，各勉濡毫，庶幾襲六藝之經，足爲垂萬世之寶，臣不勝幸甚。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洛水集》卷三。

全宋文卷六七八

程 秘 四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躬三歲之祠，一奉祖宗之典；涓九秋之吉，又新神聖之儀。馨德昭聞，休祺狎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隆顧諟，敬迪靈承，合乾造之太和，體皇穹之佑命。歷祿清廟，精一意以肅將；升裡紫旻，格三靈而叶應。懽聲所暨，際海惟均。臣玉館祈天，竹宮望日。奉璋文廟，阻陪顯相之庭；奏賦太清，願繼詞臣之頌。《洛水集》卷三。

天基聖節賀皇太后表

願壽聖人，方沸八荒之頌；介福王母，實均四表之心。應皇家始命之時，侈慈極同天之慶。中

賀。恭惟皇太后陛下道參元化，德合太初。惟其功在宗祧而不居，所以燕及天心而無已。臣日詹南極，星拱東朝。雖七秩題期，曾莫伸於虎拜；然萬齡紀錄，尚益衍於鴻圖。《洛水集》卷三。

賀皇帝表

天地泰初，丕應造基之始；宗祧大慶，於昭紹統之祥。驪浹兩宮，春和八極。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纂聖祖神宗之服，傳明王盛帝之心。唯其一視以同仁，所以萬年而受祿。臣考先天之《易》，知膺命之符。望九色之霞，若隔層霄之霧；效三呼之嶽，長傾下土之葵。《洛水集》卷三。

賀元正節表

端平美號，已表新元，泰和有初，當在今日。既盡繼志之事，必慰在天之靈。皇帝陛下堯聖盡倫，舜稱絕德，纘紹已逾於十稔，儉勤常若於一朝。月之微、月之端，載戴一王之制；孝之終、孝之始，永垂萬世之規。《洛水集》卷三。

慰皇帝表

歷年主器，素繫人心；一日乘雲，難知天道。九重悲動，四海哀深。恭願寬無益之思，觀不窮之數。丕承眷命，方開祖烈之光；茂建元良，永篤宗祧之慶。《洛水集》卷三。

浙西謝表

畢三年之制，僅竊餘生；司八郡之儲，遽蒙誤渥。方起家而拜命，俄入境以觀風。望近雲天，臨深淵谷。伏念臣嗜古雖力，施今則膠。初無康濟之才，徒抱經綸之志。平生疏樸，既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溫，亦罕至長安之第。芻叨簡拔，濫筮周行，四閱年華，五盼勅目。甚慚瑣質，疊滂清資，覆載難名，涓埃莫效。迺因積釁，今偶未亡，敢期一節之華，頓下九霄之峻。控辭不獲，亟赴所司。茲蓋恭遇吁咈羣言，照臨百辟。采新田之芑，已急儲才；樂在藻之魚，尤令當位。肆如謏腐，亦效馳驅。臣敢不愛日程功，飲冰率屬。體政和兼領之意，務在豐財；思淳化設官之原，尤先平糴。期殫尺寸，仰答萬分。《洛水集》卷三。

讀高宗皇帝寶訓徹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堯書竟秩，端由時敏之勤；鎬宴疏恩，輒玷罔功之賜。省循所被，怵惕靡任。竊以轍改東都，系隆南渡。祖宗基緒，復之於艱難險阻之餘；朝廷紀綱，正之於板蕩陵遲之後。士氣悉摧而獲振，道統幾絕而幸傳。顧三十六載之偉烈宏模，實億千萬世之重規疊矩。爰暨嘉定之六載，始成聖宋之一經，故凡更化之集勳，莫匪詒謀之有典。皇帝陛下初承寶祚，首讀瑤編，四閱年華，僅周篇帙。仰惟祖訓，咸在聖心。蓋高明自得於精微，而誦說僅分其章句。今焉霈澤，乃爾濫沾。綸綍輝煌，寵靈赫奕。飽八珍於舜甑，沃三酒於堯尊。華韞飾注水之奇，紫璞範端溪之產，香分仙木，茗畀靈芽。顧此便蕃，若爲稱塞。臣等唯有俯陳篇什，仰贊恩徽，申述丹衷，少酬洪造。願如成湯之好學，銘盤盂而德日新；竊比元和之獻詩，奉太后而天齊壽。《洛水集》卷三。

謝曆日表

右掖左馮，獨望堯雲之近；東賓西饒，首頒漢曆之新。恭惟象日欽天，用賢事帝。惟不素義和之命，故能推虛昴之星。朔同稟於海隅，春先回於日出，臣敢不式遵乾度，載飭人時。正會有儀，萬壽

叨陪於虎拜；歲收不散，三農長慶於魚占。《洛水集》卷三。

謝除吏部侍郎表

纂言西省，滿歲偷安；贊事左銓，一朝誤寵。更陞華於史館，仍申命於詞垣。控避莫回，凌兢以拜。中謝。竊以周立冢宰，實統官常；唐以中書，兼領吏部。故能區別流品，進退賢愚，不以格拘，是謂道揆。馴至後世，分爲列曹。既曰有司，但當守法，奈何持者不力，撼者無涯，挾故者私干，恃權者公奪。條叙既廢，吏謾益紛。至若代言，尤當遴簡。鄭畋動無滯思，管閣同僚；陸宸漠不經心，毫飛長紙。或九制立揮於退朝之頃，或數詞已占於對客之時。至若遣子代爲，斲牕求本，或掩關而謝謁，或閉戶以抽書，貽笑當年，遺羞往牒。敢圖久假，竟俾爲真。伏念臣自量迂愚，不求聞達，悠然半世，漫爾微官。但安寂蔑之濱，忽玷招徠之數，更歷華貫，點涇清班。方終《陟屺》之篇，又賦登畿之節。未周歲籥，復覲天威。日月幾何，風雷翕忽，超貳中曹之事，重參右掖之聯，允謂微逾，若爲稱塞。皇帝陛下寬仁堯舜，勤儉禹湯。坐觀世故之推遷，洞見人才之忠佞，遂令寒逖，頓冒華腴。臣敢不深思所蒙，惟當自力。銓綜一遵於成憲，敷綸必戒於甘辭，才雖乏於三長，慮尚幾於一得。壯行幼學，敢少負於明時；厲節爲忠，竊自期於他日。《洛水集》卷三。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選部分曹，再周亡補；容臺貳事，一旦爲真。合兩制以維新，纂二經而仍舊。恩隆莫荷，責重難酬。伏念臣爲學甚迂，受資益戇。管、蕭往矣，分非當世之才；箕、穎悠然，但作故山之想。忽叨擢，浸服清華。言語侍從之臣，昔爲盛選；內外書命之事，兼者幾人。豈以凡庸，有此超躡？皇帝陛下與天同量，立賢無方。勇者百鈞，每量材而惟稱；蹇而千里，迺至臣而輒差。臣敢不駑者鞭之，少展平生之力；月幾望矣，終期暮景之全。《洛水集》卷三。

謝除禮部尚書表

國有司寇，奚補攝承；汝作秩宗，遽叨真受。祇服龍章之渥，濫陪鴛序之升。中謝。竊惟政化之機，無越禮刑之具，禮既明則刑可措，刑雖用而教寔行。蓋先王秉德以相須，至後世失經而偏廢。將欲復盛時之治，必先求當世之才。如臣者爲學甚迂，受資尤薄。蚤歲頗期於自見，中年益困於無聞。仰被先皇特達之知，擢實法從論思之列。金匱石室之秘，既許濡毫；鑾坡鳳掖之間，更容兼筆。逮皇明之繼作，又天寵之頻加，首令進誦於金華，亟使超司於玉貫。榮垂五印，報蔑一毫，方俟黜幽，反

蒙獎異。丹書尚著，未能虛周囿之囚；綿蕞空存，寧復識商臺之禮？初承明命，寔震愚衷。皇帝陛下稟堯舜之聰明，而守之以謙；躬禹湯之儉勤，而持之不息。猶欲急聞忠讜，博覽英奇，以光先帝之傳，以茂中天之業。遂形一札，徧及羣工。且元勛猶未覩於加恩，而臣等乃例叨於晉列。至如史館，嘗備闕員，今以遷官，又僥陞次。外拜華渚，內抱兢惶，而臣敢不惟直以清，由夙而夜。樂同和、禮同節，尚當求理義之源；經三百、曲三千，庸敢泥威儀之末。《洛水集》卷三。

建寧府到任謝表

祈閒五表，冀弭餘菑；疏渥九重，輒叨異數。控辭莫遂，拜命知榮。中謝。竊以南渡宸奎，莫峻堯儲之直；東甌節鎮，獨高舜履之封。唯久班常伯之聯，始克稱公朝之寵。如臣者虛庸特甚，忝冒尤多，歲月因循，稱效寂蔑。分量既溢，菑害日侵。所冀歸休，庶幾弭咎；幸蒙從欲，又拜腴恩。皇帝陛下盛德圖終，至仁惠下。既屋經筵之侍，尤優詞禁之臣，遂使孤蹤，亦冒殊寵。臣敢不江湖望闕，畎畝戴君。付以菟符，當開萬井三登之樂；畀之祠館，尤虔兩宮萬壽之祈。《洛水集》卷三。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表

江湖地迴，六年深丹闕之思；閭闔天開，一日疏紫宸之渥。惟簪履俯憐於舊物，故綠縉遠抵於空山，戴荷莫勝，感懼何已？中謝。伏念臣學無他術，守但樸忠。被遇寧皇，延登法從，親覩時乘六龍之日，首擢秋官八座之班。末自北門，叨守南服。雖一髮不慚於俯仰，而百謫頓生於滿盈。儻或爲議者之言，當畀狗猪而不食；如其爲讒人之妄，則投魑魅以何辭？固知喉犬以棄人，唯欲飯牛而待旦。果上聖啓端平之運，致敷天絕銜茹之冤，六合光芒，一洗沉滓。皇帝陛下體大《易》柔剛之義，行《春秋》生殺之權。頃焉龍德正中，布湯后優優之政；今也廟謨獨斷，昭文王赫赫之明。雖弛張已合時措之宜，必沉潛以養高明之克，是以上而二氣之叶序，下而羣品之昭蘇。顧若微臣，尤涵大育，下祥光於蒙昧之谷，回陽和於凝沍之時。進之奎直以華其名，賦之祠粟以贍其乏，光榮特被，報稱難圖。臣謹當不負幼聞，益堅晚節，服堯舜無爲之化，詠羲黃有道之年。今幸遇昌辰，其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敢不嚴真奉，多男祝聖人、壽祝聖人。《洛水集》卷三。

代賀太皇太后還南內牋

神仙別殿，頃從文祖之遊；閭闔連宮，今答神孫之請。許年移御，此日重還。恭惟福備三朝，道隆太姒，定宗社之大計，撫國家之盛時。四海之老皆安，一人之孝無極。臣肅將明旨，欣際熙辰。玉關峨峨，長享安寧之養；璿源袞袞，永觀紹述之休。《洛水集》卷三。

代賀皇帝表

駕肅東朝，幾載極文孫之孝；仗還南內，一朝開太母之心。家國儀刑，神明感格。恭惟道稽三聖，法垂百王。謂方鳴蹕清道，五日而一朝；孰若步輦乘茵，終朝而三至。懇祈既力，精誠遂孚。臣將命奚堪，逢辰斯幸。寧親神而歡四表，聿觀風化之原；混天下而爲一家，行睹規恢之業。《洛水集》卷三。

代賀皇后牋

望長樂之宮，常懷定省；接椒房之殿，今奉晨昏。仰體聖衷，深諧孝德。恭惟道參乾極，德配坤

元。屆親蠶繭觀之辰，躬問寢龍樓之節，贊謀中禁，成典外朝。臣身阻班庭，分嚴進牘。事光前代，薄唐朝西內之淒涼；化格敷天，動李密表中之懇惻。《洛水集》卷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官闡典卷四二。

代賀平蜀表〔二〕

殘虜浸平，方講內修之政；狂童忽橫，輒干自殄之誅。宗社叶休，人神共快。臣仰思列聖積累之盛，實基萬世延洪之休。率土承有截之風，含生知面內之義。疇謂元惡，敢包禍心，忘公朝亭育之恩，隕私門忠孝之緒。三靈憤怒，九牧囂騰，果在須臾，悉就摧剪。茲蓋聖武不殺，至仁好生。雖神戈不至於坤維，而皇靈如赫於天際。仍俾脅從之類，咸沾蕩滌之恩；灑然污染之區，熙若清寧之地。臣肅將明指，幸會熙辰。此日藁街，已正鯨鯢之戮；他年渭上，更來氈毳之朝。《洛水集》卷三。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一。

〔二〕《新安文獻志》題作《代賀平吳曦表》。

代母舅黃寺丞處州謝表

晉丞卿寺，莫稱使令；退守侯邦，又煩推擇。經年須戍，揆日合符，德意恢洪，恪心宣布。臣某中謝。伏念臣奮身寒遠，遭時休明。蚤竊儒科，浮湛州縣，晚登薦剡，點污班行。薄正大農，參聯外府，備殫綿薄，亡補絲毫。自請牧人，乃叨乘障。睠言古栝，允謂輔藩，山深水幽，夙名簡靜，民貧土瘠，今號窮空。何取虛庸，恐難稱塞。皇帝陛下體乾立德，秉巽行權。固本寧邦，先於厚下，分符置守，要在擇人。知臣悃悃無華，務行實政；謂臣筋力未憊，可備前驅。況臣頃獲陞辭，嘗伸奏牘。興利除害，守法奉公，凡所建言，肯如空說，力圖一得，少報萬分。牧羊去其敗羣，烹鮮期於不擾。上以體朝廷共理之意，下以遂田里舉安之心。《洛水集》卷三。

代浙東提刑謝表

司庾東郊，甫終荒政；出函西掖，就畀祥刑。不移舊封，恍驚新命。伏念臣愚闇而不逮事，行能無以瘠人。開黃卷對聖賢，力希前軌；向赤霄問岐路，絕意榮涂。偶被薦揚，浸叨簡拔。五年趨闕，毫髮無所建明；一節渡江，筋力不敢自愛。拊摩饑饉，蘇醒札瘥，謹謹自勞，往往無補，偶逃深議，

力詭後圖。冬隙浚波，講求水利，年豐積廩，務欲糴平。以次施行，未見經緒，少遲旦莫，庶露涓塵。忽下恩言，俾專臬事。方君行仁政，務臻三面之寬；欲下無冤民，尤謹庶獄之任。仰思至意，俯揆非才。恭惟穆王詳明，虞帝欽恤，上慕衣冠之畫，先期圉圉之空。謂祖宗家法之傳，以仁立國；故中外監刑之事，奚擇非人？矧列王畿，尤關天慮。謂臣當一旱再澇之歲，粗知愛人；付臣以二議三讞之權，必無濫法。因加推擇，亦免將迎。臣敢不小大盡情，出入以理。嘗聞諸夫子，當求無訟之源；庶幾如臯陶，仰贊好生之治。《洛水集》卷三。

代岳州到任謝表

分桂水之符，習纏巨痛；付巴丘之印，洊拜明恩。辭軒陛之崇嚴，宣詔條之寬大。伏念臣有濟物之志，無過人之才。慨念先臣，輔皇朝殆逾十稔；不肖後嗣，望清塵如隔三生。嘗洿中除，旋從外補。甫畢素冠之制，又叨黃紙之書。唯有糜捐，或能稱塞。恭惟濬堯帝能官之哲，深武王恤遠之仁，謂是偏州，均爲共理。念臣已試一壘，當諳田里之隱微；察臣久侍上都，素識朝家之德意。責之來效，或有可觀。惟此岳陽，實惟湘會，歷考晉人之遺跡，猶存杜預之壯圖。拱護武昌，要識輔車之勢；鑿開楊口，實爲襟帶之區。方當閒暇之時，不廢封略之志。臣敢不激昂自奮，平易相安。齋公府之心，當益守寶庠之拙戇；固長江之險，或能尋陶侃之規模。《洛水集》卷三。

代總領到任謝表

始承威命，甫任將輪，旋拜恩言，就移給饗，仍陞郎選，增重使華。沛然天澤之溫，凜若淵冰之薄。臣竊以環師仰食，固自平時，厚稍增屯，莫難今日。居者行者之皆餽，所謂以十人之食而食五人；新籍舊籍之浸多，大約以兩月之糧而支一月。既屬供調浩繁之際，復承術意詳盡之餘，優於昔則將奚以加，減於前則滋所不可。要必變通而無滯，庶幾左右之俱宜。乃以乏人，竟令充位。如臣者受資不穎，遇事多迂。謂幼欲學而壯欲行，雖抱卷卷之志；然濟時務必須時勝，終無犖犖之才。方奉詔以飛芻，游更書而總賦，初謂朝昏而代匱，寧期俄頃以爲真。方大計之仰成，豈薄能之足倚？此蓋伏遇持兵槃水，措國泰山。歌《采薇》戍役之詩，奚憂玃狁；壯淮甸藩籬之勢，漸向關河。欲於多事之時，責以難能之效。臣敢不念深扞圉，顧厚本根！無橫賦而有贏貲，敢不體昔賢之意；卧連營而皆宿飽，庶令知天子之恩。《洛水集》卷三。

壬申富陽勸農文

仲春勸農，非文具也。令到官五閱月，此邦農事大略可見。地狹而人稠，土瘠而收薄，通縣計

之，僅支半歲，半歲所食，悉仰客販。今日受詞訴，每見其指墮農之人，則曰冬田不耕，一枝之桑，亦必爭護。則此邦之農不待勸矣。然令尚有所見，請以二說示爾農焉：其一曰勸農，其二曰無妨農。令嘗至郊外，雖曰田無不耕，而糞田不至。每見衢婺之人，收蓄糞壤，家家山積，市井之間，掃拾無遺，故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壯。此邦之人重於糞桑，輕於壅田，況是土色帶沙，糞又不至，則米不精綻，根不耐旱。此糞田尚當致力也。此邦平地固盛植桑，然江東江西之人，凡低山平原，亦皆種植。嘗見太平州老農云，彼間之種桑者，每人一日只栽十株，務要鋤掘深闊，則桑根易行，三年之後，即可采摘。蓋桑根柔弱，不能入堅，鋤掘不闊，則拳曲不舒，雖種之十年，亦可搖拔。此種桑之法也。低山平壠，更當添種，則蠶絲之利博矣。此令所以勸農者一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既曰恤貧，又曰安富。大抵富人資貧人以爲財，貧人恃富人以爲命，貧富有相資之理，不可偏廢。且如近日，因舊會通行，已沒之質，已賣斷之田，紛紛贖以千萬計。令未見虛實，姑爲施行。所當退贖者，富人固不可辭，所不當取者，貧人亦宜自反。有錢而贖者，固舊物之思復，其間無錢轉假於人者，往往皆是或取之於東家，復賣之於西舍，所得不多，奚苦結怨？縱使贖得，未必能守，鄰里親戚，顏面奚施？若是借錢，不如就業，或加典，或斷賣。得田之人，亦勿靳吝，比之平時，多捐薄少與之，且免爭辨，復免贖去。今來寄庫之錢既已在官，爭辨未定，舊會限迫，約束分明，未得爲業，無致過時，徒費爭執。大抵貧富貴賤，死生壽夭，莫不有命，命所賦受，毫髮難逃。貧人當知分定，節食省衣，盡力耕桑，辛勤商販。無萌負債之心，常思富人濟我急用；勿萌偷竊他物之念，常思

官法壞我肌體。富人則又自思曰：天之生財爲衆人用，今吾乃獨多得焉，其可不知聚散之理乎？消息盈虛，天地陰陽所不能免，富貴其可恃哉！無過取其利息，無侵奪其疆界，無包占其畝步，無陵轢其愚弱。契券必分明，無攔典，無攔賣，無浮租。雖是鄉俗，必竟戾法。《洪範》九疇，其一曰五福，五福之中，富居其次，好德又居其次。富而不好德，則不能保其富矣。所謂德者，非以物與人也，亦非姑息愛人也。德者皇極也，皇者大也，極者中也。大則器度不狹，中則好惡不偏，不狹不偏，則存心近厚。皆是有德，天必報應。世固有多行不義，剝人利己，而亦致富貴者，此皆氣數偶差，而非天道之常。故不能久，或一世，或不終其身，甚者不能數年，有因奇禍而赤族者傾家者，令嘗多見之。蓋愈富者所爲不義愈多，故得禍愈酷。又嘗見積德之家，其後必生才子、產俊人，取儒科、登顯仕，有爲宰相者。此無他，皆天以其所施於人者而報之也。蓋人雖貧窮，皆天赤子，人而戕賊困苦天之赤子，豈不爲天之所惡哉！富者能處其富，貧者能安其貧，則禮義興風俗厚。更能輸租以時，無事追呼，差役既平，不須爭糾。篤親族之義，無恃長而凌幼，叙鄉井之好，無因財而害誼。小辱必忍，小怨勿念，無宰殺耕牛，無輕生詞訟，無鬪毆犯法，無唆使人爭訟。古人云：「教唆之報，殃及子孫。」不惟富者可以教子，而貧者亦可以讀書。如此則爭訟日息，田里之人不至官府，則可以無妨農矣。既能勸農，又無妨農，則家安得不給，人安得不足哉！令生長田野，每事不爲虛僞，凡所以告爾農者，無非樸實可行之說爾。農其歸告爾子弟、爾鄰里，其相與共行之，令不勝懇懇焉。《洛水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六七七九

程 秘 五

上執政書 一

近日淮北之事，明公亦盡知之乎？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此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也，而今日又甚焉。乃者壽陽之役，叛兵執賣主將，官軍民兵，互相屠害，或降虜，或潰歸，逃亡紛紜，百里不絕，隻輪尺鐵不反淮南，紹興器用，至是殲焉。今兩淮騷動，勢搖長江矣，而公議籍籍，以爲朝廷尚多壅蔽，凡所奏請，沮抑不下。嗚呼，此爲何時，而猶有如議者之云云乎！四月二十五日，火星如甕，墜於建康。六月四日，黑氣圍日，日沒乃散，天之示變不小矣。天變見於上，人心離於下，而朝廷不知往古危亡之監，復有甚於此者乎？明公忠義奮發，對越三靈，而左右壅蔽其聰明，陷明公於萬世之罪人者，明公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當施置罷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於其言未必上聞，聞之未必下行耳。是故不暇縷數其事，而獨願斥去左右，屏

徹壅蔽。四方章奏，即爲敷陳將帥之有功者，以公議賞之，不可以無關節而不行。至於逗遛不進，懷姦悞國，專事苞苴，今悉敗露者，則以公議僇之，不可以有關節而輒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無偏聽，無私暱，如此則上下流通，人心思奮，易禍爲福，亦反掌耳。如是而猶無成焉，則明公忠誼之心，亦有辭於天下矣。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邪？世之士大夫號爲强有力者，以官爵之故，無敢吐氣，而其下者又懼罪而不言。區區愚忝，憂國愛君之心，昧冒爲言者先焉，惟明公重圖之。《洛水集》卷一七。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一〇。

上執政書 二

竊觀政和三年，遼主天祚會諸部於混同江，時女真之酋阿骨打獨爲桀驁，天祚欲殺之，遼之臣蕭奉先不以爲然，縱其去。至宣和五年，阿骨打死，粘罕以其弟吳乞買嗣立。六年粘罕滅遼，則金源之盛已百有二年，而滅遼之後亦九十一歲矣。由古狄强，未有久於是者。今也天亡，韃靼乘之，毀巢南竄，殲滅無日矣，而某區區之愚，容或有慮焉。有若頃年咸謂其國旱矣，蝗矣，人離矣，盜起矣，罷於勁敵矣，天戈北指，可不血刃。權臣惑之，輒萌幸心，白羽一飛，初料悉舛。彼之人心如故也，城守如故也，兵力如故也，凡我動作悉墮其計。卒之犇潰四出，流毒至今。今之女真固非昔比，然弱於韃靼矣，眎我則强弱未分焉。昔之都汴者，唯五季及我朝耳。大抵恃吳楚之粟、江淮之賦，乃能立

國。今殘虜奔命大梁，旁無寸資，彼狡而深，寧不計此而昧冒來邪？使其力已盡也，則猶諉曰窮蹙而無歸也，如其未也，則極北皆可征也，胡爲而輒南哉？昔突厥將亡，歲凶人叛，挖紇斯破之，遂致失國，遠逾沙漠，寄託北邊。而乃名借實脅，求多於唐，求米粟，借兵力，乞牛羊，請器甲，指叛亡之人，邀歲得之繒，動言世婚，義當恤難。秉辭既正，唐無以拒之。唐之君臣相顧靡寧，凡其所請，或予或拒，曲徇其情。然亟與而又請，已困而求釁，宿留四年，日事侵擾。今年寇朔川，明年襲振武，使唐之人農不暇耕，士不解甲。觀當時所以責之之辭，亦可謂直矣，若曰汝爲敵所破，當枕戈向敵可也，今乃遠托吾邊，吐強茹柔，思逞志於中華，獨不畏天地神明哉！嗟乎，邊鄙之衆，惟力是憑，強則進，弱則退，寧直與曲之辨哉！蓋其兵力向挖紇斯則爲弱，指唐則爲強。唐卒不免遠結挖紇斯，曰：「吾與汝同滅回鶻，我當與汝爲鄰。」藉其兵力，始僅一勝，然唐亦由是憊矣。今殘虜於是萬有一焉，或輕於稱兵，否則走一介來告曰，不幸北鄙阻饑，南方連稔，百年宿好，義在大鄰，則將何以應之？女真由甲寅以來，內則骨肉吞噬，外則韃靼憑陵。丙寅、丁卯又有我師之役，旱蝗相仍，人畜幾盡，且涉二十寒暑矣。而其國猶未大亂，上下嚴密，虛實難覘，使我支之，其將若何？由是而言，未易遽以垂盡之虜眎之也。似聞前月嘗以幣請我，以使通爲期，是非雖未可知，然亦安知其非嘗試之謀、求釁之漸乎？且使難通於前日耳，今既來汴，則於泗於壽，朝走一介，莫入吾境，豈容不予乎？雖曰予之，而彼已得以有辭矣。蓋予之而有以處其予，不予而有以制其奪，斯無惡於予奪矣。譬之人焉，元氣充於內，則風雨寒濕一不足虞。苟其已耗，則無一而非可慮者。使吾國而固，吾兵而彊，吾

將而良，則減其數可也，與之可也，不與亦可也。伸縮惟吾情，可否惟吾命而已。如其未然，可不先爲之所哉！雖然，古今未始有不可爲之事也，顧其所處畫如何耳。使朝廷之上，鑑丙寅閭陋之失，垂嘉定宏博之規，擇寬大之帥以鼓動英豪，開集議之所以收采羣策，寬便宜之法以責其成功，則百年之恥可一洗，偃武之象可復覩。使汴京遺黎出重泉而覩白日，披氛露而戴青天，挈故疆而歸舊版，御六龍而還上都，皆優爲也，而何淮襄藩籬之足慮哉！人以敵爲易，某以爲難，人以爲難，某則以爲易，蓋知其難則易矣。唯執事其圖之。《洛水集》卷一七。

上陳舍人書

某瑣瑣碌碌一孺子爾，頃從進士後得考功末第，不足以愜志。聞世有所謂宏詞科，願學焉。然聖經賢傳，每一展編，如望大洋，茫無畔岸。聞宛陵汪先生有總括綱目，號爲詞題者，去月二十五日，走介持書問亡恙，因竊有請焉。先生曰：「嘻，子過矣。市駿耳者必於伯樂之廐，求白璧者必於卞氏之匱。子學詞章，不於今左史陳公之門，而顧於某乎取之，子過矣。」嗚呼，某豈不知今天下有陳公哉，而公方以文鳴當代，聲名鼎盛，贊畫訓詞，擅文雅於朝，爲天子侍從之臣。而某辱在泥涂，顧下土塵埃之蹤，分隔於縹渺烟霄之上，將何因而至前乎？今先生賜之書，某其往矣。往年癸丑，嘗得閣下詞壇之文，伏而讀之，已有執筆硯以從函丈之意。間一歲，來試教官，懷刺屏牆。已而以用韻不

審，見黜有司，悵悵而歸，故無因掃門，以至于此。竊嘗慨嘆，以爲閣下之學總攬羅絡，縱橫浩博，旋天縮地，陶彙帝皇。故其文章則鑑金石，諧律呂，如黃鍾大呂之登清廟也；彌青雲，亘紫霄，如蒼虬赤螭之御剛風也；逐奔星，先飄電，如飛黃白羲之朝崑崙而夕瑤池也。而某之學則離疏空虛，左挹右匱，而其文則亦毫聯縷析，零落枯槁。中夜以思，悸不自定，比其執筆，愧汗如沐。雖然，養叔治射，師曠治音，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英之於書，少陵之於詩，雖曰樂之終身，奚暇外慕，然不知所以用力之地，則不造其堂，不濟其馭，雖窮日彌年，勤亦何補？此所以一日齋，二日戒，三日財書，蘄徹於俎豆之間，以見心於萬一。則決馬頰之寸波，以溉其枯，回昆吾之正照，以燭其迷，庶幾有望焉爾。唯閣下憐其愚，諒其廛，以卒其志。凡平日所爲文，所謂詞題，若所以用力之地，條列而枚示之，勿有所愛，勿以爲不足教，則某雖不敏，得財能賈，得弦能鳴。或者天其終相之，勃鬱激昂，插羽翮而生風濤，搴衣裾而登崑閬，以接羣仙之後塵，則推千古之殘膏，以流潤後學，閣下之賜何如也？書詞實繁，無以自白，然即文以求其意，閣下固得其肺肝焉。《洛水集》卷一七。

上監司書

愚嘗汎觀今日薦舉之弊，而後喟然嘆曰：「薦舉之法可罷也。」愚非爲是矯激之論也，亦非有求而不獲而私爲之說也。誠以民生之厚薄、治道之廢興，寔係乎人才，而所謂人才云者，在乎名實之間

耳。帝王之世，固有以五臣而治，亦或以十亂而治。而漢唐盛時，因時輔主，卓然可見者皆不過數人而止。馴至後世，人才滿天下，而卒無補於毫髮者，可不相與考其實乎？今之分縣而治者，皆拔尤取穎、被薦舉而改秩之人也。然嘗察諸州縣之間，鬬茸而不自彊者，昏塞而無所發明者，貪墨而無善狀者，殘刻而求能聲者，租賦日繁，力役日困，冤抑莫伸，豪強得志，於薦舉何賴焉？夫薦舉之設，亦欲得人以助吾治焉耳，而非爲選人榮進地也。今之被薦者，他時爲郡守，爲監司，等而上之，爲侍從，爲宰相。得以舉人者亦舉是人也，遞遞相承，百年一日。欲求治理清明，風俗醇正，其可得乎？愚故曰薦舉可罷也。昔魯哀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哼哼。」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哼哼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聖人之言，萬世觀人之法也。夫貪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黷貨無厭，足以爲國蠹者乎？誕與亂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要功生事，足以爲民害者乎？誕與亂者之好於生事，猶之可也，何者？上有明君，下有良相，則要功生事之徒，潛消默縮，自不敢肆。至於貪墨之夫，則口談夷齊，身爲盜跖，凡可以蓋其污而行其姦者，無所不至。雖有明察之長，往往受其欺而不知，故其人陰爲國蠹民害者，爲患不細。此聖人之垂戒，所以先貪而後誕與亂者也。雖然，此特言其害民蠹國者耳。忠定張公詠嘗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勿舉犇競者。好退者廉遜知恥，若舉之則名節愈厲；犇競者能曲事諂媚，若舉之則矜名好利，累及舉官。」此雖以利害言，然要其所終，誠爲切論。蓋聖人之言，但微示其端，而忠定之言，蓋極論其弊。以爲妄舉之害，不惟害人而已，而實爲己累，然則爲舉主者亦何便於此哉？大抵聖賢觀

人之法，觀其形而知其器，聽其言而識其心。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表裏形證，固不可誣，而形模狹者力量小，器局淺者功名陋。尺寸短長，聲名壽考，皆莫逃乎目睫之間。孟子曰：「人惟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昔子賤將之邑，或有以釣法贈焉，曰：「夫擲釣投綸，即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魚小而肉薄。中有巨鱗，若浮若沉，遷延而不食者魴魚也，其魚大而肉厚。漁者將何取焉？嗚呼，知決擇乎魴與陽鱈，則知決擇人才矣。雖然，太守所治一州耳，監司所部一路耳，一州一路之間，爲屬吏者能幾人，其邪正材否，抑何難知之有邪？一州一路之莫辨，則又何以佐人主，坐廟堂，進退百官邪？雖然，初無甚難者，人心本明也，惟無汨於其私，則人才自白。惟吾心或偏而流於刻也，則輕薄生事者才矣；或昏而墮於利也，則貪墨亡恥者德矣。人才之淆亂，其以是夫！今天下誦明公之賢者，則皆曰清明而不雜，勁正而能守，廉白高潔之操聳聞天下。今屬部之內，端良修飭有志節之士，皆翕然觀德而益以自勉，而貪墨之人凡前日肆行無忌者，莫不聳然股栗，日夕四顧，曰得無我知乎，雖未革心而亦知所忌矣。夫如是，則薦舉之權，必盡得如明公而後付之，則庶乎薦舉之法可以勿罷矣。此天下寒畯之士所以猶有所恃，而庶幾公道之復行也。某不肖，然自明公之登臺，而其中勃勃然若有所感者，故今也輒歷叙其所以然，而聽命於執事，惟明公亮焉。《洛水集》卷一七。

代上執政書

方今天下亦多故矣，而相公乃於此時預政幾，本兵柄，其亦難以有爲於此世也。戎索雖靖而姦寇未清也，被邊雖奠而流離未復也，旱蝗相仍而糴價未平也，錢物俱困而楮幣未重也，上下相蒙而吏治未肅也，賞罰不行而軍政未舉也。汎數當世之事，蓋有不勝其條枚者。而是數者之弊，則又深厚盤糾，積非旦莫，人情玩弛，未易振刷。至於命令所出之地，則又指意莫一，論議牽制。然則，憂世之士有志功業者，無乃亦難於斯時乎？曰不然，亦顧其得人焉耳。古今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時也，人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不能自爲也，人爲之耳。然上自執政大臣，下而至於一命之士，凡峨弁於王朝而星布於州縣者，皆才也。才滿天下而治不舉，亦必有其故矣。在上者有可爲之勢，而無欲爲之志；在下者有欲爲之心，而無可爲之權。故在上者意滿志荒，頽墮惕玩，既得患失，奉身思退而已。而其在下者徒能長吁太息，抵掌極談，而亦卒無補於毫髮。此天下之治所以靡靡至此，而莫知所止也。恭惟相公以名世之姿，應難逢之會，功隆德盛，視古大臣亡愧詞，而天下之弊固有如前所陳者。信哉，治功之難立，而今日之難以有爲也！嗟乎，古今天下事變無窮，智力有限，得天下之才以爲國家無窮之用，則古大臣之用心而已矣。某至愚極陋，其敢以才自許哉！而效官九江，亦既三載，今少卿譙公實爲之守，乃以爲可使也。故三年之間，無日不兼他領，以屬邑之微掾而攝判官事者且期年。總所帑

庾之出內，以至和糴之事，時侍郎吳公領餉事也，亦俾得而兼之。已而樞密丘公建府江淮，亦檄以招刺，左右犇走，勞悴萬狀。關陞三表，不俟有請，徼幸及格矣。乃變起親庭，待盡草土，屬畢素冠，歸命大造。雖然，萬彙之多，未有不求於天地者。至於洪纖高下、長短巨細，因形賦象，品彙不齊。比則惟化工命之，而萬物不能自必也。有若得財能賈，得弦能鳴，假之尺寸之階，使得以爲升降禁門之地，賜之芻秣之餘，俾得以效驅馳玉閑之用，則期以持報師門，不敢不勉而已。《洛水集》卷一七。

〔二〕被：原無，據四庫本補。

代上監司書

聞之：有盛德之人，然後能爲盛德之事。古道不行於世也久矣，有能身居百世之後，而德居百世之先，則三代之道何患其不行於春秋之世哉！雖然，一道德之門，固天下之士有志於古者之所趨而求入者。然不潔身，不澡德，無一可以自附於詩書，則又何以登晉俎豆間耶？某爲筦庫小吏於大府，且以先世之故，獲幸於門牆，立於堦墀之下，而望大君子之威儀，且期年於此矣。明公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山色玉立，挺然不羣，如峻峰名阜，磊磊魄魄，相望於天壤間。此天子之所深知，而學士大夫之所畏而仰者也。至於公舉之道，通家之好，末俗陵遲，掃地盡矣。而明公秉至公之

監，隆歲寒之誼，長風孤舉，中流屹立。使斯世之人，公舉奪於私情，交道變於涼燠者，無地以寄其媿。豈非有盛德之人，故可以望盛德之事乎？而某也未知所以受道之質如何也。獨念退然晚出，顚愚而昏陋，不知學問，徒以先人之遺澤，齒一命於纓綬，纍纍隨行，鹿鹿逐隊，無寸長尺節可以表見，則將何以動人之眎聽也哉！蚤夜以思，惕然自懼，惟其或能溫共篤信，無邪妄欺詐之心；廉白自飭，無污穢貪濁之行；黽勉奔走，罔敢逸豫，無怠事慢功之習。始終一操，期於不變，庶幾持此以入師門，而亦未知日新不懈，惟懷遠圖之功也。而明公猥以三世之好，蓋帷之恩，不忍棄捐。藐然嵇紹之孤，有所嘉賴，降之大惠，施于存亡，可不謂至乎？前日十連之章，循省顛末，激發懦衷。七十慈親與門內宗祝一詞，未始一日輒忘也。顧某無綢繆之親，無炎熱之勢，無賂遺左右之力。譬之尺寸孤根，寄于不食之田，灌溉芸耨之功皆所不及，而所恃以爲生者，唯及時之膏澤與無私之春風，使之發萌而成穡，皆天地之大德耳。此明公所以施於不肖之孤者，其隆特如此。九原有靈，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然則古人所記扶輪結草之事者，安得謂之誣邪？然側聞銓法，二章可以免試，三章可以循陞。是所謂不計其力而徒計其功，不反諸己而過望於人，其爲亡厭孰甚焉？雖然，萬物之望於天者無窮，而天之施於物者亦無窮，天不以物之無厭而倦於應也。且天之於物也，命之翅者必與其翮，使得以全其飛；命之足者必與之蹄，使得以全其走。夫苟與之而不全，則猶足以病其生，而未足以遂其性。此元化大造之意，所以廣大無倪，而兩間盈滿，無一不全之物也。某欲展尺寸之翼，效犇走之力，翅矣而未翮，足矣而未蹄。天地其終賜之，使得陶陶遂遂於雲翔川泳之外，則激昂意氣，憑陵功

名，凡可以振發枯槁，疏挾潢汙，以求無負於期待者，豈敢在門墻多士之後耶？昧冒自言，無復廉隅，唯明公寬而貸之。《洛水集》卷一七。

與雷祭酒書

大冬始事，清霜戒寒。伏惟醇儒碩德，獨步朝端，帝睠天休，台候動止萬福。公議之不明，上下交病之也。天下固有常然之理，天必高，地必下，日月必光明，江河必渾浩，而何有於異哉？天子須人以爲治，而不能自知天下之才，故付薦舉於大臣，謂其可信而付之也。下之抱負尺寸，而不能自達於天子，故有求於先進，謂其當言之於上也。是皆其常也，而比年以來，士習浸異，不以常求之，而帥借力於強宗熱援，以制其上。原其情則固可罪也，而上之人曾不以爲罪，乃越常而予之，而後脅刺之風浸盛。所謂異者不以爲異，而乃以爲常，而後公議始大壞。顧某所操者狹，所欲者侈，惛惛焉欲自持尺牘以干動人聽，得無類於守書信古，不諳事宜者？寔以平日素愚，不敢效世俗從傍借力。凡前所已得者，皆三四鉅公一見之間，特達收采，所謂長牋短記，未始輒用。至垂成末章，頗費料理，故今也亦以是而望執事。又聞海內之論，以爲執事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日光玉潔而監裁精明，山立河行而論議勇決，夫豈蚍蜉蟻子所能撼搖者？用是斷然不疑，自以其情歸于門墻。果蒙察其依歸之誠，賜以品題之重，上官嘆喜，同列驚異。所懼凡庸，不知自進，無以稱塞期遇之意，不敢不勉也。然今

世之士無故而得賞拔者，長筆利舌，躍躍引謝，如不終朝，而其飾詞巧譬，支離曼衍，猶恐卒不當人意者。此不惟待知己之薄，而其自待抑不厚矣。夫不厚於自待之士，上之人亦安用之？此某所以不敢。矧執事方將雍容廊廟，以進賢退不肖，而某之有望於元化，蓋自今以始。然則區區感厲，又豈止今日而已邪？併惟賜照。《洛水集》卷一七。

與趙知縣書

即日日馭將南，履長之慶，唯君子宜之。明府之治青陽也，明斷於其廷，寬惠於其野，行之三年，而子男之邦則焉。旬日之間，連拜兩函之重，其光油然，其氣溫然，其論議卓然。甚矣，執事之淵源深長也！一言而使衆嚮之，所謂敏而好學，勇力而不屈，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有道而下人，執事皆兼而有焉。向來不曠山，不直地，亦既移此身返門牆矣，乃不能衣襦而提贄難氣以問。事君子之道，自今思之，其有愧於齊高庭多矣。然伏讀二書，博之約之，開之明之，所謂效其行，修其禮。竊意高廷之所以聞於夫子者，不是過也。然省諸中，攷諸外，求所以自附於寡過之地者，實未有焉。尚唯終教之，毋徒曰友之云也。銜鳳塗芝之寵，早晚東來，當續續爲賀。《洛水集》卷一七。

與李大諫書

斗指兩辰，西灝沆宕。恭惟填臨甫爾，威望隱然，下慰人心，上符天貺，台候動止萬福。某詹言門墻，纔百餘里，微官所縛，不能躬問起居，謹修尺記，爲初偃旌旄之慶。某恭惟大君子愛君憂國之心至深，而爲天下生靈之計甚切，故辭諫諍之官，臨喉咽之地，所欣然焉。宣徽南院，猶帶階廷侍從之班；姑蘇高臺，真成魯衛兄弟之國。寵榮若是，縉紳所希。永言北固之區，寔爲南徐之地，腹心淮甸，門戶全吳。方當有事之時，尤謹不虞之備。然宿望甚重，卧護有餘，肯求赫赫可喜之名，正藉平安邊之策。竊聆新政，已慰輿人。乳哺傷殘，疏瀹疾苦，脫之虎口，納之母懷。用力此時，見效唯易。民庸既訖，上思亦深。袞以公歸，霖須說作，竊計予瑗之事，不逾周籥之期，幸甚幸甚。《洛水

全宋文卷六七八〇

程 秘 六

與胡連翁書

商律浸深，顥氣沆碭。伏惟連翁茂才，含華未耀，靈修參扶，台候動止萬福。沙頭一別，眺胸易久。幅紙渠渠，來自數百里，不止三讀而已。西門之燎，時時一作，何獨不恕於賢者邪？抑此非君居，造物固將有以處之耶？果爾則可賀也，不可弔。諄詳之諭，所願效誠。但號爲大都，色色陋甚，何異巨壑，乃止勺水，安能游泳巨鱗邪？某席芘浮食，不足言者。慈庭帥旬日一得書，但邊方多事，未敢迎侍，白雲之念日深耳。新篇遠辱，如渴得醪。匆匆，未能一語爲謝，有愧而已。午未之間，尚有殘暑，幾爲遠器自重。《洛水集》卷一七。

與莊漕書

某區區。邦人蝗旱之請，施行如流。州縣知有使者之權，斯民知有蠲租之法，和氣頌聲，充然大川廣谷間，今猶新也。環顧宇內之事，絲紛鼎沸，未知所底。夫一念之頃，而不忘斯民，此志士仁人之用心，殆天以此責而付之也。擢從庾事，典領漕權，亦足以占上方鄉用之意矣。沿江人相噬，而山間之人則煮草根以食。因念淳熙壬寅，民未甚病也，而講明荒政如不暇給。今五倍壬寅，而州縣寂然。春初麥幸秀，近苦雨淫，率發黃疽雨，穀于田悉爲水漂，今三布穀而未秧。半歲啖草根，率無人色，而鼠竊縱橫，不得寧居。目前固可念，今雨過度，異時必旱，種不可入，後日抑可憂。米石不啻萬錢，而楮直則又落。去春立爲一定之數，若堅執至今，已有成績，奈何私意糾紛，甫效輒罷。某頃嘗以目擊利便數事言之朝，內有一事乞許。民間取贖，全用官會，不惟便微細而已，楮直必踴也。幸先行於一道之間，蓋出入之價既一，富民初無所損也。今米貴物重，商賈不行，農末俱病，凡皆以此。楮賈頗昂，則百病皆起，併幸孚炤。《洛水集》卷一七。

與潘通判書

近辰金柔氣低，火老候濁。伏惟分治輔藩，休嘉萃止，台候動止萬福。某謀求當代人物，於北斗以南惟垂世，巉巖之高，是瞻是仰。天借此來，加惠鄉梓。而茅屋白雲，三驛城府，引領清峻，無術縮地，翬翬寸心而已。王者藏富於民，猶外府也。陸宣公有言：「國不足則取之人，人不足則資之國。」一日舍是，無以爲上下相資之勢。今富人藏粟無藝，公上窘急，未免以爵易之，而細民凶年，持倍稱之賈，亦靳不與，上下無所乎資，而徜徉坐觀其中。田野罄罄，幾至剽劫。竊聞力贊賑糶之事，萬口洋溢。然賂吏罔上，終以計免。所幸連日雨，遺蝗掃迹，垂穎如雲，更一再雨，則十分歲功矣。幸菑射利者知無所待，近皆發廩求售，無事賑糶也。志士仁人憂國恤民之念，無時而已者，故不嫌深言之，伏幸台炤。《洛水集》卷一七。

與林知縣書

白露曖空，素月流天。伏惟廉平異效，神降嘉生，台候動止萬福。某埃壘奪之，音郵如斷，遡遊激水之清而已。離離珍字，習墮几前，郁然存勞之溫。昔人爲治，先教後政，截截有叙，今亡矣。乃

於藍臯之濱，忽見鄉飲之盛。屏朱墨而列豆籩，厭爭奪而興禮遜，庶幾乎三代之遺矣，邦人奚幸邪！

《洛水集》卷一七。

與趙尚書書

蹙凌冰漲，澤腹益壯。恭惟隱然元老，爲國重填，天所獨厚，台候動止萬福。執事材猷學力，高出一世，故舉天下至重之任，常萃於一身。世之下士，智不足以守一餅者，固所不論，而中人之才，僅足以辦一官。趙魏之老、滕薛之大夫，曾不得兼之。天之降材，什伯倍蓰，固不同若此邪？勳庸期望，如挈日月於萬夫之上，乃一語不合，翩然去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曰此仁人之言也。故某近者有詞壽上元明府云：「新近論思一語，是陰功多少，留與雲仍。」蓋公言也，夫豈私相爲好哉！某與弟琮耕田養親，何所不可，乃從有司舉進士。方相國典舉，亦既以骫骳之文先多士矣，乃論議不齊，卒從下乘，故未免嶇崎躋攀，以至於此。親年益高，欲雛早翼，諸公憐之，已足五表，然不敢苟焉以嬉。讀書之餘，亦頗有志於當世。無從晉近面請，所以然者遡風而已。《洛水集》卷一八。

與黃侍郎書

即日孟夏氣清，恭惟表裏江淮，盡歸統理，帝咨良翰，天壽斯文，台候動止萬福。某闊遠墻仞，蓋十有七年於此矣。比年光靈不競，海內諸老先後彫零，獨幸龍門突兀東南耳。延登禁近，論議益偉，乃清風逸駕，翩然去之。今移而佩玉麟之印，近矣衮衣，歸周之望，蓋天下學士大夫同一心也。昔唐人有言：「陽公之在朝也，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誦詠斯言，未嘗不慨然有感也。然而天下之事，在下者類能言之，而卒病於不得行，亦既得位矣，而亦每有未效之嘆。且夫姦宄未塞，戎蠻未懾，官亂未治，四時不和未調，五穀不熟未適，才而不爲，不忠也，不能而託官，竊位也。夫日者無與於斯世也，而猶有憂焉。儲之於平居閒暇之時，而用之於事功鼎來之會。金陵幕府之盛，人材之林，必有足備采擇者。其爲明時，倍萬崇護，幸甚。《洛水集》卷一八。

與雷知院書

即朝雪霽，江天日寒光薄。恭惟伊臯魁桀，日進鴻疇，惟天右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拜鈞翰與

臚列多種之賜，焜耀光榮，累百空言，寧足爲謝？一元之運，五日而一候至，十日而一氣應，無縮與盈，寒暑以平。至一於壅則一傷，飛殞薄食，變乃生焉。睨雪未消，妖虹時見，此則扁盧所望而驚者。相公智周萬微，道參元化，消息盈虛，意端闔闢。無從日侍函丈，躬聽誨飭耳。某庀役已三月，催科不擾，訟牒不留，日飯二升，朝昏几案。側怛所孚，藹然田野，教誨期望之意不敢有負焉耳。臨風瞻依之至。《洛水集》卷一八。

與余知縣書

陽法高懸，物成仰墨。恭惟采袖慶闡，培植益遠，申錫有靈，台候宴啓萬福。某未能拜狀，乃爲眷厚先焉，而來使謂至桐江即還。久之杳然，即欲走介，而俗緒旁午，昏與曉平，因仍如是者又兩月，其爲不敏、爲愧負，蓋有不容言者。然迢迢江水，靡日不瞻，有不與禮文具疏者，非體而炤之，則何以自道？州縣吏賤如奴，若夫采薇于山，緡魚于泉，讀書彈琴，以歌詠先王之遺風，顧安用低頭受縛，舉頭愧野人哉！然則小佚家林，乃造物者所以獨厚之意，不可不察。得時則駕萬里一息，歲寒鐵幹，春風桃李，其少安之。某厭於爲吏久矣，親老之望、門戶之責，是以尚此裴回，終非其志也。所幾嗇厚冲和，亟拜召命。《洛水集》卷一八。

與李尚書書

稍間詞承，依仰朝夕。入告嘉猷之奏，允當士心。適有一事，或可助獻納之萬一。州縣輸絹，闊狹重輕，悉有省則。今歲左帑所退，殊駭聽聞，論議喧騰，人情不安。兩稅之重，民生孔艱，秋租未畢，夏賦已迫。今身親之，乃見民困極矣，又從而加虐焉，民何以堪？或於論思之際及之，寬民力而壽國脉，所係非細。富陽所退，只二十八疋，聞他州極狼狽。非衛足也，早言之，庶幾有益，緩則無及矣。《洛水集》卷一八。

與浙東憲書

金伏在候，而樛潏未清。恭惟仗節督府，雷動風行，帝眷天休，台候宴啓萬福。某官稟灝灝正元之氣，負磐磐蓋世之才，投之繁劇而不亂，處之會通而輒中。求之今代，宇內寡二，盍不論思，遂即都俞乎？良以天用惟龍，地用惟馬。役御萬物之權，變通百王之弊。向也切時之論，亦既施行矣，胡爲乎中輟也？願堅其說，以幸天下，以卒殊功，天下之望也。某不佞，朱墨餘暇，伸欠仰天，默數平生輩行，已倦霄漢，顧獨殭卧長夕，未見昕鼓。最不可爲者，上欺彼蒼，下欺一心。誣告縱橫，無敢

辨白，區區燕雀，不量其微，反坐一二，邑人小安。所爲卷卷控稟，誠欲公一言以幸海內耳，某寔朝夕東向焉。《洛水集》卷一八。

與唐秘書書

玉呂含商，金飈蕩節。恭惟懷紱名邦，后皇嘉貺，台候宴作萬福。某於當代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獨於執事未有一日趨伏下風之便，蓋此生一欠也。瑰翰芻臨，片雲天落，眷情醲郁，藻績光芒，再拜佩之，永言何極？某竊謂人才有定用，公論有常歸，當則天心開，否則人望鬱。方執事前日之袖手也，人鬱之，今也人慰之。然未也，獻替殿中，啓沃帝所，則斯慰焉耳。蓋天所以賦之才、期之任者，固若是焉，而非人之私也。旦旦以俟。某天子迂戇，莫效毫分，誤渥頻仍，亶由吹借。心許神交，寧俟識面，幸有以警策之，三肅以請。德星所聚之堂，慶流千載，有役于此，敢不肅給？《洛水集》卷一八。

回周帥書

即朝霜熟寒輕，梅含春淺。伏惟貫日之忠，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粵自去夏爲謝之後，日

念嗣敬，而竣盆侵薄，浸墮因循，至若日懷叔度，夜憶真長，非詩人浪語也。留奉珍題，慰荷不已。每思歛山雲深，豈堪着橫絕關河真將軍哉！今一柁入三邑，宜矣。然西舉秦，北舉燕，麒麟凌烟，突兀東南，顧當安坐雲水鄉邪？幸秣其馬以俟敷廷之命。某之於執事，所謂愛而莫助者，然扞蔽江南之功，則口之不置。自昔建功植烈，耀旂常而銘鐘鼎者，往往皆出摧抑困頓之後。所向輒如意者，未必有所振立。惟執事張而不泰，翕而不衰，勿羨春光之韶穉，自期歲晚之峻嶒，以副士林之望，幸甚幸甚。《洛水集》卷一八。

回宋總領書

比辰日躔女度，歲將更端。恭惟身兼數器，爲時所需，爲天所祚，台候動定萬福。某昔者天畀護隨輦路之塵，宛若二十年前追逐禹浪時也。違異未久，箋墨易希，瞻仰而已。蓋嘗竊嘆今夫人之所謂才，鼠竊狗盜耳。寬和而有守，惠慈而能斷，獨不見元愷之所謂才乎？大之可以贊萬微，小之猶能當一面，吾膀有光矣。又聞之任總餉之寄者，足食與兵，要非難事，惟能使將知忠，使士知義，人人宿飽而無怨，挺然思報其上而不怠，精神獨立萬夫之表，此公所獨能也。朝家以此屬公，公亦以此自任，吾黨幸甚。某正自庸虛，且復弗彊，宜汰尚稽，雲葉爲覆耳。誨簡溫厚，不稱是懼，高情未替，尚惟終教之。《洛水集》卷一八。

與李提舉書

伏辱誨翰，其爲南康社倉之慮，可謂深遠。自非體國愛民，至到懇切，安能及是？讀者嘆息，況於南康之人，身被其賜者乎！某聞之里人，謂徽管六縣，其戶口之多、地里之廣，兩倍南康，乃止五千緡，分撥不行，措置不敷。今史君甚賢，或得更捐數千緡，則此事可成矣。執事之入覲也，或少緩數月，使江左九州皆如南康，仍以南康已行規式下之九州，則執事不朽之盛德，當與大江同其長也。因謝來施，不覺縷縷，然舍執事何望哉！《洛水集》卷一八。

與李大諫書

離德恢台，氣步清潄。恭惟雍容外祠，道德天相，台候宴作萬福。某聞古之大人負龍蛇虎豹之姿者，與時屈信，與道變化。故曰龍筦納言而帝命允，四輔既備而王業昌。使骨鯁大儒憂國若饑渴，論議合衆心者，朝夕左右，則百僚仰法，化流四海，此多士朝夕之望也。願戒舍人，行且有詔。《洛水

與趙廷評書

某文章道之末也，而世之好者亦鮮。甚矣，君子之有意於斯也。然後世之敝，大抵在於舍實而采華，舍易而取險，舍樸而從醅，無以養其源而欲浚其流，不能深其膏而欲曄其光。故枝葉益繁，氣象日落，求其爲先漢不可得矣，而況戰國以上乎！某每切懼之而未能焉。他日儻遂良晤，相與出而商確之。今方吏塵侵薄，束縛繩墨，胸次結約，固亡奇也。匆匆爲謝，莫既所懷，憑墨遡風，但有無窮之意。《洛水集》卷一八。

回崔侍郎書 一

薰風初暑之候，恭惟肅將明命，往護全蜀，上帝嘉娛，台候宴啓萬福。某抵此習數月，求所以上蓄其榮，下育其芟者，未之能焉，故卷卷一書，曉夕在念。高情絕俗，惠然以翰墨先之。烟霞鬱興，詞誼高明，區區感浣，不知所喻。至言興在山林，則非所望於侍郎者。蜀之不靖者兩年于此矣。某嘗嘿計目前之可以任此者，捨侍郎未見其次焉。人才豈不曰有數哉！舜止五臣，武王止十亂，漢止三傑而已。唐之初造，一時依乘風雲者，固爲甚盛。中世以來，國步多艱，有若韓昌黎、郭中令、李衛公

之輩，皆能赫然仗公忠而化姦驕，詹威靈而服戎虜，光明如日月，動蕩如雷霆，植唐於將仆，洗唐於已昏。數公功烈，千載如生，每一開卷，令人飛動。自古以來，中原有變，蜀必先亂，中原既定，蜀必後平。又況今日之蜀非前日比，安知後日之事又豈止今日而已邪？萬一此胡竄身無地，徙巢入關，則蜀之去天也遠，去虜也近，可不先定其規模，一言而後行乎？少年不更事之人，疎率無謀，老成持重之人，又復退縮。今推擇而至侍郎，非苟然者。古之興事造業者，其機在於興起人心、鼓動士氣而已，至若兵若將若財，特節目耳。然士亦患於亡聞也。夫惟負天下之望者，方其未用，已足以繫天下之心，而其一有施設也，又足以服天下之心。夫未用而望，已用而服，以若人而圖事，何事不立哉！此朝廷之所以有取於侍郎，而天下之所以望於侍郎者也。上寬九重之顧，下慰海內之望，侍郎必有以處此矣。然比日以來，士大夫規模日陋，多事之秋，所與共功名者天下之英傑也。顧乃小智自是，閉門拒之，閔上下之情，失事功之會，皆是物也。耶律德光云：南人飲食動息，北人無不知之。若北方之人以堂堂十萬之師，或在九天之上，或入九地之下，南人未必知之也。今千百載而南人此病終不可瘳，可嘆也已。兼之辟置之屬，蓋與之共腹心者，始擇不審，無幾斥去，安能得士之死力哉！蜀不爲無人，某不能盡識。陳同年仲西頗負膽氣，亦有謀略，嘗率鳳州之人深入其地，頃坐驕豪，今更涉歷，蓋亦老於風霜矣。試召與語，恐足以備采擇，是以因書併及之。范文正公嘗言：「幕府辟客，須可爲己師者。」蓋平時敬之爲師，則必用其言，而平時以朋友待之者，則言之用否未可必也。雖然，此亦其細者爾。古人所謂內外臂指，乃可成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事也，又豈可不先圖之？非

爲執事計也，爲蜀計也。珍重道涂，歸當坐鳳池而象麟閣矣。《洛水集》卷一八。

回崔侍郎書 二

歲律崢嶸，寒氣屬臯。恭惟某官威行玉壘，勢重金墉，高厚參依，台候宴啓萬福。某伏白日者詔承之後，嗣敬闊希，然懷仰清風，則不知雲山萬疊也。惠然尺素，如雲墮空，欣浣無涯，有言莫喻。侍郎稟灝灝正元之氣，負磐磐任重之才，合四蜀之廣、五六十州之衆，天子所恃以爲爪牙，百姓所恃以爲司命，邊人所望以爲叛服者。與其逐逐紅塵，無毫髮可以自見，孰若爲朝廷分寄一方，風行八表，可以垂無窮而詔罔極者耶！甚盛甚盛。餘冀壽重，以光麟閣。此委垂戒。《洛水集》卷一八。

與徐進士書

人至惠告，且致歲除之饋，意則厚矣。然吾人相予以義，又安用是鵲鵲者爲哉！自是切幸免之，不然決不敢領也。春風吹和，萬象悅豫，吾心之仁，寔同此和，和則爲善爲祥矣。臨風不勝誦詠之至。《洛水集》卷一八。

答僧書 一

奉墨妙，欣承春和，道體安穩，深慰間別之私。名畫丈室之寶，乃輒以見遺，幾於奪所好，愧甚。永晝焚香，靜對勝韻，發我天和多矣。珍重此意，尚得面謝。《洛水集》卷一八。

答僧書 二

奉手帖，欣承秋涼，養道沖豫。日來風露漸高，小隱山前松竹益佳。一炷柏子香，靜思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又至他生，永劫無盡，自家這箇，豈可忘却。這箇如不忘，則是黃面老子囑付之意矣。蒲萄爲寄，尚未出世，何邪？沉香、兔筆、松煤謾往，亦復未離人間世耳。餘加珍重。《洛水集》卷一八。

答僧書 三

辱手帖，欣聞法履清休。所諭謹悉。我方欲脫戲衫，公乃求此粥杓柄邪！又不知甚處有閒田地

也。遠寄仙果，足仞意厚。然神仙好虛驕，指凡草木以爲神奇，誑惑世人，吾獨啖棗栗耳，無所用此。師解吾說否？徽綾一段，軟密便體，聊致此誠。極寒，珍護。《洛水集》卷一八。

與葉尚書書

竊聽都人《崧高》之篇，乃知繡紱繫麟之旦，斯文天壽，寧俟禱祠？然某嘗聞之，龍藏於淵而神靈，玉藏於山而光發，至德藏於身則精密而氣充，天全而形壽，用能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某官正坡仙所謂「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者，久侍上雍，晉參大政，中外屬心。玉堂催草矣，區區菲薄，陳之異牋，少見子晉吹笙，安期奉棗之意。伏惟宣慈錄其忱而略其陋，幸甚幸甚！《洛水集》卷一八。

與程大卿書

霜清日晏，氣令適平。恭惟某官少佚殊庭，即頒溫詔，高厚況臨，台候宴起萬福。某比者匆匆拜狀，少伸燕候之誠。即日人還，亟捧答翰，敬承告德所次，神衛後先，千里長岐，已遂善達。區區方切欣慰，忽來專騎，又墮誨函，多品遺頒，深仞眷篤，下拜不勝感忤。大卿中外敷歷，勤勞公家，成

績爛然，在人耳目。世之不稼不穡而取美官者衆矣，如大卿則真是有欠未償也。己巳夏，大卿爲郎東歸，某嘗有詩云：「慣倚苕溪上下檣，幾番風定幾番狂。昔年仙去玄真子，今日歸來禁省郎。波靜垂綸元不惡，風來捲釣又何妨。」其下偶不能記。今日亦復如是。邊塵未靖，朝方急才，又豈容袖長臂於釣灣哉！匆匆復命，莫既謝忱，伏墨遡風，心與雲遠。《洛水集》卷一八。

與李侍郎書

辰在大梁，嘉氣趣至。恭惟某官肅司留鑰，坐鎮長江，人比天同，台候宴啓萬福。某伏念平時受知特厚，一自抵此，亟飭寸箋，少叙依歸之誠，豈宜少後者！乃未及拜，而賜翰已墮前矣，是雖百喙何以自蓋其不敏？仰惟知遇之素，或能略其跡而遡其心耳。他人以空詞說而釣官資，公獨以實政事而爲國計。上知可任大事也，再付玉麟之印。春來塞草綿綿，淮清如鏡，丹陽門外，一騎紅飛，再將趣公入陪帷幄矣。僉實謂然，非某敢私也。某力薄事繁，不稱是懼，仞墻不遠，寧無以誨之？鍾阜巉巖，何由侍近？一紙詞承，又復不能悉其所欲陳者。所祈愛身以道，永翊炎圖，此卷卷曉夕之私也。

與趙徽州書

比者草草拜狀，諒已關徹崇聽。訊後尊仰，方切卷卷，兵來，伏拜誨賜，獲詳即日起居善狀。其爲感沃，不任下情。賦入寬以兩月，仰見區處適宜，邦人被德當如何邪！其間可以興復者，亦當責以開築。如其積而成山，蕩而成淵，委不可容人力者，度亦有數。大抵朝廷重於蠲賦，而民戶亦易墮於因循，要須官司嚴責以修復之期，庶幾他日不至百姓失所望耳。百姓無知，但望官司蠲賦，坐視不修，他日賦不得蠲，則又未免白輸，此皆官司悞之也。若夫時暫蠲閣，則又在朝廷也。更有一事，因以拜稟。新安之絹，作俑於前兩政，戶部自言天下無此絹也，況新安不產絹，祖宗朝獨加優潤。乞嚴戒屬縣，無縱吏姦，輒變舊制，過爲重闊，中平之絹，儘可解發。則召父、杜母之賜，朝行而夕被矣。因筆又成縷腴，併幸矜體。《洛水集》卷一八。

與高校書書

素商俶令，丹陸尚然。恭惟某官雍容壺嶠，仙品自高，帝錫之休，台候宴啓萬福。某載惟天生卓異之才，賦之以清淑之氣，必使之倡一代之文，以鳴國家之盛，必不使之抱膝幽吟於寂蔑之濱而遂已

也。世之續《離騷》詩，窮愁聯編累簡，流傳於古今宇宙間，亦何可勝算，然是皆賦予之薄、氣候之偏。至若全氣所鍾，號爲英賢，夫豈徒生之而已哉！斯文行且昌矣，執事其毋遜。未期雅拜，徒想清風。謙翰遠臨，眷情愈厚。恪恭泓穎，敬寓悃悰，敢祈內葆黃庭，外列丹鼎，奉尺一詔，侍明光宮。

《洛水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六七八一

程 秘 七

與張知縣書

秋陽尚驕，伏惟蒲壁安民，人神函豫，台候動止萬福。某頃焉具謝之後，冗不嗣音，然區區向往不輟也。專騎惠翰，如獲面承，區區感沃并之。義役之爲民利也大矣，非心乎愛民者，其孰能成之？況又加以義廩無窮之惠乎！太宗皇帝嘗謂宰臣曰：「惠民之倉不可不置，賤則增價糴之，貴則減價糴之。」祖宗朝所以留意邦本者，正在是也，甚盛甚盛。《洛水集》卷一八。

與袁郎中書

伏拜誨翰，凡數百言，又蒙示教揭曉邦人文檄，睠言父母所以體察赤子之饑若寒者，洞洞屬屬，

唯恐一毫之不盡。大川廣谷之間，家傳人誦，所以詔子若孫若雲仍者，其將何窮？夫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吏格之也。上有龔、黃，下無卓、魯，使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則彼氓蚩蚩，安知邦君之心固如此哉！輸金折絹之說，非敢爲延遷計，要是勢窮力迫，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耳。今既一念一語，風動雷行，朝發黃堂，夕周千里，而斯民已被再生之澤矣，此外更何求哉！他日言之五事中足矣。百冗裁謝，莫既萬分，仰首麗譙，神爽飛越。《洛水集》卷一八。

回范教授書

風露頓高，伏惟雍容絳紗，斯文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久矣不復交訊，然此心去來不輟也。筆飛鸞立，忽墮几前，誦味以還，欣浣亡限。建業有雙闕崔嵬、大江吞吐之勝，故人才不輕出，出則受間氣而爲命世英豪，往往有儕諸生而無別，或列座而小異者，何幸復得賢師儒封殖而長養之，此邦之幸也。芳編示教，藻績爛然，遂得以窺制作之盛，警發多矣。今編之所未及者，因來悉筆以示，尤幸也。記銘見屬，此意良厚，其敢不承邪？荒涼數語，勉以塞命，荏苒數月，竟不得一好辭，終當爲梓石羞耳。匆匆復命，莫究欲言，餘惟益厚珍奇，以副三館之招。他委繼示。《洛水集》卷一八。

答祁進士修書

竊觀池陽之爲郡，九華之秀、秋浦之綠，皆東南清淑之所鍾也。禪其秀者爲奇偉，涵其綠者爲精深。某嘉泰甲子，奉檄校士是邦，多得其雋。然尺書往來，至今不絕者，唯青陽葉君焉。今足下不忘舊好，惠然肯顧，且復以長書貺之，若望某以有言者。甚矣，足下此意之厚，而某之荒疏不足以當之也！雖然，竊聞之，學者之於道，莫先乎務實也。以實而求道，則必有所入；以實而行道，則必有所至。鉏耨剪虛，最爲先務。古人云：「德盛而詞謙，道高而色下。」信乎，聲色之足以害道也！道與德可尊也，言與貌則不可盛也。由漢以前，人皆務實，雖專門之學，世以爲病，然要之人懷實心，專於一經，白首窮年，各有所得。晉唐以來，氣習漸虛。至于近代，則又有專事口說，無復一毫躬行體察之功者，眎唐又遠矣。此習不除，凡讀書爲文，應人接物，臨政蒞事，無非虛驕，安得事事當其宜、物物中其理邪？足下氣淳而質茂，蓋涵秋浦之精深者，其進於道何疑焉，唯勉之而已。晉率之罪，不知所逃也。《洛水集》卷一八。

回李寔公書

久欲拜狀，而出埃入坌，因循至今。又奉先貺，敬承即朝暑雨，圖史多暇，台候萬福。某念古道之不可復，不止一事，至若一書問之細，所謂「伏以」、「右謹」者，不知自何時作此等語，「再拜百拜」，公與爲欺。故區區平時於所善者及可與語古者，未嘗輒用。文獻之傳如左右，心期之高如左右，決不以爲簡，故願以是請焉。自是賜教，亦幸略之。前書郭翻者，晉人也。認稻之事，見之本傳。先正百韻，既得伏讀；文孫隽語，又辱開示。甚矣，其似祖也，顧不足爲名門子弟之範哉？汪龍溪之孫有詩名，某嘗爲序其編，且引少陵父子一門專美之事，今於執事亦然也。正科、特科，誰爲區別？吾曹應世，要當以後世揚子雲自必耳。顧此瑣瑣者，其足爲執事重輕邪？易秋之論、年豐之喜，足以見盛心之所存矣。今時士大夫多以空言而釣官資耳，孰肯以實政爲民計哉！《洛水集》卷一八。

回葉賢良寅書

歲晚極寒，伏惟履中休勝。前辱專翰，布謝稽違，蓋朝昏汨沒，易至因循耳，非忘之也。不我督過，又枉今教，獲詳近況之休，豈勝慰沃！足下之氣，誠欲淺滄溟而低太華。雖然，亡益也，適足以

賈誼耳。獨不見宇宙之間，和風膏雨，乃可以造化萬物乎？至若登名文章之錄，亦非淺事。體忌卑，語忌俗，前輩論之悉矣，今謾錄一二。自周之衰，道喪文弊，莊周、屈原之書，始假徐無鬼、漁父問答以爲辭。自後祖述益衆，體格日陋，司馬相如則曰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則以爲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則以爲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子平則以爲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則以爲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改日易名，猶然一律。又若《七發》始於枚乘，至曹子建則有《七啓》，張景陽則有《七命》，屋下架屋，那復有高標逸韻邪？正使錦繡開機，天章的皪，而其大者體氣卑弱，規模狹陋，已不足觀矣，而況其塵言土辭，鄙俗之氣不除者邪！近代坡仙直言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回視前代諸子，殊覺厭厭無氣矣。足下更以前輩此言思之，別變機杼，然後二賦可出，至望至望。來書所謂三及門不見之語，殆欺足下耳，安有是事邪？才模志業有如足下，不有立於今，必有聞於後，幸甚。《洛水集》卷一八。

回金判院書

臘盡春回，伏惟自公多暇，台候萬福。某自疇昔爲謝之後，畚土楸梧，役役寒暑。近者手開玄廬，粗免悔事，餘不足關軫。爲吏患不明耳，明患不廉耳，廉患不恕耳。既明且廉，而又行之以恕，則吏道盡矣，奚患莫己知邪？不有聞於今，必有得於後，唯自信力行而已。爲書遣餉，具仞勤渠，曷

勝愧荷！溪毛一二，聊以侑書，餘冀加珍，以俟殊渥。此委勿間。《洛水集》卷一八。

與岳珂書

錄寄岳飛謚忠穆制詞藁

某甚願附名英烈，而詞頭適不相值。念具藁已成，雖不得敬宣德意，而快覩之初心不可不著。見已實所集外制中，而表其事於其下。聞將嗣《金佗》之編，幸併傳以示來世。《鄂國金佗續編》卷一六附錄岳珂跋引。

賀江東運使啓

擢從庾事，典領漕權。仰窺牛斗之間，福星移次；知有絲綸之下，瑞節來臨。先聲霽彭蠡之波，喜氣動鍾山之色。竊以天開興運，月屬亡胡。方當屯雲掃電之秋，采重輓粟飛芻之寄。倘陸運則調大無序，而盡廢於耕織；而水漕則藉舟太苛，而坐斷於貿遷。且曰民力所未暇言，而於吾事亦將何繼？自非出奇智於斜谷，安能足食而人不勞；要當有定畫於關中，豈特饒繼而歲甚久。事既行而力未竭，故役雖數而本不搖。苟非其人，孰任此責？某官風采聞於寰海，行誼輩於前修。有實有聲，負蓋世之名而又懷經理之具；入粗入細，足鎮物之量而又長通變之才。自昔立功業之人，必兼全軍國之略。帝

難其選，公爲此來。得相繼之二賢，無可憂之一事。剗物鋒鋷，既足以當其劇；護國氣脉，復有以寓其中。贊成雋功，歸報明主。伏念某懵不量其才力，妄有志於功名。百慮火煎，一命冰薄。頃年應舉，雖嘗首擢於春官；一日探籌，顧乃卒從於下乘。雖欲自愛明月之寶，不肯輕爲莫夜之投，未識提携，將安歸宿？不復羨春風之力，或能收歲晚之功。患好爲師，正犯孟軻之戒；學有宗主，今依夫子之尊。進當求竭於兩端，退乃可傳於一貫。瞻言征棨，倍切搖旌。士之北面滿門庭，寧獨拒互鄉之子；道之元氣入肝膽，其敢畔闕里之門？《洛水集》卷一九。

賀丘告院啓

恩粲出綸，職清典誥。淳化而上，地實近於禁嚴；大觀而來，官獨稱於事簡。選用惟德，班行益尊。某官器量隤然，時名籍甚。英發有餘而不爲激厲之事，虛恬不競而實懷康濟之心。學力自他日之過庭，賢者必吾身之有子。爰從縣綬，來列朝紳。不知玉筍之高，但覺綵衣之樂。所謂榮者，正在是乎。子既仕而父欲休，未用誦昔人之句；周拜前而魯在後，雅當揚盛代之芬。某自許納交，日知蒙潤。東亭祖餞，行有登仙望遠之觀；滿朝郊迎，咸起後來居上之羨。勿緩《汝墳》之發，諒深宣室之思。道之行歟，嚴、徐之召已急；天其或者，王、貢之冠可彈。《洛水集》卷一九。

賀丘樞密啓

帝思舊弼，朝登大臣。再領陪京，一新使命，既洽周邦之願，更懷異域之心。竊嘗數往以知來，每嘆亂多而治少。倘天心之未厭，當世變之或萌，必生其人，以善厥後。桐宮之變有伊尹，殷監之變有周公。浩然往聞，暨我昭代。方英皇出繼之始，允賴范、韓；逮靖康出從之時，亦資李、趙。頃者無故，乃輒造端，邊境之禍忽興，姦臣之事繼起。汴水之癰疽未決，淮壖之瘡痍未消。誰爲國憂，恃有公在。某官魁傑一老，更歷三朝，用捨繫中外之重輕，進退合聖賢之出處。初同賈傅，弱冠而獻忠言；晚比渭濱，黃髮而佐基命。是皆天意，夫豈人爲？經綸徧於江湖，忠信行乎蠻貊。疇謂回紇之多詐，獨諒子儀之至誠，使片言而或行，將百世而可恃。止非或尼，胡遽不悅於小人；義豈終辭，今顧急求於吾子。雖志足以御六氣之辨，道足以濟萬物之觀，不軒不冕而內樂自榮，非石非金而至仁自壽。然上天之責孰任，而蒼生之望方顒。顧堅卧丘樊，猶足爲宗社之鎮；矧出臨要害，固宜消姦宄之心。威靈遠暢而荒服懷，恩信不渝而流離復。倘蜀有關，果何煩劉潼之行；若黯在朝，自可聳淮南之聽。蔡鄙既定，晉公可歸。雖幸儉壬之亟除，毋謂太平之坐致。繼自今者，必有事焉。吏習弛而民力窮，國計空而軍政壞。若是數者，須公一來。某自始有聞，爲喜不任，千里懸隔，一紙稽遲。夫子不動心，固已得行其道矣；諸生且待我，夫豈剽言此猾哉。《洛水集》卷一九。

賀鄒給事啓

幕府策勳，宸廷進律。赤丸夜語，忽聞猗猗之鳴；白羽徐揮，聊正鯨鯢之僂。竊以安民孰急，去盜爲先。蓋稂莠不除，嘉禾曷茂；虎狼既盡，羣生乃蕃。故《虞書》明姦宄之刑，魯誓申寇攘之法，非徒嫉惡，亦以移風。然吏道以簿書期會爲常，莫知應變；儒者以章句文字爲學，孰能知兵？自非經世之全才，寧有驚人之偉績？某官氣姿卓犖，智略雄明。由言語侍從之臣，爲禮樂詩書之帥。熊旂豹尾，仁風已扇於列城；龍戶馬人，美化更孚於絕域。然疆理控滄溟之險，而風波多姦盜之虞。自昔以然，不時而動。萑蒲叫嘯，輒曹伍以成羣；水陸跳梁，常出沒而爲害。小施英略，悉殄羣凶。長劍利而水剽蛟龍，暴鱷除而陸全犬豕。騰歡謠於萬里，下褒璽於九天。某素辱眷知，尤深贊喜。馳慶方修於訟語，鳴謙首賁於珍函。開南嶽之雲煙，暫敷德意；卷中原之氛祲，政藉威名。頌詠惟勤，敷宣罔既。《洛水集》卷一九。又見《南宋文範》卷三〇。

賀趙徽州啓

曉朝丹闕，嘗隨冠劍之塵；春入黃山，今照旌旗之影。方念拂縑而自贊，顧蒙蜚翰以相先。有懷

恭梓之言，寧免負芒之媿？某官家承懿學，天子長才。唯能沉浸於古今，是用發揮於事業。早膺妙簡，亟筮周行。鷄舌含香，僉共期於得路；虎符分竹，乃自請於爲州。惟是新安，今爲屏輔。洞深雲紫，昔賢嘗慕於空山〔二〕；人悴烟青，近歲不知其生聚。自聽顯除之命，咸興來暮之歌。今者卜日開牙，諏辰布政。澄光拖練，頓清門外之溪；喜色映人，更好城頭之柳。某無從望履，徒切搖旌。與田野之氓，雖竊傾於善狀；選郡國之表，諒難久於偏州。贊頌惟勤，形容莫既。《洛水集》卷一九。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二〕空山：原作「空仙」，據四庫本改。

賀正啓

風從艮至，已占歲首之祥；璽自燕還，更侈天申之瑞。鰲抃方騰於廣內，鴻休已徧於寰區。某官受氣英奇，逢辰熙洽。道運既參於元化，功名宜叶於泰交。紫泥封五色之綸，夜從天下；丹闕映千絲之柳，曉入班行。某尚阻馳牋，首勤飛翰。我欲持杯爲壽，莫陪樺燭之燒空；公其增驛以行，願副華林之設席。心之所向，言不能宣。《洛水集》卷一九。

賀商侍郎啓

光靈赫奕，顯授峻嶒。虎帳儲須，雖領計度江淮之使；蛾眉班綴，已是通明殿閣之仙。使指有華，民曹亦重。恭惟某官議論上到千古，風流自成一家。山林廊廟，固亦何心；鍾鼎旂常，不可無我。僉志所屬，上意匪虛。驛騎傳音，柳營動色。濟時之務必濟時之勝，殷浩何得固辭；與人同樂則與人同憂，謝安正恐未免。某趨承已日，敬仰清徽。觀庶事之當憂，豈片言之可既？事易於暫而每難於繼，兵貴於恤而亦惡於驕。行且追皐夔之上風，夫豈計管蕭之近利。然今可以論思獻納，不可謂之遠臣；繼此或有謀謨建明，是必出諸執事。《洛水集》卷一九。

謝丘樞密啓

受殊異之知，寧俟薦揚而後見；却紛拏之請，獨能意向之莫搖。既無煩挾貴之書，復不事陳情之牘。是直期於古道之振，夫豈徒爲世俗之云。喜動慈顏，誼激壯膽，輒紆胸臆，少露話言。伏念某分無孝基必貴之資，徒抱虞翻不媚之骨。竊攷自修於平日，未嘗輒悖於古人。其爲學也，脫落注牋，簡斥枝葉，擷百氏以自恣，漁六籍以爲歸。其植志也，顧飭宮庭，激昂氣節，頗欲自立於當世，不忍苟

同於衆人。一生忽忽四十年，十事往往八九失。蓋年齒若孔文舉，已能論薦於禰正平；今歲紀如歐陽詹，乃方求知於鄭相國。倘或者有一旦之遇，則亦何計十年之遲。惟每觀今時事勢之難，已無復前涂微倖之望。弄琴徽而邀月，高謝世紛；開詩卷以臨風，靜陶天性。唯是戶門責重，庭闈望深。況內眎儲蓄，頗不污凡；而外量氣力，亦復健武。悵此日之可惜，欲乘流而且行。奈何涉世多疏，受資甚僻。方當俗好馳驚之地，每懷天下深長之思。閉門造車，嘆未盡古今之變故；臨岐正轍，恐復無先後之規模。低回事機，拘攣世法。進而拱揖堦除之下，大要不過寒溫；退而雜遝寮案之間，僅能相與酬酢。初無小異，自拔常人，何所見聞，忽勤顧盼。期望弘遠，教誨綢繆，問念累及於親輿，區處不遺於歲剡。凡所蒙被，莫知自來。念薦紙之五番，疇不能集；獨師門之一履，寔足爲榮。某官孤忠耿於一天，雄名重於九鼎。有若治亂廢興之變，已照燭於胸中；故凡康濟平定之規，可轉圜於掌上。用而未盡，舉以爲疑。十年從綠野之遊，一日爲蒼生而起。惟抱負隆中之才略，故淵源夾谷之事功。吉甫憲周，資兼文武；姬公分陝，身任安危。敵情最深，終不逃裴度之隲度；戎心雖詐，亦洞知子儀之至誠。片言鎮舉國之浮，一身爲四海之蔽。雖山林夢想，每欲往而輒留；然鼎鼎勛名，終未償而不已。念懸冰之鑑，已非世之可及；況相馬之法，於所閱以尤多。啍啍誕誕者或取其小才，犖犖沈沈者又觀其遠器，不以細行廢物，不以兼長望人。唯是天之降才，物亦多類。犇逸不足，或可致千里；曲謹之夫，不能守一餅。故懷尺寸之技者多挾以爲姦，而乏尋常之資者又愚而無用，貪者好貨，刻者戕民。迂僻之士不可語圓機，智詐之人難與臨大節。浩浩烟海，悠悠塵埃，固應不快心者多焉，姑用半開眼

而已耳。宜得茂異，少副高明。又況上無公言，下無特操，難於求舉，莫甚此時。夫何兼收，訖成濫取。愛之至故譽之亦至，未免過情；許之深則責之必深，懼不勝任。外觀美矣，自視欲然。文學徒潤其身，而政事乃及其人，敢不佩先正之訓；行誼既脩於家，而風化可覃於國，更當師古人之言。是或可勉焉，亦有難能者。望神仙家三館之地，正坐骨凡；乏韓魏公四面之才，曷應時用？顧此事誰與料理，恐我公終費安排。或洗昏而發蒙，或推前而輓後。然下之事上，猶未見於功業；而上之觀下，特有取於語言。寧知衡聽之差，悉自舌端之悞。侈談無當，馬謖得以惑孔明；實論未孚，尹緯無以動景略。雖黷蔑以自言而執手，然許靖以不言而致身。取其虛名，夫何殷浩之欺世；愛其實學，又如張禹之誤君。歷攷載傳，類難差擇。載念宿昔，有意依歸，未知承學之方，驟拜舉員之賜。竊甚慚於素志，終有望於嚴師。某謹當書子張之紳，避曾參之席，佩而勿失，依以有行。陽鱉魴魚，夫既取大而遺細；神龍蠃蜒，豈其捨己以從人。要當匿光景於無聞，抑又付乘除於有數。渴如可忍，固當師後飲之人；事或投機，亦不避得時之駕。凡昔人之所已致，與今日之所得爲，雖不敢矯激而取名，亦何忍苟容而爲說。能分半石髓，恐可脫前生之鈍根；濃熏一瓣香，決不墜斯文之衣鉢。《洛水集》卷一九。

謝雷祭酒啓

半生學道，知有門牆；往歲之官，獲親丈席。疇意棲身於郡校，忽觀除目於國師。深原設職之

初，端有相維之意，蓋內學所以表外學，而小賢所以事大賢。請因賀燕之誠，併述登龍之幸。某官氣重而無浮色，道長而有遠功，文雍雍而可觀，行凜凜而莫儼。溫厚及物，所至生春；從容在廷，收譽益富。比亦徧更華序，僉曰尚鬱壯猷。抱禮樂之大全，修經綸之昌業。事變周歷，規模浸深，念非登庸，何所宣暢？持橐籥之柄，斯可鼓春風於一陶；位師傅之尊，乃能舉明主於三代。繫時之望，非公而誰。中外師言，旦夕企踵。某學不加進，年益見侵，入而勉爲慈親急養之謀，出則汎觀天下無窮之故。公議所在，元氣隨之。至於薦舉之端，是特蠱壞之一，未足深論以爲害，要當強力而不搖。平時自保愚衷，不謂適有天幸。凡期年四削之集，皆諸公一諾之輕。比至垂成，乃煩料理，非所敢請也，其亦有意乎？吾嘗當舉六孝廉，已應貴戚；今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倘明公自今堅此心而勿變，則清風所被將何物之不沾？《洛水集》卷一九。

謝李尚書啓 一

受存甚備，久自私恩；期望有成，復形公舉。更得黔婁之壻，竟合浮圖之尖。開其始而圖其終，與之一而繼之二。蒙被若此，稱塞謂何？允惟列科，見號良法。方溫公之首議，實元祐之盛時。至如著述之名，亶爲文章之選，歷時既久，得人益多。念昔熙寧，廢於王氏，炎圖再造，遺制復行。比年以來，初意輒失，下舉既濫，上視亦輕。薦之者非負先進之重名，受之者非得後來之挺秀。寧令此

選，復重於時？念天下廣大而多儒，惟明公采擇而博取。如某者容塵無韻，根鈍不靈。少日讀書，自以不至底滯；壯年爲吏，此事訖墮塵埃。消磨歲時，廢耗簡札。學業荒落，既不能旋天地而轡三光；文彩彫疏，亦無以陶帝皇而繪萬彙。足未涉乎詞章之籙，目未睹乎制作之庭。希屈、馬可得數人，作者多矣；去潘、陸不知幾里，果何足哉。方安寂寞之濱，忽辱光華之舉。邸牘至郡，僚友謹言。時方恍然，莫知所自。既閱日景，乃拜文移，使公舉皆不求而得之，則天下何有不可爲者？某官隱若廟廊之望，全然山澤之癯。焚香繙經，萬物未嘗入慮；引紙行墨，一字不以屬人。窮通此心，老壯一日。當世有若伯仲列，海內號爲文章家，鳳一鳴而世尚文，雲五色而天呈瑞。一時翰苑，悉斂光銑；千古玄機，透開關鑰。等閑寶唾之落，盡堪石室之儲。薄《楚詞》而不騷，凌《子虛》而徑度。唯聚學爲海，澄瀾倒影而莫測津涯；故吐詞成林，嬌紅曳白而不見凋斲。欲分膏液而漬枯槁，故引離膚而灌精深。一言流光，千金訂價。雖龍門俯收於埴井，恐溝木莫任於楹丹。然已入山公之品題，當不比宋人之虛券。已作投醪之醉，敢云畫餅之饑。某謹當蛻骨丹砂，掬溜蘭室，糠粃末技，陶育大醇。敬修可爲，居易俟命。功名外物，當悉付於儻來；道德初心，端自期於不負。永堅拙守，上答深知。《洛水集》卷一九。

謝李尚書啓 二

縣置一令，墨綬何卑；官有六卿，紫垣采峻。邈矣賢愚之異，懸哉貴賤之分。顧謂不如，欲舉以代，人言未稱，己慚可知。允惟此法之原，莫盛有唐之世。憲文具在，條目尚疏，不限厥官，咸遵此典。間從下位，輒舉近臣，有以制史而及中丞，亦以郎官而引補闕。寧如今日，悉定前章，必侍從之崇班，薦微臣之賤秩。是爲盛舉，宜屬真才。如某者骨坐非金，丹徒在鼎。朱顏冉冉，漸移簿書如醉之塵；清夢蘧蘧，寧到風日不侵之地。徒以倚門之切，不辭斂板之差。燕雀力微，風輒生於霄漢；龍蛇蟄穩，雷尚闕於天門。吹噓既後於春工，凌厲或堪於歲晚。憧憧孰問，寂寂自暗。不謂某官至仁根心，盛德無我。匹夫失所，若己實推；一士未伸，惟進恐後。嘗試數南州之士，疇非登元禮之門。至如代己之章，曾未多見；凡昔被公之選，今皆有聞。萬邦黎獻，豈無人哉；四朝老臣，誰如公者？片言所及，舉世曰然。伯益遜於朱虎，又遜於熊羆；夫子不如老農，又不如顏子。孰識聖賢之見，不同世俗之觀。某謹當惟無曠瘝，是謂獻納，在畎畝則不忘於憂國，居廊廟則必志於澤民。不然自樂於山林，亦思有補於世教。愚所期者，但知不負於斯心；公其念之，或使終居於此座。《洛水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六七八二

程 秘 八

謝范中書啓

人間墨綬，莫望前芬；天上紫微，忽騰今奏。孝諸績以何有，陟以明而未宜。唯其因是以自強，或可責成於他日。竊以上思得士，下難自媒，欲遂交求，爰設中舉。我朝丕造，此法浸明。初限關陞，載嚴京削，選階既改，陟舉尤詳。何事兼收，乃成濫及？顧某顓陋，舉世迂遲，平生等儔，多倦霄漢。骨正坐於不媚，鼓長嘆於未听。鶴在籠而翅欲摧，馬伏櫪而心徒壯。一供役事，四面塵紛。姑守所聞，未知其往；趨承惟舊，拂濯加新。慨念春江，嘗飛仙舄，瞠若在後，推而使前。某官世陋韋、平，道侔伊、呂。環言璧行，天下皆曰偉人；瑣闥詞垣，朝廷極其盛選。欲恢弘於相業，務儲蓄於人才。我以為賢，人觀所主。某敢不期道德於不負，付功名於儻來。竊慕古人，盡此心於王室；姑同流俗，致私謝於師門。《洛水集》卷一九。

謝除宗簿啓

授經周禮，幼聞掌辨之官；拜命公朝，今玷勾稽之選。既虛二次而必求其上，且後一辰而始及其他。視同列以加優，見元工之特異。所慚凡陋，或污清華。伏念某唯賦一寒，遂令多慙。任安迂樸，既懶事於犇趨；吳漢重遲，復恥爲於諂笑。每當退食，惟歸奉親。飽羣書汗漫之觀，玩千古興衰之故，頗激昂於意氣，亦睥睨於功名。奈何涉世之道疏，即人之意少，辨不知於非白，說但守於《太玄》。雖舉世多知禰正平，百人何補；儻有遇或如鄭相國，一日有餘。龍動春雷，鵬搏秋漢。物固有待，人寧不如？天開千歲之逢，公應中興之運。略玄黃之形色，自得殊真；觀陽鮒之浮沉，已知決擇。頃不緣於介紹，今寧俟於游談？然他人孰假於片辭，而我公獨察其孤立。重恩壓頂，慈顏生春。某官道大而有容，智明而不惑。雖格天格帝，已致十年康定之功；而與賢與能，益懋三閣招延之意。自解不調之瑟，浸開已迓之衡。鴈警燕霜，無復雲間之信；犬眠吳月，但生足下之聲。景星明而國運昌，腐粟紅而民氣樂。內外一通於臂指，洪纖悉就於條綱。方當是時，宜無所事，而乃緇衣深好，芝檢頻頒。取之布韋，復取綺紈之族；求之位著，又求巖穴之棲。人自靈蛇，山無遺璞，藹藹樂生於文國，雍雍悉造於虞廷。而又鑑裁不偏，位置無爽，大者既參於帷幄，小焉亦效於馳驅。淹洽而有文，付之論撰；方正而識體，任以抨彈。或膺牧守之權，或授澄清之寄。孰堪一隊，孰堪都護，將帥之才

莫欺；某能投距，某能超關，士卒之長亦見。良由先正，嘗有格言，謂天之生才，如竹之有筭。顧筭方奮甲，人雖復石而使磬；然質已涵虛，終必干霄而直上。此語雖聞於衆口，我公獨得於心傳。彼三吳冠帶之鄉，暨百粵卉皮之地，僻如淮甸，遐若坤維，凡在幅員，咸歸任使。才如可錄，寧問怨尤；人若無奇，難挾親故。毀譽莫行於左右，低昂不失於錙銖。蓋自更大化之初，已有用正人之奏。既曰散羣而壞植，又云並受以兼容，心同天地之公，量納江河之大。攷輔政歷年之業，皆告君當日之辭。是以下無怨嗟，咸知奮厲，得人之盛，近代所希。上幾慶曆之時，近踵淳熙之世。唯茲簿領，頗預纂提。玉冊瑤編，書一朝之大事；金匱石室，作千載之奇觀。某敢不俯述舊聞，上酬隆遇。然此時鴻筆，豈容游夏之一辭；惟他日青編，當贊臯夔之事業。獨念某偏親九袞，百懼一心，或於畿甸之區，稍便斗升之養。以國士待，以國士報，敢謬爲戰國之言，亦夫子步，亦夫子趨，真弗畔孔門之道。

《洛水集》卷一九。

謝除編修啓

宥府萃編，四員二省；化工特異，三月再遷。自冗至清，以榮爲懼。竊惟是職，實始本朝，由慶曆而命名，迨元祐而立額。專記繫時之政，仍修隸局之條。汎視從來，多處名勝。如某者道不足以獲乎上，行不足以信於人，惟知不負於初心，或可仰承於異眷。竊以觀人之法，振古所難，夫子或失於

宰予，姬公不盡於管叔。然而或以一言，決其終身。暫接顧和，即許州中之令僕；初逢裴楷，輒稱天下之銓衡。或指此座之當居，或斷吾生之尚見，或一語而知功名之蓋世，或微視而期文章之瑞時。是皆得於論議之間，亦或覘於辭色之頃。嘗竊嘆於是事，不復見於今人。疇知我公，獨全此道！伏念某才莫當於八面，氣莫蓋於萬夫，風采無以聳聞，議論不能通達。雖鄧禹有功名之志，而謝安乏經理之才。策蹇三十年，徒行犂犂；騎鵠八萬里，孰指青冥？漫仕斗升，奉親朝夕，少已抱蓬蒿之念，行當尋水石之盟。忽我公之顯庸，仰炎圖之再造。層陰解駁，麗日巍煌。密山之玉策，昆吾之金刀，咸歸獎拔；方壺之神芝，汾陰之寶鼎，盡入選掄。可自棄捐，果蒙收采。銅章再考，俄點內班；玉牒九旬，又洊超授。泰階兩兩，真仰近於相星；公府潭潭，如夢遊於仙館。念所不到，恍若奚從。某官清和兼往哲之風，沉懿有公輔之體。先漢人物，傳家不數於韋、平；中興名門，我公獨繼於范、呂。姦臣既殛，朝綱一新，痛塞倖塗，尊用皇極。發號施令，孚於有衆之心；登正黜邪，一本至公之道。季珪用而貪墨革，房琯相而風俗清。上焉以道而事一人，下則以身而儀百辟。兵與民而均惠，遐若邇以同恩。根本內深，精神外愴。頃特有聞耳，今幸親見之。競畏恤災，講求蠲賦。若民生之休戚，幽隱具知；凡吏牘之姦欺，纖悉莫遁。既幾微之已熟，況襟靈之素高。豈惟破竹之不留，所謂迎刃而輒解。萬世治安之策，固已建明；三邊扞禦之謀，尤爲周密。粟滿野而塞自實，兵隸籍而家在邊。久焉當築而未成，今皆屹立而相望。而又戎器精利，軍容肅齊。以此固疆，殆將摧敵。指撝諸將，蕩定中原，天或從之，事不難者。念辱秉記司之筆，當盡書經武之篇。然而職叨列於樞機，論竊聞於廊廟。

漏省中之語，漢法不容；代旁對之言，嗇夫可監。自非信之至篤，安能用之不疑？然牛倍其芻，或反疲於羸牴；而魚設之網，亦何取於離鴻。某敢不嘿守如瓶，思不出位。問焉而後對，寧勦說以犯嫌；退則曰無聞，敢騰口以爲利。至若苟有聞見，亦當亟以啓陳，如懷隱情，是孤隆委。雖然，終恐不勝於任使，必將自速於愆尤。比顛躓之已聞，豈生成之始意？因控大鈞之謝，敢伸小己之私。比列朝行，適多偏侍。惟某有母，其年獨高，生於戊申，八十有八，求之族黨，百無二三。家本冰鄉，日懷雲塢。營釜之日已短，侍履之日尚多，遂其終養之心，假以便安之粟。某欲報之德，莫宣諸辭。嘗因世道之遷，具述人情之變。善柔可喜，徒能附勢於平居；剛峭難親，或可同心於緩急。願保松筠之操，仰酬雨露之恩。《洛水集》卷一九。

謝執政啓

期年濡轡，未睹殊功，一日敷緡，亟還舊列。久矣仞墻之去，重茲化治之歸，有心爲銘，無辭可寫。伏念某妄嘗有志，懵不自量。所信惟書，初謂古可追而今可變；既投非玉，遂欲水之北而山之南。忽光華千載之逢，乃特達一朝之遇，援不由於尺寸，拔輒自於尋常。恍若仙遊，嘗來天上；俄焉夢斷，又墮人間。況自引蓬萊之風，寧復近長安之日。拊黃梁之枕，已覺皆非；還赤水之珠，乃驚故在。孰爲此者，豈無自哉？某官久握政衡，深原治體。謂百年南北，未明離合之機；雖一日天人，已

底和同之應。思汭中興之業，聿圖可用之才。況久矣舊疆，尚使復還於圖籍；則已收下士，豈容輒外於陶鈞？惟吾心素定於權衡，故人品豈差於冠履？念昔年將母，恨已隔於三生；顧今日酬恩，願豈忘於九隕。斯文未墜，此心奚窮？某敢不登白事之堂，思招才之館，驚歲華之晚矣，念志業之茫然。皎日行空，遇不儕於餘子；白水可誓，報敢同於衆人！《洛水集》卷一九。

謝丞相啓

粵自往冬，甫還使節，曾未滿歲，疊拜除書。矧如紙尾之御，端若冰條之結。孰司元化，稽首我公。伏念某生於沍寒之鄉，稟此嚴凝之氣。少從諸老，雖欲自期於古人；壯困長途，無復有志於當世。望絕觚棱之雙闕，夢遊烟浪之五湖。蓋經百戰以無功，馬亦憊矣；若欲一鼓而作氣，人皆難之。乃大明芻蕘於中天，而沛澤滂流於下地。半世土牛之鈍，一朝鵬木之飛。友朋相慰而誦言，道路旁觀而嘆息。某官自臯夔而後，與伊呂者侔。環觀嘉定之規模，宛若建隆之氣象。蓋中興九十載，塊土未還；今山東二百州，版圖日至。一鏃靡煩於力戰，銖錢不費於大農。獲元豐受命之符，鴻休掩古；典辛巳明禋之禮，祥光燭天。牧人屢獻於豐穰，太史頻書於大有。顧千年勛業，已如赤舄之明；而一念忠勤，更切緇衣之好。有如孤卉，尤軫至懷。謂其自入恩陶，行將十載；憫其尚墮塵土，孰借尺梯？雖幸其齒髮之未衰，終憐其日月之易逝。必也養其平生不屈之氣，庶可責其他時有爲之功。是以不限

尋常，用昭隆特。聞者爲之興起，受之寧不激昂？其敢不長懷未報之恩，益厲可爲之節。彼皆越石也，率無厭而負齊相之知；當如公哲乎，不以仕而畔夫子之道。《洛水集》卷一九。

壬申冬至賀啓

隋朝有制，肇三呼舞蹈之儀；唐室盛時，侈萬國梯航之貢。矧璧奠肅璿穹之歲，而金穰開寶典之年。天挺人英，慶同國祚。某官稟正元之氣，叶平治之期。靜以合陰陽之和，動以應風雲之會。金蓮視草，玉案橫麻。碧落天高，望五色非烟之彩；乾元殿下，領千官仙仗之班。某自墮凡塵，心依愛日。鹽調羹鼎，已占梅信之先春；冰漲蹙凌，更挹湖光而爲壽。《洛水集》卷二〇。

癸酉正旦賀啓

帝車回寅，天籟動震。記楚俗懸葦之日，續詩人獻壽之篇。某官翠閬班仙，紫微天近。龍樓風迴，樂聞九奏之音；雉尾雲開，燈映百華之彩。芝泥香潤，椒頌光浮。某偃蹇松寒，稽留梅信。借一氣薰陶之力，散五湖浩蕩之春。麟鳳來游，玉案遙瞻於瑞牒；狻猊不動，金爐長惹於祥烟。《洛水集》卷二〇。

與交代朱寺正啓

雲橫墨嶺，陰分同社之榆；日射金門，轡接朝天之騎。乃一官之授受，又此日之後先。天其從之，人所欲者。某官高明而忠厚，敏給而惠和。四海名門，既舉華於地望；六經正統，更嗣譜於家承。爰求人物之間，遂列班行之上。頻年趨陞，夙殫父教之忠；一日分符，復在先游之地。悵英風之已邈，乃遺直之未忘。有此象賢，付之便郡。方諏辰而布政，亟改命以乘車。梅破溪橋，好載馳於澤國；柳濃禁籞，看促覲於天墀。某飛糝在前，匿瑕有待。此時執贄，姑寄意於筆端；即日過都，尚論心於關外。其爲詹詠，莫盡形容。《洛水集》卷二〇。

回交代啓

心如指斗，蓋幾年在君子之旁；袖有更書，乃今日繼賢者之後。墮在明月之素，瀏如清風之和。仰惟古人金石之交，寔爲異代雲仍之好，宣之尺牘，悉其寸心。恭惟某官以五百年名世之才，值千一載難逢之會。章明竝偉以養其器，峻潔廉厲以方其身。小試鋒鋌，牘有聲價。今當謝去，肯復留鱸集之堂；行且召歸，即穩上巢鸞之閣。某資薄而難任，根鈍而不神。忝竊一官，徘徊十稔。懍後圖之莫

計，賴前事之可師。秋水芙蓉，行且望精神之峻；歲寒松柏，當益觀風誼之高。《洛水集》卷二〇。

回請舉士人啓

朝廷重進士之科，郡國舉興賢之典。蓋將備邦家他日之用，夫豈爲里閭一日之榮？況夫學成而行益尊，實充而名必著，此固自然之理，初非適至之逢。伏惟新貢省元厲志起家，壯懷許國。頃嘗少却，今當怒飛。行見發紆深藏，條具大對。陋孫弘之曲學，同董氏之奏篇。凡異時得君而行之，皆今日悉意以陳者。斯望不淺，吾黨與觀。某猥辱曳裾，更塵點翰。征騎衝梅香而去，勿遲帝所觀光之行；青衫趁草色而歸，當致郊外稱迎之喜。《洛水集》卷二〇。

回龔撫幹啓

玄冥謝去，青燁徐驅。凍解東風，未覺馬蹄之滑；梅開北岸，更添詩思之清。方此春時，宜於征旆。正欲一介問行李，已驚五色墮珍函。藉甚先施，凜然不敏。恭惟某官如九苞鳳出而宇宙文明，如一角麟生而史冊書瑞。石渠流水清泚，蓬山雲氣霏微，是皆神仙之巢，以俟名勝之士。當年爭看，斫得廣寒宮殿最高之枝；今日共期，著在紅塵風日不到之地。某器薄難用，根鈍不靈。方自深倚席之

慚，敢例發無氈之嘆！丹陽門外，當爲三肅之迎；舞雩亭前，尚快十年之讀。《洛水集》卷二〇。

回冬至啓

曉瞻天闕，雲有祥光；晝候曦庭，彩舒羨晷。歷七日而始至，萃百嘉而對時。某官德稟陽和，道隨剛長。惟其神而莫測，吏畏層冰；凡所欲以皆從，民懷愛日。人望攸屬，帝祉匪他。某學愧時新，心驚節換。幸一官之所好，悵百里之相望。修履至之儀，已慚落後；拜璜招之賀，所願居先。《洛水集》卷二〇。

回程知縣啓

製錦亡功，未能滿秩；司綸有命，忽拜誤恩。忝冒惟深，吹噓不淺。屬方叢於百冗，曾未奉於尺書。顧厚宗盟，特先華翰。高誼凜松筠之節，英文絢桃李之容。至若儷詞，益慚過禮。中牟課績，已騰尤異之聲；密縣徵賢，行有同朝之喜。《洛水集》卷二〇。

回魏少監啓

退朝花底，嘗同輦路之塵；問訊梅邊，行看仙舟之舉。愧濯纓之在後，辱摘藻以相先。敬觀陳義之高，伏想論交之厚。某官鄞江秀氣，相國名家。溯其淵源，已漱詩書之潤；見諸盤錯，復高政事之科。中外踐敷，勛庸赫奕。念不見者滋久，盍遄歸而勿遲。魏闕天高，已新承於雨露；吳江地近，更嗣聽於風雷。某甫畢三年，所期一障。習拜九霄之命，俾司八郡之儲。優倡劣隨，諒難追於逸駕；告新必舊，庶不辱於前芳。《洛水集》卷二〇。

回岳運使啓

千官拱闕，嘗託好於連膺；列道建臺，復分輝於鄰部。方襃賤而自幸，俄蜚翰以相先。風誼亘然，菁華賁甚。某官奧篇如響，迅筆不休。年少而達時宜，未多才子；機明而中事會，不數新豐。自登文石之班，丕簡嚴宸之眷。踐敷滋久，聲實浸宏。亟正星闈，俄參樞極。念方漕關中之粟，遂輒爲江上之行。荒碑慨想於前朝，老卒尚談於先烈。趁綠徧千門之柳，正好朝天；看紅飛一騎之塵，即催召驛。某僅存餘息，寧復他圖，甚矣此行，茫然後效。書來吏部，如聞鸞鳳之音；雲莫江東，姑徹鱗

鴻之訊。《洛水集》卷二〇。

回陳制帥啓

制垣授任，卽宿騰輝。玉帳參籌，萬里已經於長筭；紫庭弄印，連營就畀於中權。形勢增雄，威名大振。竊以自昔荆襄之地，實當南北之衝。力戰而爭，則魏、吳爲角立之勢；相持以固，則羊、陸有堅守之規。合此兩路之權，爲今一面之寄。其任甚重，有幾可乘，必得兼人之材，用張復古之烈。某官英猷蓋世，勁氣干霄。筆陣堂堂，長燄未多於李杜；詞壇廩廩，短牆何有於曹劉。幾年懷經濟之心，一日赴功名之會。含香覆錦，小銓疏渥以通班；帕首腰刀，大將趨庭而稟命。兵民輯睦，號令精明。迄成方召之勳，入接臯夔之武。某俶聞異數，深激懦衷。愧慶禎之方修，荷珍函之已逮。宿好爲厚，日望有聞。安用昔人，草尺書而招贊普；當從執事，磨翠墨以勒燕然。《洛水集》卷二〇。

回趙鎮江啓

制閫疇功，名藩宅牧。控吳引楚，一江實護於風寒；就日望雲，千里密環於畿甸。地嚴屏翰，任寄腹心。某官雅度恢宏，雄材卓犖。銀潢疏濶，偉儀表於諸劉；玉海觀瀾，標文章於仙李。屢騰治

最，早簡宸知，幾年懷經濟之心，一日赴功名之會。舞雞半夜，擊楫中流，開督府以總師，奉皇威而敵愾。西陲制勝，方圖淝水之勳；北府選賢，更倚長江之重。城高鐵甕，日望淮陰。計日幾何，細數淮南之木；收功在末，須犁老上之庭。云云。《洛水集》卷二〇。

回癸未前三名啓

比承迂顧，始遂披瞻，更塵藻績之篇，曲示綢繆之意。劃若虹霓之下飲，爛然珠貝之橫陳。誦詠以還，佩服何已？某官才全而氣厚，學博而行醇。平時自期古人，惟涵養之有素；一日流聞天下，宜聲名之不凡。豈知世俗稽古之榮，但喜吾道逢辰之幸。某偶不遺寶，茲獲觀光。公孫子務正以言，已深慰於吾黨；陸宣公不負所學，更遠紹於前賢。《洛水集》卷二〇。

回丙戌前三名啓

讀蘇公之論，觀仁祖之朝。四十二年，凡十三榜，登一二三之鼎甲，得三十九之偉人。不至三台，僅止五士。蓋選拔悉孚於人望，故登用不專於科名。由是而言，得人乃重。以今準昔，胡獨不然？某官學老而才雄，氣和而色正。惟十年玄豹，養霧雨於重山；故一日驂騑，追天風於萬里。充其

可至，端未易量。猥辱臨門，更煩染翰。凜若寒松之誼，爛然春藻之華。某嘗試已昏，何堪再割？獨幸冀北萬羣之地，猶識窪濱八尺之奇。然昔日杏園，常自慙其末至；顧他時雲路，更快睹於先登。

《洛水集》卷二〇。

代求陞陟啓

服役甫爾，未效毫分；陳情卒然，不知倫等。念前賢以終朝而拔士，故通國以古道而望公。推聖門長育之心，破世俗故新之論。遂陵彝分，輒露愚衷。伏念某學愧師承，訓遺先緒，厲廉勤之操而恥爲表襮之行，懷事功之念而不萌競進之心。平平自甘，赫赫何有。終更劇縣，服貳偏州。適當文制之新，復取參承之舊，豈特受約束於下吏，固將觀道德於暇時。蓋代聲名，依歸不記歲月；大府條教，奔走方及朝昏。寧知旬浹之間，實滿生平之素。某官典刑諸老，事業六經。向來拱挹指撝，所謂風行而雷厲；今則起居飲食，何妨日晏以春溫。方當宣暢皇靈，灑平宿憤，漆降王之首，冰鐵障之山。汎掃宮庭，脩復陵廟，百官迎於長樂之驛，一人待於望春之樓。解帶逍遙，鳴玉暇豫，永贊無爲之化，丕昭不世之功。倘於此時不入鈞造，則將他日浸隔化樞。賜歲員褒表之章，應銓部關陞之法，顧豈乏揚州之三表，然不博淮東之一言。雖竄人無以得金，而孺子或堪進履。待太平於桑榆未移之頃，豈他人能；望恩光於臺星同色之時，自今日始。《洛水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六七八三

程 秘 九

代與馬帥啓

李將軍之威名，亦既聞矣；郭令公之風采，行且見之。僭陳吞鯉之書，少伸執雉之摯。恭惟某官家傳忠誼之學，袖有韜鈴之篇。百萬騎精兵運之掌上，數千里虜地在吾目中。粵惟金陵，寔號天塹。復河湟而定闕，方將圖進取之謀；由唐鄧以趨京，詎止作安全之計。得人足任斯事，非公將付之誰。雖嫚大漢乃舊匈奴，固已赦而不汝問；然聞中國得新名將，自不戰而屈人兵。中興之功，指日以俟。漱單于一杯之血，誰無怒髮之心；掃穹廬萬帳之庭，獨有運籌之略。當再見麒麟之象，豈復聞衛霍之名。某竹節生孤，桐心半瘁。少年彈劍，固嘗睥睨於功名；壯歲佩韋，終以銷磨於日月。一官庠序，兩換年華。行趨絳幃之間，伏謁玉帳之下。允惟虎首燕頤封侯之相，要是奇才；此豈麀頭鼠目求官之人，能成大事。每深嘆於流俗，乃甘心於腐儒。唯求操筆弄翰之工，烏睹出將入相之事。當五馬渡江

之地，謬典文盟；於三鱣講席之餘，願觀武備。《洛水集》卷二〇。

代上倉使啓

蟻甕浮沉，何能爲役；龍門突兀，乃欲求知。占義命之屈伸，係聖賢之好惡。竊以上之人未嘗不思得士，下之人未嘗不蘄致身，由多奪於動搖之私，卒莫遂其交求之願。還立法之初意，掃末俗之頹風。時可言而人不言，夫是謂之自棄；上欲擇而下亦擇，貴於得其所歸。某知有聖賢之門，頗懷宇宙之志。冉冉歲月，悠悠塵埃，丹砂遠而俗骨難仙，春草短而饑腸未飽。甫脫身於棲棘，復屈意於酤錢。斟酌斗升，無復難涯之量；沈酣糟粕，安知至味之醇。望清流何啻雲霄，對故書幾無顏面。非巨臂特掀於泥淖，則此生終墮於塵埃。一紙春風，雖已破梅花之白；九華仙洞，尚冀逢桃實之紅。諒有意於度迷津之人，決不惜於畀長生之籙。況他人合浦之珠已去，而我公荆山之玉尚存。終於與人而已焉，必其當我而可矣。某官學有定力，語無游言。容貌不形，發和氣於脫略邊幅之地；精神滿腹，斷大事於從容指麾之間。巍然忠誼之門，隱若廟堂之老。不負聰明之寄，能持刺舉之權。凡被薦敷，盡由特達。從當所得，却當所拒，請者不報，與者不求。遂令宰予朽木之資，亦動顏回鑄金之念。惟大化之無我，寧寸莛之不春。決意依歸，自忘晉粵。片言拔士，公既無愧於古人；一節事君，某豈有他於異日？《洛水集》卷二〇。

代賀蘇提刑啓

出節內府，衣繡外臺。不犯于有司，已仰好生之帝舜；以長我王國，更資式敬之蘇公。付以畫一之條，仁哉九重之意。竊以爲郡者九，部江之東，封壤袤延，民風錯迕。若建鄴、當塗之鎮，其民務本而少爭；如新安、桐汭之區，其俗尚鬪而好訟。自餘五郡，略同二邦。夫豪右之吞細民，與官吏之困百姓，茲其常也，此乃不然。富民則持州脇縣而誣訴其長官，貧人則負貨侵疆而干陵其大室。固有不盡然者，是則抑何多焉？厥今一道之平，有所托矣；如前數者之患，寧足慮哉！恭惟某官寬博而惠和，廉茂而峻整。醇醲陶育，申申故家之風；寬大布宣，循循儒者之治。列宿分躔於天上，福星屢照於人間。謂物情覆甓，浩乎無窮；而吾心止水，淵然何累？天討五用，人無一冤。論朝臣列等之功，豈須代日；當刑侍擇人之奏，必合上心。某學淺無津，面慙當講。代去雖無於幾日，不治已積於三年。自讀除書，日望光華之赫赫；亟修函牘，少伸宿昔之卷卷。《洛水集》卷二〇。

代回林大卿啓

峙糧論最，剖竹疏榮。細柳千營，已飽宿春於淮甸；驚濤萬里，更煩密護於江干。聞望素孚，封

圻增重。恭惟某官老成宿德，康濟全才。廉靖持躬，合君子溫溫之度；慷慨遇事，有古人蹇蹇之風。惟朝廷深知其長才，故麾節幾徧於寰宇。念邊功之方起，仰餉事之獨高。雖正藉奇兵，要當百萬騎之精甲；然更資妙略，亟從十二車之後塵。有詔自天，寧俟已日。某違離未遠，誦詠惟深。姑以徹聲，愧書詞之不腆；但知借潤，望德宇之非遙。《洛水集》卷二〇。

代上淮西總領啓

注倚弘深，寵靈超卓。宣王欲中興周室，將還文武境土之初；劉晏以戶部侍郎，兼領江淮鹽鐵之重。儒術行而天下富，正人用而朝廷尊。竊惟治功方起之時，必有魁壘非常之士。即平日施行之事，卜他時運動之機，不有若人，何能爲國？某官笑談樂易，體局方嚴。六經之間有格言，自信者篤；三代之後無直道，獨行不疑。屹若王人之尊，全然御史之日。時方多事，公不得辭。顧出簪彤管，入侍翠帷，雅稱甘泉之法從；然北限兔山，東臨榆海，實本中國之故疆。胡爲將軍之去禁庭，正欲令公之示回紇。爰疏內渥，俾宣外庸。雖少遲趣行有詔之徵，姑以示如在本朝之意。百辟聳明時之公論，三軍喜天子之加恩。簪橐論思，上固欲以自近；錢穀出入，疇能寬此顧憂。萬竈烟濃，粒粒宿春於雲子；千艘漕至，翩翩結陣於風帆。問桓彝吾可無憂，知吳起士不忍畔。當如蕭相國給饗，終定於關中；肯若王茂洪爲計，卒負於江左。某徧行宇宙，獨見華嵩。知地足依，決意來此。一枝烏鵲，消清

越之幾何；萬里白鷗，喜恩波之愈闊。繭然奔走之困，忽此光華之逢。雖不得挽五石而效前驅，或可
以畫半籌而裨末議。陳篇奏記而希薦牘，何敢謬爲空言；扈蹕參乘而還上都，會當紀此盛事。《洛水
集》卷二〇。

代上李提刑啓

學未習而傳，正犯曾參之戒；道得統而正，幸知夫子之歸。遠依數仞之墻，藉有一尺之牘。恭惟
某官南州人物之冠，先朝名誼之家。詩書禮樂，獨抱大全；法令憲章，特爲餘事。粵自依蟾而得藥，
便當問斗以乘槎。自作徐飛，不爲猛進。常賜錦被明光殿中，留著繡衣番陽江上。一散九郡春風之
賜，又看中天促詔之來。何日發汝墳，會起華林之待；半夜見宣室，不知帝席之前。《洛水集》卷二〇。

代上宣撫啓

彤墀授節，紫塞開牙，內專執法之臺，外制元戎之閫。名動江淮之草木，膽寒沙漠之君酋。向非
一得社稷之臣，夫誰兼任軍國之事。某官忠精惟一，術略無雙。筆陣獨掃千人軍，特其餘事；胸中自
有百萬甲，久矣全模。當胡星虜運垂盡之時，正忠臣誼士思奮之日。念昭王南征不復之事，孰不痛

心；讀晉人諸陵重修之言，猶有生氣。有若坐忘犬戎荐吞之憤，何異甘爲梟獍無親之人。是事要必屬公，而公亦以自任。昔也驅車出境，此虜盡在目中；今焉緩帶輕裘，奇兵不出堂上。士無定勇，有善將則十萬貔貅；地不在雄，使長淮亦百二形勢。顧中興實關乎氣數，而此心將格乎神明。得人若茲，何事不立？漱單于一杯之血，此志已鬱百年；掃穹廬萬帳之庭，至公乃能一舉。某濫膺世祿，粗守官箴。未即巖瞻，徒厪斗仰。三沐三熏而奏記，少伸初贄之共；百戰百勝以勞還，行睹中天之業。《洛水集》卷二〇。

代賀錢丞相啓

中興而來，命相不知其幾；名臣之選，閱史寔難其人。宣思如公，亡愧於古。昔在乙卯之歲，始有姦夫之萌。昧冒匪材，隕粵敗任。萬事方虞於隄潰，片言復動於兵端。百年扶持，一朝破壞，外滋敵侮，內失人心。邊州之痛毒方深，沔水之癰疽繼作。人起衝冠之憤，勢如累卵之危。搢紳畏縮而不言，草茅激烈而無補。惟國家涵濡之久，何忠義摧落之微，坐閱十年，曾無異議。頗憶往歲，嘗諭以書，謂來契丹之兵，皆以延廣之故。彼聞甚怒，某視若無。忽起公來，殆由天意。某自幕府之既罷，會考秩之亦登，解綬秣陵，假涂京口。適張公之護將，借幅紙以爲容，拜光儀於再見之間，聽論議於數言之下。汎及兵中之梗槩，仍叩淮壖之瑣詳。諄諄憂國之詞，懇懇濟時之意。思所見之人無如公

者，退却以所聞誦之諸公。已而某參選亟歸，閱日未久，果聞偉事，寔出明公。不煩神矛，已授俘首。裔戎膽落，始知朝廷之有人；薄海風馳，但見閭閻之起舞。允念此舉，足垂方來。某官氣勁而色和，仁溫而義厲，有文章而又聽規諫，素富貴而實處貧賤。故能談笑之餘，遂成勛業之茂。然天下尚有當爲之事，而君子每貴圖終之功。顧能言者未必得行之，可以行者恐不得聞也。某宿有經營之志，中多齟齬之謀。百一未酬，五十將至，髮蕭蕭而漸白，心炯炯以徒丹。望我公之有成，匪仞墻之私慶。蓋功名一念，誰獨無也；而君臣大義，如何廢之？念丙寅之秋，下薦舉之詔，濫與五人之表，嘗控一日之私。昔固嘆知音不遇焉，今能握造化者誰也。儻有士而不用，公寧拊髀於他時；因獻言而自媒，某則汗顏於今日。《洛水集》卷二〇。

代上執政啓

觀天地之間，陰陽和而萬物遂；由廟堂之上，股肱良而庶事康。坐令九隕之蹤，亦被更生之造。竊以致身固爲不易，得時尤其甚難。孟軻莫任於齊卿，夫子不留於魯相，獲其位者，幾何人哉？至於峨冠公卿，鳴玉殿陛，諫或以爲誹己，行或以爲招權。有位無時，行道安在？某官以太公釣璜之望，膺高宗圖象之求。作礪之金，百鍊而愈剛；乘國之航，久操而益固。養松柏十年之幹，收驂騮一日之功。自昔君臣之相逢，每貴功名之來晚。聖神當宁，禮貌大臣，言無不從，事皆參決。既致身之若

此，又得時之如今。矧復聞望足以聳縉紳，論議足以安社稷。內拊百姓，外威四戎，上使星辰晝夜之順行，下令鳥獸魚鱉之咸若。素懷所蘊，有識共期，太平之功，昕夕以俟。某文場點漚，宦海浮沉。縣綬方更，朝衫濫著，丐外自效，臨遣爲榮。政方田里之安，變乃庭幃之起。正含辛而陟屺，俄會課以陞階。顧軀殘莫任於加恩，殆魄定敢忘於懷德！深惟昔者，有感今茲。頃纏總帳之悲，與睹袞衣之盛，開千載從龍之會，動四方結綬之心。幸際光華，忍甘寂蔑。某宿依墻仞，今幸鈞陶。覺山川日月之頓新，已見台躔之正；與草木昆蟲而咸喜，豫知霖雨之來。《洛水集》卷二〇。

代上李安撫啓

少常伯之司民，頃綴玉班之末；小諸侯之述職，今依節制之尊。齊戍甫臨，漢符近合。少舒心府，恪有詞函。伏念某嬾事貌言，安行命誼，寅緣薦牘，點漚周行。簿正大農，承聯外府，備殫綿薄，亡補毫絲。自詭牧人，乃叨乘障。眷言古括，允謂近藩，溪山信美於他邦，賦籍已腴於諸邑。垂簾烟雨，寧復夢騷人之詩；滿案文書，徒自笑俗吏之事。急之則徠怨讟，緩之則乏經常。訟牒紛紜，漫名道院；調席鄙薄，真成陋邦。右走台、左走溫，適當空道；陸須車、水須艦，殆無虛時。斗大一州，簣成衆口，匪私臨照，曷任調肅？某官擢秀大江之西，接武前輩之後。如晏、曾之公子，公實兼之；若劉、孔之弟兄，人所難者。請違雙闕，東護三吳。一封辭彩仗之紅雲，千騎破鯨江之白浪。萬

壑盡歸於紫筆，羣盜已消於綠林。雖蓬海山高，難久駐崆峒之仗；況若耶風快，看亟參紫極之垣。某少而讀書，晚方試郡。敢不自力，少償平生。取能吏健決之名，恐非美意；守儒生撫字之說，唯有一心。《洛水集》卷二〇。

代謝舉陞陟啓

幸有醇醪，可均卒醉；肯令羊食，不及御心。上施平施之仁，下激感恩之報，推是心而以往，知何事之不成。伏念某懵不自量，妄嘗有志。空懷意氣，欲爲汗漫之屠龍；自分力能，終取桓溫之棄馬。本乏題輿之素望，敢嘆日官之又原。誰遣此來，恃有公在。伏堦除之下，曾未幾時；望門墻之高，不勝宿志。人謂晉粵，已亦凌兢。一朝而拔十人，雖未遑於精擇；後至而亦二食，終自愧於例蒙。某官道務曲成，心存兼善。參天傑幹，多由雨露之恩；涸水凡鱗，亦借風雷之便。粲來褒袞，凜若刺芒。胸中之長缺然，宦業安在；天下之事多矣，世故未諳。不屑誨之，庶幾可耳。某敢不避曾參之席，書子張之紳，高明盡鉏，密栗求理。挈故疆而還宗廟，看即成平一之功；收多士而入鈞陶，願終在生成之數。《洛水集》卷二〇。

送王狀元歸天台序

天台王君寶慶丙戌進士第一人，僉書威武節度判官公事。其年十月七日來訪，謂期集已事，今將束書而歸。念無以寓其卷卷也，於是爲之言曰：方歲孟春，天下之士雲集京師，求試於春官者，不啻萬人，而君以宏才正學，裒然爲舉首。今歸也，天台之山川草木，咸添秀色，而里中父兄子弟，連車接袂，相與迎且賀於里門之外。且家誠其子若弟曰：「讀書應舉，不當若是邪！」嘻，亦榮矣！然嘗攷建隆迄今，凡百一牒，舉首百一人，其爲台輔者六人，執政十二人，自餘登法從者殆不勝算。先正有言：「士之膺是選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哉斯言，萬世不易之論也。僕故取而書之，以當贈言。《洛水集》卷一二。

送章景韓序

景韓與其子及其鄉之英將並試于儀曹，邑大夫東海劉公設河南縣尹之燕，侈其盛而送之。酒三行，某酌而祝曰：景韓賢者也，招英雋館之門，身親之，子弟從之，鄉之願學者悉歸之。今遂與其子與其鄉之英，若董與盛，皆嘗學于其門者，聯貢于上京。嘻，景韓賢者也！又酌而祝曰：聖朝重科

目，大宗伯以進士姓名來上，則揀日選辰，皇帝夙興，御集英殿。新進士繇麗正門魚貫而晉，肅班廷下，親承天問。其如董仲舒、劉蕡正學以言，無如公孫子曲學以欺世乎！又酌而祝曰：唐昌繇唐武德以來，未有以進士起家者。今景韓與二子與其鄉之二英耕破天荒之後，則家傳詩書，人拾科級，一枝仙桂，香滿唐昌，則人顧不推所自來者乎？則又酌而祝曰：明年之夏，景韓與其子與其鄉之英青衫快馬，聯騎而歸。某與劉公與其邦之父兄子弟，相迎於縣郊之東。否則是時某且代去，亦當會景韓於脩門，醺酒擊鮮，爲景韓喜以道今日之事。去去鵬程闊，酒行可以起。《洛水集》卷一二。

送李童子序

予比歲每見童子，大抵神氣懔懔，膚血不充，往往後日成就缺如也。今李神童則不然，目瑩而神全，體充而氣實，固已具干雲蔽日之姿矣。養而成之，則父兄責也。今既被命榮還矣，其務深居簡出，時其食飲起居，使之葆育天和者數年。然後教以六經大旨，輔以百家雄辭，又涵浸醲郁者數年。然後作爲文章，以與秀隲角逐於禮闈，吾知前無留敵，而後之植立，尤未易涯也。老鳳挾雛以歸，徵序於予，予不能爲高論也。於是因歌以送之：嘉禾戢戢蜂方乳，請君移植白瑤圃。沃以詩書詞翰雨，培以陰功厚德土。十風五雨歌堯天，家家高廩若雲連。如云未長握其巔，願君毋若宋人然。《洛水集》卷一二。

送吳進士序

揚子雲有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故天文、地理、曆象、術數、風雲、占候、醫藥、卜筮，古之儒者未嘗不兼通之。先漢去古未遠，子雲之言蓋記古之儒者之事也。司馬子長始裂爲九，使之各爲家爲流，而後道術裂矣。然論司馬季主與夫醫者越人之事，猶有深意，未始不並行而不相悖。後世作史者不以郭景純傳之技術，其源流固有所自也。由唐以來，開裂尤甚，殆不可合矣。而韓昌黎之說，則以謂爲君子者必於是而兼通之，否則不足爲君子焉。然則孰非士之所事邪？里中吳君炎一日來見，儼然衣冠，鏘然容止，琅然論議，則固儒生也。又一日以長牋爲貺，展而視之，則出入卦例，布列形勢，點龍發穴，覘風察水，則又有陰陽家老師宿學之所不及者。其謂世之儒者不能兼而合之乎？予欲招而館之，使之解經紀史，抽發文思，爲童幼師。暇時休日，則與之登高涉流，步龍岡而窺鳳穴，顧不一舉而兩獲哉！叩之吳君，則今歲已有他諾，無及矣。姑志吾之所欲者，以俟他日焉，未晚也。《洛水集》卷一一。

送方生序

天之賦予於人於物者常劑量之，不使之偏。瞽者審於音，聵者明於色，非其專也，虧其一則優其一，受命之初則已然矣。方生展局布子，推人之命，孰爲賢，孰爲不肖，孰爲貴，孰爲賤，孰爲貧，孰爲富，孰爲壽，孰爲夭，舌端滾滾如翻浪，迨十數載後無一不臚。予聞而異之，屬予甥婿汪德明導之使來，比至而眎之，則瞽者也。嗚呼，天之塊圪無私，號曰大鈞，固若是邪？然亦有不可曉者。予野人也，性之所根，分之所定，唯在山之南水之北耳，此予所謂天賦者。今乃出沒塵土五六十年而不得返，何天之說至是而不行邪？生其爲我計其期，使予得以如其期而遂其志。他日萬松之下，當爲生作傳也。《洛水集》卷一二。

送吳進士晞之序

盧扁之權與宰相等，然皆非學不能也，蓋專神工奪天命，非學可乎？延陵氏世兼之。頃年於臨安識其家一二子弟，往往人人自握靈蛇珠，其擅美休寧也宜哉！或謂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其然乎？學進則藝進，藝進則道亦進，形而上者即形而下者，未易歧而二之也。不然，則洙泗一貫之說其迂乎？

惟其勉之而已。《洛水集》卷一二。

相者張仲思覓序

孔明、公瑾、祖豫州、謝幼度諸人固未嘗死，但浮沉梁、益、荆、吳耳。如君眼明，不患不識，但患足未徧耳。盍行乎，儻得之，悉與俱來。《洛水集》卷一二。

贈范甥可起

予之仲姊歸於高平，有子曰震，予字可起。口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編。汝子暨孫，必壽其傳。《洛水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六七八四

程 秘 一〇

洛水集序

道始於太極，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傳之文、武、周公。洙泗聖人羣三千之士，講益明，說益備。由是而後，學者不過服而習之，安而行之而已。而近世學者乃輒不然，思入妄境，行入舛途，不流於老莊之苦空，則歸於篇章之吟詠，紛紛籍籍，淆亂日甚。今秘是集猶有不能盡去，亦或有補於世教之萬一，觀者其審之。《洛水集》卷首。又見《兩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胡曾川中庸大學序

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至，要皆非口耳之學也。子思子之言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爲論道者言之也。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又爲行道者言之也。夫論道而過之則爲荒，不及則爲陋，非中也；行道而過之則爲矯，不及則爲汙，亦非中也。唯言之而順，則道自明；履之而安，則道自行。後世以來，其在天下國家，則謀議日多而事功不立；其在學士大夫，則講學日盛而踐履缺然，識者固憂之。胡君之爲桐廬也，民安其仁，士服其教，見之政事而反之躬行，無一而非中，非世之徒事空言者。其徒徐君既取其書刊之，且卷卷然以序爲請，至于再三不置焉。即是以占其心之所存，則於其行也必力，是又當秉筆以俟。《洛水集》卷一二。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一。

四明高氏春秋解後序

王者以道治天下，則《春秋》之道隱；不以道治天下，而惡其書之著，則王臨川是也。先儒謂聖

人謹四時之春，正天地之經也；謹一王之書，振君臣之綱也；謹日月之書，順方物之宜也；謹人名之書，辯君子小人之道也；謹中國外戎之書，正華戎之分也；謹父子兄弟夫婦之書，序人道之正也。禮樂征伐之權、朝覲會同之節，凡大經大法粲然，靡所不備，用之則王，捨之則亡，雜之則霸。方周之衰，王道寢微，聖人憂之，此書所爲作也。若曰道雖不行於一時，書則可垂于萬世，有王者興，猶可稽之以爲驗，操之以爲決，故曰王道之權衡也。先儒嘗病丘明昧於經意，汨亂綱常。若天王於卿士而言貳與叛，上公下臨侯國而言拜成，王室討諸侯而言背盟。君臣三綱之首也，而悖謬若是，則改而正之，寧無望於後人乎？公之學蓋欲沿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頹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荆楚强暴，憑陵中國，平王不可望矣，故托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則齊、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橫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蓋臨川欲滅其書，是猶畏《春秋》之存也；金陵之秦，則眎書存亡皆以爲不足計矣。王黜聖經，實基戎禍；秦害忠良，益稔戎驕。流毒千古，吾不知何時而已邪？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心，爲之掩卷三嘆。然猶幸其書之存也，庶幾有望於後之君子焉。《洛水集》卷一二。又見

《南宋文範》卷五〇。

定遠寨戰守紀實序

昔之善兵者謂戰易而守難，名言也。蓋戰者惟角一日之長，守者必修旬月之備，守之爲難固也。然上下一心，兵力雄彊，城池高深，儲峙充斥，則旬月之備又何難邪？今王侯之事則固有甚難者。連率以爲不可守，則上下之心不一矣；城甫築而未甃，則藩籬不足恃矣；虜衆號二十萬而萃於一邑之下，則兵力不敵矣。矧間歲是邦嘗經躡蹂，則人心益不自固矣。至若六千之糧餉道不繼，則又未暇論也。然則，言守於斯時，顧不甚難耶？而二酋以方張之勢，再薄郭闐，卒能使之喪氣褫魄，扶傷曳憊而歸者，何哉？今觀其當日規模，誠有足書者。蓋將每患其怯也，今也分地而守，則將先登城，出關而戰，則將首躍騎，慷慨白衆，以死自誓。一將敢先，萬旅爭奮，非勇乎？將亦惡其刻也，今也時其寒燠，恤其疾苦，恩既浹於營屯，野外入保，排議畢納，愛復孚於田里，非仁乎？將尤病其褊也，今也有謀則僉，每斷則獨，分事授任，各當其才，非智乎？合是三者，而又以忠爲主，則何守不固，何戰不克哉！古之人有行之者，方叔、召虎而後，不知其幾人。不幸而不濟，則亦不失爲張、許輩。然則當日之功，豈偶然而集哉？夫使爲之將者更怯而自沮，則何以倡三軍；掊刻而不仁，則何以一衆志；狹隘而自用，則何以合羣才？三者既乖，則又何足以言忠哉！且兵法云：「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二酋犯邊而首攻一邑，非彼之深謀乎？今也一城不下，百城堅守，瑕者猶堅，虜謀始奪，

由是所至失利，卒以狼狽，則是以一城之金湯而爲兩淮之砥柱，所繫豈不甚大哉！雖然，未有能守而不能戰者也。人謂虜無他長，唯有進無退者能吞之。使世之將兵者皆能以是而自厲焉，則漠北無兵患矣〔一〕。顧其所以詳著于篇者，非爲當日耀，爲來者之法耳，覽者當自得之。《洛水集》卷一二。

〔一〕漠北：原作「漢北」，據四庫本改。

李文昌表箋集序

文以氣爲主，學充之，辭緣之。至梁昭明以體爲的，而後其論大備。蓋真宰散淋漓清涵之氣，人得之則能吐英奇，陶物象而爲文，然則有體也。不以體焉，夫人可能也；體以爲的，則駑車不得後，駉龍不敢先矣。怡軒先生生亡他嗜，獨與書爲神交，根本六經，貫穿百氏，牛醫馬經，亡所不窺。發而爲文，則汪洋浸漬，聯綿縹緲，若太虛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而流光。乃若見之章奏，則又明白整嚴，純正懇惻，與他文輒不類，蓋章奏之體當然也。公自言少日過庭，聞其先正少師之言，謂表疏輸誠君父，務在平正，無爲艱深。噫，淵源所漸深長哉！其季合肥帥大東雅好其文，萃擷弗遺，迺以公歷官歲月次其表疏，繫以答詔，鋟梓百篇，以昭伯氏逢辰之盛，以示後學告君之體。然公之伯仲與季俱以文鳴，諸儒號爲文章家，異時當偕傳不朽者。俾淺學牽聯其間，何邪？避不獲命，則引而列之右

簡，使學者有攷焉。《洛水集》卷一二。

金陵校官錄序

學舊在冶城，景祐中徙今所。大凡山川清淑之氣，惟水所鍾。今清溪般薄其左，而秦淮源不啻二百里，茫洋濊潏，帶橫其前，與清溪相照映，瀉而爲回瀾，放而爲犇濤，蹙而爲奇文，涵而爲太虛。而學峙其中，故建立以來，衿佩日盛，每三歲一大比，則舉鄉書、選春官多繇弟子員，而比年特盛。惟其盛也，故舍講說課試之外，師生之相見也日常少。某不學，謬當講席日，因檄文至宛陵，有兩生候道旁，眊其刺曰學生，挹其人則不識，徐叩之則言游泮且期矣。因念朝夕與居至于三年，亦非偶然者，顧渙然若是，豈人情哉！且甚愧不能朝夕見，相觀而善，重愧不能強識，一至于此。乃歸而爲巨編，屬學錄韋君悉記其名氏。然去來無常，惟其所值當以代去之日爲斷，他時征涂官轍，邂逅相遇，咸得以有攷。并序其所昉而列之右簡，庶幾來者知所昉焉。雖然，在邦在家必聞者，不關諸富貴利達，而在吾名教中人能務自植立，卓然有以表見一世，則暗中摸索之語，固爲陋甚。然果若是，則亦何藉此編以備遺忘邪？是說也，不惟規諸友也，抑以自警焉。嗚呼！倚席三載，無所發明，乃強聒於代去之日，得無重愧乎？在某固以爲愧也，抑諸友則無以爲強聒也，幸甚。《洛水集》卷一二。

新安續志序

方有志古也，志而不續則中曠矣。城築之修徙、戶口之登耗、租賦之增損、人物之盛衰、吏治之得失、世變亡窮，則方志亦當與之爲亡窮也。今新安之不續，周一甲子矣，不識六十年之間凡所當紀載者，將安所托乎？後來者抑將安所考乎？吏治以爲不急，儒者以爲當務，蓋吏治苟目前，儒者之慮常遠也。今史君四明劉公炳行當代去，郡綱畢舉，而尤於是卷卷焉。乃得郡博士李君、理掾莊君與鄉之秀士，考訂而論譔之，於是郡無餘事矣。昔之仕外而入覲者，山川戶口條奏靡遺，古諸侯述職之意也。然則公之進對華林也，近在朝夕，其於是書必將有取焉。《洛水集》卷一二。

吳安撫竹洲集序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纖穠，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彝，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華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華哉！赤圖馬負於靈河，綠字龜呈於溫洛，聖人亦何心於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鳴，器巨者其聲龐，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厚而言醇，

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斷斷不誣，其可握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降王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又與其兄俯受徒，棣華旁午，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得南軒鍼砭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其有攷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亶亶卷卷，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厚而施狹，曾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奇偉，孝皇一見奇之，畀以海陵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躡其行。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鸚鵡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某生也晚，視公蓋前輩，而公之子垌將梓公之集（一），欲某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公之孫鉉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之。端平乙未閏秋之朔，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秘謹書（二）。《洛水集》卷一二。又見《竹洲文集》卷首，《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甌宋樓藏書志》卷八四。

〔二〕垌：《竹洲文集》作「載」。

〔三〕「端平乙未」以下原無，據右引補。

汪叔耕方壺集序

太史公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而列傳首孤竹君之子〔二〕，乃復續之以力拔山之項羽，何哉？比其叙屈原、賈誼，亦復抑揚詞旨，且自言發詩書之隱約。葛稚川謂述往者以思來者，又謂其爲一代之偉才，不其然乎？叔耕蘊霞牋玉牒之奇〔三〕，思出天表，蓄而不試，憂深思遠，未易遽班之賀、白也。嶧山積石三十二里，孤桐琴瑟，而鄒魯地接，古稱多儒。休寧斷崖鵝石之秀，江南鮮比，君殆一奇乎〔三〕！僕頃爲史官，不能取君傳之逸民，今一念之，歉然未已。然猶有期於來者，姑以此編寘之《方壺》。秋菊寒泉〔四〕，振我清風。子心往矣，子壽何辭〔五〕？端平乙未臘月二十五日，洺水遺民程秘謹書〔六〕。《洺水集》卷一二。又見《方壺存稿》卷首，《皕宋樓藏書志》卷九〇。

〔一〕君：原作「者」，據《方壺存稿》（四庫本）改。

〔二〕牒：原作「滴」，據右引改。

〔三〕殆：原作「始」，據右引改。

〔四〕秋：原作「修」，據右引改。

〔五〕「子心」二句：右引作「予心往矣，于以辭其責可乎」，當是。

〔六〕「端平乙未」以下原無，據右引補。

金蘭錄序

天秩之典凡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古之人固有一見而定交，亦固有一言而寤合，馨如蘭，斷如金，不惟終其身，且及其子孫，又及其雲仍。若曰忽聚如雲，忽散如萍，則是油然泛然於太空宇宙之間，誼安在哉，情亦安在哉！余君以《雲萍錄》來，予請易其名曰《金蘭錄》，登名其上者，亦盍思所以稱之？《洛水集》卷一二。

柴史君德政詩集序

昔之善守邊者周之南仲、漢之周亞夫、晉之羊祜，至唐則稱李勣，本朝則稱李漢超輩。然攷其所以爲善者，不過安百姓，恤士卒，與夫忘己用人而已矣。夫所謂安百姓者，均其徭役而無倖優偏困之人，寬其賦斂而無苛取疊征之害，量其軍事所須而無旁緣誅求之苦。夫如是，則百姓安矣。百姓安則何守不固邪？所謂恤士卒者，察其艱乏，矜其疾病，明其賞罰，懲腴削之蔽，戒喜怒之私，則士卒感

矣。士卒感則何戰不勝邪？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目眊茫茫，心緯八荒，合謀并智，無敵四方。此百萬人之將也。古之所謂守邊之善者，不越三者而已矣。予從弟日章爲尉宿松，猶子若疇爲理羣舒，各以書致巨編曰：「此安慶史君德政詩也。」且合其鄉之大夫趙君、路分陳君、通守而下凡十六人之詞來，言曰：「願有以序之。」予適困多事未遑也，閱半歲又請焉。予嘉史君之有善政，又嘉其鄉之大夫之有公言也。夜半秉燭，取其編閱之，靄然煙雲，鏘然宮商，其聲洋洋，充滿淮壖，大抵皆前之三說，信乎其可詩也！其餘增浚城池，創造樓櫓，招勇士，利器械，嚴教閱，修學校，靡一不舉。且龍舒之人不特歌之頌之而已，士象於學而祝之，民廟於遠而祠之。夫古之人植大勛於天下者無他焉，惟曰得人心而已矣。果若是，則詎止保一城守四境而已哉！雖以之長驅中原，克復神京可也。既以爲邦人賀，復爲史君勉。《洛水集》卷一二。

鄱陽董仲光詩集序

詩與樂皆所以宣天地之和者也，是故以美頌爲貴，次則風刺焉，次則譏切焉，又次則怨怒焉。降是則風雲顯晦，草木英瘁而已耳，亡補也。與爲亡補也，寧怨怒焉，寧譏切焉，然方之風刺則劣矣。若夫治世之音既安且樂，使天下之口皆鳴天地之和，則非詩人所能也，必有任其事者焉。余與董仲光聲容未接，乃不遠數百里而以序引爲屬，夫豈徒然哉！吾觀仲光之詩，皆有感也。仲光之感，其比興

於州縣之間者乎！然春雉未馴，秋螟未散，未易責之菟符墨綬者。方聖主臨御，輔以賢臣，使紀綱清明，百度惟正，量入用財，以天討罪。然後妙簡守令，奉宣寬大，將見仲光之含霜嚼鐵、幽憂懇切之詞〔一〕，悉化爲《咸》《韶》矣。惜乎無以仲光言之朝者，吾是以悲仲光之心也。雖然，寧與仲光事哉！「陶鎔水石閑勛業，銓擇風花靜事權」〔二〕，「醉鄉天廣大，風光三千篇」，仲光胡自苦於彼而不樂此耶，殆必有爲也。仲光鄱陽人，名煥，仲光字也。《洛水集》卷一二。

〔一〕幽憂：原作「幽夏」，據四庫本改。

〔二〕風花：原作「風光」，據邵雍《伊川擊壤集》卷九《安樂窩中詩一編》改。

張承宣詩集序

中常侍金匱玉階，習聞飫見，孰非天上人間富貴事？而比歲以來，往往驚志泉垠，游心翰墨，脫屣璫貂之貴，被服布韋之風，有若清河君者，尤爲角立。喜作字，復好爲詩。詩與字未論工拙，然好尚若是，吾知決不爲非禮非義者矣；矧字畫適美，而詩復清曠，其不足自名其家乎？孟子之詩，聖人存之而不刪；勃鞞之賢，列之學官而爲經。鄭衆之勳，史游之益，繆賢之好善，曹騰之與賢，孰謂今人不如古哉！其子元善既梓其詩，且求予言以冠其篇，偶以多事未遑也；既久，請不倦。予觀士大夫

家不能銓彙其先人之詞章者多矣，可勝嘆也哉！夫是知清河君之有子矣。君諱某字某，某居士者，平時自謂也。《洛水集》卷一二。

吳基仲詩集序

洙泗論學文之序，在於入孝出悌、愛衆親仁之後，然則非本不立，非文則無以行之耳，文非所先也。詩自既刪之餘，世之鳴其和，寫其怨，陶冶一性而藻繪萬象，森然於丹漆鉛黃間者，胡可勝計？卒如春晡秋蛸，時過則歇，無復遺響於人間者，非詩不工也，其大者不立也。新安吳君屋字基仲，篤學嗜文辭，然天資孝友，誠確溫恭，樂天知命，恬於勢利，退然中古人。一日，以詩一編示某。君於某有連，爲丈人行也。某誦之過，作而曰：君之棲幽寂而譽雷霆，生今代而名後世，不在乎區區章句間也，而君固有大於詩者。世之作詩如君者多矣，往往無以傳其詩焉，詩能獨行乎哉？君其益務充達，使之宏廣，如山之高，如水之深，如日月之升，君之進於行未已也。然君之詩平淡質實，亦皆踐履體察之所形，見者讀者可以想見其人焉。紹興間有聲大學，號江左二吳者，君之先大夫諱俯與其季父諱偁者也。其先大夫文行冠冕士林，源漸流衍，君復大之，古之所謂世家者遠矣哉！《洛水集》卷一二。

呂主簿詩序

僕一日休于松陰，有客來謁，眎其刺則丙戌進士，且以門生自謂，蓋用唐人貢舉故事也。既坐，示詩一編，亟讀之。其律和，其音長，其趣高潔而平澹，年方壯而調甚古。復其札而梓焉，無愧虐昔人句清而畫勁者。且是來也，寔奉常平使者之檄而賑荒也，縈回犖確，靡歷不周，一粒一銖，吏不得罔。歐陽子云「文章可以潤身，政事乃能及物」，幾於兼而有之，其視喙三尺而手五斤者，不可同日語。進而不已，可易量邪？當洗睫以觀英聲動漢朝之盛矣。《洛水集》卷一二。

董宏父詩序

由楚澤行吟之後，世以聲吟於天地間者多矣。然類多悲而不和，幽而不顯，枯瘁而不實，譎怪而不平，使人聞其吟而悲焉。董君與予居相近，素聞其善吟者，今得其吟觀之，聲和氣平，溫澤雅實，其吟天地之和乎！和則可久，實則有用，是不徒吟矣。僕於是得三人焉，幸六義之未亡也。《洛水集》

曹少監詩序

詩難言也，自洙泗聖人既刪之後，惟唐杜工部實擅其全。垂今千年，炳炳一日，凡當時號爲雋逸清新，奇古平澹，專美一家者，至是皆聲銷芳歇矣。蓋少陵少年獻賦，固自不凡，加以往來梓潼山谷，凡十餘年，涉患深，行道熟，則其所養可知矣。人謂詩人窮而後工，工何足言哉！人而至於窮，則於道益深耳。如少監高卧一生，孰量淺深，故發而爲詩，非徒章句之謂也。學詩者當於斯觀焉。然由漢魏而來，先王之澤熄而詩亦亡，於是六義之名始歸詩人矣。人自名家，家自世業，故公之後姪孫某、今之曾孫某，皆能接公之緒，有詩聲士林者，其漸源遠矣。《洛水集》卷一二。

趙史君詩集序

三百篇既亡，至少陵而中興焉，自是而後，如蜩如蟬矣。忽得此編，讀之一快也。如擬古諸篇，精深簡遠，超然有河梁風氣，蓋古人之詩不徒作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者無罪，聞者知戒，是編之詩，真有六義之遺風焉。於是三詠三嘆，而爲之繫于末簡。《洛水集》卷一二。

新集玉堂詩序

某一日坐直廬，偶思「曝背譚金鑾」之句，因念禁林多勝事，與其異時對客談於茆簷負日之時，曷若披遺訪佚而紀之於編帙之詳邪？適院吏有錄至比年名公數詩者，習有感焉，是非玉堂缺典乎？乃益加采彙，駸駸盈軸，遂第歲月，書而石之，以永其傳。且留餘石，以俟後之作者。如同僚陳正父，則又父作於前，子和於後，尤爲比年衣冠盛事也。《洛水集》卷一二。

張氏手試方序

方書梓於世，鱗如也。然士大夫多得于傳聞，用者難之。古歛張興祖世醫也，其父、祖有職柳營，凡今所鏤之方，皆嘗效於病卒者，視傳聞相萬矣。興祖世其業，翹楚其徒，學既精，胸次復疏落，瘡人疾不計利。凡醫靳其方，至鑿梁柱藏之，不示其家人。夫方出於醫家，則方固可信也；不私其利而欲人得之，其心抑可嘉也。予之居去張不數里，老稚小失天和，率倚於張，靡疾不平。然則其父祖所傳，益可證也，用者勿疑焉。《洛水集》卷一二。

堪村徐氏滴翠樓詩序

季登築樓，蕭御史名而詩之，今三十年。自餘杭至新安，達康廬、九江，又繇九江以達於湖、湘、梁、益，凡賢士大夫馳輕車道唐山者，莫不登樓賦詩而後去。故名章雋語，鴻音逸韻，爛若編貝。前編既盈，嗣以今集，且屬僕叙之。顧僕低頭受束縛三年，坐簿書朱墨叢中，望滴翠不三十里，寸旌漂搖，雙躡不隨。坐想主人角巾鹿裘，朝夕其上，雲輕篆籀，風動絲桐，山雨溪烟，盡顙几席，未嘗不臨風自愧也。今迺欲僕吐塵土語，置諸右簡，點浣清景，得不爲山君所不受乎？尚幸四月受代而歸，酌雙溪之水，洗濯塵容，登滴翠之樓，讀滿編之詩，平招山色，俯挹溪瀾，聯嵐含輝，浮空汎景，以游乎無倪，未知季登能延客否？慶元五年上元後三日，新安程秘序。《咸淳臨安志》卷八六。又見

民國《杭州府志》卷三二。

全宋文卷六七八五

程 秘 二

跋同年楊貳卿其先寺丞誌銘後

直道之難行，正人之難容，所從來久矣，而況姦人盜柄之時乎！公以岷峨之秀，召至天子之廷，風節嶢然，議論鯁甚。知其不與柄國者合也，卒自請去之。餞酒千鍾，道路嘆息，出處之際，從容可攷。然則公未爲不遇也，矧公有子，今以謀猷言議爲名從臣，然則忠誼潤澤固深長若是邪？於此可以觀天人之際，士宜知所擇哉！《洛水集》卷一三。

跋故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謚忠愍程公誌銘後

人主以禮義待士大夫，以忠孝厲風俗，故天下有變而人心不搖，士臨死生而大節不屈。夫苟諛佞

貪濁之夫尊顯得志，而正直公方之士排抑不伸，風俗一成，百年不變，求其如公者，不可得也。雖然，崇其號者美名也，錄其孤者實德也。名與實稱，然後可以示勸厲。所捐者細而所關者大，上之人其加之意焉。《洛水集》卷一三。

跋林府君誌銘

三代衰，士習變，講說浸盛，踐行日薄。聖人有憂之，故平居語其學徒，不曰「行有餘力」，則曰「恥躬之不逮」，不曰「有能一日用其力」，則曰「躬行未之有得」。所以警策萬世者詳矣盡矣。而後之學者窮年白首，焦唇敝舌，祖述虛無，轉相傳授，曰：吾將以窮性命之理。中下之士樂其說之易也，遂相與躍然和之。曾不思理義之學，洙泗抽其機，孟氏抉其秘。學者讀而習之，則德可神，道可顯，脩身齊家，致主澤民，沛然有餘用矣，而又安用爲是無用之空談哉！予以兼官玉牒，叔全爲宗丞，日相欵也，暇日出其先府君行狀志銘一編，展而讀之，則知公之學始於身，行於家，信於友朋，而孚於鄉黨。禮部侍郎袁公狀其行，攻媿先生樓公志其墓，二公敬愛之辭，如出一吭。蓋二公偉人也，夫豈輕於與人哉，非公之道行於人乎？二子一孫，踵取儒科，而季子叔全燁然朝行，爲國珍器，非公之道通於天乎？脩身謹行，本於宮廷之間，而成效大驗，見於天人之際，聖人所謂躬行君子未之有得者，謙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安知後世無下馬仲舒之墓者邪？《洛水集》卷九。又見《宋元學案

補遺》卷七一。

跋東坡莊引

前志有之，昔之聖人，範金作鼎，以燭以燠，以事上帝，以奉宗廟，而其烹飪之大者，則以之養聖賢。隆古盛時，野無賢遺，賢無家食。降及三王，率繇是道。漢唐而下薄矣。且公以直道峻節，被遇先朝，神考知之、宣仁太后知之，未爲不辰者。讒口嗷嗷，放逐無寧歲。乃崎嶇齊安荒城敗堞之間，折荆榛，驅瓦礫，然後得平地，手鉏之，歲取麥粦以自給。已而又於陽羨之鄉，區區然爲百斛之謀，亦可悲已！而當時大鼎肉食者尚仇之不置。雖然，公天人也，一死生、齊榮辱久矣。飲水如漿，食莧如羊，有此百斛，豈博萬鍾？攷德問道者，當如是而觀焉。又嘗竊聞之，岫嶠遺碑，聚見博古之室；平原手帖，多歸忠誼之家。叔全珍此，其賢蓋可知已。《洛水集》卷一三。

跋趙承宣拱督府檄

檄不易爲也。昔人定三秦，曉巴蜀，一諸鎮，折強虜，必擇當其筆者爲之。否則志慮不宣，辭氣不揚，觀聽之間，弗孚弗竦，將何以懷荒忽之異類，當百萬之雄師哉！侯晉人，今居南鄭。世儒學，

熟古今治亂。氣直膽張，語及疆場則髯奮如戟，長刀大劍，犖犖牙頰間。故其發爲辭章，峻厲雄奇，援據精切，可以沮金石而撼風雨，聽之者安得不馳志伊吾之北哉！嗚呼，日晦而光洞，霆蟄而聲薄，人心久鬱，一發不可制。行當有取侯此檄，三釁三熏而馮軍牙者。《洛水集》卷一三。

跋楊文公真墨

富貴百年事，功名千載人，後世有作者，不易斯言矣。且公在祥符間與欽若輩比肩于朝，今二百年，而公之字畫猶爲人所重，彼欽若輩姓名今皆安在邪？雖然，顏魯公之字，人謂其筆端挾忠誼之氣，然則豈其字之重哉，士當知其所以爲重者矣。矧公之孫爲掖垣，掖垣之孫爲今刑部尚書郎。刑部儒雅飾吏，士林推許，然則天之祚忠義，烏有終窮邪？《洛水集》卷一三。

跋山谷兄弟山礬梅花圖

場類德人，梅稱勝士，品雖不同，清淑所寄。我相昔人，好竹而清，好桂而神，好菊而隱，好萱而慈。好之伊何，染懿餐和。不知場之爲馨，我之爲馨邪？梅之爲潔，我之爲潔邪？故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洛水集》卷一三。

跋王魯公北使口宣詞藁

右，宣辭二十有七，乃左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在翰苑時手筆也。大抵作文非難，知變爲難。蓋千篇一律，昔賢所病，儻胸中有數萬卷，則筆下肯尋舊籬落哉！顧此二十七篇同一題耳，而神奇變化，各出機杼，了不相沿，亦可以占公之所蘊矣。頃有爲東溪楚詞者凡數十篇，如印印泥。吁，安得使之一見斯文哉！《洛水集》卷一三。

跋孟東野集

孟郊字東野，其父廷玢選爲崑山尉，郊生於崑山。郊有詩詠終南言「家家梯空碧」，詠爛柯言跨虹之勝。年五十始應舉，則平生履蹟，蓋徧西北東南矣。僅一尉溧陽，而鄭餘慶再辟從事興元，行次闕鄉而卒，纔六十四。張籍請謚貞曜先生，韓愈爲墓銘。無子，二季鄭、郢又在江南，其窮獨固若是邪！蒼頡制字，鬼夜哭，龍潛藏，豈非東野平生穿天心，出月脅，固宰物者之所不恕邪？士之微幸逢辰，取數已盈，而猶嘆於不遇者，亦可以自警矣。少陵之材有怒霓抉石，復有鸞輅紆徐，有廊廟雍容，復有佩劍磊砢。郊有是乎？一於寒且迫而已。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發爲詞章，見之氣貌，曾

子謂出辭氣斯遠鄙倍，士其可不知所養哉！《洛水集》卷一三。

跋梁衡山德政碑

公之爲衡山，人宜其教，績聞甚休。溯其設施於二年之間，唯曰誠而已。誠天道也，而況理一邑乎？初，縣有宿租，嘗弛征矣，州使復征，公曰：「吾寧去耳，信不可失。」卒不征，州亦卒悟。夫民孚於不日，而州孚於既久，何邪？民心公也，州有貸心也，然皆終於孚者，人有此誠也。公捐一身爲百里蔽，民惡乎不感？感與否公不計，吾知盡吾職耳。聯篇累牘，伐石紀政，豈公志哉？京秩必試邑，試必三年，法也。法不足以興起人心，故借賢而材者，時於法之外而表異之，故公獨二考召入王朝。然則天下之爲縣者，孰不自厲，求爲梁公哉！民，邦本也，令，民司命也，若昔治平，率由州縣始。他日家龔黃，人卓魯，自田里亡愁恨，充而至於變時雍，吾將於衡山書始焉。公爲人質厚不褻，器度隆然，大可以有受，其可觀者，將不止於爲縣而已。《洛水集》卷一三。

跋丘氏家則

祖考之貽訓，孫子之率循，咸欲至于千萬年而勿替者，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梅山之《家則》，

大而烝嘗，微而泛掃，靡慮不周，其用心至矣。爲丘氏之子孫者，無負乃祖，聿修厥德，使梅山之族遂爲標表，則今日所以作則之意也。問他人言，渙若不聞，聆父祖言，□然知敬，此人之至情也，尚安用予言哉！予未能盡齊家之道，因梅山而有感焉，故聊以識吾心耳。《洛水集》卷一三。

跋胡氏教忠集後

歙山峭深，代生偉人，公鍾其一，用胡未伸。宣和、靖康，疇爲柄臣。浩浩風波，濟川莫任。公以諸生，顧欲請行。維彼柄臣，顏其盍赧。公孫禹臣，比從交鄰。詹言故宫，歸而含辛。忠義之舉，後當益振。《洛水集》卷一三。

跋僧知雲草書南嶽草菴歌

予嘗謂篆依於科斗，隸依於篆，楷依於隸，行依於楷，而草又依乎行也。由唐以後，神於險怪，聖於徑省，離其本真，鑿空營結。秋河明滅，春霧霏微，甚者至不能自辯。此坡仙所以起惛惚之愁也。南嶽此歌人皆能誦，故今讀之，乃能纍纍若貫珠然。予頃歲嘗評師草矣，今又十年，尚未離此業。蓋吾法本空，吾字本幻。投其筆，火其書，宴坐焚香，遊神太虛，故紙敗墨勿留吾廬。師當是

時，又豈神品之所能拘？《洛水集》卷一三。

書歐陽修撰誥後

頃讀《骨鯁集》，頗恨見陳公柬書而不見歐陽公書。今觀許公翰哀辭，乃知二公之書，大旨略同。國家涵養士氣，至是百七十年矣，而當時乃僅得二公焉，豈士氣固難於振而易於沮耶？士大夫當有事之時，同吭是非，俛嘿就列，蓋陷於美官而怵於鈇斧，陵遲至是，皆權臣實爲之。夫作成於君上，而脅制於權臣，祿食者已無足望，而鳳鳴一端，乃間出於草萊，豈非祖宗涵養之澤，而人心不可泯沒之天耶？嗟夫，上恩寧失於寬，臣言寧失於過。至於勢可以達乎上下而謂之宰相者，與其蔽忠言而誤國事，孰若屈吾身而伸公議？有如千古鳴犢之事，彼固不以爲意，而追表既行，孤忠益白，則當日姦夫之臭，不知何時而歇？然則學於吾聖人而相其君者，得失重輕，亦可擇於斯矣。然自二公而來，今又百年，曾未有以忠言言而蒙僇者，士氣盍少振哉！《洛水集》卷一三。

書李統制大父武義公死節事後

唐人謂武人輕於死以取名，惜乎其未見李公之所以處其死也。觀其先事度宜，規模深遠，使當時

受者如流，則志成烈章，寧止以一死報國哉！雖然，公亦藉一死以留吾心也。凡後之有志者，拊吾事而感吾心，則其事猶可爲也。然而士之抱負志略，沈於下僚者，每患於難知。比其感慨暴白，則已患於無及。公時則偏裨也，握人物之柄者其早圖之，無徒攬遺編而太息，則公之心有托矣。公有孫紹祖，甚廉而仁，與士卒同甘苦，內外親之，無歸者依食，區處之常千指。風誼潤澤固深長若此，抑天之報斯人常亡窮邪？《洛水集》卷一三。

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詩非徒作也，有上下風刺之義焉；亦非徒采也，聞之者必戒焉。夫苟如詞人之靡，作之而無補，熄先王之澤，采之而不用，則何取於作，抑何取於采哉？後唐明宗一日問宰相馮道曰：「今歲豐登，百姓贍足否？」道以爲豐凶皆病者，唯農家爲然，且舉當時進士詩「五月糴穀，二月賣絲」之句。明宗悅其詩，命左右錄而諷詠之，然不聞其有所賑恤也。其眎今日，因諫以述公之詩，亟寬一邑之民力，可同日論哉！大抵東南一隅，地未加闢，而州縣汙吏征取日繁，有能因公之詩，量入制出，去其太甚，如經總、月椿者，此東南生靈曉夕之望，而不止乎一邑也。或者猶謂吳粵錢氏之奉版籍也，稍減其賦，而江南李氏之歸疆土也，輒增其額，故錢氏之裔昌，而李氏之後絕。不知此邑胡爲而獨不減，乃垂三百年而後，公始及之邪？然則邑之父兄子弟所以蒙被此詩之澤者，可不家傳而人誦邪？公

之一話一言，不忘斯民，而命嗇其年，不竟其施，天也。午夜青燈，掩卷三嘆。《洛水集》卷一三。

書六世祖析牘後

二府君諱亮，都使長子也，葬暘谷之北曰千富林。三子；長諱全；次天，有孫文昌；三諱誠。全子亦第二，秘之六世祖也。文昌亡傳。誠即三四承事與四二將仕之祖也。仁宗皇帝景祐元年，析二府君貲產而三之，距今歲己卯百八十五年矣。每分爲田百八十餘畝，山不預焉，然止計稅錢十七貫。是時經界未行，所謂畝步，率從約法。聞之故老，謂一畝當今之二畝有奇焉。則是每分爲田四百餘畝，止計稅錢十七貫，所謂十七貫之科敷，乃止綿十二兩、產錢三貫、折錢三貫、鹽錢一貫、小麥八斗、布二丈、絹六疋、紬三丈而已，比今之賦，十不能一。是時寓內康阜，四戎咸賓，而又乘輿服御衣至再澣，被用黃紵，故租輕賦薄，以至若是。民生斯時，何異唐虞成周泰和之際哉！蓋自晚唐以後，世主庸昏，兵革不息，賦歛繁重，生人之命如髮，至于五季極矣。於是我藝祖受天明命，丕作民主，取五季繁重之賦所以斷絕民生者，一切解除之，至于仁皇，則休養生息蓋百年矣。嗚呼仁哉！奈何熙寧以來，邊隙浸開，言利者盛，蓋至于今極矣。暇日偶見當時析牘，既興追遠之思，復感世變之異，故備書其後，一以藏吾家，一以歸三四承事之家。後之有志斯民者，或於此有攷焉，故備言之。《洛水集》卷一三。

書桃源居士汪公詩集後

桃源汪君以所爲詩編示僕，且欲僕附一言于編末。僕未識汪君也，意其爲人，清而不癯，直而不訐，峻而不異，以山林之槁薄而能兼宗廟之雍容者乎。不然，何其言語文章之若是也？然則龍溪之澤遠矣，況其獨居龍溪而不去乎？爲名門之後者勉之。《洛水集》卷一三。

書紹興正論後

尚書金公不附檜者，一閑十八年，檜死方出。此書乃缺之。《洛水集》卷一三。

書故友趙君善誤詞場投卷後

寒風汎槎，恍然前事，今不復夢矣。然一見屬鏤，猶動濺血龍庭之想，是固與生俱生者邪？庚辰星節後五夕，書之闔廬故國。《洛水集》卷一三。

書兩朝忠義錄後

陣亡而曰忠義可也，染瘴而曰忠義可乎？謂之歿於國事則可矣。《洛水集》卷一三。

書李林甫傳後

肅宗欲發李林甫之墓，李泌諫曰：「若爾，如明皇何？」肅宗泣曰：「思不及此。」泌之言一時承顏之孝也，古人達孝，其然哉？《洛水集》卷一三。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三。

書富春斷案集後

古者兩造之詞，使之納束矢，然後聽之，矢不入則是理不直也。兩劑之訟，使之納鈞金然後治之，金不入則是事不堅也。矢以表其理之直，金以示其事之堅。訴牒之入於官府者，其難如此，故訟簡而刑亦清。今之州縣監司方受詞之日，少以百數，多以千數。以二尺之紙，設蒙弄之詞，費不十金，誣說已行，所言皆虛，了無寸罰，訟牒安得而不滋，善良安得而不困？至若田里細民，所負者直

而所遭乃抑，亦固有之，則又在乎聽之者神而明之，不當執一而廢百也。《洛水集》卷一三。

書建安葉洪封事後

此書甲寅、乙卯間建安葉君洪所上，三代而後龍逢也。予時居山間，絕不聞知，比相逢於建溪之上，又失於刮目，平生一恨也。洪字子大。如有幾會，當言之史官。《洛水集》卷一三。

書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錄後

按飛新傳，在淮西日被御札十有五；虜寇河南，詔助劉錡，兩月之間被御札又二十有三。厥後秦檜錄其家，悉歸左帑。孝宗即位，飛之子霖抗章乞賜，始復還之。今此軸唯二十二札而已。古者撫士以恩，御將以威，今觀此數札，則高宗之所以待飛者，可謂恩隆意縟，不啻父子，飛當不知死所矣。而飛亦激昂自任，圖所以報高宗者不爲不力，始末十五年，不爲不久，而功業所就，卒不能如志。君子思當日之變，覽諸將之事，未嘗不起千古之恨。雖然，毋怪焉。今又百年矣，而邊人失利，苟活一旦，可謂極矣，而罕、朮之尸今猶未鞭，豈非天哉，又豈非人哉！《洛水集》卷一三。

書和靖尹先生惇奏疏後

靖康初，公以种公師道薦，不起。已而趙彬以劉豫僞命招之，於是犇走入蜀。迨紹興初始赴行在，用范公冲之薦也。蓋公受學伊川，伊川沒，聚徒洛中者十餘年，一時縉紳想望其風采，非以虛名取也。比至闕庭，所陳一疏及與時相一書，所以扶皇綱而立人道者，萬世猶生，亦非徒出也。賢者或出或處，一於爲道而已，豈曰徒名哉！《洛水集》卷一三。

書本草圖經後

《圖經本草》一部，金陵秦丞相家書也。予嘉泰甲子在建康時得於粥故書者。所用之紙間有大觀間往還門狀，又有一幅，乃司馬溫公手簡。溫公薨於元祐改元，至大觀已餘二十年矣。黃鍾大呂，不登清廟，乃與瓦缶俱棄道旁，爲樵兒牧孺蹂躪，是可嘆也。按此書玉石部第一卷末有胡壽成叔者記其書得於海陵劉夔，夔得於晁待制家。劉謂兵革流落，得之甚艱，且再三丁寧，加意寶護。胡又云：「予深佩其言，觀者亦當珍愛之。」此紹興四年五月三日語也。又不知何時轉歸秦氏。古書漸少，可不珍之？官不隨出，永留萬松書房。書籍不分，分必散落，世世付之知而好者，庶不孤初藏之意也。溫

公手簡，予已付若愚，《本草圖經》已付其屋。《洛水集》卷一三。

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

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當時服膺聖門之士亦多矣，而能自訟其過者寡，蓋知訟則知攻矣。千百載之下乃有如公者，卓然於霄堦間，使生當晚周，吾聖人必不起未見剛者之嘆矣。然觀公生平，果何所愧？而歲晚乃有問公幾日出長安者，曾不知公之謀歸，蓋未嘗一日不卷卷也，彼君子哉！蘧伯玉猶曰「欲寡其過而未能」，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令於國中，「毋謂我老而不我教」。信乎，人生有限，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也。彼皆大賢大智也，而猶加省若是，吾儕小人，可不知日厲而夕惕哉！故予讀君攻守之論，謂非胸中知有千萬人吾往之勇者，未易至是也。於是爲之嘉嘆，書其後而歸之。若夫《詩說》首編推原四言五言之所從始，至言也，然未知「尚之以瓊英乎而」，與夫「胡取禾三百困兮」，亦何俟乎栢梁體邪？昔人謂精學者如隙中觀日，汎學者如空處觀月，真可以爲監矣。《洛水集》卷一三。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九。